

海国图志

清 魏源 著



(下)

中國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海国图志

(下)

(清) 魏源 著

目 录

各国回教总考

天方教考

天主教考

小西洋

利未亚洲各国图志 (178)

利未亚洲总说 (180)

北阿利未加洲四国 (193)

大西洋

欧罗巴洲各国总叙 (200)

大西洋各国总沿革 (202)

布路亚国总记 (227)

葡萄牙国沿革 (229)

佛兰西国总记（下） (234)

奥地里加国 (243)

瑞士国 (251)

英吉利国总记 (255)

英吉利广述上 (261)

英吉利广述中 (275)

英吉利广述下 (289)

北洋

俄罗斯国志	(294)
俄罗斯国总记	(295)

外大西洋

墨利加洲总叙	(308)
墨利加洲沿革总说	(310)
弥利坚即美里哥 国总记	(318)
弥利坚国即育奈士迭国总记	(338)
南墨利加洲智国金加西腊国	(347)
南墨利加诸岛	(357)
西海诸岛	(359)

国地总论

西洋人《玛吉士地理备考》叙	(365)
玛吉士地球总论	(367)

夷情备采

《澳门月报》论中国	(371)
《澳门月报》论禁烟	(376)
《澳门月报》论各国夷情	(384)
贸易通志	(388)

西洋器艺杂述

西洋器艺杂述 (393)

各国回教总考

（案：今天山以南，玉门以西，环葱岭东西南北，延及咸海、里海之左右，分亚细亚洲之半，蔓延及于内地各府、厅、州、县，无不有清真寺、礼拜寺者，中士大夫之无识者或从之。其人率阴鸷，寡廉耻，甘居人下，而中怀叵测，自为一族。海宇承平，可无大患，然其凶狠猛烈之气，固难化也。考回回教。）

（案：阿丹、默德那，皆天方也，而《明史》分三传。盖方其盛时，则巴社等国亦皆并于天方，其后分为数国，而教仍一教。是一国不足以该回教，回教亦不专属一国，故别为总考于后。杭世骏《景教续考》曰：西域三教，曰大秦，曰回回，曰末尼^①。）

大秦，则范蔚宗已为立传，末尼因回回以入中国，独回回之教，种派蔓延，士大夫且有慕而从之者。其在唐时，史固称私创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间，数出中渭桥，与军人格斗，夺含光门，鱼契走城外，而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域，商贾颇与囊橐^②为奸。李文饶亦称其挟邪作蛊，浸淫宇内，则其可绝者，匪特非我族类而已。作《景教绩考》。

回回之先，即默得那国国王穆罕默德，（四译馆考作二罕葛德）生而灵异，臣服西域诸国，尊为别谥拔尔，华言天使也。而天方，古史称阿丹，奉真宰明谕，定分定制，传及后世。千载后洪水泛滥，有大圣努海，受命治世，使其徒众四方治水，因有人焉。此去阿丹降世之初，盖二千余岁。后世习清真教者，乃更衍其说，曰阿丹传施师，师传努海，海传易卜刺欣，欣传易司马仪，仪传母撒，撒传达五德，德传尔撒，尔撒不得其传。六百年而后，穆罕默德生，命曰哈听，犹言封印云。俱见天方古史。

又言国中有佛经三十藏，自阿丹至尔撒，凡得百十有四部，如《讨刺特》，（降与母撒之经名）《则逋尔》，（降与达五德之经名）

《引支纳》，（降与尔撒之经名）皆经之最大者。自穆罕默德按经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名曰《甫尔加尼》，此外为今清真所诵习者，又有《古尔阿尼之宝命真经》、《特福西尔噶最之噶最真经》、《特福西尔咱吸堤之咱希德真经》、《特福西尔白索义尔之大观真经》、《密迦索德之道行推原经》、《勒瓦一合之昭微经》、《特卜绥尔之大观经》，诛，僣味任不可穷诘。而其隶在四驿馆者，回回特为入馆之首。问之，则云书兼篆楷草，西洋若土鲁番、天方、撒马尔罕、占城、日本、真腊、爪哇、满刺加诸国，皆用之。

今考其教之入中国者，自隋开皇中国人撒哈八撒阿的干思葛始，故明初用回回历，其法亦起自开皇。至唐元和初，回纥再朝献，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饮水茹葷，屏箠酪。（见《新唐书回纥传》）二年正月庚子，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许之。（见《旧唐书·宪宗纪》）明洪武时，大将入燕都，得秘藏之书数十百册，称《乾方先圣之书》，中国无解其文者。太祖敕翰林编修马沙亦黑、马哈麻译之，而回回之教遂盘互于中土，而不可复遣矣。至于天方，则古筠冲地，亦名天堂。本与回回为邻，明宣德间始入贡。而今之清真礼拜寺，遂合而一之。念礼斋拜朝互之类，月无虚夕，异言奇服，招摇过市，而恬然不以为怪。其亦可谓不齿之民也已。（《道古堂文集》）

《每月统纪传》曰：亚非哩加东北对面，隔红海有长地，称为亚刺伯。三边及海，纵横辽阔，荒芜沙漠。天气甚热，飞沙走石。土民游牧，不知农务，乳酪为食，掳掠行旅。其南方肥茂，宜五谷，多果实。古时居民崇太阳、星辰，以为神明，犹太民亦迁移立国，耶稣之徒广布教，然道理不正，经初差毫厘，后谬千里。

陈宣帝大建元年，有穆罕默德生其地，为回回开基之祖。仪容俊伟，少时家贫，服贾远游，遍交异国人，广扩见识。体察人物之性，不舍昼夜，推穷义理，累入深幽无人之处，将本地所崇教门千思百索，默寻根原，竟捕风捉影，水中捞月，立新教。其妻并家人拜服，视之若圣。言已奉上帝之命，教化天下，上帝独一位，而穆乃其圣差。众人信服，戒犬豕酒醴，不崇偶像，而拜天地之主。各人进教，宜割元阳之皮为号。欲享天乐，必须洗身清洁，每日三次念经施济，贫民每年一次，连日守斋，家有力者，一生必一赴穆之墓，行礼拜神。有不遵教者，立攻伐戮杀。凜循法度者，为教除害、不顾生死者，身后升天堂，享天乐。国人有不信其教，戏笑讥讪者，穆潜身穴内，假与神使对晤，奉天命以耸众。唐高祖武德四年，密计露出，城中人歃血欲杀之。穆潜窜山洞，其雌遍访至洞，但见蛛网塞口，遂返。穆既免难，有自负，人城复宣前教，众渐信从，久遂尊为圣人。

敌国环而攻之，领万众围其城，穆立排栅，筑重城，深壕堑，守御甚严。敌拔寨退兵，穆引军而出，左冲右突，尽虏敌人，威振西海，远近皆敬之如神。日增倨傲，性耽安逸，夺其继子之妻，托言奉天之命，辩驳者立斩示儆。起兵强服犹太人，率兵千四百名，佯称拜神于本邑之庙，乘机诱说乡人信从。后率众取其邑，尽坏偶像，独留黑石，令人于此处拜神。

兵强国富，西征东讨，广布教化，遂夺亚刺伯全地为游牧之处。其时隔地之罗马国，地广大，与亚喇伯交界，穆发兵乘虚入罗马境，不复恋战而退。自觉死在先夕，劝其党羽，固执其教无改。（案：西洋人崇耶稣，辟回教，故语皆诋斥。今去其已甚，存其大概。惟言穆罕默德生于陈宣帝大建元年，足补诸书所未备。）

《广东通志》曰：南徼外占城以至西域默德那国，其教专以事天为本，而无像设，其经有十三藏，凡三千六百余卷。其书体旁行，有篆、草、楷三法，今西洋诸国皆用之。又有阴阳星历之类，其地虽接天竺，而与佛异俗，牲非同类杀者不食，不食犬豕肉、无鳞鱼，谓之回回色目教门。今怀圣寺有番塔，创自唐时，轮囷直上，凡十六丈五尺，每日礼拜者是也。然亦有占城诸国人杂其间。宋岳珂《程史》云：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本占城之贵人也。既浮海，而遇风涛，惮于反复，乃请于其主，愿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岁益久，定居城中，屋室少侈靡逾禁。使者方务招徕，以阜国计，且以其非吾人不之问。故其宏丽奇伟，益张而大，富盛甲一时。绍熙壬子，先君帅广，余年甫十岁，尝游焉。今尚识其故处，层楼杰观，晃荡棉亘，不能悉举矣。

番性尚鬼而好洁，平居终日，相与膜拜祈福。有堂焉以记名，如中国之佛，而实无像设，称谓鼈牙，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数丈，上皆刻异书，如篆籀，是为像主，拜者皆跪向之。旦辄会食，不置匕箸，用金银为巨槽，合鲑炙粱米为一，酒以薔露，散以冰脑。坐者皆置右手于褥下不用，曰此为触手，惟以溷而已。群以左手攫取，饱而涤之，复入于堂以谢。居无浹厦，有楼高百余尺，下瞰通流，谒者登之，以中金为版，施机蔽其下，奏厕铿然有声，楼上雕镂金碧，莫可名状。有池亭，池方广数丈，亦以中金通甃，制为甲叶而鳞次，全类今州郡公宴，燎箱之为而大之。凡用铿镗数万，中堂有四柱，皆沈水香，高贯于栋。曲房便榭不论，常有四柱，欲诘于朝舶司，以其非常有，恐后莫致，不之许，亦卧虎下。

后有窳堵波，高云表，式度不比宅塔，环以甃为大址，累而

增之，外圍而加灰饰，望之如银笔。下有一门，拾级以上，由其中而圓转焉如旋螺，外不复见其梯磴。每数拾级，启一窠。岁四五月舶将来，群番入于塔，出于窠，啁嘶号呼，以祈南风，亦辄有验。绝顶有金鸡甚巨，以代相轮，今亡其一足。

他日郡以岁事劳宴之，迎导甚设，家人帷观，余亦在。见其挥金如粪土，舆皂无遗，珠玕香贝，狼籍坐上，以示侈。帷人曰此其常也。后三日以合荐酒饌，烧羊以谢，龙麝扑鼻，奇味不知名，皆可食，迥无同槽故态。羊亦珍，皮色如黄金。酒醇而甘，几与崖密无辨。独好作河鱼疾，以脑多而性寒故也。余后北归，见藤守王君兴翁诸郎，言其富已不如曩日，池堰皆废云。

《西域图志》：回人尊敬造化之主，以拜天为礼，每城设礼拜寺。始生教主曰天主也，天主再世，号曰派噶木巴尔。每日对之诵回经五次，初次寅时，二次未时，三次申时，四次酉时，五次戌时，拜毕则宣赞。其义略云：至尊至大、起无初、了无尽、无极无象、无比无伦、无形无影、大造化天地主儿。凡有职之人，与夫诚心守教法者，莫不如是。每七日赴礼拜寺，诵经一次，务集四人合诵，不论贵贱贫富皆然。

回人通经典者曰阿浑^③，为人诵经，以禳灾迎福。每遇大年小年，（详见岁时条）阿浑诵《阿伊特玛纳斯经》，为众祈佑，众人醺赠衣帽一袭。遇青草当生时，有牲畜之家，每十羊出一牵，三十牛出一头，送阿浑为敬天礼，阿浑代众诵经，祈佑牲畜蕃滋。倘有赢余牛羊，即以之济给贫乏，不自私也。一岁之中，富贵者有大事，则大馈阿浑，自千金值物至数千金不等，于派噶木巴尔前诵《哈提密尔稣尔经》一次，谓之大布施，余物亦以济给贫乏。其好善敬天之人，随时致礼阿浑，免其诵经。派噶木巴尔来世先

立祠堂，奉香火名曰玛咱尔。每年两次，众人赴玛咱尔，礼拜诵经，张灯于树，通宵不寐。玛咱尔有香火田亩，以供祭祀之需。

又回国前有得道者，如哈帕体和卓、布楚尔哈尔和卓辈，共有七人，每月四次，众人馈送阿浑，向七和卓像礼拜诵经，贫富贵贱皆然。远行则致礼物于阿泽，令其诵经，保佑疾病。其所祷请亦如之。回部西有默克、默德纳，为回回祖国。回人凡终身必亲往礼拜一次，以答鸿庥。办装干粮，往还期以三年，惟富者能酬其愿，贫无力者不能也。亦有附香火之资于富室，以偕往者。

《西域闻见录》：回地之始立教者曰马哈木啻，回人称之曰乌鲁克（大也）牌罕帕尔。（圣贤也）谓去今，时乾隆三十七年，凡一千一百七十余年。所传经一卷，曰《阔尔罕》，凡三十篇，经内皆教人敬天积福行善。禁服红赤，谓招兵劫之患。男服白，女服黑，谓火胜金，水克火也。其行教者，清晨礼拜毕，即登高唤醒众人，为工作役，晚则登高作乐，向西送日，无画像设。奉教传法者，曰阿浑，不受职，不战阵，不饮酒，不吸烟，其讲诵劝化，四人咸尊敬之。以三百六十日分十二月，有十二支，无天干。每月以初见新月之次日为朔，单月为大建，双月为小建，无闰月。每十二月毕，再加六日，以补足小建之数，不知推算日月交食也。

其经类佛说咒语，谈因果性命之旨，阿浑仅能粗讲大意，其深微亦莫能晓也。其经云：“天地日月，乃覆载循环，当为上祭。山川水土，乃资养万物，利于人者，当为中祭。家堂坟墓，乃人之根本，为下祭。”每家门外筑土为坛，坐西向东，名曰玛杂木尔，为祷祝礼拜天地日月及向西诵经之所，此其上祭也。

喀什噶尔之北八千里有雪山，名图书克塔克，高峻无路可上，惟石罅一径，盘旋七八里。其上有平冈，周三十余里，草肥

水碧，境界灵秀，四面悬崖，可望而不可即。遥望其西，有大孔穴，曰图书克洞。土人言此洞，乃牌罕帕尔之大弟子罗贺满梯入其中，修心学道升天之处，人若虔心往拜，尚能现形，曾有见者。故回酋布拉尼墩，每新年第一日必亲往礼拜。至今回人常往，望山叩拜。以山中多熊、虎、蛇、虫，故不敢深入也。又山雪冬积夏融，乃先圣人因其地无雨泽，且圣迹神山恐人践踏，故常存不化之冰雪，滋生生灵。回人每秋收后，备粮作饼饵望祭，此酬山酬水之中祭也。每日三餐，每未食之先，必往家堂望叩先祖，是谓下祭。

回人无姓氏，三世之内曰近族，兄弟之子女互相婚配，三世而外，则无伦序，惟以长幼分坐次，年长者为尊，年幼者为卑。每年终前一月，即把斋，据牌罕巴尔经云：“此一月，乃先圣人等避难之月。大众应日则把斋，夜则念经。日出之前早食，月出以后晚食。如此一月，则圣人之难可脱，各人先祖亡魂尽可出离灾难，其持斋众人亦假圣人之力而脱灾难。”又一日曰库尔板阿依特，经云是日当念经礼拜，通禧送祟。又一日曰鄂舒尔，系牌罕帕尔之外孙依玛木哈散等被贼杀害之日，牌罕帕尔于是日作乐诵经，超度亡魂，故回人依制，亦于是日诵经，以超度父母，早生天界。又一日曰都瓦，系牌罕帕尔超度一切冤魂孽鬼，归茆各享烟火之日，故回人于此日各上坟哭祭。又一日曰巴拉特，系上天监察人过恶之日，故俱诵经赎过。

喀城东约五里余，有坟园，土人名曰玛杂尔。乃回酋布拉尼墩等先祖玛哈木畜敏之坟，内有空亭一座，高圆而尖，中植一木，回人敬奉如神。回人文字，有医药之书，有占卜之书，有堪舆之书，有各代纪载之书，有各国山川、风土之书。其说以天高覆我，

地厚载我，日月明照临我，皆当礼拜。戒贪淫奸诈，当敬谨敦厚。正人之气，死而不散，为神灵。其性命清静之理，大者宗诸释氏，而得其糟粕，亦非无至理，无如阿浑陋者多，通者少。如内地之冬烘腐烂，徒以惑愚诱财，可太息也。

【注释】

- ①末尼——即摩尼教，由波斯人摩尼在公元3世纪创立的宗教。
- ②囊橐——即口袋，袋子，比喻收容保底。
- ③阿浑——即阿訇，波斯语“教师”之意，是对伊斯兰宗教职业者的通称。

天方教考

维初太始，万物未形，无方无似。天地既辟，乃集气、火、水、土四行之精，造化人祖阿丹^①于天方之野。天方居昆仑之阳，处二洲之极中，为圣贤首出之地。《天方舆地经》曰：“地为圜体，乃水土相合而成，土居水面四分之一。地之半面分为三，东土、西土、中土。自东至西作一直线，自南至北作一横线，两线相交，为十字形。天方当其十字交处，为天地之枢纽，故万方环向焉。”阿丹生育子孙，圣圣相承。其修道立教之规，皆阿丹奉真宰明谕，定制传世，无一出于臆造^②。

阿丹千余载后，洪水泛滥，人民漂没，三月而洪水退。有大圣努海，受命治水，使其徒众分往四方。去阿丹降世之初，盖二千余岁矣。四方地气不齐，故人之散处四方者，语言、文字、风俗，不能一致。去古近者，其教犹存。去古远者，其教遂失。故四方之教，多非古教，惟天方得上古真传。阿丹受真宰命，传与施师，师传努海，海传易卜刺欣，欣传易司马仪，仪传母撒，撒传达五德，德传尔撒。撒死不得其传，纲纪坠落，异端蜂起。又六百年而后，穆罕默德生。以天方帝胄，生而神灵，以大德王天下。西域诸国，其上尊号，曰倍昂伯尔。（即派罕巴尔）

凡天方受命行教，同是圣人，而有四等。行教而微有征兆者曰圣人，如脱鲁持、郁实父是也；行教有征兆，而敕之以经旨，曰钦圣，如施师、叶尔孤白、素来马尼是也；行教敕以经旨，而能因时制宜，损益先圣之典者，谓之大圣，如努海、易卜刺欣、母撒、达五德、尔撒是也；其受命行教，特受大典，总革前圣之经，为天下万世率由之准者，谓之至圣，惟穆罕默德一人而已。其未生也，父额有珠丸之相，既生而胸有天使之文，及长入山，得元石之瑞，其生平灵异、材艺，不可殚述。

其功之大者，一曰删经，经即真宰降与前圣，凡百十有四部，如《讨刺特经》、（降与母撒之经名）《则逋尔经》、（降与达五德之经名）《引支勒经》、（降与尔撒之经名）皆经之最古者。自穆罕默德出，真宰悉命裁革，乃授之以《甫尔加尼经》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共三十册，包括前古经文于其中。甫尔加尼者，华言宝命真经也。盖自尔撒去世六百年，异端纷扰，古经讹谬，是以圣人奉命删定，存真去伪，由博返约，而后荡荡平平，万古不易。

二曰定制，如斋拜、婚丧、律度、权衡。大而朝庙祭祀，小而饮食起居，以及天地、山海、礼乐、文章、医卜、术数之类，皆总前圣之精微而集其大成。如一日五礼，晨礼始于阿丹，晌礼始于易卜刺欣，晡礼始于郁纳息，昏礼始于尔撒，宵礼始于母撒，至穆罕默德始兼而用之。一日五礼，七日一聚，一年二会，（一斋会，一祀会。）晨礼四拜，晌礼十拜，晡礼四拜，昏礼五拜，宵礼九拜，聚礼十拜，会礼二拜。惟大人有明礼，有夜功，有礼亲之礼，礼亲二拜，明礼、夜功无数。穆罕默德以其教传子孙，传弟子，分适殊域，广行教化。其为教也，以默识主宰为宗，以敬事主一为功，以归根复命为究竟。敬服五功，天道尽矣，敦崇五典，人道尽矣。五典同儒五功者，一念真，二礼真，三斋戒，四捐课，五朝觐天阙也。时念真宰，（有口念，有心念。）日礼五时，（有散礼，有聚礼。）岁斋一月，（尽绝荤肉）岁捐课财，（谓施舍于寺中）终身一觐天阙。天阙即天方，凡修教之人无论何国，终身必往天方瞻礼圣墓，亲抚元石，以示归敬，是谓借有形之朝觐，以寓无形之朝觐。

天方经以《甫尔加尼经》为最大。诸大弟子发明之者，如曰《噶最真经》，曰《咱希德真经》，曰《大观真经》，曰《昭微经》，

曰《费隐经》，曰《研原经》，曰《道行推原经》，曰《真光经》。天方诸贤若查密尔氏暨阿补德、欧默尔辈，皆著有成书，如《密迹索德勒瓦一》《合额史尔》等经，既行于天方，又传之东土，文义聱牙诘屈，不能通于儒。康熙中，有金陵刘智者，彼教中人也，会通东西之文，译为《天方性理》、《天方典礼》二书。因经立图，因图立传，冠以五章。首言大世理象显著之叙，及身心性命所藏之用，圣凡善恶之由。末章总合大小世界，分合浑化之理，而归于一真。

大都天分七重，气分七行，地分七洲，人分七等，其礼拜亦以七日为期。七天者即七政，天惟其上，第八库尔西天，第九阿尔实天，总包诸天之外，华言无可译，则仍其旧名。然各重天，皆有广轮里数，愈上愈广，即阿尔实，库尔西，亦各有若干万里，则仍即历家之恒星天^③，宗动天^④而已。人分钦圣、众圣、大贤、智慧、廉介、庸常、冥顽七等，分配七政，而有至圣、大圣，以配阿尔实、库尔西二天，至圣惟穆罕默德一人。七行者，于金、木、水、火、土，一增气为一行，凡风、云、雷、电皆是也，灵活为一行，凡动、走、飞、潜皆是也。七洲之说，未详其目，谅亦取西洋五洲而增之。

其教以真宰为主，真宰者，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纲维理数，宰制万有，人之性命皆所赋予，故必生时以主宰为趋向，而后没时归根复命，仍还于主宰。其《谛言篇》曰：“我证一切非主，惟有真主，止一无二。我证穆罕默德是主差，使我信主本，然以其妙，用尊名。我承主一切，则我信真主，信一切天神，信一切经书，信一切圣人，信后世，信善恶，有定自主信，死后复生。清哉真主。世赞归主。万物非主，惟有真主。其主至大，无时无力，

惟以尊主。”

《民常篇》曰：“维造物皇恩诞敷，宠锡加我，愚氓品类时出。五室以居，木、竹、石、土、革；五矿以用，金、银、铜、锡、铁；五服以衣，棉、丝、麻、葛、裘；五食以食，谷、蔬、果、肉、饮。（五食各为五谷、五蔬、五果、五肉、五饮，共二十五品。）以利民事，以宏道绩，老得以终，幼得以育。呜呼，皇恩厚哉！宠锡殷哉！惟造物皇德，大垂眷顾，重我生民，张陈万物，民用是足。我民不智，乱厥置位，圣人明聪，无忤无拂，审形辨义。以物付物，顺物材物，以不负物，物乃义，义乃成，民斯利益，集义利而成德，以德报德，是为至德。呜呼，皇德深哉！仁爱渊哉！名无可名，意无可意。”

《居处篇》曰：“居近仁，处近义，非其邻不宅。穆民忌野居，（穆民尤言信士）野近愚，城近智，先邻而后宅，以亲贤正。不危居，不孤处，不坐卧于寺，不久寓于远译之乡。坟原不寺，园囿无家，禁地之中，无敢私舍。淫乱之家，不过其门，非我族类，必有表记。凡我域中，不容毆若堂，不容祝虎院，不容佛室道观，以不眩乱于吾民。”（毆若堂，天主教也。祝虎院，俗谓挑筋教也。）

《冠服篇》曰：“服有常制，非其位不服其服。王用弁冠，冠上着顶。顶之数不一，视所属王国多寡为定。掌一王者一顶，掌二王者二顶，掌四五王者四五顶。顶皆重宝为之。天方称大国者九十有四，称王者五十余，（方言称王曰稣鲁檀。）称帝者七，（方言云墨利奇）而统属于鲁密之一君，所谓帝之帝，君之君也。其冠但一顶无二，王衣金丝织绣，略如东土，惟不用鸟、兽、龙、凤为章，惟以山水藻卉。相臣银绣金素，百官银素，以职异制。土缘帛，民素布，狭其袂，冠一以巾，以职异制。夷奴短褐，民不

衣帛，不以金银饰，惟妇女金帛无忌。男子不衣艳色，礼官尚白，刑官尚墨，圣王尚绿，庶民尚黄，夷役青靛。毋着异冠、异服，惟适异国，遵其国制。”

《饮食篇》曰：“饮食惟良，必慎必择，良以作资，乃益性德。禽食谷，兽食刍，畜有纯德者，良苦鸡、鳧、雁、雉，谷食者也；若鹿、麋、獐、麝，刍食者也。穴属有兔，潜属有鱼，羸虫之属有蠹，兔食之可，鱼食之常，蠹食之变，利大于歎。牛马作膳，马驴乘负。驼曰大牲，宜祀宜负，祀则不以负。非大事不宰驼，非宾会不宰牛，市有牛屠，圣化不入。若草与木，有良有毒，若鸟暨兽，有善有恶。金羸浪宕厥性毒，鸩鸟攫兽厥性恶，惟毒戕生，惟恶贼性。贼性惟大皆勿食，用其羽革毛皮可也。介虫之类，龟、鳖、蟹、蛤、蛇、蚁、蜂、蚕，皆勿食。勿啖犬豕，勿饮酒，犬豕污、酒乱。勿食自死肉，勿食浮水鱼。凡宰牲必诵主名，异教之人，不知主名，宰者勿食。禽畜有性良而或食污秽者，则驼宜畜于家，饲草四十日，鸡鹜饲谷三日，乃可宰食。天方人旧不禁酒，穆罕默德初禁酣饮，继禁于礼拜之时，而究不能遵禁，乃绝不许饮，凡祭祀宾燕，皆代以花露，虽终日饮之不乱。”

魏源曰：天方教之事天，同于儒之事上帝，而袭取释教礼拜斋戒、持诵施舍、因果浅近之说以佐之，大旨亦无恶于世教。其以天地日月为上祭，山川水土为中祭，宗庙坟墓为下祭，不废神祇人鬼，亦胜天主教之偏僻。惟既以阿尔实天，库尔西天最上无外，而又各有广大若千万里之数，不知从何测量，从何起算，是其言天也近凿；圣为天口，言合天心，而经必皆托于真宰之所降，则其称天也近诬；中国有周以前，同姓婚姻不禁，然穆罕默德以女妻其兄之子，不避期亲，则其于伦也太读。

诵主名杀者可食，不诵主名杀者不可食，则主名不以止杀而适以济杀；牲畜必纯良者乃食，性不纯良者不可食，则是专宥狠而戕良；且不食犬豕，恶其污秽，而同一啗秽之骆驼、鸡鹜，则又饲谷旬日，即可宰食，何独不可施诸犬豕？或难刘智曰：“回教事天，当体天心，好生恶杀，何不概禁不食？”刘氏不能援上帝以解之，则援中土先王之制，以自遁。呜呼，回教何事遵于先王，独于杀生乃援先王，岂先王亦教人诵主名而杀乎？

先王亦教人但禁犬豕专杀纯良乎？鸿荒草昧，禽兽逼人，蹄迹交于中国，人无爪牙鳞介以自卫，故庖牺作网罟，教民畋渔以捍暴而卫患，非利其养也。沿习既久，弱肉强食，又以人而贼物，圣人有忧之而势不能塞之也，爰制令曰：鱼禁鯢鲋^⑤，兽长麕麇^⑥，鸟翼鷃鷃^⑦，鸟兽之肉不登于俎，则公不射，数罟不入污池，于是一食戕无数生命者免矣。又制令曰：天子、诸侯、大夫、士，无故不杀牛、羊、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豹不祭兽，不田猎，赐生必畜，馈生必畜，不网不射，宿不猎较。国君春田不围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麋卵，孟夏毋大田猎。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于是一物可供数人数日之食者，亦非秋冬宾祭养老不用矣。

先王之好生惻死，曲全万物若此，酌中制去已甚若此，乃徒计较于物性之纯不纯，污不污，利养不利养，而物命死生漠然不问乎？且回教不食豕之人，果否纯良智慧，他教亦食豕之人，果否皆不良不慧，乃以一豕之食不食为世教入教之大防，几视淫杀盗妄为尤厉乎？既斥佛氏概不食肉为非，而回教概禁饮酒，又同于佛氏，毋乃舍其难而禁其易，舍其大而禁其细乎？

为回教者曰，众圣犹长月之月，穆罕默德出，则中天之日也。众圣自阿丹至母撒，犹木自根而干而枝而叶而华，穆罕默德出，

则其果也。呜呼，大圣必全天德，全天德必体天心，天心果偏仁于不纯之物，而偏忍于纯良之物乎？穆罕默德适墨瓦底纳国，见市屠牛者，谓之曰：“曷改业？”其人曰：“无以为生也。”穆罕默德曰：“有羊乎？”遂舍牛而从羊。斯言也，毋乃中土回人，袭齐宣衅钟之权词，而不察牛羊之何择，且齐宣诎大圣耶？其言果合于阿尔实之天心耶，抑合于库尔西之天心耶？删经定制，集群圣大成而所定之制若此，所自援之儒教仅如此，又何暇与议五伦？何暇与议六合？

【注释】

①阿丹——即西亚传说中的人类始祖亚当。

②肱——同“臄”。

③恒星天——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地心说”认为，地球为中心，其外有九重天在围绕其运行。恒星天即为第八重天。

④宗动天——即第九重天，是天体的最外层。

⑤鯢鲋——此处鯢为鱼子；鲋，音 ér，作鱼卵讲。出自《国语·鲁语上》。

⑥麀麋——麀，音 ní，为幼鹿；麋，音 yǎo，为幼麋。出自《国语·鲁语上》。

⑦殷穀——殷，音 kòu，为待哺之雏鸟；穀，音 kù，为鸟卵，出自《国语·鲁语上》。

天主教考

《天学初函》^①诸书未之见也，所见者，西夷述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②，用汉文译刊，凡十余卷。曰《马泰传福音书》第一、《马可传福音书》第二、《路加传福音书》第三、《约翰传福音书》第四，皆述耶稣降生，行教灵迹始末也。《圣徒言行传》第五，述耶稣死后，诸大弟子传教事迹也。《圣徒保罗寄人书十篇》、《圣徒约翰寄人书三篇》，又《圣徒耶哥伯书》、《彼得罗犹大士书》，皆其门人阐扬师教，犹中土人论学之书也。又《圣人约翰天启之传》，则言天地劫毁，天主重造人物之事。

计自开辟至今将六千年，自耶稣降生千有八百三十余年，称耶稣为基督。其先世自亚伯喇罕至大辟十四代，自大辟至流巴庇伦十四代，自流巴庇伦至基督，亦十四代，共四十二代。其母曰马利亚，童女有身，征兆奇异，言是上帝之子降生，代天行化。及长，能使病者愈，死者生，聋者聪，暗者语，盲者视，跛者行。能履海涛，能服邪鬼，能荣槁木，能以七饼分给四千人食，能通各国语言。遣其十二门人行化各郡国，言上帝为神父，耶稣为神子，敬其子曰敬天。年三十有二，为犹太国异教所嫉毁之，国王禽而钉之十字架。死后三日复活，母子重逢，生于天上，坐于上帝之右。其现身酷死，所以代众生之罪，故惟敬耶稣可以免罪获福，免地狱生天上。

万历中，冯马诺著《天问略》曰：“天有十二重，最高之十二重为天主上帝诸神圣处，永静不动，广大无比，即天堂也。其内第十一重，为宗动天。其第十、第九重，为东西岁差天，南北岁差天，其动极微，仅可推算而甚微妙。又其内各重为日月诸星本动之天，皆自西而东，宗动天自东而西，故先论九重，未及十二也。”《福音书》曰：“元始有道，道即上帝。万物以道而造，其

造生者，人类之光也。光辉耀于暗，而居暗者不识，有上帝所遣之人名约翰，来为其光所证，令众得信，真光照世，即耶稣也。其身非由私欲而生，乃上帝之子也。”

耶稣之教，始于阿细亚州，而西行于欧罗巴，近则并行于墨利加。其西洋人发挥彼教之书曰：大西各国惟知崇拜一上帝，此外无所祈祷。此教何所始？曰有一《旧遗圣书》^③，乃上帝指示摩西圣人所录，而摩西子孙传于后世也。其一言上帝之出没，其二言万民之本分，其三言后世之永福永祸。夫上帝先乎天地万物，不可得知其所由来，惟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至正至大，至智至诚，则人人可信。故风雷云雨，日月星辰，草木花卉，飞禽走兽，鳞介昆虫，凡天地所覆载，莫非上帝创造，故名之曰天父，曰救世，曰圣神，其实一上帝而已，此当知者一。人生于世，莫不稟受于天，既稟受于天，则此身心皆上帝所生，上帝即人之亲矣。惟子者可不爱敬其大父母乎？次则生我之父母，亦常报罔极之恩，推及同气与天下同类之人，此当知者二。且人莫不有灵魂，常不息不灭，故信上帝而为善，则死后其灵永享天福，违上帝而为恶，则死后其灵永受苦罚，此当知者三。上帝无形无声，恐人不知，故留书以教世。其圣书始于夏终于汉，前者已阅三千年，后者已阅二千年余矣。其书半是亚细亚之西希伯来人所录，半是欧罗巴之东希腊人所录。

又有《神理论》曰：“天地内有神，为极大全能，造化万物，管理万物，人不能自生，物不能自造，日星何以循环？山川何以凝载？草木何以荣落？飞走潜介何以视听鸣动？曰灵，曰魂，曰心，曰性，皆神之所为也。是神独一无二，最始无前，倘有对待，有后起，即非神天之神也。莫大于天地，然天地有形可见，神天

无形。天地有终始，神天无终始。天地乃受造之物，所造之者，神也。天地乃运动之机器，所以运之者，神也。天地尚不可称神，而世人常敬数神、千百神，如日月云雷，山海社稷，则以其尊大显赫而神之；古人有文武出众，功德在人者则神之。不知天上地下，止有一神所管，更无二神可抗，故专言神，恐邻于祇鬼，专言天，恐泥于形气，惟合言神天，乃足该至大至灵之宗，即儒书所谓造化，所谓上帝，非世俗玉皇大帝之谓者也。谓神曰灵，亦可，但有人灵，有仙灵，有天灵，人灵与身体相结，不脱于物，亦神所造，非神也。仙灵乃神之使者，无粗重之身，而有细妙之身，亦神所造，非神也。惟天灵，即神天，全无身体，无方所，无在无不在，故《易》曰：“阴阳不测之谓神，妙万物之谓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谓神。”

天主垂世为十大诫。十大诫者，当中国商朝时，神天降于如德国之西奈山，文留石碑，又以大声音宣其命令，惟召圣人摩西上山，受上帝之命。藏在金匮千年，至耶稣兴，始以其法示人，凡戴天履地，皆宜祇遵。其一，神天曰：除我外，不可有别神也。（凡人手所作之木偶、土石，及山川、祖宗等神，皆不可奉。盖拜祭之礼，止可施于神天，不可施于他人，以分此心，宜全心一意，以敬神天也。）其二，神天曰：不可为我而造雕画之像，不可立庙设位，陈牲酒，施鼓乐，赞诵而事神也。（礼拜之日，虽耶稣及圣母之像、十字之架，皆不可设。盖无形之圣神，有形则非神矣。）其三，神天曰：尔不可轻用神名。（古时以色列国民受神遣诏，述神名曰耶何瓦，汉译言自然而然之神也。凡发愿、发誓、祈祷、闲语时，不可泛称神名，必至诚用之。）其四，神天曰：撒巴日宜守礼，其前六日可兼营尔业，惟第七日不可务别业，并尔子女婢仆牲口，门内之客皆然，盖六日内，神主

造天地海，第七日乃神主安息日，故宜守之。（撒巴即礼拜日也。第七日不惟罢外事，乃亦息内念，已往、未来、一切闲事勿念，一心专念神天，或拜神，或读圣书，或省察己心，或劝化他人，皆所以保灵魂、体造化。）以上四诫，皆属敬天，以下六条，乃及五常。其五，神天曰：敬尔父母。六曰：不可杀人。（不但害人灵魂不可，即自戕者，其灵魂陷入地狱，故临难可死，不可自戕，最为大罪。）七曰：不可奸人妻。（不推禁外淫，并不许养妾。凡富贵之人，可用婢仆无数，惟不可置妾，无子亦听于命，不可违戒。）八曰：不可盗人物。九曰：不可妄证及尔邻者。十曰：不可贪人之所有。（上数戒皆外事，此则并心内贪念戒之。）

耶稣曰：尔以全心，全灵魂，全明悟，而爱尔主尔神，此乃第一大诫。其第二，则必爱尔邻如己焉。此耶稣述十诫大意。归此敬天爱人二者，然敬天则无不爱人，故二者中，又以敬天为要。圣徒保罗曰：恶报有三，一者今世诸难，二者死亡大痛，三者死后永苦。凡有罪者，不能脱免，惟信耶稣可得救之。何者？耶稣在世，成全律法，有大功劳，信之则其功归我。又耶稣曾受艰苦，代我当罪，信之则我罪归他。大哉！盛哉！施舍生命，以免我苦。以其痛苦，我得平安。以其死亡，我得生活。以其祸害，我得永福。天上神仙，其力有限，其位非高，不如耶稣，力大尊极，贵为神子，位为参天，自弃天光，降此红尘，代人受苦，以救万世。不信之者，虽善人亦堕落。能信之者，即恶人立升天堂，至万万年，还有余祥焉。

《天学初函》诸书，《四库全书》列诸存目，今略录其提要曰：《三十五言》一卷，明利玛窦撰。西洋人之入中国，自利玛窦始。西洋教法传中国，亦自此三十五条始。大旨多剽窃释氏，而文词

尤拙。盖西方之教，惟有佛书，欧罗巴人取其意而变幻之，犹未能甚离其本。厥后既入中国，习见儒书，则因缘假借以文其说，乃渐至蔓衍支离，不可究诘，自以为超出三教上矣。附存其目，庶可知彼教之初所见不适如是也。

又《天主实义》二卷，明利玛窦撰。是书成于万历癸卯，凡八篇。首篇论天主始制天地万物，而主宰安养之。二篇解释世人错认天主。三篇论人魂不灭，大异禽兽。四篇辨释鬼神及人魂异论，天下万物，不可谓之一体。五篇排辩轮回六道，戒杀生之谬，而明斋素之意，在于正志。六篇解释意不可灭；并论死后必有天堂地狱之赏罚。七篇论人性本善，并述天主门士之学。八篇总举泰西俗尚，而论其传道之士所以不娶之意，并释天主降生西土来由。大旨主于使人尊信天主，以行其教。知儒教之不可攻，则附会六经中上帝之说以合于天主。而特攻释氏以求胜，然天堂地狱之说，与轮回之说，相去无几，特小变释氏之说，而本原则一耳。

又《畸人十篇》二卷，附《西琴曲意》一卷，明利玛窦撰。是书成于万历戊申，凡十篇，皆设为问答，以申彼教之说。一谓人寿既过，误犹为有。二谓人于今世，惟侨寓耳。三谓常念死候，利行为祥。四谓常念死后，备死后审。五谓君子希言，而欲无言。六谓斋素正旨，非由戒杀。七谓自省自责，无为为尤。八谓善恶之报，在身之后。九谓妄询未来，自速身凶。十谓富而贪吝，苦于贫窶。其言宏肆博辩，颇足动听，大抵摄释氏生死无常、罪福不爽之说，而不取其轮回、戒杀、不娶之说，以附会于儒理，使人猝不可攻，较所作《天主实义》，纯涉支离荒诞者立说较巧。以佛书比之，《天主实义》犹其礼忏，此则犹其谈禅也。末附《西琴曲意》八章，乃万历庚子利玛窦觐京师所献，皆译以华言，非

基本旨，惟曲意仅存，以其旨与《十论》相发，故附录书末焉。

又《七克》七卷，明西洋人庞迪我撰。书成于万历甲辰。其说以天主所禁罪宗凡七：一谓骄傲，二谓嫉妒，三谓悭吝，四谓忿怒，五谓迷饮食，六谓迷色，七谓懈惰于善。迪我因作此书，发明其义：一曰伏傲，二曰平妒，三曰解贪，四曰熄忿，五曰塞饕，六曰防淫，七曰策怠。其言出于儒墨之间。就所论之一事言之，不为无理，而皆归本敬事天主以求福，则其谬在宗旨，不在词说也。其论保守童身一条，载：“或人难，以人俱守贞不婚，人类将灭”，乃答以“俛世人俱守贞，人类将灭，天主必有以处之，何烦过虑”。其词已遁。又谓：“生人之类，有生必有灭，亦始终成毁之常。若得以此终，以此毁，幸甚大愿。”则又词穷理屈，不觉遁于释氏矣。尚何辟佛之云乎？

又《辩学遗牍》一卷，明利玛窦撰。是编乃其与虞淳熙论释氏书，及辩莲池和尚《竹窗三笔》攻击天主之说。齐固失矣，楚亦未为得也。

又《交友论》一卷，明利玛窦撰。万历己亥，利玛窦游南昌，与建安王论友道，因著是编以献，其言不甚荒悖，然多为利害而言，醇驳参半。如云：“友者过誉之害大于仇者过訾之言”，此中理者也。又云：“多有密友，便无密友。”此洞悉物情者也。至云：“视其人之友如林，则知其德之盛，视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则知其德之薄。”是导天下以滥交矣。又云：“二人为友，不应一富一贫。”是止知有通财之义，而不知古礼，惟小功同财不概，请朋友一相友，而即同财，是使富者爱无差等，而贫者且以利合，又岂中庸之道乎？王肯堂《懋冈斋笔尘》曰：“利君遗余《交友论》一编，有味哉，其言之也。使其素熟于中土语言文字，当不

止是。乃稍删润著于编。”则此书为肯堂所黠窜矣。

又《西学凡》一卷，明西洋人艾儒略撰。儒略有《职方外纪》，已著录。是书成于天启癸亥，《天学初函》之第一种也。所述皆其国建学育才之法，凡分六科，所谓勒铎理加者，文科也；斐录所费亚者，理科也；默第济纳者，医科也；勒义斯者，法科也；加诺搦斯者，教科也；陡禄日亚者，道科者。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从文入理，而理为之纲。文科如中国之小学，理科则如中国之大学，医科、法科、教科者，皆其事业。道科则在彼法中，所谓尽性致命之极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本，以明体达用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

又《灵言蠡勺》二卷，明西洋人毕方济撰，而徐光启编录之。书成于天启甲子，皆论亚尼玛之学。亚尼玛者，华言灵性也，凡四篇。一论亚尼玛之体，二论亚尼玛之能，三论亚尼玛之尊，四论亚尼玛所同美好之情，而总归于敬事天主以求福。其实即释氏觉性之说，而巧为敷衍耳。明之季年，心学盛行，西士慧黠，因摭佛经而变幻之，以投时好。其说骤行，盖由于此。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非尽持论之巧也。

又《空际格致》二卷，明西洋人高一志撰。西法以火、气、水、土为四大元行，而以中国五行兼用金、木为非，一志因作此书，以畅其说。然其窥测天文，不能废五星也。天地自然之气，而欲以强词夺之，乌可得乎？适成其妄而已矣。

《寰有诠》六卷，明西洋人溥泛际撰。书亦成于天启中。其论皆宗天主，又有《圆满》、《纯体》、《不坏》等十五篇，总以阐明彼法。案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

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其书本不足登册府之编，然如《寰有诠》之类，《明史·艺文志》中已列其名，削而不论，转虑惑诬，故著于录而辟斥之。又《明史》载其书于道家，今考所言，兼剽三教之理，而又举三教全排之，变幻支离，真杂学也，故存其目于杂家。

魏源曰：西域三大教，天主、天方，皆辟佛，皆事天，即佛经所谓婆罗门天祠。其教皆起自上古，稍衰于佛世，而复盛于佛以后。然吾读福音诸书，无一言及于明心之方，修道之事也。又非有治历明时，制器利用之功也。惟以疗病为神奇，称天父神子为创制，尚不及天方教之条理，何以风行云布，横被西海，莫不尊亲？岂其教入中土者皆浅入拙译，而精英或不传欤？神天既无形气，无方体，乃降声如德之国，勒石西奈之山，殆甚于赵宋祥符之天书^①。而摩西一人上山受命，遂传十诫，则西域之王钦若也。

印度上古有婆罗门事天之教，天方、天主皆衍其宗支，益之谲诞，既莫尊于神天，戒偶像，戒祀先，而耶稣圣母之像，十字之架，家悬户供，何又歧神天而二之耶？斥佛氏之戒杀，而力言禽兽异于人之灵魂，万物不可为一体，以济其口腹庖宰之欲，是上帝果不好生而好杀乎？人之灵魂最贵，故人不可杀，亦不可自杀，即殉难自杀，亦必陷地狱，则申生、扶稣、召忽、屈原，皆地狱中人，反不如临难苟免之人乎？谓上帝初造人类时，止造一男一女，故人各一妻，妻即无道不可议出，即无子不可娶妾，则何以处淫悍不孝？且何又许富贵人婢仆无数？岂阴许其实而阳禁其名乎？谓人一命终，善恶皆定，受报苦乐，永无改易，更无复生轮回之事，则今生皆初世为人，人皆天主所造，何不但造善信

毋造邪恶乎？耶稣自身受罪，可代众生之罪，则佛言历劫难行苦行，舍头目脑髓若恒河沙，功德当更不可量，耶稣又曷斥之乎？谓孔子、佛、老皆周时人，仅阅二千余岁，有名字朝代，但为人中之一人，不能宰制万有，则耶稣詎非西汉末人，又安能代神天以主造化？且圣人之生，孰非天之所子，耶稣自称神天之子，正犹穆罕默德之号天使，何独此之代天则是，彼之代天则非乎？历览西夷书，惟《神理论》颇近吾儒上帝造化之旨，余皆委巷所谈，君子勿道。

又其书皆英夷所刊布，而英吉利旧传不奉天主教，（见《海国闻见录》及俘夷安突得口供）及考《每月统纪传》，则又言英吉利民迁墨利加洲新地，不服水土，疫气流行，皆赴神天之堂，赖救得息，于是国人奉事天主，七日礼拜，又以耳得兰岛，距国数里，结党抗教，国王勒之归顺，且禁买黑奴，亦以耶稣之道，岂昔辟之而近日奉之欤？抑遵波罗特士之天主教，而不遵加特力之天主教，门户不同，旨归小异欤？董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故吾儒本天，与释氏之本心，若冰炭，乃天方、天主，亦皆本天，而教之冰炭益甚，岂辩生于末学，而本师宗旨，或不尽然欤？周孔语言文字，西不逾流沙，北不暨北海，南不尽南海，广谷大川，风气异宜，天不能不生一人以教治之。群愚服智群，嚣讼服正直。文中子曰：“西方之圣人也，中国则泥。”庄子曰：“八荒以外，圣人论而不议，九州以外，圣人议而不辨。”或复谓，东海西海，圣各出而心理同。则又何说焉？（道光二十五年，广东总督奏：佛兰西国夷呈请天主教劝人为善，非邪教，请弛汉人习天主教之禁。奏交部议，准海口立天主堂，华人入教者听之，惟不许奸诱妇女，诳骗病人眼睛，违者仍治罪。查西洋之天主教不可知，若中国之天主教，则方其入教也，有

吞受药丸领银三次之事，有扫除祖先神主之事，其同教有男女共宿一堂之事，其病终有本师来取目睛之事。其银每次给百三十两，为贸易资本，亏折则复领，凡领三次，则不复给，贍之终身。曩京师有医某者，岁终贫困，思惟入天主教可救贫，而邪教又不可入。乃先煎泄药升许，与妻子议，言：“俟我归，如昏迷者，急取药灌我。”于是至天主堂，西洋人授以丸，如小酥饼，使吞之，予百余金归。至家，则手掷神主，口中喃喃。妻子急如前言，灌药。良久，暴下而醒。见厕中有物蠕动，洗而视之，则女形寸许，眉目如生，乃盖之药瓶中。黎明而教师至，手持利刀，索还原物。医言：“必告我此物，乃以相予。”教师曰：“此乃天主圣世也，入教稍久，则手抱人心，终身信向不改教矣。”乃予之而去。又凡入教人病将死，必报其师。师至，则妻子皆跪室外，不许入，良久气绝，乃许入。则教师以白布裹死人之首，不许解视，盖睛已去矣。有伪入教者，欲试其术，乃佯病数日不食，报其师至，果持小刀近前，将取睛。其人奋起，夺击之，乃踉跄遁。闻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文银八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而西洋人睛不济事。故西洋病终无取睛之事。独华人入教，则有之也。亦鸦片不行于夷，而行于华之类也。)

【注释】

①《天学初函》——为明代崇祯年间李之藻、徐光启等人编纂的丛书，共52卷，收录19种书，主要为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宣扬天主教和介绍自然科学的书籍。

②《新遗诏书》——即《圣经》中的《新约全书》。

③《旧遗诏书》——即《圣经》中的《旧约全书》。

④赵宋祥符之天书——指北宋真宗时王钦若炮制天书，宋真宗改年号景德为大中祥符，封禅泰山之事。

小 西 洋

利未亚洲各国图志

叙曰：小西洋利未亚洲，与欧罗巴隔地中海，其地之廓、人之庶，皆与欧罗巴埒。乃语教化，则无持世之哲；语富强，则无统一之王，四分五裂，惟产黑奴以拱掠卖，何哉？今东六部，则布路亚国服之；北四部邻地中海，为海贼，则佛兰西服之；西二十四部，濒西海，则布路亚、荷兰、英吉利、佛兰西各国分踞之；南则斯溜墨大雪山斗入南海，其极南之兀贺峡，即大浪峰^①。南极出地三十六度，北极入地三十六度，与中国反对。为大西洋商舶必绕过之地，亦英吉利、荷兰兵戍守之，皆据海口，立炮台，设市埠，而土人供其驱使。今志小西洋，实所以志大西洋也。

魏源又曰：水随山脉行，山逆则水逆，逆则回环而气钟焉。葱岭以东水皆东流，故相阴阳，观流泉者，皆以西流为逆，葱岭以西水皆西注，则又以东流为逆。利未亚洲之泥禄河^②，自西至东逆行八九千里而入地中海，盖山脉东起如德亚峡，南绕伊揖^③及亚毗心域^④，及至南利未加，而后折西转北东行，复至伊揖，周环万余里而水从之。故中利未亚各国，四周环山，不与海国往来。而西洋商舶所通者，皆其山背四隅顽犷之地而已。麦西^⑤及亚毗

心域二国，居尼禄河下游，近西印度红海岸，故风气早开，声名文物冠西海，而近扫荡于回教，全变膻俗。其上游腹内之地，则除近河两岸外，余皆沙漠，炎毒瘴疠，外人所不能入。英吉利曾以火轮船深入其中，半途病疫，不得要领而还。故山川疆域，物产风俗，皆未深悉，于四洲中地气最劣焉。中利未亚洲，其人稍皙，西南利未亚洲，则皆黑奴，为欧罗巴兵艘役之而来华，人不知其产二地也，则或谓欧罗巴人种有黔、皙云。

【注释】

- ① 大浪峰——今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亦称喜望峰。
- ② 尼禄河——尼罗河，非洲第一大河，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之一。
- ③ 伊揖——今埃及，又称“夷及多”，“厄日度”。
- ④ 亚毗心域——又作阿比西尼亚，即今之埃塞俄比亚，在非洲东北部，红海西南。
- ⑤ 麦西——今埃及。

利未亚洲总说

《职方外纪》：天下第三大州，曰利未亚，大小共百余国。西南至利未亚海，东至西红海，北至地中海，极南南极出地三十五度，极北北极出地三十五度，东西广七十八度。

其地中多旷野，野兽极盛，有极坚好文彩之木，能入水土千年不朽者。迤北近海诸国最丰饶，五谷一岁再熟，每种一斗，可收十石。欲熟时，外国百鸟皆至其地，避寒就食，涉冬始归。故秋末冬初，诸近海地猎取禽鸟无算。所产葡萄树极高大，生实繁衍，他国所无。地既旷野，人或无常居，每种一熟，即移徙他处。野地皆产异兽，因其处水泉绝少，水之所潴，百兽聚焉，更复异类相合，辄产奇形怪状之兽。狮猛能与虎斗，虎、豹、熊、黑之类不一，故土人多以田猎为业，贵人亦时出猎，搏狮虎为娱。

界内名山有亚大蜡^①者，在西北，天下惟此山最高，凡风、雨、露、雷皆在山半。山顶终古晴明，视日星最大。昔人有画字于灰土者，历千年不动，无风故也，国人呼为天柱。此方人夜睡无梦，甚奇。有月山，在赤道南二十三度，极险峻，不可跻攀。有狮山，在西南境，其上频兴雷电，轰击不绝，不问寒暑。其在曷噩喇^②国者，出银矿甚多，取之无穷。其在西南海者，曰大浪山，其下海风迅急，浪起极大，商舶至此，或不能过，则退归。西洋船破败，率在此处。过之则大喜，故亦称喜望峰。此山而东，尝有暗礁，全是珊瑚之属，刚者利若锋刃，海船极畏避之。

凡利未亚之国著地，无人经览，但遥见一高山，名月山，长亘州中央，至西而东而已。州东有三岛，一名马达加葛，（又名马狎甲）系是洲管辖；二名冒勒突，系英国管辖；三名埔耳防，系佛兰西管辖。西边有四岛，一名加那利，系大吕宋管辖，其余马太拉亚、锁利、绿头三岛，系葡萄牙国管辖。此州人民，肤黑发髻，鼻扁唇厚，不好学，不甚聪明，农少牧多。在昔，此洲北有大城，极多书院，文学有名，今无是矣。

是方有夷及多^③一处，即一千八百余年前，马利亚避犹太国加害旅寓之地。所述之教，大半祀偶像，小半回回教，而耶稣教间或有之。土产架非、葡萄酒、五谷、橄榄油、药材、树油、（可造番碱）乳酥、百果、木料、象牙、兽皮、狮、象、犀、虎、蟒虺^④、驼鸟。复有极大之白蚁，能作土宫舍，高至丈余。有二大江，即尼罗江与黑江是也。是州极南，昔荷兰国人所踞，嘉庆十年间，英吉利国据之。州北夷及多界内，有极高之古迹^⑤，状如塔，其至高者有七十丈。更有异样石人古迹^⑥，世远年湮，被沙土埋掩，仅存其首。形状人头兽身，统体约十三丈，四足俱全，前二股间，与前右足上，俱有庙宇，乃后人去其砂土，获此大观也。

《地理备考》曰：天下五州最难尽悉者，乃亚非里加州也。地当赤道，灾气蒸为瘴疠，隔以沙漠，多毒虫、恶豸、他国人到，辄病死，故自古未通。英吉利商常往探之，或染瘴死，或为土番邀杀，迄不得要领。又用火轮船从尼日尔河下游驶入，水手半途死亡，惟遇见高峰横亘，别无所闻而归。故至今惟知沿海四面，其腹内山川人物，地势土产，则不能周知。所有部落之名，仅得诸传闻而已。其地在亚细亚之西南，以罗针视之，正当坤申之位。

南北一万八里，东西阔处一万六千里。

亚非里加州，纬度距赤道自北三十八度起，至南三十五度止，经度自巴黎斯第一午线西十九度起，至东四十度止，南北相距一万八千里，东西相去一万六千五百里，地面积方七百五十万方里。其地居热道者多，居温道者寡。海边尚觉清凉，其余熯烈异常，域中尤为酷热。水土猛烈，瘴疠流行，十二时寒热相间，即土人亦属难堪。易季之时，雷电风雨交作，熯烈稍减，既霁，其热如故。

《外国史略》曰：利未加州，北极出地三十七度二十分，及南极出地三十四度五十分，偏东五十一度至偏西十七度三十三分，广袤方圆六十万方里，广一千零二十里。西南皆抵大洋海，北极地中海，与欧罗巴相隔以危亚达海峡，东与亚西亚微地相连，而以西红海为界。此洲地虽大，但沿海边直而不曲，少泊舟之处。其江河驶入内地，亦不长广。西方最大者曰尼额河，加瓦拉河，未详其源。其旷野四面沙砾，而中央如屿，闲丰水草。北地之山高者千百丈，上有广坦。海滨天气，长热如夏，惟极南北之地应乎四时。故以西洋各国之强，而不侵其内地。且至今商旅，亦惟在海口贸易，莫知其中央情形焉。兽多狮、虎、豹、象、驼、鹿、水马、犀牛，其鸟多翠翎，驼鸟尤异常，俱不鸣，产驼鳄怪异。草木春萌秋落，与亚西亚州相仿。但其民情地荒，不知工作，故可用之物少。其居民大半卷发黑面，扁鼻白齿，多土蛮，以语音别其宗派支类。外国舟船过此，多掠其黑人，贩卖为奴婢，近日英人禁之。然居此地之教师，多死于烟瘴。其地可分三分，为南、北、中亚非利加。

《瀛寰志略》曰：亚非利加北土，在红海西南岸者，近亚细

亚，故麦西国开风气独早，在地中海南岸者，近欧罗巴，故非尼西亚国启疆于前，意大里亚耘锄于后。迨回部既强，噬灭殆尽。麦西既隶土耳其，曩时文物之盛，已扫荡无遗，而地中海南岸诸部乃半化为蹻跼之巢穴。时势之变迁，可慨也夫。

《瀛寰志略》曰：按：北亚非利加之东，偏地多沙漠，本不毛之土，独麦西得尼罗河之淤灌，变为沃壤。其西北境之苏尔士，（又作苏叶）又与阿伯、犹太接连，故东方夷族，上古时即转徙至此，其创制规为，遂为欧罗巴开风教之始，历数至一千数百年，可谓盛矣。惟立国鸠民，仅傍尼罗河蜿蜒一带，无地可扩，无伦可守。故波斯、希腊、罗马诸大国兴，麦西恒为之臣，迨回部既强，遂为所吞噬，而名土变膾俗矣。卢比阿^⑦本麦西南部，其种人虽杂野番，自昔别无立国。阿迈司尼，不欧不回，自古为土番部落，或谓其国尚有规模，不至如泰西人所云之荒陋，然较之麦西，不啻有华夷之别矣。所奉者天主、大秦二教。其实大秦教，即波斯旧奉之火袄教，而大秦之名，则中土讹传也。

又按：由西印度西行，有小岛曰亚丁，英吉利所据也。由此入红海，西北四千里而港尽，至麦西之苏尔士，行旱路一百七十里，即地中海之东南隅。再舟行七千里，出直布罗陀海口，即大西洋海。较之迂回南向，绕阿非利加之西境，至极南之岌朴，而始转舵东北者，计里约减二万，计程约近一月。惟苏尔士隔旱路一百七十里，舟楫不能通行。《海国闻见录》谓恨不用刀截断者，即指此也。近年英吉利袭火轮船递送文书，由印度海驶至亚丁，入红海至苏尔士，行旱路至地中海东南隅。彼处有火轮船接递西驶，出直布罗陀海口，火轮船行驶甚速，不畏风浪，而计程又近二万里，故五十日可达英伦国都。自明以前，欧罗巴通中国，皆

由此路。(说详回部四国)向言北人使马,南人使船,仅就中国江河言之,若以例西洋诸国之渡海,真有大巫之判矣。

厄日度国 (即伊楫国)

《地理备考》曰:“厄日度国^⑧, (一作厄日多) 在亚非里加州东北。北极出地二十三度二十三分起, 至三十一度三十七分止, 经线自东二十二度十分起, 至三十三度二十二分止。东枕红海暨苏挨斯, 径西连的黎布里国^⑨暨里比亚沙漠, 南接卢比亚国, 北界地中海。长宽皆约一千七百五十里, 地面积方二十四万方里, 烟户四兆余口。通国分为上、中、下三处, 其上中之东西二方, 冈陵绵亘, 地势如谷, 其下者平原广阔, 溪渠间隔。河之长者, 一曰尼罗, 南北通流。湖之大者, 曰门萨拉, 曰美利, 曰布尔罗, 曰马略的。河滨膏腴, 余地砂碛。而陇亩之肥饶, 视河水之消长, 每岁夏至水长, 秋后水消, 若长不过甚, 则年必丰稔, 否则岁必荒歉。土产谷、果、麻、靛、棉花、纹石等物。禽兽蕃衍, 驼马尤良。地气熇烈, 阴雨甚罕。四季之内, 非春即夏。沙漠薰蒸, 瘟疫传染。不设君位, 归属于土耳其亚国, 派有总管。奉回教, 其余各教, 有奉之者亦不禁。贸易辐辏。国本古时巨邦, 周威烈王时, 白尔西亚国夺之。越二百载, 复为亚勒山德黎君率师攻克, 身后诸将分据, 及罗马国王兼并其地, 归为一统。罗马衰弱, 又为天方回国所夺。宋理宗淳祐中, 天方国驻防军士叛乱, 自推一首领为王, 屡次交兵, 终为土耳其亚国所克。嘉庆三年, 佛兰西国军攻克之。越三载仍归其地于土耳其, 自后岁派总管一员统辖。其地分国二十五部, 曰加义罗, 建于砂碛中, 曰吉里乌波,

曰北尔卑义，曰师卑，曰米加马尔，曰忙苏辣，曰达迷耶大，曰给比尔，曰当达，曰美黎，曰美路，曰内日勒，曰福阿，曰达马路，曰亚勒山德黎，曰德基塞，曰亚德非，曰白尼隋佛，曰发雍，曰迷尼亚，曰蒙发禄，曰西于德，曰齐尔白，曰给内，曰埃斯内。其通商冲繁之地七，此外尚有兼摄之地数处，大者曰西乌阿，曰科日拉，皆在西方；曰哥塞义尔，曰苏埃斯，皆在东方。

《外国史略》曰：亚非利加东北方，土耳其人所据之麦西国，亦名埃及多。南及黑面人地，北及地中海，东北为苏益微地与亚拉回国相连，东及红海，西及旷野，广袤方圆七千五百方里。有尼罗河，两边窄谷，居民三百万，居住邑乡约二千五百，尼罗河通流焉。河在北方分两支流入地中海，河边地每年水涨时可耕，余地多沙，产棉花、五谷、枣、南果、麻苳。水溢则田盛，不则多旱。有蚂蚱、田鼠，及各虫坏稻，故丰年不免于饥。民工艺术，奉僧如神，严禁出外，国各自为主。于周显王时，白西国王来攻，毁佛菩萨像，希腊王随之，遂降全国。其后将军摄政称王，召纳贤士，遂为人材所聚。汉成帝建始二年，罗马将军麦西为立部头目治之，与希腊通商。今耶稣门徒于此传教。迄唐贞观十三年，回回族强据其地，遂自立国，侵辱耶稣门徒。明武宗正德年间，土耳其又夺其地。嘉庆二年，佛兰西将军那波伦者，领兵图取此地，欲由此渡海攻印度，英军扼尼罗河口，焚虏佛船以拒其进。是时土耳其兵帅甚聪明，尤灭弄权之骁骑，招土通商，训练阵法，与列国无异，又得英兵之助，故佛兰西战不能败。但其君重赋病农，官禄有余，生民涂炭。每年征饷约银六百七十五万两，军士四万八千，其上中下战舰甚多，故使费大。居民大分别，惟土人及西腊人尚耶稣教，此二族与犹太人率皆口讷，其亚拉回人则甚

巧佞，然操权者多土耳其人。麦西国与亚未利加内地多相连，商贩结群而来，贩黑奴至此，卖与地中海各边界，产棉花、五谷。国分三分，为下、中、上。其都曰加以罗^⑩，居民二十万，其街狭窄，屋宇污秽，亦通商。上尼罗河，有大塔，高六十丈，周六十九丈，用十万人建造，经二十年乃成，四方瞻仰赞美。上麦西国，旷野有大城，海边亦有古城，曰亚勒撒爹，昔系地中海之广港，商船云集，今已衰，只六千居民而已。罗悉他系美邑，希腊人居之，居民万六千有奇，日益生聚焉。（案：此洲至今未与广东通市，然不独此一国也。西图又谓伊揖国，又谓麦西国，《元史》作马八尔国，其余尔河，即泥禄河也。）

伊揖国在阿未利加洲之东北，东界阿细亚州内之都鲁机，北界地中海，西界特黎波里，南界东阿未利加各国，即利玛窦所谓黑入多是也。（《职方外纪》作厄入多，《坤舆图说》作厄日多。）格罗都城为著名之国，闻者起敬，然其史书久湮，故人物之本源、朝代之沿革均无稽考。虽书籍所述极其荣华富贵，亦无遗迹可征。（按：《坤舆说》载天下七奇而厄日多国居其二。一曰尖形高台，乃多禄茂王所建。基方一里，周四里，高二百五十级。每级宽二丈八尺五寸，高二尺五寸，皆细白石为之。共高六十一丈五尺，顶上宽容五十人。造工者每日三十六万人。二曰法罗海岛高台，亦多禄茂王所建。依山为基，细白石筑成，顶上安火炬，夜照百里外，海舶俾识港路。此皆所谓荣华富贵之事也。然此云无迹可征，岂今皆湮没耶？）惟闻上古西梭特力士，实为著名之王，曾征服阿细亚洲各国，攻至中阿未里加洲之地，今底弥士部落，尚有石像遗迹。旋又攻服由士西利阿、阿西里阿、巴社、达达里等处，名闻诸国。至三弥尼达士王，往攻阿未里加之北隅败绩，并本国为巴社袭夺，赖国人不服巴社，遂有阿力山达起兵恢复。同时才杰并出，有比多里弥士等，兴工作，教技能，

遂一变伊揖为声名文物之国，以额力西^⑪之技艺原先得自伊揖也。在耶稣未纪年以前，曾为隔海之意大里所据，一时虽不幸，而机巧技艺亦得意大里国之传授。至耶稣纪年七百，（唐嗣圣十七年）为回教阿丹所攻服，阿丹仇视别教，遂将比多里弥士等之书尽毁于火。伊揖之人，日渐荒陋，及破走巴社，恢复本国，始复学习旧艺。然终不及额力西，后又为都鲁机所夺，设巴札理政事。其伊揖之麻米录^⑫种类，本皆奴仆，后裔恃其蕃庶，反仆为主，自立头目，称藩于都鲁机。至千五百十六年，（明正德十一年）遂欲自王东方，攻击都鲁机边境。都鲁机虽兴师诛讨，然蛮种善骑射，好背叛，不属巴札统辖者居半。

千七百九十八年，（嘉庆三年）佛兰西兵侵伊揖，被英吉利袭其后，败绩而退，于是伊揖巴札乘间驱麻米录种人出境，遂亦叛都鲁机自立，尽复昔时艺业法律，并鼓励国人习欧罗巴之技能，国势复振。当阿丹被阿都哇哈攻击时，伊揖统兵往助，代夺回墨加、默德那二部落，乘胜遂攻都鲁机。得俄罗斯和解，令都鲁机割出干底阿、西利阿两部落，归于伊揖，兵始寢息。阿丹人居斯者，自设官分理，然亦必由伊揖巴札定夺，纳钱粮，调丁壮，均由司官经手。

国赋有三：一田地，一丁口，一税饷。岁征地土钱粮银二百四十万元，丁口银三十二万元，岁饷银五十九万元，共三百三十一万元。除历年起解观士顿丁罗布尔银八万元，余银存留伊揖，以备支发。凡克力士顿教^⑬、由教^⑭之人，男丁十六岁者，按名纳时令十三枚至五十枚不等。货物止税八口，岁征银千七百六十万元。除国中支給，尚余银百万元。军伍昔强，未娴纪律，近得欧罗巴训练之法，队伍雄甲东方。千八百三十四年，（道光十四年）计

兵七万四千。近复设武备馆，延欧罗巴教师以训年少余丁万有四千，月支经费银六千元。并设铸炮局、器械局、火药局，有大兵船九，中兵船七，小兵船三十。幅员十三万方里，户口二百六十万有奇。原居土著曰果斯，十六万口，余俱阿丹、都鲁机之由教，阿未利加之额力教^⑮，欧罗巴洲之克力士顿教等人，先后流寓。土番奉克力士顿教，面貌丰满，颜色黄黑，目圆而明，鼻高而直，唇粗发黑，好贸易，外似淳和，内实贪猾，一见如故，以谄为欺。国中阿丹人多业农，都鲁机人多营士宦，额力西人与由教人多事贸易，尚有欧罗巴、阿未利加之人，各习一教，杂处一方，判如胡越。自巴札力兴文教，设印书馆，才艺日出。惟衣食俭仆，富者戴小帽，内服棉夏小衫，外服呢袍，女则头罩纱帕，衣以丝发，所食无非蔬菜、羊肉，贫者周身裹布，啖面嗜酒，并吸食自造之鸦片。国中多河道，最长者奈尔河，（即《坤舆图》之泥禄河，长八千八百里，分七道入海者也）源自阿未利加洲内，至罗阿伊揖出海，未详里数。土产稻、谷、麦、棉花、洋靛、牛、驴、骆驼。由阿未利加买回货物，金及象牙最多。领大部落三，小部落百四十有一。

重 辑（原本无今补）

《职方外纪》：厄入多，大国，在利未亚之东北。自古极称富厚，中古时曾大丰七年，继即大歉七载。当时天主教中有前知圣人，名仑瑟者，预教国人广储蓄，罄国中之财，悉用积谷，至荒时出之，不惟救本国之饥，而四方来余，财货尽入其国，故富厚无比。至今五谷极饶，畜产最蕃，他方百果草木移至此地，即茂

盛倍常。地千万年无雨，亦无云气。

国中有一大河，名曰泥禄河，河水每年一发，自五月始，以渐而长，土人视水涨多少以为丰歉之候。最大不过二丈一尺，最小不过一丈五尺，至一丈五尺则歉收，二丈一尺则大有年矣。凡水涨无过四十日，其水中有膏腴，水所极处，膏腴即着土中，又不泥泞，故地极肥饶，（案：此与暹罗、真腊同。）百谷草木俱畅茂。当水盛时，城郭多被淹没，国人于水未发前，预杜门户，移家于舟以避之。去河远处，水亦不至。昔有国王，专求救旱涝之法，得一智巧士，曰亚尔几默得者[®]，为作一水器，以时注泄，即今龙尾车也。

国人性极机智，好格物穷理之学。又其地不雨，并无云雾，日月星辰，昼夜明朗，夜卧又不须入室内，举目即见天象，故其天文之学考验益精，为他国所不及。

其国未奉真教时，好为淫祀，即禽兽草木之利赖于人者，如牛司耕，马司负，鸡司晨，以至蔬品中为葱为薤之类，皆钦若鬼神祀之，或不敢食，其诞妄若此。至天主耶稣降生，少时尝至其地，方入境，诸魔像皆倾颓。继有二三圣徒到彼化诲，遂出有名圣贤甚多。其国女人恒一乳生三四子。天下骡不孳生，惟此地骡能传种。

昔国主尝凿数石台，如浮屠状，非以石砌，皆择大石如陵阜者，铲削成之。大者下趾阔三百二十四步，高二百七十五级，级高四尺，登台顶极力远射，箭不能越其台趾也。

有城古名曰孟斐斯，今曰该禄，是古昔大国旧都，名闻西土。其城有百门，门高百尺，街衢行三日始遍。城用本处一种脂膏砌石成之，坚致无比。五百年前此国强盛，善用象战，邻国大畏小

服。象战时，以桑椹色视象，则怒而奔敌，所向披靡。都城极富厚，属国极多，今其国已废，城受大水冲啮倾圮。尚有街市长三十里，行旅喧阗，百货具集，城中常有骆驼二万。

《每月统纪传》曰：伊揖国，古史云麦西国，在阿非里加东北地方，国之东北有小地与阿细阿之西相连。自古执迷，不与外国人交接，恐乱风俗。王一人掌国政，早起，览各部文书毕，即进庙听修道会长之训谏。宴食甚淡，严禁奢华。兄弟姨姊，自相娶嫁。僧为国大师，各官恭敬之。其僧传轮回之佛道，流布印度国，远至中国、日本国也。麦西国不杀生，崇阴阳。又有旁教，或拜日，或拜火，甚或敬牛如神，此又其国中之旁门外道。丧事，贵人敷以香油，殓以膏药，可存千年，孝子修尸室，竭尽家资。古王者建塔四方，高七十七丈，各方一百十丈，虽三千余年，其塔还存。麦西人将葬尸，先令官察究博访其先世阴鹭，人若作恶，即不许出丧，不许附先人之窆窆^⑦而辱弃之。所葬之尸数千年不坏不腐，现有尚存者。国中古迹，不可胜数。间有古殿，城邑倾颓，各处尚存城有百门，宽大胜京都。古时麦西国之人，励贤养才，能文作书，与汉人隶字不甚相远。其僧儒等，当夏月则测星相距，日月交食，合朔弦望，节气交宫，按时记风云、雷气、流星诸象节气，以实测验。其地无雨无霜，终古晴明，故可以观察星宿，考制历象。（案：所述与《职方外纪》说合，与《四洲志》亦合。）多出圣贤，毓灵孕秀。医内科有定制，据法医病，不据法误人者罪死。其地四方平坦，是以筑岑邱为所居。泥禄大河每夏水至，苗随水长，不惟无涝患，反藉以肥田畴。倘河涨不及度，则受荒旱之灾。（与《职方外纪》合）其国当帝舜年间，君为那阿之孙，初创立国是名麦西喇音，其后阿细曼塔喇接位，侵夷建城，国始兴

隆。当夏朝间游牧侵国，并征服之，移都南方。当商朝间，约色弗为相国，且补七荒年之缺，近世益盛。（案：此国救荒之法，亦见《职方外纪》。）

《万国地里全图集》曰：亚非利加各国皆在海滨，其内地系沙漠游牧之地。东北曰麦西，或埃及多，地也在红海之边。中间所流之河称曰尼罗，自南之北，每年一次涨溢，以沃田土，若灌粪培植。但河水不至之处，则沙确而已，是以近河人户杂居，但离此不远即无人之地。麦西国自古有名，于商朝年间，国家兴盛，所筑之塔高大尚存，其坟墓如殿，及于今日，有人不远万里以观此古迹。然古民虽艺术超众，尚固执异端，所拜之神，系禽兽虫蛇等物。外国知其富财帛，又知其懦弱无谋，不得不攻击取国，而服土民为奴。始则罗马国攻取之，久操其权，继则回回族犯境而据之。近日土耳其王又派总师代为办政，造战舰，演士卒，与西国不异。故兵势大盛，亦占据其主之土，但各国强之使还侵地，现又贡进土王也。然其居民见迫胁，千磨万难，农夫苦剧，老弱转乎沟壑。其国出五谷、棉花、蜡、药材等货。所得饷银每年九百三十三万两，其军十二万丁，其居民二百五十万丁，其大战舰十四只。其王虽聪明，但因养兵之多，钱粮不敷国用。其大埠头称曰亚勒散特亚^⑩，古时著名，今亦通商之港口也。其都城曰加以罗，居民三十万。古时殿屋，颓墙坏壁。其塚陵内之尸，虽历三千年，因傅以香油，尚得存留。麦南曰怒北，天气最热，惟尼罗河滨犹可耕田，此外一片沙漠，浩渺如海。野蛮无赖，劫夺行旅，贩卖人口，其王力不能禁。麦北曰怒南，系哈北国，在山岭中，地瘠少物产，居民好斗，崇异端。因五谷不多，故食牛肉，啖腥茹血。尝有生蛮侵其国，人猛如虎，以穴为屋，以蝗为食，

累攻居民，非烈战不能掩杀也。

【注释】

①亚大蜡——非洲西北部之阿特拉斯山。

②曷噩喇国——今非洲西南部之安哥拉。

③夷及多——今埃及，系英文 Egypt 之音译。

④虺——音 huǐ，蛇。

⑤极高之古迹——埃及法老的坟墓金字塔。

⑥异样石人古迹——埃及之狮身人面像斯芬克司。

⑦卢比阿——埃及南部的古代非洲国家努比亚，今苏丹。

⑧厄日度——今之埃及。

⑨的黎布里国——今之利比亚。

⑩加以罗——今埃及首都开罗。

⑪额力西——即希腊。

⑫麻米录——即马穆鲁克，阿拉伯语“奴隶”之音译，指非洲黑人奴隶，被土耳其苏丹编成卫队，曾在埃及建过一个马穆鲁克王朝。

⑬克力士顿教——即基督教，为音译。

⑭由教——又称由斯教，即犹太教。

⑮额力教——希腊正教，又称东正教。

⑯亚尔几默得——今译作阿基米德，古希腊的自然科学家。

⑰窀穸——音 zhūn xī，埋葬或墓穴之意。

⑱亚勒散特亚——今埃及著名港口亚历山大。

北阿利未加洲四国

（即《职方外纪》之马罗可国、
弗沙国也，古分二国今分四国，为佛兰西藩属。）

阿利未加洲之北四国，曰摩罗果^①，曰阿尔尼阿^②，曰都尼司^③，曰特厘波里^④，四国同区，统而名之曰麻马里^⑤。南依大山，北滨地中海，地狭而袤长，东界伊揖，西界阿兰底海，计长二千里，南抵阿腊特斯山，北抵地中海，计宽自五六十里以至百余里。阿腊特斯山，自东自西，长与麻马里等，最高之峰千有三百丈，其余小峰四五百丈，均在麻马里之境，山林深密，终年积雪。四国土番，皆麻密种类，容貌风俗，四国皆同。当国势盛时，文教与额力西相等，武功与意大里争雄，兼取得大吕宋之西栖岛，商埠云集，既强且富，名著海邦。何期盛衰靡常，四国均为意大里亚所灭，既又为回教之阿丹侵夺。设立加里甫统辖之，驻兵加尔湾，悉令改从回教之马哈墨教，毁其书籍，愚其耳目，并隔绝他国，不许往来。垂二百余年，声教埽地，竟成野蛮，顽蠢几不可问。后值阿丹衰弱，各国始自为主，既而阿弥尼阿、都尼司、特厘波里三国旋为都鲁机所灭，分设总理之官。在阿尔尼阿者曰尼，在都尼司者曰弥，在特厘波里者曰巴札，遂均为都鲁机属国，屯兵镇守。是时土人分三种：曰摩罗，即都鲁机之人；曰阿丹，即回教之人；曰土番，即山谷土著旧人。摩罗踞城邑，嗜鸦片；（采取本地所产麻，依法配制，亦曰鸦片。）阿丹之人则游牧迁徙，以毡帐为庐舍；其本地土番，多在阿特腊斯山岩居穴处，铕猎为生。

然都鲁机之兵，皆无赖横行，动辄戕官，盗劫四出，居民咸罹荼毒。惟摩罗果一部未被侵夺，谨守疆域，其王亦勤政自强。都尼司、特黎波里二国近亦复国自主。惟阿尔尼阿染都鲁机之俗，专掠欧罗巴各国商船，惟被弥利坚、英吉利二国之船所败，既又劫佛兰西商船，佛兰西遂起兵捣其巢穴，设兵分守，然其人皆贼很，难与耦居，故佛兰西之兵近亦退居海口。

摩罗果国为麻马里极西之地，在阿特腊斯大山之后，幅员二十九万方里，人户千二百万口。土沃产丰，惟达非里部落较瘠。其国旧通声教，后王无道，遂为阿丹所夺，王既降为部酋，愈恣昏乱，所属兵亦如禽兽。垂二百余年，遂成野人，近日复国，仍以摩罗果为国都。新王力革污俗，政事、文学日渐起色，惟所行律法仍用回教，且未设议事之官，临事仓猝裁决，并无旧章。骨肉时思篡夺，故叛谋迭见。护卫兵五千，与操防之兵，俱无纪律。田赋什而征一，牧畜二十而征一，岁得税饷银五百万元。领大部落二，小部落五十。

阿尔尼阿国，古时谓之卢弥尼阿，纵七百里，横自五十里至百五十里，户二百万口。旧与摩罗果同俗，（可证古亦属于马罗可国）迨阿丹夺国，悉改回教。二百余年，全失本性，蛮顽无知。土尚肥美宜播种，山林柏橡丛茂，而习俗游惰，半多荒弃，以劫夺为生涯。又为都鲁机所据，设呢官以董其事，有镇守兵万五千。队伍皆无赖，不知王法，竟有绞死呢官，自择同伍骁勇代之者。土番之海寇，亦自立一王，专劫海舶，所获资财，半归头目，半自裒分。至千八百十五年，（嘉庆二十年）始为弥利坚、英吉利船击败。旋有佛兰西船被其虏劫，人货俱尽，佛兰西于千八百三十年（道光十年）起兵捣巢，歼厥渠魁，尽有全国。设兵三万，防

守其地，然腹地皆阿丹种类，常怀仇恨，故佛兰西之官兵近日退居港口，不屯内地。

都尼司国，（《职方外纪》作弗沙国）在阿尔尼阿之南，东界特黎波里，南界沙漠，西界阿尔尼，北界地中海。地势平坦宜播种，且北隅沿海，小岛百余，较之阿尔尼阿疆域差小。旧都于加尼达，近欧罗巴洲之南岸，互市甚盛，不亚于意大里。后为阿丹夺国，驻兵加尔湾、都尼司二部，勒改回教，尽失旧俗，榛狁无知。迨至千六百年，（明万历二十八年）又为都鲁机所据，设弥官以理政事。兵卒横行，官受挟制，民罹荼毒。近日酋长遂背都鲁机而自立，改都于都尼司，悉除虐政，与国人更始，以土番顽蠢，广采才智。凡欧罗巴人稍有才识者，虽微贱皆加在用，立规条，判曲直，约束番众，法度渐可观。幅员七万五千方里，户二百万口。领小部落二十有一，产绒、绸、哔叽、番碱。

特黎波里国，在摩罗果之南，东界伊揖，南界沙漠，西界都尼司，（亦古弗沙国境）北界地中海。域内多山，惟北隅沃壤，然所产不赡于食，仰资邻国。其人先受愚于阿丹之回教，嗣受虐于都鲁机驻防之兵。后有巴札曰哈弥者，设谋备宴，邀其兵目三百会饮，伏壮士禽缚诛之，并尽屠其兵党，即自立为王，仍都于特黎波里。都鲁机衰弱，不能征讨，从兹不属都鲁机。哈弥约束部卒，除虐苏困，招徕欧罗巴技艺之人教导土番。近日之王，宽厚俭节，通好各国，外揽宾客，内化愚顽，较摩罗果等国政事尤整饬。领大部落二，小部落三十有三，幅员二十一万五千方里，户百万口有奇。

《瀛环志略》曰：泰西人记非尼西亚^⑥故事，曰：非尼西亚，古商贾国。夏以前西土人闭户削迹，耕田凿井，俯仰自足，老死

不相往来，不见可欲，其心不动。有夏中叶，智者创舟车，贸迁有无，居积财货，以此致富。西土名其人曰非尼西亚，译言客商也。始居于巴尼斯的纳海滨，后有立国于希腊者曰德巴斯，（详《希腊图说》）希腊隘不能容。周厉王十年，有迁于地中海之南岸者，定都城于士罗，（即今突厄斯地）更国名曰加尔达额。（一作加大其）时地中海南岸荒秽未辟，人户稀疏，非尼西亚人出其货财建城邑，立市廛，垦田野，四方无业之民群往归之，益治舟楫，流通百货。地中海南北两岸利权大半归其掌握，复跨海辟西班牙，建为藩部，国富兵强，一时无抗颜行者。

越数十年而意大利之罗马兴。罗马初兴，甚微弱，且不习兵事，加尔达额视之蔑如。地中海有二大岛，曰哥尔塞牙^⑦，（一作可耳西加，又作郭士喀。）曰萨丁^⑧，（一作沙力尼阿，又作撒地尼，又作撒丁）皆附近罗马。加尔达额据之以逼罗马，罗马不敢争。又西治里岛^⑨（一作西基利，又作西西里亚。）与罗马南境相接，本属罗马，加尔达额以兵力强夺之，罗马亦不能取，由是益骄。周显王年间，额力西之马基顿王亚勒散得以大兵伐波斯，游兵至加尔达额，攻破士罗，屠八千人，国几亡，从此声威顿削。而罗马日益强，先是罗马习陆攻，不习水战，加尔达额胜则进攻，失利则张帆扬去，罗马无奈何。加尔达额有战舰穿漏，抛泊海岸，罗马得之，仿其式，三月而造成百艘。有义略都者，讲求驾驶之法，简劲卒练为水军，往来海道，日益娴熟。由是与加尔达额为劲敌，加尔达额尝侵罗马，虏其将勒孤罗，槛送罗马营，请易俘囚，罗马帅惜其才，将许之。勒孤罗张目叱之曰：“亡罗马者，诸君也。出战被俘，本国从无救赎之例，乃欲以一人坏国法耶。”毅然反敌营，大骂而死。罗马军人人雪涕，勇气百倍，加尔达额败绩遁

去，遂夺回三大岛。

加尔达额有夙将阿弥利加，与罗马血战数十年，称为能军，有子曰汉尼巴。（一作阿尼巴尔）幼敏慧，尝询父以兵法，父戏之曰：“尔能矢志灭罗马，当授尔。”汉尼巴即设誓于入必德尔之前。（古时各国所奉宗祠之神，未详何时人。）阿弥利加悉以韬略授之。汉尼巴既长，谋勇过之，伐罗马屡奏捷，年二十五拜为大帅，合西班牙之兵，大举伐罗马。登舟慷慨酹酒海中，曰：“不灭大敌，有如此水。”师抵罗马南境，破其边城，乘胜急攻，锐不可遏。罗马四战四北，南境诸城皆陷，遂渡厄伯落河，越比勒钮阿比斯峻岭，长驱直进，势如风雨。罗马属部西拉古萨，亦叛附加尔达额。罗马大震，罗马大帅发比约马西摩与众谋曰：“虏气方盛，难与争锋。客兵利速战，宜坚垒以老其师，而别以奇兵袭其后。”乃闭城拒守，为卑辞以缓攻，而遣别将马尔塞罗收复古西萨拉城。因伏兵邀其归路，又遣西比扬潜以舟师渡海，袭其国都。汉尼巴方与罗马军相持日久，食垂尽，闻都城警报，急引兵回救。发比约马西摩率劲兵潜蹊之，而马尔塞罗伏奇兵突出邀击，汉尼巴前后受敌，兵大溃，死伤山积，弃輜重，登舟急发。西比扬侦其将至，率舟师邀截于海中，焚斩殆尽。

汉尼巴以单舸遁，乞援于西里亚。（一作西利亚）西里亚者，亚细亚大国，时希腊诸国为罗马所困，亦求救于西里亚，西里亚王帅师救希腊，为罗马所败，狼狈东走。罗马军踵至，围攻西里亚，破之，汉尼巴仰药死。希腊诸国，皆降于罗马。由是加尔达额孤立无援，属部多离畔，自知亡在旦夕，顾以夙称大国，耻于纳款。汉景帝十年，罗马以大兵伐加尔达额，围土罗都城，土罗坚守不下，截妇女发为弓弦。罗马军死者千余，罗马有大将，冒矢石进

攻。城将陷，加尔达额阖城举火自焚，罗马毁其城为平地。因分兵略定海南诸部，复回兵急征西班牙。西班牙亦降，非尼西亚遂亡。

【注释】

①摩罗果——今北非之摩洛哥。

②阿尔尼阿——今北非之阿尔及利亚。

③都尼司——今北非之突尼斯。

④特厘波里——今北非之利比亚。

⑤麻马里——即马格里布，阿拉伯语“阿拉伯西方”之意，为一专有地理名词，即指北非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

⑥非尼西亚——即腓尼基，此指腓尼基人在公元前7世纪于今突尼斯境内建立起的奴隶制国家——迦太基。公元前3世纪开始与罗马争夺地中海西部的霸权，从而导致三次布匿战争（前264年—前146年），最终迦太基战败，沦为罗马的一个行省——阿非利加省。

⑦哥尔塞牙——今法国之科西嘉岛，古代属意大利。

⑧萨丁——今意大利之撒丁岛。

⑨西治里——今意大利之西西里岛。

大 西 洋

欧罗巴洲各国总叙

叙曰：恭读康熙五十有年十月壬子圣祖谕，曰：“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夫康熙之世，荷兰效戈船^①，定贡期，意大利国备台官，佐历算，四海宾服，而大圣人已智周六合，虑深万世。何哉？地气自南而北，闻禽鸟者知之；天气自西而东，验海渡者知之。大秦之名闻中国，自汉世始；大秦之通中国，自明万历中利马窦始。大秦者，西洋之意大里亚国也。凡佛郎机^②、葡萄牙之住澳门，入钦天监，皆意大里开之，为天主教之宗国，代有持世之教皇，代天宣化。至今西洋各国王即位，必得教皇册封，有大事咨决请命焉。又请其大弟子数十，分掌各国教事，号曰法王。教皇犹西藏佛教之达赖喇嘛，而法王则犹住持蒙古各部之胡土克图，（今澳门市埠属葡萄牙国，而其法王则亦意大里国人。）故自昔惟意大里亚足以纲纪西洋。

自意大里裂为数国，教虽存而富强不竞，于是佛郎机、英吉利代兴，而英吉利尤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岛夷。人知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而不知水战火器为沿海数万里必当师之技；而不知饬兵之厚，练兵之严，驭兵之纪律，为绿营水师对治之药。故今志于英夷特详，志西洋正所以志英吉利也。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舍

其长，甘其害，我乌制彼胜败。奋之，奋之！利兮害所随，祸兮福所基，吾闻由余之告秦穆矣。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

又案：明万历二十九年，意大利人利玛窦始入中国，博辩多智，精天文，中国重之，自称大西洋之意大利人，未尝以大西洋名其国。时佛郎机筑城室于濠镜，及明季亦旋弃澳而去，皆非今澳门大西洋。澳门大西洋者，明末布路亚人，以历法闻于中朝，礼部尚书徐光启奏用其法，并居其人于澳门，至今相沿，呼澳夷为大西洋国。《明史·外国传》自当专立布路亚国一传，以著中历用西法之始，及澳门有大西洋之始。乃仅一语附见《意大利·佛郎机传》中，遂至今如堕云雾。其实大西洋者，欧罗巴洲各国之通称，澳夷特其一隅，不得独擅也。以其洲言之，则各国皆曰欧罗巴。以其方隅言之，则皆可曰大西洋。以其人言之，则皆可曰红毛。至《澳门纪略》以今澳夷为意大利人，亦误。意大利但行教于澳，其市舶、兵船、炮台、洋楼，及岁输地租，则皆布路亚国主之，无与意大利。

欧罗巴与利未亚之分洲也，以地中海界之。而欧罗巴一洲，复中亘一海，其袤几与地中海相亚。海北为瑞丁、那耳威社等国，北界冰海，西史称别一天下，而是海独无专名，随国立称，难以举似，今以洲中海名之。犹朝鲜、辽东之与登莱，中隔渤海矣。

【注释】

① 荷兰效戈船——指清初康熙年间，荷兰出动兵船，协助清军收复为郑成功所占据的厦门、金门之事。

② 佛郎机——系明代中国对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称呼，即法兰克（Franks）的音译。东方的伊斯兰国家概称西欧人为法兰克，即中国之佛朗机。明代葡、西两国首先东来，故中国人亦沿旧称称之为佛郎机。

大西洋各国总沿革

《职方外纪》：天下第二洲曰欧罗巴。南起地中海，北极出地三十五度。北至冰海^①，出地八十余度，南北相距四十五度，径一万一千二百五十里。西起西海^②福岛初度，东至阿比河^③九十二度，径二万三千里。共七十余国。其大者曰倚西把尼国，（吕宋）曰拂郎祭，（即佛兰西也，祭旧误作察。案：祭音近机、西，其作察则形讹也。）曰意大利，（与今志同）曰亚勒马尼，（耶玛尼）曰法兰得斯，（荷兰）曰波罗尼，（波兰）曰翁加里，（今并入西都鲁机）曰大尼，曰雪际，（瑞国）曰诺忽惹，（即那威国与瑞丁合为一国）曰厄勒祭，（即额力西）曰莫哥斯末。（俄罗斯）其地中海则有甘的亚诸岛，西海则有意而兰、大谿厄利诸岛云。（谿厄利即英吉利，其意而兰大亦其属岛。）

凡欧罗巴洲内大小诸国，自国王以及庶民皆奉天主耶稣之教，纤毫异学不容窜入。国主互为婚姻，世相和好。财用百物有无相通，不私封殖。其婚娶，男子大约三十，女子至二十外，临时议婚，不预聘。通国之中皆一夫一妇，无敢有二色者。土多肥饶，产五谷，米麦为重，果实更繁。出五金，以金、银、铜铸钱为币。衣服蚕丝者，有天鹅绒、织金缎之属；羊绒者，有毯、罽、销哈刺之属。又有苧麻之类，名利诺者，为布绝细，坚而轻滑，大胜棉布，敝则可捣为纸，极坚韧，今西洋纸率此物。

君臣冠服各有差等，相见以免冠为礼。男子二十以上概衣青

色，兵士勿论。女人以金宝为饰，服御罗绮，佩带诸香，至四十及未四十而寡者，即屏去，衣素衣。酒悉以葡萄酿成，不杂他物。其酒可积至数十年，当生子之年酿酒，至儿年三十娶妇时用之，酒味愈美。诸种不同，无葡萄处或用牟麦酿之。其膏油之类，味美而用多者，曰阿利祿^①。是树头之果，熟后即全为油，其生最繁，又易长，平地山冈皆可栽种，国人以法制之，最饶风味，食之齿颊生津，在橄榄、马金囊之上。其核又可为炭，滓可为碱，叶可食牛羊。凡国人所称资产，蓄大小麦第一，葡萄酒次之，阿利祿油又次之，蓄牛羊者为下。

其国俗虽多酒，但会客不以劝饮为礼。偶犯醉者，终身以为诟辱。饮食用金银玻璃及磁器。天下万国坐皆席地，惟中国及欧罗巴诸国知用椅桌。其屋有三等，最上者纯以石砌；其次砖为墙柱，木为栋梁；其下土为墙，木为梁柱。石屋砖屋，筑基最深，可上累六七层，高至十余丈。地中亦有一层，既可窖藏，亦可除湿。瓦或用铅，或用石板，或陶瓦。凡砖石屋，皆历千年不坏。墙厚而实，外气难通，冬不寒而夏不溽。

其工作如木工、石工、书工、塑工、绣工之类，皆颇知度数之学，制造备极精巧。凡为国工者，皆考选用之。

其驾车，国王用八马，大臣六马，其次四马或二马。乘载骡马驴互用，战马皆用牡，骗过则弱不堪战矣。又良马止饲大麦及秆，不杂他草及豆，食豆者足重不可行。此欧罗巴饮食、衣服、宫室、制度之大略也。

又曰：欧罗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小学选学行之士为师，中学、大学又选学行最优之士为师，生徒多者至数万人。其小学曰文科，

有四种：一古贤名训，一各国史书，一各种诗文，一文章议论。学者自七八岁至十七八岁学成，而本学之师儒试之。优者进于中学，曰理科，有三家。初年学落日加^⑤，译言辩是非之法；二年学费西加^⑥，译言察性理之道；三年学默达费西加^⑦，译言察性理。以上之学，总名裴录所费亚^⑧。学成，而本学师儒又试之。优者进于大学，乃分为四科，而听人自择。一曰医科，主疗病疾；一曰治科，主习政事；一曰教科，主守教法；一曰道科，主兴教化。皆学数年而后成。学成而师儒又严考阅之。

凡试士之法，师儒群集于上，生徒北面于下，一师问难毕，又轮一师，果能对答如流，然后取中。其试一日止一二人，一人遍应诸师之问。如是取中，便许任事。学道者，专务化民，不与国事。治民者秩满后，国王遣官察其政绩，详访于民间，凡所为听理词讼、劝课农桑、兴革利弊、育养人民之类，皆审其功罪之实，以告于王而黜陟之。凡四科官禄人皆厚，养廉有余，尚能推惠贫乏，绝无交贿行赂等情。

其诸国所读书籍，皆圣贤撰著，从古相传，而一以天主教经典为宗。即后贤有作，亦必合于大道，有益人心，乃许流传国内。亦专设检书官，看详群书，经详定讫，方准书肆刊行。故书院积书至数十万卷，毋容一字蛊惑人心，败坏风俗者。其都会大城皆有官设书院，聚书于中，日开门二次，听士子入内抄写诵读，但不许携出也。

又四科大学之外，有度数之学，曰玛得玛第加^⑨，亦属裴录所科内，此专究物形之度与数。度其完者以为几何大，数其截者以为几何多。二者或脱物而空论之，则数者立算法家，度者立量法家。或体物而偕论之，则数者在音相济为和，立律吕家；度者

在天迭运为时，立历法家。此学亦设学立师，但不以取士耳。此欧罗巴建学设官之大略也。

又曰：欧罗巴国人奉天主正教，在遵持两端：其一，爱敬天主万物之上；其一，爱人如己。爱敬天主者，心坚信望仁三德，而身则勤行瞻礼工夫。其瞻礼殿堂，自国都以至乡井，随在建立。复有掌教者，专主教事，人皆称为神父，俱守童身，屏俗缘，纯全一心，敬事天主，化诱世人。其殿堂一切供亿，皆国王大臣民庶转输不绝，国人群往归焉。每七日则行公共瞻礼，名曰弥撒^⑩。此日百工悉罢，通国上下往焉，听掌教者讲论经典，劝善戒恶。妇女则另居一处而听，男女有别。

其爱人如己：一是爱其灵魂，便之为善去恶，尽享天生之福；二是爱其形躯，如我不慈人，天主必不慈我。故欧罗巴人俱喜施舍，千余年来，未有因贫鬻子女者，未有饥饿转沟壑者。在处皆有贫院，专养一方鰥寡孤独。处其中者，又各有业，虽残废之人亦不废。如瞽者运手足，瘖者运耳目，各有攸当，务使曲尽其才，而不为天壤之废物。又有幼院，专育小儿，为贫者生儿举之无力，杀之有罪，故特设此院，令人抚育，以全儿命。其族贵而家贫者，耻于送子入院，更有两全之法。其院穴墙以设转盘，内外隔绝不相见，送儿者乘人不见，置儿盘中，扣墙，则院中人转儿入矣。其曾领洗与否，皆明记儿胸，异时父母复欲收养，则按所入之年月，便得其子。

又有病院，大城多至数十所。有中下院，处中下人；有大人院，处贵人。凡贵人若羁旅，若使客，偶患疾病，则入此院。院倍美于常屋，所需药物悉有主者掌之，预备名医，日与病者诊视，复有衣衾帷幔之属，调护看守之人。病愈而去，贫者量给资斧。

此乃国王大家所立，或城中人并力而成，月轮一大贵人，总领其事。凡药物饮食，皆亲自验视之。

各城邑遇丰年，多积米麦，饥岁以常价赈之，如所谓常平仓者。人遇道中遗物，或兽畜之类，多觅其主还之，弗得主则养之。国中每年数日定一公所，认识遗畜，失者与得者偕来会集。如遇原主，则听其领去，如终弗得主，则或宰肉或卖价，以散贫人。若拾金银宝物，则书于天主堂门外，令人来识。先令预言其状，如一一符合，即以还之，不得主，亦散于贫乏。

国中又有天理堂，选盛德宏才无求于世者主之。凡国家有大举动、大征伐，必先质之此堂，问合天理与否。拟以为可，然后行之。国人病危，悔过祈赦，则分析产业，遗一分为仁用，或以救贫乏，或以助病院，或以赎敌国所虏，或以修饰天主殿庭，一切仁事，悉从病人之意。遗于子孙谓子孙之财，遗于仁用谓已灵魂之财。

其圣教中人更有慕道最深，抛弃世间福乐，或避居于山谷，或入圣人圣女所立之会，而毕世修持者。其入会须发三誓：一守贞以绝色；一安贫以绝财；一从命以绝意。凡欧罗巴诸国，从十六七岁愿入会中，矢守童身者，自国王大臣宗室以下男女，不可胜纪。其女子入会后，惟父母至戚得往见之，余绝不相交接。其会中居屋原极宏敞，亦自不碍游息也。其男子入会，例有多端：有专自修不务化人者，有务化人不能远游者，又有化人而欲及天下者，此则离本国、捐朋友、弃亲戚，遍历遐方，其视天下犹一家，视天下人犹一体，不辞险阻艰辛，虽啖人炙人之地，亦身历焉，惟祈普天之下皆识真主，而教其灵魂升天，以毕素志。此欧罗巴敬天爱人之大略也。

又曰：欧罗巴诸国，赋税不过十分之一。民皆自输，无征比催科之法。词讼极简，小事里中有德者自与和解，大事乃闻官府。官府听断不以己意裁决，所凭法律条例，皆从前格物穷理之王所立，至详至当。官府必设三堂：词讼大者，先诉第三堂；不服，告之第二堂；又不服，告之第一堂；终不服，则上之国堂。经此堂判后，人无不听于理矣。讼狱皆据实，诬告则告者与证见，即以所告之罪坐之。若告者与诉者指言证见是仇，或生平无行，或尝经酒醉，即不听为证者。凡官府判事，除实犯真赃外，亦不先事加刑，必俟事明罪定，招认允服，然后刑之。官亦始终不加詈骂，即词色略有偏向，讼者亦得执言不服，改就他官听断焉。吏胥饬禀，虽亦出于词讼，但因事大小以为多寡，立有定例，刊布署前，不能多取。故官府无恃势剥夺，吏胥无舞文诈害。此欧罗巴刑政之大略也。

封内虽无战斗，其有邪教异国，恃强侵侮，不可德驯，如鞑而鞑、度尔格等者。本国除常设兵政外，又有世族英贤智勇兼备者，常以数千人结为义会^⑪，大抵一可当十，皆以保国护民为志。其初入会者，试果不憚诸艰，方始听入焉。会在地中海马儿达岛^⑫，长者主之。遇警则鸠集成师，而必能灭寇成功。他国亦有别会，俱仿佛乎此，即国王亦有与其会者。此又欧罗巴武备之大略也。

又曰：地中海有岛百千，大者曰甘的亚岛^⑬，曩有百城，周二千三百里。古王造一苑园，路径交错，一入便不能出。游者须以物识地，然后可入。生一草，名阿力满，少嚼便能疗饥。地中海风浪，至冬极大难行，有鸟作巢于水次，一岁一乳，但自卵至翼不过半月，此半月内，海必平静无风波，商舶待之以渡海。岛

名亚尔爵虐^⑭，此半月遂名为亚尔爵虐日云。

又曰：欧罗巴迤北一带，海岛极多，冬长暗数月，行路工作以灯。产貂类极多，人以为衣。又有人长大多力，遍体生毛如獠猴。产牛、羊、鹿甚多。犬最猛烈，一犬可杀一虎，遇狮亦不避也。（源案：东北海黑龙江以下，有使犬、使鹿部，捕貂为生，此西北地亦然。盖地近北海，故貂鹿犬所产相同。）冬月，海冰为风所击，尝涌积如山。人善渔猎，山多鸟兽，水多鱼鳖，人以鱼肉为粮，或磨鱼为面，油为灯，骨造舟车屋室，亦可为薪。其鱼皮以为舟，遇风不沉不破，如陆走则负皮舟而行。（源案：黑龙江东有鱼皮部，以鱼皮为衣，此亦西北海与东北海物产同之一证。）其海风甚猛，能拔树折屋，及摄人物于他处。（源案：北海滨有小人国，高不二尺，须眉绝无，男女无辨，跨鹿而行，鸛鸟常欲食之，小人恒与鸛相战，或预破其卵，以绝种类。又有小鸟，其人性嗜酒，任饮不醉，年寿最长。）近谳厄利亚国为格落兰得岛^⑮，其地多火，以砖石障之，仍可居处。或宛转作沟以通火，火焰所至，便置釜甑熟物，更不须薪，其火亦终古不灭。

《万国地里全国集》曰：欧罗巴列国，南至地中之海、义八搭峡海^⑯，隔亚非利加地，东南至黑海，连亚齐亚，北及冰海，东接亚齐亚，西及大西洋海。广袤圆方九百七十五万方里，长一万零五百里，阔七千五百里，居民二万万丁。其半地归俄罗斯。北极出自三十六度至七十一度，自英都中线偏西十度，偏东三十六度。遍地江河支流，灌溉田亩，中间高岗崎岖，千峰险峻，由此延曼南北。大湖在俄罗斯国，由海隅深入其地，交通往来，自有转圜之易。古时此地林树稠密，群蛮游猎。商朝盘庚年间，希腊族种到俄罗斯而开新地，渐进教化。在地中海岛各地与亚齐亚列

王战胜，于是罗马国在以他里大兴，攻服欧罗巴之大半，化民成俗，四夷共服。惟有北方之野蛮与罗马交战，屡获全胜。东汉献帝年间，匈奴侵欧罗巴东境，其土民迁移邻邦，一至罗马国之交界，尽力战斗，被罗马国荡覆君室，自创新鼎。异族者渐奉天主教，勉为良善，但无见识，其僧乘机弄权，敢作敢为。唐朝年间，回回前进，与西国接战。宋朝年间，千万居民离其本地，而往犹太国。百有余年，与回回苦斗不息。自后欧罗巴内城邑大兴，并操自主之权，始知印书，知制火药，初造罗经，自明嘉靖年间，舟楫无所不至，初寻出亚默利加大地，次到五印度国，后驶至中国，通商日增，见识日广。此时欧列国万民之慧智才能高大，纬武经文，故新日开，遍于四海焉。

《瀛环志略》曰：欧罗（或作友罗巴）一土，在亚细亚极西北隅，以乌拉大岭为界，（详见《俄罗斯图说》）中国之所谓大西洋也。绝长补短，约得亚细亚四分之一。西距大西洋海，海水由西北湾环，注入大地，曰波罗的海，（一作八得海，俗名黄海。）转注东北分两汉，约三四千里。波罗的海之南，海水由正西注入大地，曰地中海。（泰西名墨方特尔勒尼安，一作美的德拉虐。）由西而东，约七十余里，再分小汉注东北，成巨浸，曰黑海。（泰西名勒必西）周回二三百里，环波罗的海，南尽地中海、黑海之北岸，为欧罗巴全土。

其地自夏以前，土人游猎为生，食肉寝皮，如北方蒙古之俗。有夏中叶，希腊各国初被东方之化，耕田造器，百务乃兴。汉初，意大利亚之罗马国创业垂统，疆土四辟，成泰西一统之势，《汉史》所谓大秦国也。前五代之末，罗马衰乱，欧罗巴道散为战国。唐宋之间，西域回部方强，时侵扰欧罗巴诸国，苍黄自救，奔命

不暇。先是火炮之法创于中国，欧罗巴人不习也，元末有日耳曼人苏尔的斯始仿为之，犹未得运用之法。明洪武年间，元驸马帖木儿王撒马儿罕威行西域，欧罗巴人有投部下为兵弁者，携火药炮位以归，诸国讲求练习，尽得其妙。又变通其法，创为鸟枪，用以攻敌，百战百胜，以巨舰涉海巡行，西辟亚墨利加全土，东得印度南洋诸岛国，声势遂纵横于四海，现大小共十余国。

波罗的海之东，有大城曰彼得罗堡，（一作必特尔，土木尔。）俄罗斯之都城也。波罗的海之西岸与大西洋海相表里也，形如葵扇下垂，曰瑞兰国^{①7}。从南岸突出如臂，亘波罗的海之阕，与瑞国作凹凸之势，曰槌国^{①8}。槌国之南，曰日耳曼列国，为欧罗巴之中原。日耳曼之东北临波罗的海，曰普鲁士，日耳曼东南曰奥地利。其东南临地中海曰土耳其。（土耳其有三土，此其西土，中、东两土在亚西亚界内。）土耳其之南，地形如人掌，拊于地中海，曰希腊。日耳曼之南曰瑞士。再南如人股之著屐于地中海，曰意大利列国。日耳曼之西北临海，曰荷兰，荷兰之南曰比利时，比利时之南曰佛郎西，佛郎西之西南曰西班牙，西班牙之西，临大西洋海曰葡萄亚。佛郎西之西北有三岛，雄峙海中，曰英吉利。（按：以上各国，惟俄罗斯与中国互市。）在西北陆路，不由海道，其至粤东贸易者，英吉利船最多，居各国十分之六。西班牙之船，大半自吕宋来粤东，称大小吕宋，不称西班牙，其船之多几过于英吉利，而洋米之外少别货。此外则奥地利、普鲁士次之，璚国、荷兰又次之，瑞国又次之。佛郎西货船每岁来粤多不过三四只，少则一二只，所载皆呢羽、钟表诸珍贵之物。葡萄亚，即居澳门之大西洋，其本国商船来者甚稀。日耳曼之翰堡，（一作昂不尔厄）北闵（一作不来梅）两埠，间有货船来粤。比利时现求通商，

船尚未来。意大里亚近分四国，商船无来者。土耳其系回回，希腊新造小国，向未通商。（按：诸书述各国地域之正方里各各不同，与中国开方法不同，不知其如何折算。其所列进帑、兵额、师船之数，复各书多不相合，殊不足据。所谓欠项者，乃国所欠于民之数。西土之例，国有兵事则聚乡绅于公会，令其筹办兵饷，皆贷于富商大贾而岁偿，其息愈积愈多，或罄一岁之入而不足以偿，则加税额以取盈焉。民之怨畔，国之衰弱，半由于此。）

欧罗巴一土，以罗经视之，在乾戌方，独得金气。其地形则平土之中容畜，沧海数千里回环吞吐，亦与他壤回别。其土膏腴，物产丰阜。其人情性慎密，善于运思，长于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运用水火，尤为奇妙。火器创自中国，彼土仿而为之，益加精妙，铸造之工，施放之敏，殆所独擅。造舟尤极奥妙，篷索器具，无一不精。测量海道，处处志其浅深，不失尺寸。越七万里，而通于中土，非偶然也。

欧罗巴诸国迤南者在北黄道之北，寒暑略似中原。迤北者在北黑道之南，积雪至五六尺，坚冰至三四尺。俗传西洋人畏冷，误矣。冬月室皆炽炭，衣毡数重，无著裘者。所传畏冷者黑夷，皆印度或南洋各岛人，与赤道相近，亘古未见冰雪，其遇祈寒而瑟缩也，宜矣。

欧罗巴诸国来粤东，皆从大西洋海开行，沿亚非利加之西岸南行，至尽头之好望海角，俗名大浪山，乃转而东北。舟行至此，风涛最恶，彼土人惯于浮海，亦罔不栗栗危惧，过此乃额手称庆。浮印度海东北行，入鲑门答腊、葛留巴之巽他海峡，又东北而至粤东，计程约七万余里。俗称来三去五，盖由大西洋来中国约三月程，回国则须五月程。往返同途而迟速不同者，非尽由风信之

顺逆也。四海之水皆东趋，至尾闾而入大地，又从万派源泉分流而出，由欧罗巴至中国，则为顺流，由中国西旋，则为逆流，故迟速不同耳。

欧罗巴诸国，纪年皆称一千八百几十年，非其传国之年数也。各国皆奉耶稣教，以耶稣降生之年为元年，至今凡一千八百余年耳。至各国祚数，或修或短，惟佛郎西传世最久。其余多者亦不过数百年，且时立女主，族姓潜移。俗传西洋诸国，自古未易姓者，妄也。

西洋诸国，语言文字相同者，普鲁士、奥地利与俄罗斯同，地相接也。英吉利与米利坚同，西班牙与墨西哥以南诸部同，葡萄牙与巴西同，彼州本三国之所开辟也。余国皆不相同。

泰西人造屋，外无墙垣，中无院落，惟层楼叠架，绕以回廊，遍开牖户。贱者处下层，贵者居上层，虽王宫亦如此。所称俄罗斯新都，王廷长四十五丈，阔三十八丈。旧都王廷广七十七丈，长二百一十丈，非指一宫言之，总其宫墙四隅计之，而中则自分层数间数也。

欧罗巴之大界限，自地中海以外，一为州中海，横贯瑞丁、那威、大尼、普鲁社之南，俄、日、奥、佛、槌、瑞、意大里各国之北，亦名黄海，亦名巴得海，亦名波的亚海，皆此州之异名也。一为乌拉岭，即葱岭之北干，起白尔摩，北抵冰海，长四千余里，分亚细亚、欧罗巴二洲之界，俄罗斯跨此岭东西焉。其岭所连诸山，皆葱岭西北之干，蜿蜒回环，千曲百折，以抵海滨。信乎，葱岭之大雪山为古昆仑，巍为群山之祖也。

《地理备考·欧罗巴各国总叙》上曰：欧罗巴洲各国建立始末，以额力西国为最。而额力西国之前，又系上古亚西黎亚与厄

日度二国，开创风气。当中国唐虞之世，亚西黎亚国政教昌隆。自夏后不降十三岁，嗣君尼亚斯不勤政事，国势渐衰。自后八百余载，朝政日非，古史无所记载。惟厄日度国代有明君，然古史但载兵革始末，而贤君善政，均未之述。自商王祖辛十二年，亚美奴非斯溺死红海，后西索斯的里嗣位，武备文事，极一时之盛。是时厄日度国人约二千七百万余口，传世七百十一载，每遣人民迁赴他方，开创教化，故亚德纳斯国[®]渐为声名文物之邦，实赖厄日度国人前往其地变化之也。

是时额力西国王，闻而向风，遣其能臣游说各国，因得十二国会盟，彼此相卫，岁遣使臣。再会于德尔摩比勒之地，议行善政。复思延国祚，必须立教，遂将德尔佛斯堂诸善士布施之资财尽付十二国会议之人管理，缓急相关，并力御侮。是以伯尔西亚[®]回国兵来侵无不败北，偃武修文，二百余载航海四出，并至葛尔给斯等处，创建新国焉。殷王廪辛六祀，亚德纳斯国王名德修者，武勇绝伦，自思十二部落，事权不一，遂欲合而一之。先得庶民之心，次散其附和首领之众，又裁汰国内各衙署，惟建会议公堂一所，设礼制，轻税敛，招徕远人。弹丸之地，竟成通都大邑，较额力西各处更盛。

国中大权尽归一人，尽革前此各部强霸横行之习。其国人分三等，一则尊爵绅士，二则百工匠役，三则农夫庶民。因一等之人权重，故自德修王至哥德洛斯亚两世，特加惠于二三等之人，以分爵士之势。久之民志日骄，畸重之势，权遂归下。当周康王时，哥德洛斯王薨，其民以此后必无如先君之贤者，遂扬言惟玉必德尔为君，方可推戴。玉必德尔者，乃其国供奉宗神之首，示不欲更立国王也。遂立会议官以执政事，从此额力西各国效尤，

纷纷逐君革爵，设官擅政，风俗政治为大变易。惟亚德纳斯国人，初虽除国王之名，尚立哥德洛斯王后裔，为统领之官，曰阿尔干，势权与国君相等。越三百三十一载，当中国周平王时，国人复议阿尔干官永执国政，与君何异，嗣后州官三年一易。越五十五年，又议每岁分立九官，于任满缺退之时，必述职于民，以定臧否。人皆视为畏途，自后亚德纳斯国人各自专擅，无复法度。国中诸才智士复议创造法律，以约束其下，推达拉固主其议。其人性过严酷，纂修法制，罪无大小，尽定斩决，时人谓之血书。越数十载有梭伦者，当周灵王年间，修改律例，归于平允，遂按一国资财之多寡，分尊卑贵贱四等。其四等至贫贱之人，虽不得居官，至有通国会议公务，亦可参预。又恐人多语杂，因建议事厅、大理寺二署，其议事厅定额四百人，为庶民会议之所，其大理寺乃官府会议之所，其官必名望才德，由众推举。此梭伦所定政治章程，各国多效之者。

又有斯尔巴达国^②，其始亦如额力西，分列小国而统于一君，历代相传四百余载。当周成王时，有兄弟二人者同登君位，嗣后相传，皆系二君同治，至九百年之久，此事最为奇异。迨秦始皇时，葛黎厄美尼斯王践位，始复改为一君。其国政严禁奢侈，不用银钱，不丰饮食，皆练习武事，故富强善战。国中世守其教，视亚德纳斯国梭伦所立法度，更为修久。当其时，伯尔西亚回国达黎约王兴兼并之意，又听阿德纳斯国人诉请报复，步骑十一万大举来攻。然伯尔西亚承平日久，士卒或习奢过度或从役劳苦，不能如昔年之劲旅，于是亚德纳斯国中良将，简精锐万人迎敌，大破敌军。逾二十载，伯尔西亚国嗣王名舍尔时者，志图报复，率马步舟三军，数十万众，倾国大举，复攻额力西之亚德纳斯等

国。各国齐心盟约，背城力战破之，水陆全胜。然自后额力西各国恃胜而骄，所获敌财，彼此侵夺。于是亚德纳斯与斯巴尔达二国首先背盟，号召各小国，自相侵伐，干戈不休，日至衰微。

越九十三载，当周显王时，遂为马斯多尼亚国^②王袭破，尽有额力西全国。开辟疆土，更广于额力西。其子阿勒山德里王嗣为盟主，当周显王时，复率步军三万，马军五千，攻服伯尔西亚国，远至天竺诸处，无不归附，屡战屡胜，兼有欧罗巴州、亚细亚州之半。迨殂后，其将帅等互相割据，事迹纷繁。建为东都，号君士但丁城，后为土耳其、希腊国所有焉。东汉时始为意大利国所并。额力西国自昔盛时，当周景王、显王时，二百余载，文名显著之士不可胜计，百工技艺，皆至精巧，玉必德与的亚纳二庙堂，尤天下第一壮观，虽东方各国尚不及。诗书文字，绘画工塑，无不奥妙，而军务尤所讲习，方行天下，至于海表。洵欧罗巴州开创之首国，在意大利之前者也。

欧罗巴洲古时国最盛者，自额力西外，嗣惟罗马国一统最久。其创建在成周中叶，其混一在西汉之中，分裂在东晋之末，其宗社全墟在明景之世，祚历二千余年。自古无其强大悠久，然自昔至今，一兴一衰，为欧罗巴二次大变，亦欧罗巴之大关系也。

当周平王时，环意大利亚皆强勇之国，而国王罗母洛者，与邻国战胜时，即收其精锐，归入营伍，并择其军器号令之，胜已者而效从之。每战胜一次，势力愈增，连年练战，上下皆善用兵，纪律严肃。且勤治国政，设立议事厅，选才智百人会议，法度无不尽善。其后四代贤君，国益富强。迨七世之君达尔癸伯者，残忍无道，败乱伦常，通国怒而逐之。嗣后遂不立君，惟推主帅一人以领兵，别推官长二元代理国务，一年一易，此罗马国之大变

局也。

自后政事修明，国益富强，越数百年之久，环意大里亚诸部尽归版图。惟隔海之加尔达额国，实为劲敌。其国在亚非里加州海滨，以舟楫为贸易事，海滨两岸皆归之掌握，延及欧罗巴之西班牙地方，遂雄据各岛。而罗马国人亦畏其水军强盛，不敢阻遏，自后二国，常相抗敌。虽加尔达额风俗甚野，不如罗马国之法度，其兵多招募异乡乌合，亦不如罗马国士兵之纪律，然罗马止长陆战，而加尔达额国则舟舰娴习。迨交战二十余年，罗马国亦学习水战，取加尔达额国遭风漂入之船，以为程式，造成舟师一队，选水师将官，驾驶水战，而获大捷，两国仇忌日深。

加尔达额国人，有阿尼巴者，世为名将，父子祭神，誓灭罗马，讲习韬略，幼立战功，年三十五岁，即拜大帅，引军渡厄伯洛河，逾峻岭，抵意大里亚国，进攻罗马都城，连败罗马之兵，收服各部。奈罗马国有三杰士，竭力战守。一曰发比约马西摩，则坚垒不战，惟游兵清野，佯败引诱，以老其师，暂为羁縻于前，而亟整御备于后；一曰马尔塞罗，则率兵围困诺拉，收复余城，以分敌军之势。斯二人者，罗马通国所倚重。至于西比扬，则尤为超卓，不在本国拒敌，而反提军远出，窥加尔达额国兵大半外出，乘虚深入，随攻随拔，势如破竹，直抵其都。国人望风败溃，阿尼巴闻警，旋师自救，被罗马奇兵邀其归路，舟师迎击海中，全军尽覆，阿尼巴乘渔舟逃归。不得已纳款送质，并立盟约，非奉罗马国之命，永不得擅与别国交兵。时汉高祖六年也。

斯时诸国分而为二，一则为罗马与加尔达额二国之战场，一则额力西国土酋分据之属地，互相争斗。额力西分为三国，一名厄多里亚，一名亚加压，一名白阿西亚，会议立官，而额力西国

王仍为其地之长。其君暴虐，失民心，而厄多里亚国人更恨之，乃迎请罗马国之兵至本国，协逐暴君出国，罗马遂胁额力西各处为藩属。厄多里亚各国自悔失计，复乞师于西里亚国，以驱除罗马，而加尔达额国败将阿尼巴亦往西里亚国求援，皆因西里亚新兼并犹太、波斯，为东方强大之国，故希腊诸部欲倚之以拒罗马。时西里亚心畏罗马之强，而阿尼巴力言罗马师疲易败，于是出偏师前往额力西，以助厄多里亚国。罗马军迎击败之，乘胜追北，围其都城，西里亚国亦归臣服，于是希腊诸国皆献土，阿尼巴自杀，时汉孝惠帝五年也。汉景帝十年，罗马大举伐加尔达额，围其都城陷之，因毁其城，略定其部属。复征服西班牙，置为部属。

于是地中海南岸仅余两强国未服，一曰宾多，一曰玉占尔达。时宾多国恃有高哥斯山为屏障，兵亦强悍，故与罗马兵相持二十年之久，始为奇岳所破。而玉占尔达国尤险，遂于汉元封五年，始征服焉。由是地中海南亚非里加州各国，尽入版图，犹太、麦西国，亦俯首归附。其地中海北欧罗巴境，亚马尼、佛兰西无不臣服。又渡海征英吉利番，建为大部，西土数万里无反抗颜行者。

然罗马国人民自裁革王位以后，其议事官原议一年一易，后因军事，难更生手，渐有久于其位者。议事官之后嗣世沐荣宠，偏庇姑息。其庶民虽有例许为显职，得遇选举，然其所选，仍皆议事官之后嗣，民间才杰，皆不得进，以此上下人心不睦。且征伐诸国之后，偏染繁华，骄奢日甚，富贵子孙，恃势凌人，诸将各拥强兵，悍不驯服。故外患既平，内衅渐启。

幸边圉皆有重兵镇压，互相钳制，故国中变乱未作。若非东都西拉^②之兵，则罗马国早为大将马黎约^④军卒所擅据矣。先是西

拉之兵与马黎约之兵积衅交讐，其黠民乘机倡乱，杀高爵子孙，民与绅斗，兵与兵哄。既而兵民绅分党相攻，同时并起，至相屠戮数万。时二大将出征东北夷族者，一曰潘沛^⑤，一曰塞萨尔^⑥，闻变族师，共平内难，尽戮反侧十余万人，国事乃定，于是大权尽归两帅。潘沛曾定麦西、犹太各国，立功东北，塞萨尔曾收服佛兰西、英吉利，立功西北，二人威名相等，积不相下。而塞萨尔兼有文学，尤得民心，潘沛遂起东都兵攻之，为塞萨尔败诸希腊之地，潘沛走死。由是塞萨尔总大政，立法制，罗马大治。有议事官忌之，使刺客杀之。于是塞萨尔之兄子额达唯约^⑦，起兵复仇，夺回其国，遂即尊位，是为罗马复立国王之始，时汉建始二年也。

是时欧罗巴、利未亚二州，及亚细亚西境，周回数万里，尽入版图，惟罗马国独立行政于天下，四国之使云集于罗马，皆纳款献赋焉。义地约比国使人求和，巴尔的亚国昔与罗马深仇，亦使人结盟和好，天竺国命使前赴会盟，其余各国畏威怀义，无不奉命。水陆无警，兵革休息，于是额达唯约王亲闭仍讷庙门，仍讷者，乃其国之神也，凡有战斗之事，其庙门则启，若干戈宁静，则闭其庙门，以示偃武修文。从此四海升平，人物熙和，为西土极隆平之世。越三载，当汉孝哀帝建平二年，耶稣乃降诞于如德亚国。罗马国之创始如此。

至其文学、技艺，古时亦未开辟，惟以兵农是习，迨胜额力西后，尽获其珍奇，嗣服阿细亚各国，复得其积贮。各国文艺精华，尽入于罗马。外敌既谧，爰修文学，常取高才，置诸高位，文章诗赋，著作撰述，不乏出类拔萃之人。但除开国数君之外，余多骄暴败常，视国人如奴仆。且国君既以酷虐待民，而已身又

为骄兵所制，既使天下闻名悚惧，而其君反自畏三军，此则罗马国之大势也。

初罗马征服各国之后，其边外夷狄尚未收服，后嗣遂欲穷兵绝域，深入沙漠，穷追至北海，黎庭扫穴，伏尸百万，始能征服。然开地既广，鞭长莫及，国中既皆放辟邪侈之习。加以北地降王处之内地，生聚渐盛，报复不忘，各旋其本部，告以罗马人物之富丽，田土之膏腴，复述亲友死亡之惨，以耸土夷愤怒之心。遂倾国，奋矛枕戈，并携妻子、奴仆、六畜、器皿，蜂拥四至。所过扫荡，遇室即焚，逢人即杀，肝脑涂地。及晋惠帝时，嗣王以御狄殒于阵，国大震，不得已，乃与之和。自罗马西都迁于伯拉东都，以避其锋，并将西都守河之兵调赴东方护卫。自撤藩篱，以至故都守备单弱。东晋孝武帝二十二年，复分国为二王，以治东西二都。其后西都，屡为戎时族所侵。宋元徽三年，戎特围罗马西都，王出降，由是西都遂为戎特所据，惟东都仍称罗马国焉。

夷酋科多亚塞者遂据西都，即位称汗，宫室焚毁，府库倾荡，阅数百载，倾覆尽矣。唐初回教之摩哈默兴于天方，兼并波斯，其势欲强罗马入回教，不从，由是波斯回兵，数侵罗马东境，犹太、麦西诸部皆陷，峡东地全归回教，仅余希腊片土。元末，峡东尽归土尔其，数渡海峡侵罗马，吞其旁邑殆尽。明景泰二年，攻陷君士但丁都城，罗马遂亡。罗马军旅最有纪律，至今犹传留为法，止因后不守先王之道，勤修政治，专以辟疆黠武为事，盛满必倾，外患骤至，辱国损威，千百年繁华富丽，皆成化外，良可叹息焉。

《欧罗巴各国总序》下曰：自罗马西都陷于夷狄之后，迨当唐中宗嗣圣年间，英吉利南边膏腴之地归于萨索尼亚夷国，奥卢

地归于法郎古夷国，西班牙归于厄都夷国，意大利及各邻近之地归于龙巴尔多夷国，于是罗马国之政治、法度、技艺、文学等扫荡，仅存踪迹，政事、律例、风俗、衣冠、言语、人名、国号，尽变夷俗。自后数百年，欧罗巴风俗鄙陋，即显宦缙绅，亦不能读书识字。且因导引诸夷内攻之酋领等以所得之地与其大夫、将军按职分授，而大夫、将军等亦所在效尤，与其麾下分授地方，迫夺民田，迫使佃耕。又各部互相攻击，动辄挟制君上，无复纲纪。

于是各国君筹议，务结民心以强己势，而分部酋之权，庶民始立会议公廨，选举官员，经理约束，国政渐变。昔之荒蒙惰慢者，皆讲习以开其智，勤奋以励其身。且夷狄攻破西都时，独东都伯拉未遭倾覆，国中文学事业仍存一二。迨数百年后，其地又为大市埠，而天竺国之珍奇货物，巧妙工作，多往聚售，意大利国始再与各国来往，复习文学之事。后又与欧罗巴各奉耶稣教之君会盟，共逐回回出如德亚国都。时各国三军，或赴如德亚，或归本国，无不会集于伯拉东都，而列西国之生意实赖此创始，宋哲宗绍圣三年也。

迨各国干戈休戢之后，有意大利亚国人曰日威亚者，当元成帝年间，始造罗盘，以便舟行。从此意大利各国人，始赴东方厄日度诸埠，收买天竺土产，奇巧各物，归欧罗巴，甚获利益，时元大德年间至明建文帝年间也。至耶稣一千四百年间，欧罗巴北方之人无不奋营贸易，是时邻近洲中海之的纳马尔加、瑞典等国，海盗猖狂，及与意大利通商，结盟保护，而他方效之。于是亚里曼及佛兰地二国之八十城，亦约盟互卫，邻近别部，亦皆求和好，始公立贸易章程，各埠财物，积贮于佛兰地国之布卢日

城及其邻近各城，皆为欧罗巴至富庶之福土。

再奉耶稣教各君，往救如德亚之后，因与旧蒙古达尔哥斯丹各王结约，以拒土耳其回国。其奉使赴蒙古者，皆耶稣教中僧人，素好云游四海。远方绝域，无不历遍。其首赴蒙古记录沿途古迹者，乃若翰加尔宾也。宋理宗淳祐六年，复有数僧赍教主公牒，投蒙古国王，恳其关照保护。嗣后往蒙古、印度等处者益多，迨明太祖洪武年间，蒙古国王达美尔兰者，人甚英武，印度远城，无不攻克。彼时欧罗巴人已于蒙古部落充当兵卒，后携其火药、炮位运用之法旋归本国，较阿里曼国人所造更精，至是始讲求益善焉。蒙古国王达美尔兰薨后，欧罗巴之奉教诸僧皆旋本国，遂以印度等东方之富丽丰饶，启发本国人，并言海面水路直达各处。

先此西洋舟船，不过游弈亚非里加近处海边，后渐向南驾驶，于明孝宗弘治十年，驶过好望海角，始为赴东海及印度海之水路。彼时西洋人，有日讷瓦^②国人，名哥隆波者^③，拟由西方而赴东方，国人皆谓孟浪之谈，复稟佛兰西、英吉利、布路亚三国王，亦皆不见用，最后得大吕宋国王赏发银币，备三大船，于明孝宗弘治五年开行西往。越三十三日，探得前途始有洲岛。及临近其地，并非印度，所遇人民言形殊异，即今之亚美里加洲地也。语详后卷，兹不及赘。

再罗马国败废之后，欧罗巴余邦皆遭大幽暗，世衰道微，国人鹵莽，文学攸敎。迄明永乐以后，复如田禾旱稿，得雨还苏，渐再知教化，况新寻得各洲，渤然复兴，创造印撰书籍，百工技艺，交接贸易，故诸史推今世为极盛。

《地里备考》曰：欧罗巴虽为地球五州中之至小者，然各处

文学、技艺较之他处，大相悬殊，故自古迄今，常推之为首。其地纬度，离赤道往北三十五度起，至七十二度止，经度自巴黎斯第一午线西十二度起，至东六十度止。东连亚细亚，西至亚德兰的海，南统黑海及地中海，北至冰海。东西长约一万五千六百里，南北宽约一万零八百里，地面积方约五百九十一万六千方里。

欧罗巴内外共十四海，回环穿绕。其至大者三，一名冰海，为北方之界；一名大西洋海，为西方之界；一名地中海，为南方之界。其余小者十一，一名白海，乃冰海之分派，一名巴尔的哥海，一名北海，一名漫沙海，一名一尔兰大海，以上四者，皆系大西洋海之分派。一名若尼约海，一名亚尔给白拉科海，一名马尔马拉海，一名黑海，一名亚索弗海，以上五者，皆系地中海之分派。一名加斯比约海，此海原天下至大之湖，是以俗名为里海，在欧罗巴之东，与各海均不相通。

欧罗巴地大半在北温道，其居北寒道者，只十二分之一。至于地气，则分四等。第一自纬三十五度起，北至四十五度，乃热；第二自四十五度至五十五度，乃温；第三自五十五度至六十五度，乃寒；第四自六十五度至七十二度，乃极寒也。四等之内，或热或温，或寒或极寒，皆有损其太过，益其不及。其临亚德兰的海一面之各国，冷则由南而北，渐渐加甚，热则有海风解散暑气也。其临地中海一面之各地，冷则乍寒乍暖，不时变易，由西而东，以渐加增，热则随风更变，全无定准，而东方各处较西方微觉凉爽。其枕亚西亚一面之各处，虽属严凛，然由南而北，无甚参别，热则因其冷之甚反为炎酷。按四季而论，其第一、二、三等，虽各按时令，然皆有先后迟早之分。其第四等之地，只有二季，居北寒道，各处冰雪凝结，有越三月不夜之天，有数月尤

长之夕。日只比晓悬于空中，故冬长而冽，乃因久无日光之故也。夏短而炎，乃因常有日照之由也。

欧罗巴所产金银宝玉，较之他州虽属微鲜，然其所有铜、铁、铅、锡、煤、水银等矿及盐田，则胜于别处。

欧罗巴一州，地临北方者多，近赤道者寡，故凡热域之草木，实为难得，然而濒地中海各边，凡他州所有卉木百谷，亦皆有之。且诸物中草木五谷，皆以地道为限，莫能到处皆宜，即如阿利祿树与葡萄、黍、稷之类产南方者，皆在赤道北三十六度以内，若四十九度外则全无矣。欧罗巴离西方诸处，较之亚细亚东方北极出地同度者颇为卑下，所产草木甚为悬殊，除四海同生之草木外，其余皆止宜于二方极北之地。至于欧罗巴中央所产者，则凡高山，由巔至麓，树木最繁，花卉万种，然亦只宜此方，难移植他地。橡树在欧罗巴北方甚为高大，名曰树王。榿、松、桤、榆等树，乃北方所共有，黑杨、皂角等树，丛茂成林，亦在北方温道之末，惟松、桤二树最多，赤道往北六十八度外，殆无树木。至四十四度内皆有。所产五谷，皆足以供欧罗巴一州之人。厄罗斯、伯罗尼亚、里曼等国五谷丰登，除本国食用外，尚可外运。佛兰西地获麦甚丰，厄罗斯、伯罗尼亚、里曼皆有获麦，意大利种粳稻，土耳其种黍稷，诺鲁威、苏益萨二国在北方，五谷甚鲜，只有油麦而已。又至六十二度外，则无获麦。还可至四十六度，全无果菜。杂粮欧罗巴各处皆有，而南方犹茂盛。柠檬、橘子、阿利祿果、桑葚、甘蔗等，皆聚于南方，葡萄乃欧罗巴至美至繁之果，或至四十五度或至五十度方无。黄麻、苧麻之类，欧罗巴中央用意栽种，桑树惟欧罗巴南方栽种，至于颜料、药材，在热道者较多于他处，其香料亦生于热道者多，种类不一，然通行常

用者，各国山中皆有之。

欧罗巴州，所在生齿日繁，种植日甚，禽兽充斥。然较少于他州，尤少恶毒之兽。盖人烟日稠，户口繁滋，是以此一州人每于恶兽毒虫，务将除绝，所产野兽近日迹微。但高山尚有熊兽，毛色种类各异，其豺狼、狐狸、豪、獾二猪等，皆生于深山幽谷、旷野丛林之地；其麋、鹿、狍、兔、松、貂二鼠等，不缺于游畋狩猎之人。至于畜牧，日增月盛，且其种昔尚矮小，今则配合于他方，所生皆高大雄骏。其至多者，乃马、牛、羊、犬。至于野鸟，则鹰、鹫、鹞、鸢，遍林皆满。家禽则鸡、鸽、鸭、鹅，不可胜数，孔雀、白鸽、白鹤、乌燕，无不备具。外此或裸或鳞，或介或甲，种则繁盛，味则甘浓焉。

欧罗巴一州之人共约二垓二京七兆七亿[□]。除回回国外，其余欧罗巴各国皆奉耶稣教，大同小异，各从其门。

欧罗巴中所有诸国，政治纷繁，各从其度，或国王自为专主者，或国主与群臣共议者，或无国君，惟立冢宰执政者。

五州之内皆有文学，其技艺至备至精者，惟欧罗巴一州也。其外各州亦皆有之，但未能造至其极。如镌刻地理、音乐等书通行各国者，皆欧罗巴人所著作，其铸造修制钟表、枪炮、风球、火船、阴晴表、寒暑针等，有裨日用之器，及织造各色匹头，大半皆创造于其地。

欧罗巴古为卤莽之州，后其地因近于厄日度，又连于亚西亚，故额力西国始得离暗就明，弃鄙归雅。且其民人才能敏慧，文艺、理学、政治、彝伦，靡弗攻修，以臻其至。时有非尼西国人自亚细亚州至于本州南方，教以贸易事务，建立货局，招募商贾，其后加尔达厄国人始至焉。而额力西国人遂泛海于意大利地

立新国，即罗马也。是时不惟意大利诸地归其所有，抑且英国及亚里曼等国皆为其所得。及罗马叛乱之后为北方夷族夺据，彼时天主教既由亚细亚入于欧罗巴，又遍布于四方，传国数百余载。迨夷狄占据后所建新国非一，其奥卢地归于法郎西人，其义斯巴尼亚地归于维西哥多人，其英吉利地归克萨索尼亚人，其俄罗斯地归于古斯的纳维亚人。嗣后由大尼、那威而至之海寇占据佛兰西国之一部，由亚非里加而至之回人侵犯大吕宋国之数地，而罗马国则归于天主教王管辖，其昔有各地大半为佛兰西国所有，更定新国，创业垂统。欧罗巴现在诸国，乃耶稣降生后数百年间始为建立。

【注释】

- ①冰海——即北冰洋。
- ②西海——即大西洋。
- ③阿比河——即鄂毕河，西伯利亚西部之大河，注入北冰洋。
- ④阿利祿——即橄榄油，为音译。
- ⑤落日加——即逻辑学，为音译。
- ⑥费西加——即自然科学，为音译。
- ⑦默达费西加——即形而上学，为音译。
- ⑧斐录所费亚——即哲学，为音译。
- ⑨玛得玛第加——即数学；音译。
- ⑩弥撒——指天主教徒在祈祷、礼拜时所举行的仪式。
- ⑪义会——指欧洲中世纪的骑士团，由贵族子弟及骑士所组成。
- ⑫马儿达岛——即地中海之马耳他岛，中世纪时岛上曾驻有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
- ⑬甘的亚岛——今地中海东部希腊之克里特岛。
- ⑭亚尔爵卢——即翠鸟。
- ⑮格落兰得岛——今北美洲之格陵兰岛，为世界最大岛，地热资源丰富。

⑩义八搭峡海——即波罗的海。

⑪瑞兰国——今之瑞典。

⑫梼国——今之丹麦。

⑬亚德纳斯国——即古希腊之雅典共和国。

⑭伯尔西亚——即亚洲之波斯，今伊朗。

⑮斯尔巴达国——即古希腊之斯巴达国。

⑯马斯多尼亚国——即古代马其顿国。

⑰西拉——即苏拉，古罗马统帅，独裁者，与马略争权并打败马略，马略死后，统治罗马。

⑱马黎约——即马略，古罗马政治家、统帅，与苏拉争权，后病死。

⑲潘沛——即庞培，古罗马统帅，与恺撒争权失败，逃亡埃及，被杀。

⑳塞萨尔——即恺撒，古罗马统帅，政治家和作家，在罗马建立独裁统治后，遇刺死。

㉑额达唯约——即屋大维，罗马帝国皇帝，为恺撒之甥孙及养子，继恺撒后掌权，建立罗马帝国。

㉒日讷瓦——即今意大利之热那亚，中世纪时为城邦共和国。

㉓哥隆波——即哥伦布，世界著名航海家。

㉔垓、京、兆、亿——古代数目词，即万万、千万、百万、十万。

布路亚国总记

（一作葡萄亚，一作博都尔噶亚，
即住澳门之夷，明以来所谓大西洋国也。）

布路亚国，古名鲁西达尼阿，与大吕宋毗连一国，西、南俱界大海，东、北俱界大吕宋。在耶稣未纪年以前，加达尼阿土侵夺大吕宋时，尚不知有布路亚。迨吕宋为阿丹攻击，割布路亚地请和，旋复兴兵灭阿丹而夺回之。千二百年，（宋宁宗庆元二年）吕宋加色代尔部落嫁女于佛兰西之律兴厘，（律，官名，兴厘，人名。）割布路亚地之北隅数部赠嫁。于是兴厘迁居北隅，日渐盛强，复兴师攻取南隅之义斯门^①、西弥里等处，遂建都于义斯门，立国称王。千五百年后，（明武宗正德年间）驾驶舟师，东取沿海，西取南弥利坚洲之摩那济尔^②地。百余年后，有塞麻斯田王往侵，布路亚军伍淆乱，自误截已兵，遂大溃。国王没，诸子争立，乞援于大吕宋，菲里王始定王位，自是国事受制于吕宋，边地被侵于荷兰。先感菲里王之德，继成仇隙，千六百四十年，（崇祯十三年）部众咸愤，起兵驱大吕宋之人，并废前王而改立新王，不受大吕宋节制。传至四代，国事废弛，边境俱失。维时大吕宋之麻密王深念唇齿，既缔好于英吉利，复释布路亚之世仇，互市通商，故布路亚部落摩那济尔所产之金始得进口。千八百有七年，（嘉庆十二年）佛兰西摩那巴底王^③遣禹诺领兵往袭，布路亚仓卒无备，遂弃义斯门而走摩那济尔，旋得英吉利之助，始逐佛兰西，复其故都，其子遂即位于摩那济尔。国中官无常俸，不守廉隅，世禄

之家奴使小民，专擅骄纵，如大吕宋。兵丁三万，无纪律，自纠英吉利兵拒退佛兰西后，留英国兵帅助其训练，始成劲旅，近已不亚于欧罗巴各国。俗奉加特力教^①，所在多立庙宇，统计教师庙四百所，尼庵百五十所。为人骄惰，虚假鲜实，尚白好洁，贵富贱贫。河道三，鲁罗河之源发自吕宋，历本国之阿波多大市镇而注之海；达俄河之源，亦发自吕宋，历国都而注之海；惟密里俄河自本国发源。沙中有金可淘，产羽毛、布疋、鱼、盐、煤、金、哔叽、鼻烟。

葡萄牙国沿革

(原无今补)

《皇清四裔考》博尔都噶国，（即布路亚国，一作葡萄牙，即住澳之大西洋国也。博都噶即布路亚三字转音。）在欧罗巴极西境，径七百里，西滨大洋，地分五道，四方商船，皆聚都城。有大河曰德若河，经都城西入海。其国大市凡六，水泉二万五千。国有二学，曰厄物辣，曰哥应拔，欧罗巴高士多出此中。有耶稣会士稣氏者，著陡禄日亚书^⑤最精。土产果实、丝棉，多水族。善酿葡萄酒，即过海至中国不坏。园囿有周数十里老，禽兽充牣，异国名王过其地，往射猎焉。俗有仁会，恤孤寡茆独，商船至，或有死而无主者，收其行李，访其戚属，还之，国王随处遣官为孤子治家，长则还所有，且加益焉。明以前未通中国，雍正五年表贡方物，乾隆十八年复贡。

命钦天监正刘松龄前途引导至京，召见赐宴。先是雍正五年朝贡，于常赏外特赐国王人参四十觔，库缎二十五匹，磁器一百三十件，洋漆器六十六件，纸三百张，墨二十匣，字画绢一百张，及荔枝酒、哈蜜瓜、松糕、茶糕、芽茶、香饼、灯扇、香囊等物，又加赏来使倭缎、磁器、漆器、纸墨、扇、绢等物。至乾隆十八年，又特赐国王龙缎四匹，妆缎、花缎、线缎各八匹，百花妆缎十二匹，绫纺丝各二十二匹、罗十三匹、杭绸七匹、册页一付，玛瑙玉器六件、珐郎器二种、漆器十九种、磁器三十三种，及紫檀木器、画绢、香袋、香饼、纸墨、扇茶，又加赏正使画绢、纸墨、扇茶及文绮，又随敕书赐国王龙缎片金各二匹、蟒缎、倭缎

各三匹、妆缎七匹、花缎六匹、闪缎、花缎、青花缎、蓝缎、青缎、帽缎、线缎各四匹、绫、纺、绸各二十二匹，罗十三匹、绢七匹，又因端阳节加赏国王纱四十匹，葛百匹，香囊、香串、宫扇、药锭等物，并正副使纱、葛、香囊、香串、药锭等物，盖念其远来，从优赐予焉。一十五年，广东南海县民林六因缘入教，至于变易服饰，娶妻生子，经两广督臣李侍尧奏准，比照左道惑众为从例治罪，以维风俗，部议从之。其国东境为伊西巴尼亚^⑥，又东北为拂朗祭^⑦，又东北为法兰得斯^⑧，又东北为热尔玛尼亚^⑨、博厄美亚^⑩诸国。山川风俗见《职方外纪》。初博尔都噶国君之嗣，伊西巴尼亚之君为其昆仲，乃权署其国事，后复自立君长，不相统属。乾隆初，博尔都噶国人傅作林，以天文家来仕中朝，为钦天监。

《海录》：大西洋国，又名布路亚士，气候严寒。由散爹里正北行，约二旬可到国境。其海口南有二炮台，谓之交牙炮台，储大铜炮四五百架，有兵二千守之。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港内。有市镇七处，如中国七府。由交牙炮台进港，行数十里到预济窝亚，此一大市镇也，国王建都于此，有炮台，无城郭。又由此进则为金巴喇，亦一市镇，凡入中华为钦天监及至澳门作大和尚者，多此土人。又进为窝达，又进为维丢，其余为来鲁，为阿喇加，为渣比，皆大市镇也。人烟稠密，舟车辐辏，各有重兵镇守。土番色白好洁，居必楼屋，器用精巧。色尚白，凡墙屋皆以灰涂饰，稍旧则复涂之，女人亦以色白者为贵。称王曰理，称世子曰黎番爹，王子曰必林西比，王女曰必林梭使，相国为干爹，将军为马喇亚年。文官有五等，武官有九等。其镇守

所属外洋埔头各土官，即取移居彼处之富户为之，亦分四等，一理民间杂事，一理人间斗争，一掌粮税，一掌出入船艘。本国岁差一文一武，到彼管辖，疆域大者，或差三四人，每大事则六人合议，若所差官未携眷属，则必俟土官四人熟议，合民情土风，然后施行，差官不得自专，若均有室家，则听差官主谋，土官多不与争，谓其患难相共也。男子短衣窄裤，仅可束身，有事则加一衣，前短后长，若蝉翅然。官长两肩，别镶一壶芦形，金者为贵，银次之。帽圆旁直而上平，周围有边。女人上衣亦短窄，下不裤，围以裙至八九重，年少则露胸，老者掩之。出必以宽幅长巾挂其首，垂至两膝，富者更以黑纱掩其面，纱极细致，远望之如云烟，价有价值二十金者。手中多弄串珠，富者则以珍珠或钻石为之。男女俱穿皮鞋。自国王至于庶民无二妻者，妻死乃再娶，夫死乃再嫁。凡婚姻，婿家必先计妆奁，父母但以女不得嫁为耻，虽竭家资不惜，而男之有妇与否，则不复计，盖又恃有妇家取偿也。婚不禁同姓，唯亲兄弟不得为婚。寡妇再醮者，虽叔侄亦相娶。凡婚必请于教主，教主许，然后婚。教主者，庙中大僧师也。俗奉天主教，每七日，妇女俱诣庙礼拜。凡娶妻，男女俱至庙听僧师说法，然后同归。男女将议婚，父母媒妁，必先告教主，教主则出示通谕，俾众共知。男女先有私约许情，告即令各从其愿，虽父母莫能争也。妇女有犯奸淫各罪欲改过者，则进庙请僧忏悔，僧坐于小龕中，旁开一窗，妇女跪于窗下，向僧耳语，诉其情实，僧为说法解罪。僧若以其事告知众人，则众以僧为非，其罪绞。凡男女有犯法，恐家主罪之者，至庙中求僧，僧若许为解释，以书告其家主，家主虽怒不敢复罪也。人死俱葬庙中，有后来者，则掘其先葬，弃诸庙隅，而补葬其处。生死皆告于庙，僧

为记其世系，然阅三世后，亦多不知其祖矣。国王立不改元，以奉天主教计其年。每年以冬至后七日为岁始，合计一岁而分十二月，不论月之合朔与否，故月有三十一日者，以月借日而光，为不足法也。冬至后五十余日，国中男女俱不肉食，谓之食斋，至四十九日而后止。将止三日，妇女遍拜各庙，谓之寻祖先。三日，后，则庙僧将所藏木雕教主，置之庙堂，或置路隅，先见者则遍告以为寻获，次日番僧及军民等送置别庙藏之，大和尚出迎，穿大衣长至地，衣四角使四僧牵之。为布幕，其长丈许。宽五六尺，用四竿擎其四角，择富户四人，人执一竿。大和尚在幕下，手执圆镜，中有十字形，仪仗军士拥之而行，见者咸跪道旁，俟和尚过而后起。其女人亦有出家为尼者，别为一庙，而扃闭其门户，衣服饮食俱自窆进，终其身不复出。有女为尼，则其家俱食禄于王，父母有罪，尼为书请乞，轻重咸赦除之。凡军民见王及官长，门外去帽，入门趋而进，手抚其足而嘍之，然后垂手屈身拖足向后退数步，立而言，不跪。子见父，久别者亦门外去其帽，趋进抱父腰，父以两手拍其背，嗅其面数四，子乃屈身拖足退数步，立而言。未冠则不抱腰，早晚见父母俱执手嘍之，余如前。兄弟及亲戚相好者，久不相见，则相抱然后垂手屈身，见长辈如见父仪，而不相嗅。长辈而年相若者亦相抱，唯卑者微悬其足。女见父母，幼则如男，长则趋进执其手嘍之，退后两手摄其裙，稍屈足数四，见舅姑亦如之。亲戚男女相见，男则垂手屈身拖足，女则两手摄其裙，屈足数四，然后坐。女相见，则相向立各摄其裙，屈足左右团转然后坐。朋友亲戚路遇，则各去其帽。出外携眷回家，有亲戚访问者，女人必出陪坐语。女人出外游观，则丈夫或家长亲戚携手同行，亦有一男携二女而行者，此其大略也。俗贵

富而贱贫，其家富豪，则兄弟叔侄之贫者，不敢入其室，不敢与同食云。（案：此所述该西洋各国风俗，非独葡萄牙也。以澳夷居中国最久，故《海录》以冠各国，并将全洲风俗系之。）

【注释】

①义斯门——今葡萄牙首都里士满。

②摩那济尔——今巴西。

③摩那巴底王——法国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拿破仑·波拿巴。

④加特力教——即天主教，系音译。

⑤陡禄日亚——即神学，又称天学、宗教哲学。

⑥伊西巴尼亚——今之西班牙。

⑦拂朗祭——此处误，应为拂朗察，即法国。

⑧法兰得斯——今法国西北部和比利时、荷兰的西南部，15—17世纪时为一国家。

⑨热尔玛尼亚——今之德国，又称日耳曼。

⑩博厄美亚——又称波希米亚，今捷克西部地区。

佛兰西国总记（下）

《地球图说》：佛兰西国，东界意大利国，并瑞西国^①、亚利曼国，南界地中海，并大吕宋国，西界大西洋海，北界英吉利、荷兰二国。百姓约三千三百五十万。都城名巴勒城，城内之民九十万。大半宗天主教，小半耶稣教。教民习礼仪，交接极殷勤。其言语系欧罗巴之宫音，故列国官长统识其语。道光二十七年，民叛，国王逃避于英国。国民又自专制，不复立君矣。国南土地膏腴，天时和畅，果谷极盛。国之西北，土地硗瘠，草木难生。国中多书院，以习文武技艺，又设养济院以济贫民。有大江四，即罗尼江、罗亚利江、西利江、伽伦江是也。产绸缎、葡萄酒、香料、酒、磁器、自鸣钟、时辰表、洋绒布、棉布、呢羽、毛麻布等货。

《地里备考》曰：佛兰西国，古名奥卢^②，又名牙里亚，在欧罗巴州之中。北极出地四十二度二十分起至五十一度五分止，经线自东五度五十六分起至西七度九分止。东至巴敦、苏益萨、萨尔的尼等国，西统亚德兰的海，南接地中海暨比里牛斯山，北连满沙海暨北尔日加国。南北相距约二千二百五十里，东西相去约二千零六十里，地面积方约二十七万里，烟户三京二兆口。西北邱陵寥寥，平原甚广，东南二方，峰峦参天。河之至长者二十有一，湖之至大者则九。西北湿寒，东南燥暖，田土皆饶，生殖茂盛。土产金、银、铜、铁、锡、铅、水银、窝宅、煤、盐、信

矾、宝石、钻石、白玉、水晶、花石、石膏、银珠、磁粉。王位历代皆男，册立以长。奉罗马天主教者十之九，奉别教者十之一，外国寄寓所奉何教，听其自便。工巧艺精，匠肆林立，商贾辐辏。原本国在昔为塞尔达人所居，汉元帝初，被罗马国征服。迨罗马衰，又有北狄侵扰其地，南方各部，则为维西哥多人所取，西方各部，则为布尔给农人兼并，其余各部皆归于发郎哥人。齐高帝建元三年，发郎哥首领戈罗维斯者，既逐各狄，遂据呀里亚国，自立为王，建国号曰发郎萨，即佛郎机国所由名也。天宝间，嗣王被废，更立豕宰北北诺为君。传及其子，不惟通国尽归掌握，而且西方各地三分有其二焉。宋太宗时，王歿无嗣，国人更立公爵武额加卑多者为君。传至加尔禄斯，薨后绝嗣，更立第三次非里卑之孙为君。于时英吉利国王有舅甥之亲，觊觎分封，乃举兵索地，至其孙加尔禄斯王立，干戈始息。乾隆三十九年，传至第十六次卢义斯^③，国势大乱。至乾隆五十七年，乃裁革王爵，更立会议官员，办理国务。越七载，又改立领事官三员，其首领名那波良者，因有弭乱除暴功，将勇兵强，平定国家，嘉庆九年，国人共立为王。嘉庆二十年，与英吉利等国战败，国人复立前王卢义斯者为王。及薨，国人更立其弟加尔禄斯为王，在位九载，因乱被废。道光十年，更立卢义斯非里卑为王，后又两立两废。道光二十七年，遂不立君，仍复旧制，立领事官。旧有三十三部，大小不等，今改八十六。名或以经流之河为名，或以相近之山为名。

《外国史略》曰：佛兰西国，古时亦山林之蛮夷，久渐向化，然性好勇，建屋不筑城，恶其障蔽拘禁也，战胜则取敌颇为酒器，使奴婢务农，以羊牛乳酪为生，衣其毛。女年将许嫁，则父母多

招少年宴会，视女所爱者，以洗盘送之，即定聘焉。其丈夫操女之生死，随意可休妻，若女与人苟合，则其刑重，男誓报仇，然始严终怠，久亦渐逾禁矣。其教奉耶稣以为天地之大主，不得以人之舍宇蔽之，故不建庙，每藁树间，以为神之居处也。人性猛烈不肯安坐，好远游掳掠。于周安王时，侵罗马国之地，为所败，后破希腊国，又结群渡海，据英国之稣各兰岛，今其岛山内之顽民皆其遗种也。佛兰西之南方人多为商，往岁侵罗马国之役，其民尽出，日耳曼列族乘虚内侵，大获胜。而意大里者，亦夺其北方之地。是时罗马国与佛兰西相仇，战争六十年，奈罗马之将军名震海外，佛国难与之抗，因求和焉。汉宣帝时，罗马至佛国立新埠，且教其居民服教化，遂变其土音，皆习罗马国之语。

垂二百年，通贸易，忽有中国东北方游牧之匈奴族类，举兵西向，戮杀男女老幼，而日耳曼又渡河据其国，瓜分其地，裂土操权。于唐元宗时，回回人来侵，佛国并力击退。于时佛国之大甲利王与弟共励国政，武勇胜敌，选举兵攻服未向化之撒逊回族，使归天主教。是时意大里国内乱，甲利王又率兵往取地大半，又侵西班牙国，击退回族，又与罗马教主义，再复罗马西都之君号。甲利王虽久历战场，而好文教，招贤讲学，赏功绩，尚名分，智勇两全，为西海贤王。薨后，其子孙不能承先志，互战生衅，绝日耳曼之好，其爵士各据一方，海贼亦入攻其城，国势日弱。及元泰定四年，因藩国酋长僭号，佛君因减五爵之权，削其地，由是衅隙复肇。又与犹太国回教交战数百年，阵亡满路。传至路义，号第九王，屡击回回，始则被虏，费十万金自赎，反国发愤修政，再攻回回，复疫作，军士多亡，赖非立王与罗马之教师，尽力战胜，于是佛国之众推非立王即位。英吉利亦觊佛国之地，

连年攻战获胜，遂入其都。忽有佛国童女^①，激劝军士。众谓天助，奋力驱敌，英人乃退据海滨。嗣路义第十二王亦好战，与日耳曼交战，被虏赎回，是明正德十一年也。万历二十六年，显理第十三王即位，因国中克力斯顿之天主教与波罗斯特之耶稣教不和，争战，乃示谕各居民崇拜上帝，各随所愿，民悦服，战息，旋被弑。顺治元年，路义第十四王即位，五爵敬服，攻战屡胜，与邻国联盟，而英国为盟主。康熙五十四年，路义第十五王即位。乾隆三十八年，路义第十六王即位。皆不修政事，国库耗于妃妾，乃议增饷，以补国用。民心不服，正与欧罗巴列国交战，有将军那波伦者，佛国英雄也。乘虚擅权，百战百胜，威声大震，于嘉庆八年，篡位称尊号，在诸国以上。与英吉利、西班牙、破路斯、俄罗斯等国战无不胜。于嘉庆十七年，倾国往攻俄罗斯国，长驱直入其都，被火焚溃而退，冰雪交侵，饥殍满路。于是俄罗斯与破路斯国连和合从，以驱佛军。日耳曼国又乘其后，又协英吉利、东国等合攻佛国，于是拿破仑失位，退居小岛。复纠其余党复国，英人又合破路斯军击之，拿破仑败降，遂谪死于海岛，时嘉庆十九年也。其旧王再即位，及道光十年众又不悦，作乱驱其君，嗣王号曰路义非立。至道光二十七年，复废，遂不立国王。

佛国为欧罗巴最美之邦，西南两际海，西及西班牙海隅，南及地中海，东连日耳曼列国，东南及瑞士、意大里等国，北及北义国。北极出自四十二度四分，至五十一度十分，偏东自八度二分，偏西四度四分。沿海无多港口，南有黑云海隅，在西班牙及佛国之间，西北必当海隅，北有那耳曼海隅，在地中海。佛兰西所属之撒丁岛，名曰各西甲。南流之罗尼河，长五十二里，两岸丰盛，西方之牙伦江，长五十里，罗亚利江，长八十里，其岸多

葡萄，西北有西尼河，国都在焉，曰巴利。临瑞土地有白山，为众山之冠，高一千四百八十一丈，尚有峰高六百丈。在西班牙佛兰西交界，又有溜山，高稍次之。其北山则平坦，四面环绕。负山表海，是以敌国难侵。

物产五谷，仅足自给，民嗜曲，亦种葡萄，最重于欧罗巴各国。遍地种葡萄，计二万顷，所出之酒三万五百斗，六分之一为火酒，最美者为红葡萄酒，各国皆贵售之。计所产物，每年价银万四千四百万元，运出者约千六百万元。南方出橄榄油，最清贵。少林木，所需材料多购自异国。田亩计二十三万顷，其中五十分种五谷，九分为草场，四分葡萄埔，十四分林，一分果木蔬菜园。计铜铁煤锡矿厂五百二十处，采矿者三万人。南方出丝，不足给用，海中渔舟最繁。其民奉天主教，旧有斋戒之例，男女皆食鱼，禁食肉，今则天主教稍息而斋戒者亦少，故鱼之用迥不如前矣。人多巧思，制造精妙，每年所造呢羽，计银一万零五百万元，运卖他国者七百万元。其铜铁器及时辰表尤妙，花纸有名，磁器亦珍重，皮靴鞋极佳，每年所造各物，约六万万元。国中贸易，每年陆路万五千万万元，水路二万三千万万元，运进银二万三千万万元，运出价银二万七千万万元。每年进口本地船四千八百只，外国船亦如之，渔舟万五千只。

城中学馆最大，又民间小学二万八千九百六十三所，学生计二百二十余万名，其大学院三百五十八所，学生三万二千名，会学院一百所，学士二万三千六百名。

佛国素称知礼，他国皆就学焉。民谦和，喜舞蹈，性反覆机变，终日歌舞游乐，男女佚荡。军士尚勇好战，陆兵有名，水师则屡被英吉利、荷兰所败，嘉庆年间，英国以战舰封其海口，其

船俱不能出。其民崇罗马天主教，惟八分之一守波罗士特正教。国中有大教主十四位，副教主六十六位。昔王爵及教主据田亩大半，百姓贫乏，后国大乱，驱杀五爵，教主、教师等皆出奔，产殁入官，虽那波伦王在位，再立新爵，亦仅存其名号，而权不如前矣。学士能诗能文，昼夜勤诵，故国有盟约誓辞，皆用佛国语。欧罗巴各国，无不以佛国之字为正宗。其内外医科尤卓越，又精历法，知天文，能读汉字，造木板印书，所制造药材并各项料物，尤多新奇。

自道光十年后，佛国王自操权，按国之义册，会商爵士乡绅以议国事。每年王宫所用之银二百四十万元，世子每年俸银二十万元，国之大臣如之。有司国玺之大臣，理兵部、教门、外国务之大臣，理水师、藩属地之大臣，理国内务之大臣，工务农商之大臣，文学大臣。司刑之官千六百三十元，审狱之司一千元，别有定商务拟断之司，派兵弁之司，与中国无异。其公会必派国之大爵有名望者，百姓中每年纳饷银五千元以上者，推为公会之乡绅，预论国事，能言之士最多。佛国富民最骄，动自专擅，屡结党作乱，与他国肇衅，以路义非立王之贤，又募壮丁为民之卫，而有财之民，莫能弹压焉。其国库入项，虽每年二万五千六百三十万元，而三年欠项共一万四千万元。其出项，每年文官之禄并工部、教门、教学等费五千二百八十有余万元，军士、水军六千五百万元，造桥路、造炮、建战舰千五百万元，纳税二千八百四十余万，所应交还之项千二百二十五万元，计一年所费过于所入者七百四十七万元。道光二十五年，更增兵数，共计五十四万四千，马八万四千匹。坚城共一百七十八座，各有护兵。

《瀛环志略》云：佛郎西，自乾隆三十八年，王路易第十六

(一作卢义斯第十六)嗣立，时华盛顿(一作兀兴腾)据亚墨利加起兵，英吉利攻之不克，佛人以全军助华盛顿，英不能支，遂与华盛顿和，而佛亦由是虚耗。王好渔色，内宠擅权扰民，民不能堪。乾隆五十四年，国大乱，寻废王弑之，立领事官三人摄王政，以拿破仑为首。(一作拿破利翁，又作那波良。)拿破仑者，佛夙将，用兵如神，征麦西有大功，主忌之，置散地。国人既弑王，拿破仑乘势鼓众，得大权。嘉庆八年，国人推戴即王位，恃其武略，欲混一土宇。继罗马之迹，灭荷兰，废西班牙，取葡萄牙，兼并意大利、瑞士、日耳曼诸小部，割普鲁士之半，夺奥地利属藩，侵璘国，围其都城，战胜攻取，所向无敌，诸国畏之如虎。嘉庆十六年，以大兵伐俄罗斯，围其旧都莫斯科，俄人烧之而走。佛方族师，而天骤寒，军士冻死者十七八，诸国乘其敝也，合力攻之，佛师大溃，故所得土全失。嘉庆二十年，各国遣公使会议于维耶纳，(奥地利都城)凡拿破仑所侵地，各归故主。其间有分析，有合并。立盟约，不相吞噬。拿破仑既败丧，暂而避位，复立故王之裔路易，(一作卢义斯)仍握兵柄。嘉庆二十一年，与英吉利战于北境，兵败被擒，英人流之荒岛，道光二年死。路易即位数年卒，弟查理立，(一作加尔禄斯)愚戇不任事，在位九年，国人废之，择立支属贤者路易非立，(一作卢义斯非里卑)即今在位之王也，以道光九年嗣立，有贤声。

佛郎西颇重读书，学优者超擢为美官。其制宰相一人，别立五爵公所，又于绅士中择四百五十九人立公局。国有大政，如刑赏征伐之类，则令公所筹议，事关税饷，则令公局筹办，相无权，宣传王命而已。

国有额兵三十万，战船大小二百九十只，水兵五万。船之大

者，载炮七十二门至一百二十门，亦有火轮船数十只巡驶地中海。其俗人人喜武功，军兴则意气激扬，面有矜色，临阵跳荡直前，义不返顾，前队横尸杂陈，后队仍继进不已，获胜则举国欢呼，虽伤亡千万人不恤，但以崇国威全国体为幸。其酋长沈鸷好谋，知兵者多，水战陆战之法无不讲求，又好用纵横之术，故与诸国交兵，常十出而九胜。

按：佛郎西在欧罗巴诸国中，传世最久。自哥罗味开基，至今已千余年，中间虽迭遭变故，而代立者皆其宗党，未滋他族，未立女主，较他国之奕棋置君者，固无间矣。立法峻厉，贤君复六七作，危而不亡，殆有由也。

欧罗巴用武之国，以佛郎西为最，争先处强，不居人下，偶有凌侮，必思报复。其民俗慷慨喜战，有小戎驷铁之风，其用兵也，仗义执言，不似诸国之专于牟利。故千余年中侮乱迭生，而虎视泰西，国势未尝替削，至拿破仑之百战百胜，终为降虏。则所谓兵不戢而自焚，又可为卖武者之殷鉴矣。

佛郎西属地在别土者，亦有数处，如南印度之本地治利，南亚墨利加之歪阿那亚，非利加之阿尔及耳，印度海之布尔奔。得之不甚经营，弃之亦不甚惜，盖不以此为重也。

欧罗巴各国皆以贩海为业，如英吉利、米利坚、吕宋之属，每岁商船至中国，多者百余艘，少亦三四十艘。所贩鬻者，多棉花、洋布粗重之物，至如洋米、胡椒、苏木、海参之类，皆从东南洋转贩，并非西产。独佛郎西商船最少，多则三四艘，少则一二艘。入口之货，皆羽毛、大呢、钟表诸珍贵之物。盖其国物产丰盈，制作精巧，葡萄酒、大呢、绸缎之类，售之欧罗巴各国，即已利市十倍，不必远涉数万里而谋生。其航海而东来也，意在

于耀声名，不专于权子母。国势既殊，用意迥别，其情势可揣而知也。

【注释】

①瑞西图——今瑞士国。

②奥卢——又称高卢，法国的古称。

③第十六次卢义斯——即法国波旁王朝之路易十六，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处死。

④佛国童女——此即英法百年战争中，法国的女民族英雄——“奥尔良姑娘”贞德。

奥地里加国

（一作欧塞特里，即《职方外纪》中莫尔大末亚也，
图中博厄美厄，即寒亚里也，又奥人呼曰双鹰。）

奥地里加国^①，本耶马尼部落，后值耶马尼衰弱，遂自立国称王。因娶寒牙里^②之女王为妃，遂合寒牙里国为一。又蚕食耶马尼、波兰、意大里各国边境，增建部落，遂为欧罗巴洲大国。政事设贺官四人综理，其钱粮讼狱无专官。如有控诉之事，在国都者，都内之官皆可断之，在各小部落者，则各地尊长及其塾师均可断之。岁征钱粮银六千三百万元，步兵十八万五千四百，骑兵三万八千四百，大炮手万七千八百，修理器械兵二千三百五十，出师开路修桥兵二万有六百。

奥地里亚国，（东界俄罗斯，西界耶马尼，南界寒牙里，北界普鲁社及波兰。）幅员二十六万有二百九十五方里，户三千二百十三万四千有三十七口。大部落九，小部落二百八十五，别有寒牙里属国。

奥地里亚国沿革

《海录》：双鹰国，又名一达辇，在役古港口之西北，与单鹰国为兄弟，患难相周恤，亦奉天主教，风俗大略亦与西洋同。番舶来广东，有白旗，上画一鸟双头者，即此国也。（案：双鹰旗即奥地里亚国，单鹰旗即普鲁社国，故与都鲁机毗连，广东人以其市舶旗所

画呼之，非其本名也。)

《贸易通志》曰：奥地利亚国，粤人呼为双鹰。土地甚广，产水银、硃砂、铜、铁、白矾、丝绸、缎、五谷、酒、蜡、烟、皮囊。物产虽丰，民不务商。南有港口，曰得尔士，每年进口货价二千万元，出口货价九百万元。(此条补入)

《万国地里全图集》曰：奥地利域东国，即欧色特里国也。北极出地自四十三度至五十一度，偏东自八度至二十七度。南及土耳其国亚得亚海隅、以他里列国，北接俄罗斯国、陂路斯国、日耳曼国，东至末他味地，连俄罗斯国，西至日曼尼国、以大里国。东国所属，在日曼尼内，广袤方圆二十二万八千方里，居民九百八十四万丁；匈牙利邦，广袤方圆三十七万五千方里；以他里内各省，广袤方圆五万一千方里，民人四百一十七万丁；波罗国内各省，广袤方圆九万六千方里，居民四百零七万丁；答马地邦，广袤方圆一万七千方里，居民三十二万丁；另如其别族各丁，共计居民三千三百万人。所有之马，共计二百二十万只。国内遍有七百七十七邑，六百三十六郊，二千二百二十四墟，六万九千一百零五乡。每年收国帑者，共计银五千二百万元。国家欠银二万万元。太平之际三军二十七万丁，战时七十五万丁，兵船共计三十一只。

又曰：东国未久立，宋元年间一小邦诸侯，因其君智慧，日耳曼列侯推之为汗，其权势尚微。于明嘉靖四年，其汗获伯闵国据之。此后列国改崇波罗士特正教，惟东汗固执异端，力传加特力教。遇有民人不悦服者，即逼迫强之，或出国或背教，倘敢抗违，则定死罪。后取匈牙利国，与土耳其战败。因要广教门，连三十年攻战，但正教各国力战击退东军，强之议和。自后其国地

方愈广，又据低地并以他里大半，与是班牙国结为唇齿。佛兰西国忌其广大，往往开衅，干戈不息。佛兰西将武艺优娴，恒击胜奥地利，但议和之际，东国再加权复兴矣。现时欧罗巴各国权势最大者，第一英，第二俄，第三佛，第四奥也。其国商于广州互市，插旗画双鹰，故华人以双鹰国名之。

《万国全图集》曰：匈牙利邦之列地，一曰匈牙利国，其国一半山地出金、铜，其余平坦草场，多恼河横流其境，谷回五万顷，草场七万五千顷，林九万顷，园六万顷。其五爵弄全权，其农夫终身劳苦。所出者畜牲，每年山厂出金千五十斤，银四万一千斤，及葡萄酒、麻、丹参、蜜各货。昔为东方游牧达达里所攻据，与列西国交战连年，嗣后奉耶稣之教，力勉进学，不期土耳其族奋兴，战服达达里，是以与东帝连和，其为唇齿，招之为王。但因东政因时异宜之处，变通增减，国之绅士会议，各抒意见。其国都曰伯堡，居民四万一千丁，城于多恼河边，经营最盛。伯息居民六万一千丁，每年售出牲口不胜其数。伯息对面为补他城，居民三万四千丁。其银场开在伸匿，居民万七千丁，采矿者居半，其铜山最旺。阿丁堡居民造葡萄酒养豕，每年八万只。刺固城每被土耳其军侵伐，五庙邑昔有文艺之名，四方贤儒所会集。得伯新邑互市之地，其居民崇耶稣教。士额丁居民三万丁，出烟，勤务作事。

一曰七山地，匈牙利之东地，其山出金铁，居民大半崇正教，不拜圣像，此时服东国。其都曰黑曼城，居民二万丁。冕城居民三万丁，与土耳其国贸易丰盛。文学院之儒千二百。

一曰可刺地，土民勇战，因未向化，心野意巧，以农为生，产五谷、烟等货。

匈牙利之南界各农应募为兵，镇守疆境，遇土耳其军侵犯，则其乡兵冲锋突阵。塔马地城，沿亚得亚海瘠地，其居民因地硠不能耕，捕鱼为贼。山生药材、野蜜，其都会撒刺小邑，加他罗城四面险固。

《地球图说》：阿士氏拉国，又名奥地利国，或曰东国。东南界俄罗斯、土耳其二国，西界瑞西国并亚利曼诸小国，北界波路西亚国。百姓约三千五百万。都城名未伊那，城内民三十万。三分天主教，余耶稣教、犹太教。各国徙居，言语杂出，或与亚利曼、意大里口音相似。内有一大江，名拖地俾。属国颇多。土产金、银、铜、红铜、水银、盐、五谷等物。

《地里备考》曰：奥斯的里国，在欧罗巴州之中。其国土在北极出地四十二度起，至五十一度止，经线自东六度起，至二十四度。东至厄罗斯国，西连苏益萨国，南接土耳其、意大里二国暨地中海，北界布鲁西、波罗尼二国。长约三千一百里，宽约一千八百里，地面积方约三十四万零二百四十里，烟户三京二兆口。峻岭叠起，冰雪凝积。河至长者十八，湖至大者十一。中、东二方田土膏腴，余地高燥，物产微鲜，气温和宜人物。产各种金石，称富庶。男女皆得嗣位，以长幼为序。奉罗马天主教者过半，其额力西国暨加尔威诺、路得罗等各修教，奉者无几，至若入德亚古教，奉者尤寥寥。技艺精巧，匠肆林立，贸易丰盈。

耶稣三十三载，汉光武建元九年，为罗马国征服。厥后越四百余载，有北狄侵扰。唐德宗贞元七年，为佛兰西所克，改号曰奥斯的里亚。元世祖至元三年，亚里曼国君既获其地，以封其世子，其土地积方不及三万里。又越数十载，历代嗣君渐广邦基，与邻邦陆续结婚，附近各地尽为所有。嘉庆九年，其国君进称可

汗。嗣后虽曾被佛兰西那波良占据过半，嘉庆十九年两国讲和后，侵地皆归还，仍为欧罗巴州富强名邦。本国所属各地，虽有亚里曼、波罗尼、意大里、翁给里四者之名，然统分十五部，大小不等。

《外国史略》曰：奥地利国，亦名东国，中华称为双鹰，因其船旗名之也。本微国，宋真宗年间，日耳曼在东界别立君长，以防范各国，且称之曰东境界，由此东国之名起焉。迨元至元以后，与邻国或结盟，或交战，日增其地。于明景泰七年，东国之君并日耳曼国之地入版图。于明世宗嘉靖元年，与是班亚、荷兰等国交战不绝。是时东国广袤方圆五千四百里，维时回回土耳其国群兴，恨东国崇天主教，再围其城，佛国又忌之，亦助土耳其军侵之，本国屡战屡败，几失全地，独存意大里地而已。乾隆四年，所掌版舆尚广袤九千零四十三方里，居民二千九百万。其君卒，女尚幼，欧罗巴列国结盟，共侵其地，于是其女婿嗣东国之位于乾隆二十年。其国后与他国结盟，欲灭破路斯国，七年力战而后退。其后嗣君明哲，屏斥奸邪，值佛国大变，其妹为佛国之后，被百姓所害，是以肇衅，四战四败，乃结平焉。于嘉庆十三年，东国君之女配佛国君波那里稔王为妃，两国和好。嘉庆四年，东国与俄、破等国盟，共为唇齿，战胜佛国，尽复侵地。

波兰国

（附格那耦，案此即《职方外纪》图之波罗尼也。）

波兰国，即古时之麻底阿。其人则斯可腊矣种类也。语音庞杂，风俗强悍，当意大里盛时，征讨各国，惟波兰未失寸土。自耶稣纪岁九百九十年，（宋太宗淳化元年）有摩尼斯老士始立国称

王，建都于洼肖^③。迨千有四百年，（明建文四年。）协稔女王嗣位，与里都阿那酋长查遮尔伦婚配，合为一国，仍曰波兰。（里都阿那者，《职方外纪》作里都亚尼，正在洲中海东岸，以与波兰合国，故其海亦或名为麻底阿海云。）其后国中土豪聚党数十万，擅权自恣，国王稍不如意，动辄废立，擅田土赋税，政自下出，王不能制。千七百七十余年，（乾隆三十余年）普鲁社、俄罗斯、欧塞特里阿三国遣人说波兰王，愿助兵诛锄顽梗，约割地酬劳，议未决。千七百九十有二年，（乾隆五十七年）三王合兵来攻，于是被俄罗斯国夺去十部落，普鲁社夺去东普鲁社、西普鲁社、波新三部落，欧塞特里国夺去雅尔西阿一部落。波兰仅存洼肖与格那耦^④两部落，而格腊耦近又不服统辖，波兰惟洼肖一区。然膏腴阜产，亦足供给。各小部落设有总领，如遇会议，各以兵自随，稍不合，辄争斗，王亦置若罔闻，惟视其强弱而左右之。法旧严峻，近改宽大，人咸欣悦，而各部落亦较前驯帖。波兰国（东界俄罗斯，南界欧塞特里，西北界寒牙里。）幅员四万八千六百五十五方里，户三百七十万口。小部落四十有七，土人奉加特力教、由教、额力教。产布、呢、麦、木、谷。

格那耦，（东南俱界牙里西阿，西界普鲁社，北界洼肖。）在洼肖之南，地土肥厚，幅员五百方里，户二万四千八百口。土人尊奉加特力教，近自专制一方，不归波兰所辖。

波兰国沿革

《职方外纪》：波罗尼在亚勒马尼东北，极丰厚，地多平行，皆蜜林，国人采之不尽，多遗弃树中者。又产盐及兽皮，盐透光

如晶，味极厚。其人美秀而文，和爱朴实，礼宾笃备，绝无盗贼，人生平未知有盗。国王亦不传子，听大臣择立贤君，其王世守国法，不得变动分毫。亦有立其子者，但须前王在位时预拟，非预拟不得立。即推立本国之臣或他国之君，亦然。

国中分为四区，区居三月，一年而遍。其地甚冷，冬月海冻，行旅常于冰上历几昼夜，望星而行。有属国波多里亚，地甚易发生，种一岁有三岁之获，草菜三日内便长五六尺。海滨出琥珀，是海底脂尝从石隙流出，初如油，天热浮海面，见风始凝，天寒，出隙便凝，每为大风冲至海滨。（原无今补）

《万国地里全图集》曰：波兰国内之地，一曰牙里西，林业广坦，兼有沙。国出五谷、畜牲，林多狼熊，献皮受赏。其土多出盐。百姓并拜天主圣像，信僧诱惑。民惟务农，不识布帛。其省会邻山城内有一文学学院。一曰罗多麦，与牙里西为一国，其五爵代东帝治国政，百姓纳田赋税饷，待其五爵议定而后征收。其甲口城与其郊广袤方圆千五百里，居民九万三千丁，不服他国。城内多庙寺，繁尼僧，通商邻地。

波兰国，昔日自治民，因五爵相争，俄罗斯与奥地利、波兰两国分夺其大半。道光十二年，效死乱叛，然交战十余合，不足抵御，自后仍归俄罗斯统辖。产五谷、蜜及木料，居民大半五爵之奴也。其都城曰挖稍城，居民十五万丁，其中三万犹太国人，好攘夺。其东方称曰力刀地，与波兰国相仿，会城曰味里那，其内有文学学院。窝希尼与破多里等部，昔归波兰国，遍处平敞。（原无今补）

《地里备考》曰：耶稣一千八百十四载，有波罗尼亚国者，统归俄罗斯国，东至俄罗斯，西北皆连布鲁西亚国，南接加拉哥维

国。长约一千二百七十里，宽约八百里，地面积方约六万三千七百里，烟户三兆九亿二万五千口。土地平坦，多湖河，饶谷果。产银、铜、铁、锡、煤、玉、纹石、硫磺、磁器等物。地气温和，一望平阳，无山障蔽，北风甚烈。所奉罗马天主教，或奉别教，概不禁止。技艺稍庸，匠肆鲜少。通国分为八部，一名马索维亚，乃会城也，每年由厄罗斯国王钦派总管官一员，驻扎节制，一名加拉可维亚，一名三多迷尔，一名加利斯，一名鲁伯林，一名波罗谷，一名波达拉给亚，一名亚乌斯多窝。

又曰：加拉哥维亚国，原波罗尼国之地，当波罗尼国版图入厄罗斯国时，厄罗斯国王欲兼并一统，而奥斯的里亦欲据之。嘉庆二十年，各国公使齐集维耶纳地会议，将其地两不归并，另立一国，且议以厄罗斯、奥斯的里、布鲁西三部邦互相覆庇。北极出地四十九度五十八分起，至五十度十六分止，经线自东十度五十三分起，至十七度五十二分止。东北皆连波罗尼国，西界比里尼加河，南枕维世都拉河。地面积方约有六百二十里，烟户一亿一万四千口。本国一望平原。景色雅致，馔谷果，地气较波罗尼国尤暖。不设君位，黎庶自推官长理事，二载更易。奉罗马天产公教，余教亦不禁止。民人勤劳，贸易昌盛。会城建于维世都拉河岸，货物骈集。其加拉辣多慕拉哥尔、塞索维斯二处，温泉甚多。赴俗鄙市乃本国人烟辐辏之地。

【注释】

- ① 奥地利加国——今奥地利国。
- ② 寒牙里——即匈牙利。
- ③ 洼肖——今波兰首都华沙。
- ④ 格那耦——波兰城市格丁那尔。

瑞士国

（源案：（职方外纪）谓之大尔马齐亚，与佛兰西、意大利、耶马尼、奥地利亚犬牙相错者也，与瑞丁之可称一瑞字者迥别。）

佛郎西之东，奥地利西，意大利北，日耳曼列国南，有瑞士国，即绥沙兰。（犹瑞丁称绥亦古也，一作苏益萨。）瑞人粗鲁，曩值意大利盛时，瑞亦以强称，率师攻击佛兰西，被意大利窥其空虚，遣兵往侵，几致覆国。不久旋为佛浪斯诸蛮夺据，裂为数国，以耶马尼为总领，传至哈士默，复合为一。嗣在鸦地东隅择山谷形势，建筑险固之城，虽名属耶马尼，实专制一国。迨耶马尼无道，国中离叛，瑞国王恃城险可据敌，兼有特尔之勇将，遂舆师与耶麻尼抗拒，连胜，从兹不受统辖，分疆域为十三部，以苏利赤为国都。百余年复为佛兰西攻击，为不能敌，遂输诚于佛兰西。值西洋各国兵戈迭起，几作佛兰西、奥地利及俄罗斯三国之战场，民罹其荼毒。迨佛兰西波利稔王时，始不受统辖。部众不愿立王，仅于麻尼各大部落议设总领，并小官数员，权理国事。立法过严，复思离散，遂分二十二头目，各自为治，不相统属。惟于每年集五部落会议一次，递相轮次，周而复始，所议无非守土御敌之策。额兵三万二千，分隶各部，遇有事按丁抽调。风俗俭朴，尊加特力教，文学以仁尼洼、疏留赤两部为最。河道三，蛮河自洼利斯起，至仁尼洼湖止，阿河自麻尼发源至阿俄威阿止，吴河自额里渠至千斯顿湖止。产麦、谷、钟表、袈娑布、麻布。

绥沙兰，即瑞国，（东北俱界奥地利国，西界佛兰西，南界意大利里亚。）幅员万五千方里，户二百万有三千口。总部落二十有二，各设头目，不相统属。

瑞国沿革（原无今备）

《万国地里全国集》曰：瑞国乃日耳曼、佛兰西、以他里三国中间褊小山地也。北极出四十六度至四十八度，偏东自六度至十一度，广袤方圆五万七千方里，居民二百万丁。高峰刺天，终年有雪，但其山水雄奇，远国之士每往遍游其地。欧国之大河亦由此地流出。西方有湖，周绕密林，涧溪回环，鹿麋趯躍，无异圉圉。其谷丰盛，多产药材，又多牛畜，奶饼最香。其居民历六百年不服王化，游牧山谷，账逐水草，既无暴主苛政，各得其所，近日大半崇正教，拜救世主。其俗朴直而强健，是以各国募其兵丁为王官之侍卫，因效死忠战，最胜于各国之军焉。全地分二十二部。在西南佛国交界热尼瓦^①城，建在湖滨，居民造时辰表，每年价银六百万两，所贩于中国者大半。此城之民，虽服瑞丁，然其贵人自主国政。最著之城，乃基坦墩、害米等邑。

《地球图说》瑞西国，又名瑞士国。东界阿士氏拉国，南界意大利国，西界佛兰西国，北界亚利曼诸小国。百姓约有二百万之数。有至大之城一，名热尼瓦城，然非国王所建都也。国内分列二十二部，大半耶稣教，小半天主教。亦有书院以教养幼士。民之言随其地，北则亚利曼，西则佛兰西，南则意大利等音。有山名亚力伯，终年积雪，地多硗瘠，物产不多，大半牧羊。本阿士氏拉国所辖，昔有善射者名得利，阿士底拉国官置苹果于其子

首，令射之，一矢果落，而子不受害，由是民不服，叛拒自主其政，迄今六百三十年矣。道光二十八年，是国又不靖，倘未和好。土产奶饼、药材、羊毛、布、时辰表、鹿等物。

《地理备考》曰：苏益萨国，（苏、绥、瑞三字音近，亦犹瑞丁之作苏以天也。）在欧罗巴州之中，北极出地四十五度五十分起，至四十七度四十九分止，经线自东三度四十三分起，至八度五分止。东至奥斯的里亚国^②，西连佛兰西国，南接奥斯的毕国暨萨尔尼国，北界亚里曼国。南北相距约五百里，东西相去约七百五十里，地面积方约二万四千里，烟户一兆九亿八万口。本国峰峦叠起，河之长者四，湖之大者十四。山上则冷，平原则温，谷中则热。田土高则瘠，下则沃，平阳产谷果，适敷所需，草木丰茂，禽兽充斥。土产金、银、铜、铁、锡、铅、煤、白玉、红玉、碧玉、玛瑙、水晶、硫磺、硝砂、石膏、信石，及各种花石等。至于朝纲，不设君位，惟立官长、贵族等办理国务。奉罗马天主教者四，及加尔威诺修教者六。贸易昌隆，匠肆林立。昔为罗马国统属，罗马衰，始为佛兰西、亚里曼等递取。元成宗大德四年，国人诛戮官吏，以避苛政，越八载，有乌黎、孰义的斯、翁德瓦里的三国，互相救援。明武宗正德八年，凡合盟者十二国。嘉庆三年，苏益萨国又为佛兰西占据，改为十九小国。迨嘉庆二十年，佛兰西国王那波良败绩后，苏益萨国复得自立，更有奥斯的里国会议，为二十二部小国。素不养军，每国各按户口多寡，应出壮丁若干，以防不虞。

《瀛环志略》曰：瑞士，（瑞子，束色楞，绥沙兰，苏益萨）在日耳曼南，奥地利西，佛郎西东，意大利北。东西约五六百里，南北约三四百里。万山叠峙，中峰高接霄汉，常积冰雪，欧

罗巴大河多由此发源，白水清奇，甲于欧土。西境有官斯丹萨大湖，围以密林，萦以清涧、丰草芳缊、麋鹿群游，尤为幽胜。产五谷、药材，所造奶饵极甘香。居民大半以牧畜为生，夏月驱牛羊入山，秋冬乃返。国无苛政，风俗俭朴，数百年未见兵革，称为西土乐郊。古时地属罗马，罗马衰乱，北狄据之，旋为佛郎西所有，后为日耳曼所夺。其民憨勇，日耳曼选为亲军，临阵皆效死力战。初分三部，后分为十三部，皆推择乡官理事，不立王侯，如是者五百余年。地无鸣吠，西土羨之。嘉庆三年，佛郎西摄王拿破仑（时拿破仑尚未即位）以兵力取入版图，改为十九小部，拿破仑败，各国公使会议于维耶纳，益以牙错之日内巴拉、牛弗沙德尔（本属普鲁士）、瓦来斯（本属奥地理亚）三部，共二十二部，为瑞士国。仍其旧俗，共推乡官理事，酌地势，按户口拔壮丁御侮。诸大国不得钤制。

（按：瑞士，西土之桃花源也。惩硕鼠之贪残，而泥封告绝，主伯亚旅，自成卧治，王侯各拥强兵，熟视而无如何？亦竟置之度外，岂不异哉。花旗人甘明者，赏游其地，极言其山水之奇秀，风俗之淳古，惜乎远在荒裔，无由渐以礼乐车书之雅化耳。）

【注释】

① 热尼瓦——今瑞士之日内瓦城。

② 奥斯的里亚国——即奥地利。

英吉利国总记

英吉利，又曰英伦，又曰兰顿。先本荒岛，辟地居处始自佛兰西之人，因戈伦瓦产锡最佳，遂有商舶往贸。于耶稣未纪年以前。蛮分大小三十种。居于西者，曰墨士臣；居于北者，曰木利庵斯；居于南者，曰西鲁力斯；居于糯尔和者，曰委力斯，曰矮西尼；居腹地者，曰萨沪，曰埂底伊，尚有诸蛮俱于弥特色斯。旧皆茹血，衣毳，文身，惟脉士厄数种渐兴农事，创技艺，制器械，修兵车，各蛮效之。旋被意大里国征服，旋叛旋抚。至耶稣纪岁百五十年（汉孝桓帝和平元年）分英地为七大部落，曰景、曰疏色司、曰依掩那司、曰委屑司、曰落滕马兰、曰伊什、曰麻可腊，与邻部塞循各自治理。八百年间，（唐德宗贞元十五年）委屑司之伊末遂并合七部为一国，始名英吉利，建都兰顿，从此不属意大里。又二百年，（宋贞宗咸平三年）为领墨攻击，遂属领墨^①。其后叛服不常，公举壹贺为王，传至显利二代王，先得爱伦，次得斯葛兰。显利四代王即弃加特力教，而尊波罗物士教。至显利七代王，娶依来西白刺为国郡，（案：英夷称其王妃曰郡），始革世袭之职，皆凭考取录用，开港通市，日渐富庶，遂为欧罗巴大国。

职 官

律好司^②衙门，管理各衙门事务，审理大讼。额设罗压尔录

司四人，厄治弥索司二人，爱伦陌治弥索司一人，录司二十一人，马谗色司十九人，耳弥司百有九人，委尔高文司十八人，弥索司二十四人，爱伦弥索司三人，马伦司百八十一人。斯葛兰比阿司十六人，即在斯葛兰部属选充，三年更易。爱伦比阿司二十八人，即在爱伦部属选充。统计四百二十六人，有事离任许荐一人自代。凡律好司家人犯法，若非死罪，概免收禁。

巴厘满^③衙门，额设甘弥底阿付撒布来士一人，专辖水陆兵丁。甘弥底阿付委士巷棉士一人，专司赋税凡。遇国中有事，甘文好司至此会议。

甘文好司^④，理各部落之事，并赴巴里满衙门会议政事，由芙吉利议举四百七十一名，内派管大部落者百四十三名，管小部落者三百二十四名，管教读并各技者馆者四名。由委尔士议举五十三名，内派管大部者三十名，管小部落者二十三名。由爱伦议举百有五名，内派管大部落者六十四名，管小部落者三十九名，管教读并各技艺馆者二名。统共六百五十八名，各由各部落议举殷实老成者充之，遇国中有事即传集部民至国都巴厘满会议。嗣因各部民不能俱至，故每部落各举一二绅耆，至国会议事毕各回，后复议定公举之人常住甘文好司衙门办事，国家亦给以薪水。

布来勿冈色尔^⑤衙门，掌理机密之事，供职者先立誓，后治事。

军 伍

额设水师战舰百有五十，甘弥孙^⑥百六十人，管驾水师战舰。

水师兵九万人，水手二万二千。英吉利陆路兵八万一千二百七十一名。阿悉亚洲内属国兵丁万有九千七百二十名。（此所述军伍之数毫无夸张，最可信，盖此书本夷字，非翻成汉字者比也，惟无养兵饷数是为疏漏之大者。）

政 事

凡国王将嗣位，则官、民先集巴厘满衙门会议，必新王背加特力教^⑦，而尊波罗特士顿教^⑧，始即位。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公议乃行。（民即甘文好司供职之人）大事则三年始一会议，设有用兵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由巴厘满议允。国王行事有失，将承行之人交巴厘满议罚。凡新改条例，新设职官，增减税饷，及行相币皆王颁巴厘满，转行甘文好司，而分布之。惟除授大臣及刑官，则权在国王。各官承行之事，得失勤怠，每岁终会核于巴厘满，而行其黜陟。

王宫岁用

甘文好司，岁输银二百五十五万元。凡有金银矿所产金银，与赃罚银，俱供王宫支发。称国王曰京^⑨，岁需银三十万元；称王妻曰郡^⑩，岁需银二十五万元；值宿官曰占麻连，管马官曰士底赫，管家官曰麻司达阿好司，岁需银七十七万元；护卫官曰班侍阿勒尔，岁需银三十七万五千元。此外尚有津贴罗压尔之官，嗑士达之官，唔官、里士曼等官，岁需银八十五万元，综计每年王宫需银五百九万五千元。（国用只述王宫，而不及官禄、兵饷金额，

殊不可解。)

杂 记

兰顿国都银号一所，因昔与佛兰西战，亏欠商民本银四十二万四千一百四十一万有奇，息银万有六千九百二十七万有奇，书票付给，分年支取。河道先不通于各港，嗣经疏浚阂兰特冷河，长九十里，疏浚历士河，长百二十里，又浚依尔力斯靡耶河，阂兰精孙河，阂兰王尼河，四通八达。舟由港口至各部落，任其所之，贸易大便。兰顿建大书馆一所，博物馆一所。渥斯贺^①建大书馆一所，内贮古书十二万五千卷。在感弥利赤^②建书馆一所，有沙士比阿、弥尔顿、士达萨、特弥顿四人，工诗文，富著述。俗贪而悍，尚奢嗜酒，惟技艺灵巧。土产麦、豆、稻，不敷民食，仰资邻国商贩。千八百年，各国封港，外粮不至，本国竭力耕作，粮价始略减。所产呢羽，皆不及佛兰西，纺丝器具，俱用水轮、火轮，亦或用马，毋烦人力。国不产丝，有由他国采买。

英吉利国，在欧罗巴极西之地，四面皆海，南距佛兰西仅一海港，东近荷兰、罗汶，东临大海，与士千里、那威耶对峙，西抵亚特兰的斯海，北抵北极洋。幅员五万七千九百六十方里，户口千四百一十八万有奇。国东平芜数百里，西则崇山峻岭。大部落五十有三，小部落四百八十有五。

英吉利所属斯葛兰岛附记

斯葛兰地，三岛相接，一河中流。东南平旷，西北多山。本

爱伦之人所辟，中为斯葛司与毕斯割据东南，遂名其地曰斯葛司。又有士特那腊果律割据西北，于耶稣纪年五百时，（南齐永元二年）并吞斯葛司，建部落于阿果律山上。传二百五十余年，为塞循之根尼刺所灭，易名斯葛兰。后有布鲁士，与巴利葛互争，英国之壹贺王以兵助巴利葛，立为王。传至士都轧无道，部众渐怨，于千六百有三年，（明万历三十三年）英吉利遂乘间灭之。以伊邻麻社为首部落，设官通商。然其众心至今向士都轧，而不向英国也。伊邻麻社首部落设色孙衙门一所，官十五人，以听讼，益士知加衙门一所，以徵赋税，岁征银二千三百八十五万元。甘文好司一所，执事四十五人，皆由官民公举。大书馆一所，贮书十万卷。习俗固执，胆大经营。河渠五，火腊河发源边罗冕山麓，至付利刺阿港出海；珂来底河、度稔河均源于揽绯里斯社，一由腊纳社出海，一由麻邑出海；又有一河，发源和化，至拔社分流，一经行，曰底河，一环绕而至曼付社出海，曰泗比河。斯葛兰（东南界英吉利西北界海），幅员二万九千六百方里，户二百三十六万三千八百四十口。大部落三十，领小部落三百三十八。

英吉利所属爱伦国附记

爱伦在英吉利之西少北，独峙一岛。佛兰西始开垦，公举头目，综理阔略。耶稣纪年九百，始属于领墨，二百余年，为英吉利侵夺，以腊墨领[®]为首部落，设官约束，法令严刻，止准货物运售兰顿，不许通他国。部众却于威，心皆不服。遂于千六百四十年，（明崇祯十三年）聚众屠杀英人四万，尽驱余众出境。旋为兰顿兵平服，后乘英国与弥利坚连年争战，爱伦人始得渐与他国

贸易。千七百九十八年,(嘉庆三年)英国与佛兰西争战,佛兰西阴结爱伦人为助,爱伦遂复叛,军无纪律,佛兰西不及救应,数月仍为英吉利所平。自后英国亦欽其苛政,设爱伦总理大员,驻扎腊墨领,并建书馆,贮书十万卷,赋税每年征收银二千二百万四百七十六元。河道三,麻罗河,自领塞发源,至瓦达贺港口出海;杉冷河,自阿兰山发源;摩目河受各湖之水,汇归杉冷河,由利墨里港口出海。产豆、麦、牲畜,郭地产金沙、金块,每块有重二十四两者。(郭,地名)爱伦四面皆海,在英吉利之西少北,幅员三万方里,户口七百七十六万七千四百有奇。大部落三十有二,小部落四百四十有二。

【注释】

- ① 领墨——今之丹麦。
- ② 律好司——系 Law House 之音译,即法院。
- ③ 巴厘满——系 Parliament 之音译,即国会。
- ④ 甘文好司——系 Government House 之音译,即内阁。
- ⑤ 布来勿冈色尔——系 Privy Council 之音译,即枢密院。
- ⑥ 甘弥孙——系 Captain 之音译,即舰长。
- ⑦ 加特力教——系 Catholicism 之音译,即天主教。
- ⑧ 波罗特士顿教——系 Protestantism 之音译,即新教。
- ⑨ 京——系 King 之音译,即国王。
- ⑩ 郡——系 Queen 之音译,即王后,女王。
- ⑪ 渥斯贺——系 Oxford 之音译,即牛津。
- ⑫ 感弥利赤——系 Cambridge 之音译,即剑桥。
- ⑬ 腊墨领——即今爱尔兰首都都柏林。

英吉利国广述上

《英国论略》：（新嘉坡人所撰）英吉利国，乃海中二方屿也。其南大岛曰伦敦国，北岛曰苏各兰国，两国共名英吉利。又有小岛称为倚耳兰，鼎足环峙。（道光二十二年，英夷在江宁与当事议款，其文书曰英国之以耳兰墩云云，盖其兵帅璞定渣乃以耳兰墩人也。）南及英海峡，隔佛兰西国，北及大北海，西至大西洋海，东距荷兰国不远。英岛延袤二十六万一千方里，户千有五百万口。倚耳兰岛延袤九万六千方里，户七百万口。

本国虽褊小，而除本国外所割据他洲之藩属国甚多。若地中海岛，则有十四万户口；若亚非利加海滨新地，则有二十五万三千户口；若五印度各藩属，则有八千四万口；在北亚墨利加接花旗国地，则有百五十万口；并其洲东群岛，白黑居民八十二万口。别有新荷兰岛^①，当中国南洋万余里，人户岁岁增益。此等属国，互相离远，无陆可通，惟以舟船联络。本国生齿殷繁，岁有几万离家开垦新地，建邑造船，故其人散布天下，无论何埠皆有英商贸易。

其人肌肤白，发则自黄、白、红、黎，各色皆俱，中多有红毛，故以红毛称之。剪发留短，其瞳睛或蓝或棕或黑。其女美艳闻四海。男四时衣呢戴毡，内衬汗衫，外罩背心、短衫，内外二裤，冬则外套长袍，足蹑皮靴。女衣用绸缎及各洋布，随风俗，依时式，百变千式。首戴大帽，面挂薄帕，身衣长衫三四重。最

好洁，首饰珠宝，不计价值，归必购各国之珍，以贻女姪。民日三餐，早饮茶、加菲等，暨面包、饼饵、牛乳油，午后大餐牛羊鸡豚鱼菜，惟荷兰薯芋乎各国。居宅高广数层，垺饰精丽，墙贴华纸，板铺花毡，户垂帷帐，周悬山水之图。庶民惟拜天主，尽绝道释，不奉异神。其教有二，一曰洗礼，一曰圣餐。城邑乡里，各派教主，每七日一礼拜，老幼男女聚集教堂唱诗，赞美教主耶稣之德，祈福忏罪，而后听教，教主尊若官府。

英国近北海，故甚寒，其天气不定，今日晴霁，明日**暖碇**②。夏暑而不热，水果甚佳。国有良马、绵羊，其毛以造呢羽，猎犬以捕野牲。国内约计马百二十五万只，牛、驴五百五十万只。田二百有七万三千顷，有麦无米，不赡于食，必由外国运至。山多石炭锡铁铜，百货皆来自外国。

国中无论男女，皆心文艺，能诗画，兼工刺绣。婚姻必男女自愿，然后告诸父母，不用媒妁，惟拜教主，祈上帝，婿则以戒指插新妇之指，即为夫妇。因上帝原初止造一男一女，故不能娶二妇，亦不许出妻。多有男终身不娶，女终身不嫁者。父母产业，男女均分，不能男多女少，嫁则婿受其贄焉。倘违禁取两女者，其罪流。国人相接，除帽示敬，尊坐卑立，惟跪拜上帝，即见国王，亦不拜也。

英人有三品，一曰五爵，二曰绅士，三曰庶民。五爵惟其长子世袭，其余皆为绅士。不论何等人，皆可供职。其教士之长大者等于五爵，下者如中国塾师，必学三四国语音，通经能文，精历法，明测验推步，然后可以教人。其医皆有考试，考中方许治病。其讼师学法律，亦有考试。画师画山水林泉及塑像，皆以逼真为贵，不似中国白描写意，虚多实少。

农夫共计九十七万八千有余户，田地瘠确，故设奇器引水以溉之，围以篱笆，有似园圃。英人最好花园果林，五爵皆有猎场，冬月则盖暖室，内排各种蔬菜、果树及远方异种草木，温养发芽，故四时常有异果名花。机房织造，不用手足，其机动以火烟，可代人力，以羊毛与棉花纺成洋布、大呢、羽毛，皆自然敏速。道光十八年，所制出丝绸、布帛、铜器、百货，计价银三百万两有余，绵布计银万有二千四百万两，绵线计银二千七百六十万两，铁条与铁器计银九百四十万两，麻布计银九百六十万两，羽呢等货计银千有三百八十万两，共计一年运出之货，价银二万一千六百四十万有余两，而国内所用货物不在此数。皆务工勤商，早夜经营之效。由人烟稠密，户口繁滋，田园不足于耕，故工匠百有三十五万户，多于农夫三之一，不止贸易一国一地，乃与天下万国通商。

所运进广州府之货物，如海菜、沙血蝎、洋蜡、槟榔、海参、燕窝、冰片、血珀、阿魏、息香、牛黄、乌木、红铜、珊瑚、玛瑙、绵花、绵纱、儿茶、青石、火石、象牙、犀角、白米、鱼翅、鱼肚、槟榔膏、玻璃器、锡、铅、铁、钢、没药、乳香、胡椒、苏木、末香、红木、檀香、沙藤、自鸣钟、时辰表、大呢、羽缎、哔叽、小绒、洋布、花布、手巾。所有运出者，茶叶、湖丝、绸缎、手巾、紫花布、夏布、剪绒、绉纱、纹布、花幔、丝绢、绣绢、牙器、银器、漆器、云母、草席、磁器、白矾、笙竹、硼砂、樟脑、桂皮、桂油、桂子、硬饭头、铜箔、雄黄、牛胶、藤黄、澄茄纸、墨、铅粉、麝香、大黄、白糖、冰糖、糖果、姜黄、银硃等货。一年间所出入之货，价值不下银二千二百万元，而鸦片不在此数。

除大清国贸易外，尚有与花旗列国贸易之货，在道光十六年，共价银三千六百万两，其外国货运入本国海口者相仿。所用商船，大小万有四千五百余只，水手十四万八千名。道光十七年，外国船到英国埠头者，大小七千四百余只，每年所纳税饷，共计银六千六百万两。（按：此数不可信。考上文每年货价出入不过数千万，税饷不过税其十一，安有竟与货价银数相符之理？是为夸诞不情。）

其广推贸易之法，有火轮船，航河驶海，不待风水。又造轆轳路，用火车往来，一时可行百有八十里。虞船货之存失不定，则又约人担保之。设使其船平安抵岸，每银百两给保价三四元，即如担保一船二万银，则预出银八百元，船不幸沉沦，则保人给偿船主银二万两。其通国行宝为金，每金三两，分作银价二十二块，其银再分铜钱，兼用银票，钱钞楮币，与金银同价。

当中国汉朝时，英民犹未向化，游猎林中，值罗马国兵来侵，降服大半。（按：罗马国，亦作罗汶国，即意大利亚也。）东国野族，蜂起攻击，土人逃匿山林，英地尽为各国所据，渐奉耶稣教，始知风化。宋朝年间，有邻部那耳曼者，渡海力据英境，强役土民。不及二百年，两族合成一国，勤劳速兴。当明之季，英百姓尽崇正教，通文字，自弃旧俗，权势益增。民人敢作敢为，兵船出巡四海，屡拒退外国之兵，且文艺大兴，博览经典，法术武艺不可胜数。但其语音与汉语大不同，其言长，切字多，正字少，只二十六字母，是以读书容易，数日间即可学之。故此学者无不通习文艺，如国史、天文、地理、算法，不晓者则不齿于人。

目前王后主国，年尚少，聪慧英敏，众民悦服。贵臣共十二人，为管国帑大臣、审办大臣、持玺大臣、户部大臣、内国务宰相，外国务宰相、管印度国务尚书、水师部大臣、贸易部大臣、

兵部大臣，此外尚有议士协办大臣等，皆理政事者也。设有大事会议，各抒己见。其国中尊贵者曰五爵，如中国之公侯伯子男，为会议之主，且城邑居民各选忠义之士一二，赴京会议。国主若欲征税纳饷，则必绅士允从，倘绅士不允，即不得令国民纳钱粮。若绅士执私见，则暂散其会，而别择贤士。如有按时变通之事，则庶民择其要者，敬禀五爵乡绅之会，大众可则可之，大众否则否之。

每年税饷田赋入国帑者，共银万一千一百万两，除国用外，所余不及百万两，若越于此数，则减税饷。国之欠项共银二十三万六千七百万两有余，每年利息八千八百二十四万有余，施济间阎，每年银二千五百万两，（利息及施济两项银数，皆不近情，不足信。）其银乃各屋主、良民所捐。又教师抽国产十分之一，每年银共四百万两。弁兵十九万丁，（此据地理志及新闻纸数目，原本作九十万，非诞即讹。）此外另募于五印度国若干万丁，以镇守边境。水师兵船大小六百有十只，水手四万名，中有大舰，每只载大炮百有二十，或一百，或九十，或七十四，或六十门；其中等者或四十四，或二十八门；其小者或二十，或十，或六门也。自嘉庆十九年，西方列国大臣会议结和戢兵以后，兵船惟巡海护货而已。（原无今补）

《外国史略》曰：英吉利国，三洲环峙，小屿无数，亦西北岛国也。上古未通他国时，本山林土蛮，文身射猎，杀人祭鬼，惟与佛兰西人海边交易。有意大利国之罗马民，于汉宣帝十八年来踞此岛，佛国出军渡海御之，不能胜，又率大小船八百艘进攻之，连年交战，终为罗马所据，延及苏各兰以北。越二百年，始有耶稣之徒来此传教化俗。宋文帝二十五年，罗马国衰，又招曰

耳曼撒逊之族来此争战。迄三百年，遂由欧罗巴之北海顺流下，遍肆劫掠。岛民有阿里弗者，潜探敌营，归领军士突袭破之，而国基立焉。后大尼国来侵，焚掠民物，于宋英宗二年，居民力战胜之，此英国兴隆之原也。

英国北邻佛兰西，屡交战，互相胜负。明宪宗二十年，两国战息。其民始自营生，从欧罗巴学火药、火器、学印书务艺术，学罗针航海。向崇克力斯顿天主教^③，至是始改耶稣教。然执天主教之西班牙王不信，为高大战舰来攻，英国募水手乘小船，以攻其高舰。忽大风，敌舟触礁损破大半，遁回本国。

自后英国振兴，商船遍航四海，于明万历年间始通中国。万历三十年，复并苏各兰国，南北始合为一。但北岛之君，欲立克力斯顿教，英人又逐之，而请荷兰之君以为之主。佛兰西恃强，屡与列西国交战获胜，常思吞并，英人与他国连和，共为唇齿，以拒佛国。嗣后英国女王继位，竭心治国，选将练兵，战无不胜，佛国骄气渐敛。女王薨无后裔，于康熙五十二年，招日耳曼所属汉耶耳国之俄耳治为君，国益庶富，然常与佛兰西、西班牙两国交战。当此时，英国于四方开新埠，因本国人稠地狭，田园不足耕，是以驶到亚默利加之境，开新埠，大兴贸易。既而欲增税饷，土民不从，且佛兰西、西班牙又协助土民，于是亚默里利加人遂自立国，即今花旗，名曰兼摄他国，亦名合众国。时乾隆四十七年也。

英国于大地之中，居西北隅，北极出地自四十九度五十八分及五十度四十二分，中线偏东一度四十六分，偏西十度三十五分。国分三十部，大岛曰英吉利，曰苏各兰，小岛曰伊耳兰。苏各兰居北方，天气甚寒，山高少五谷，有草场，足资游牧，土民

犷悍，言语不通，日肆劫掠。苏各兰之南多物产，饶五谷，今亦属于英吉利。英吉利地山平坦，水甘草肥，惟东方沙漠，无大河，南地则膏腴，饶物产。山虽不峻，而自北至南，绵亘直达国都。东北地有煤炭矿，西南地有锡、铁。西为瓦里士部^①，山岭险隘，峒峡深邃，地饶而民良。伊耳兰岛，西北多湖泽渚水，东南肥美，惜农无开垦之资。海港最阔者苏各兰。伊耳兰之西滨南有威地岛，崖谷奇峭，多异景。佛兰西港内有危耳尼、日耳西等岛，伊耳兰海隅有漫岛。苏各兰西北有希白利群岛，北方有阿耳加群岛，最北有设兰群岛，此三岛天气极寒，不生五谷，今不述焉。英国无大河，最著名者为但西河，国都在焉，各国船皆泊于此。尚有得连地江、太西威邻江、士威江、威江、乌西江，其长者只六十里。天气寒热均平，多雨露，故其气畅茂。

田每亩比汉人六亩半，共一千三百七十四万六千九百余亩，游牧草场二千六十五万余亩，未垦地一千五十万亩，不足垦地一千三百四十五万四千余亩，统计五千七百九十五万二千余亩。伊耳兰耕地一千四百六十万三千余亩，泽渚五百三十四万七百余亩，湖四十五万五千余亩，统计二千三十九万九千余亩。

物产较他国特异，因英船所至，多采奇葩，归国种植，天寒建暖房，护以玻璃瓦。马高大，多力而驯良，最佳者价值三百两。牛亦高大，然止供乳、肉、耕田耳。绵羊毛造呢，山羊取乳。豕及五谷不敷食，由他国运入。每年出铁价银二千万余两，锡价银三十四万余两，铅银八十三万余两。煤炭最多，每年约二万四千余石。

英吉利分四十邑，瓦利士分十二邑，苏各兰分三十二邑，伊耳兰分四部三十二邑。

英都兰墩在但西河岸，英国大邑也，长六十里，阔四十五里，街市皆众，居民约二百万口。礼拜堂最大者保罗礼拜堂，长五十丈，阔二十五丈，高三十四丈，康熙年间所建，费银四百五十万两。其西方礼拜殿最古，国中名贤事迹，皆立碑于此。计之各商会馆及银局、信局，尤他国所无。设学馆以传学术，有大桥跨但西河。泊船约万五千只，火轮大小九百只，建船厂以备修理，经费银岁计五百余万。火车四万辆，载城内货物出入都城。兰墩之东，有藏大炮及兵器之库，但西河帆樯林立，城内外街衢阗塞，烟火万家，亦海外一大都会也。

其次邑曰曼食悉，居民十八万，机房、织造坊不可胜数，恒用火为机关。其三邑曰利威浦，居民十六万，为商贾之大埠，与各国通商，泊船千余，多火轮船。贸易最大者，花旗国为首。其四邑曰百官舍，居民十四万，制造五金备器处也。有鸟枪局，日造万余枝出售。又布茂士港口，设大战舰厂，木市肆甚繁。

苏各兰都曰以丁布，居民十二万，此最嘉之地，邑建山上，街路高高下下，书院中务学术者二千余人。甲拉俄港口在海边，居民二十万，美国通商第三大埠也。各制造局匠十余万，故产瘠而通商广。伊耳兰都曰突林城，居民二十万，民不好贸易，惟务耕勤学。大港口曰哥耳其，居民十万，每年进船三十只。地极褊小，多城邑，无陆路，皆以舟相通，英人数万往垦其地。英国人矫健，鲜疾病，重信义。男女肌肤白，睛或蓝或白或黑，常衣呢，冠用毡，剃发须，性好洁洗浴。气候或暖或凉，故终年穿暖衣，内着汗衫，一日数换，民多寿。常服者外背心短衫，内外二裤，冬则长袍。蹑皮靴。女用绸裹手，编其发，首戴大帽，而挂薄帕，衣长衫数层，珠宝饰首。屋宇广大，因地气寒湿，盖下甚密，有

层楼地铺花毡，窗悉玻璃，房设火炉，壁悬山水图画，爱洒扫。晨则饮茶，食乾糍、酥油、冷肉，午则小食，大餐用牛、羊、鸡、鹅、饼面，饮小酒，饱后始饮葡萄汁。以牛肉为上膳，民常食惟荷兰薯，而伊耳兰之小民更贫苦。

君民皆无妾媵，无鬻子女者，男二十四岁以上，自度有俯畜之业，方议娶。娶妻不用媒妁，与女子自订可否，诺则告其父母而聘定焉。聘后往来，以知其情性，乃集两家亲朋，赴礼拜堂，请教师，祈上帝，遂为夫妇。妇将已有业产财帛俱归其夫，终身无贰。生子数日，携至礼拜堂，教师浸于水内，曰施浸礼。男女五岁入学，习天道圣经及国史等书，十四五岁后，各择士、农、医、匠、商贾为终身之业。

国人每岁迁移他国，多不回籍，而户口加增如故。四十五年前，英吉利民一千九百十四万；三十五年前，加增一千二百六十万九千八百；二十五年前，共计一千四百三十九万一千六百名；十五年前，共计一千六百五十三万七千名；五年前，一千八百六十六万四千七百名，是知四十五年之内加增人户八百万名。女多于男。每百人中，务农者十之三，农夫二十五名内，以五名为田主；开矿者十之一；制造者十之一；为商贾者十之二；余教师、法师、医生、武士、水手。故英民分五等，一曰五爵，即与中国公、侯、伯、子、男无异；二曰乡绅、文武官、法师、教师、医生、大商等；三曰贾匠及田主；四曰雇佣、机手及农民；五曰贫乏之人。每年赈恤银一千二百万两。伊耳兰大农夫十八万，小农夫十六万，佣工八十八万，制造各物之人四十万，商贾及各匠百一十五万，乡绅富户二十一万，工人六十万，男仆十一万，侍婢六十七万，不务业者二十三万。

国学生馆计三万八千间，入学者百二十七万余人，用费或自出，或捐自他人，或出自国家。小儿自二岁以上，又立赤子学，女人办之。其大学藏书六万本，盛膳以供养之，必艺术贯通，乃推用焉。刑名、算学皆仿是。其学医术者，除病院外，别有院藏人身骸骨、肢体，全身筋脉，俾入院者察之，以知病原施药焉。

庶民务贸易，勤计算，习经营，不避危难，有大兴作，不惜重资捐创。农器便利，不用耒耜，灌水皆以机关，有如骤雨。凡田一亩，每年出麦九石，豆十五石，红、白萝卜二百余石，以饲牲畜，荷兰薯六十石，乃庶民所食。统计五谷田地约七百五十万亩，草场一千七百万亩。英人好猎，立苑囿围场，秋月驰马射猎，不捕野兽于山林也。

制造之匠，纯用火机关，所藉以动机关者，煤炭。每年出煤五万二千五百余万石，矿深一百三十九丈。每年以一千二百万石制火炮、刀剑，约价银五千一百万两。作工者三十万人。棉花多运自花旗，每年约三百四十五万石，价银四千二百八十万两。道光十五年，运出棉布价值银四千六百五十万两，棉绸一千六百五十万两，古时英国棉布皆由印度运回，获利甚重，今物价益减，工人多有缺食者。绵羊毛，每年产九十三万石，由外运入者四十二万石。所造呢羽售于各国者，道光十七年，价值银二千二十八万两，别有一百万两绒棉之价。其地织匠，共计四十万名。织造绸缎，每年用丝三十万石。前此多由欧罗巴列国买来，自道光二十三年以后，多由中国运入。道光十六年所买湖丝，共计银六百三十九万两。绸缎进口价银二百二十二万二千两。麻布，莫妙于伊耳兰。道光十五年，运出一千七百五十万丈，价值银一千一百二十万两，只供本国之用。每年书册纸四十五万五千石，纳饷银

二百四十万两。他国运来之糖，每年约三百二十四万石，纳饷一千四百八十四万两，其质最粗，英人磋磨之，乃精且白。小酒税并造酒之器，一年约银一千二百八十二万三千两，火酒更广，饷银一千六百五十万两。

四面距海，民习水性。其先不出欧罗巴之外，万历年间，方远驶各海，以开新埠。是时西班牙国专揽外洋贸易，英国协力攻胜之，又与荷兰、佛郎西交锋获胜，沿海之国乃皆通商。道光十八年，船共计二万六千六百只，别有载煤炭驶海各小船进口，共计一万九千只。火轮船与花旗国往来，最大者长二十三丈，阔三丈五尺，载一万九千一百石，尤大者载二万一千九百三十石，或用铁以作船身，久存不损。道光二十二年运出之物，价值银一万四千一百万两，二十三年一万五千六百万两，二十四年一万七千二百万两，二十五年相等。各国通商之数不在此，惟论中国而已。

与中国贸易二百余年，起于前明，其始最微，每年不过几万两，近始饮茶，而茶日加增。昔设大公班衙为贸易之总，于道光十四年散局，贸易更旺。自与中国结好以后，就有增益，于道光二十五年，粤省进口船共一百八十二只，运货银一千七十一万五千元，运出货价过于运进货一倍。往往以现银交易，所纳船钞税项，是年共计银一百六十六万四千两。厦门所进船三十三只，运入货价银四十四万二千两，所运出货价银四万六千两，共计钞税银二万三千五百两。福州进口船五只，进口货价二十万六千两，运出者并所不能卖者二十万五千两。宁波进口船八只，所运进货价银三万一千两，运出货价银五万三千四百两，共约钞税银八千二百七十两。道光二十五年半载内所进上海船七十二只，运入货价银一百三十二万八千两，所出者七十七万二千两，税钞银一十

四万九千两。通商之起原极微，而今日极大，利益万万。至于鸦片不正项之贸易尚在其外也。

英国字母最少，翻译中国《四书》、《五经》及各著述，又刊印逐日新闻纸，以论国政。如各官宪政事有失，许百姓议之，故人恐受责于清议也。礼拜堂计一万一千六百间，伊耳兰二千一百六十八间，每间立教师及监司，逢礼拜日集会，诵祷讲道，劝人修德。其中尚有崇正教之人，不设监司，惟请教师而已。此耶稣教，大半在苏各兰，与以耳兰之天主教，各不相入。

国立宰辅大臣，共商事务。国家费用，先与乡绅会议，而后征纳。通行银钱，一面印王象，一面书钱之名。国王薨。有子立子，无子立女。前世女主即位者，五君。今女君立已五年，屡出巡幸，任民观瞻，不宴处深宫也。宗室储君各食公爵俸禄，亦赴五爵公会议事。其储君统诸军士，为水师大提督。外有国帑、银库、律例、国玺、国内事务、藩属地、水师务、印度部、商部、兵部各大臣，有要务则国王召议事百十三员会议，与中国军机、都察院无异。其下各有董事，虽官有迁调，其董事不易。政务以国帑大臣为首，与大臣筹画。

其乡绅之会，则各邑士民所推选者，议国大小事，每年征赋若干，大臣贤否，筹画藩属国事宜，斟酌邻国和战，变置律例，舌辩之士尽可详悉妥议奏闻，其五爵之会亦如之。遇国有大臣擅权，其乡绅即禁止纳饷。计乡绅六百五十八人，自每年十二月至次年四五月皆云集焉。若乡绅有罪，惟同僚能监禁之。英国之人自立。悉赖此乡绅。苟或加害，则众皆协力抗拒。

英国赋税火酒、小酒、醋、纸，于道光十九年，共计银四千四百一十四万六千余两；印遗书、印新闻、印票担保等牌，共银

二千二十五万二千五百两；屋、窗、马车、犬、骡、马只、猎务，约银八百一十五万四千四百两；邮驿递信，收银七百三万八千八百两，共计银四千六百四十七万九千两。计入国帑银约一万五千九百万两有奇，惟田赋盐课两项系贫民所纳，其余赋税皆富户日用之物而征焉。所出国帑军士钱粮二千六十七万八千八百两，水师之费银一千六百七十九万二千五百两。国之欠项息银八千四百万有奇。火炮部四百八十九万四千两，文官俸禄银一百一十四万三千两，公使等俸禄银五十六万六千三百两外，尚有杂项之费用，所入仅敷所出。若所余者多，则减税，所收者不足，则增税。经乡绅议定，每人一年收四百五十两，每一百必纳其三块，以充国帑，共纳银一千五百万两有奇。

通国所行之宝，系金块，价值银三两，分为二十银块，以此再分为十二块，亦用铜钱十二块为一银块，以此铜钱再为四分也。但银钱重，船难多载，况计所有多不足用，积贮又阻于通商，于是国立银局，内收税饷，出银票以敷所用。道光初年，所出银票计价五千四百万两有余。六年所贮现银三千万两有余，故出所最著者银票，在国中及大邑，任商人别立票来往川流，不须动支实项，非若他国银票滥用，致局少现银，受害无穷。列国中惟英国银局最信，各国之商俱寄资取利焉。

道光二十二年，募军士十二万二千五百六十八名，骑兵侍卫三营，常步兵九十营，水师兵一百班，又募民壮二十万。各项战船，最大者十三只，载大炮百二十门；次者十二只，载炮一百门；又次者三十四只，载炮八十门；又次者二十五只，载炮六七十门。所载兵丁、水手，自八百至六百不等。外有巡船及各项火轮船数百只。

【注释】

①新荷兰岛——今之澳大利亚。

②曖曖——音 ài dài，形容浓云蔽日。

③克力斯顿天主教——系 Christianitg 之音译，即基督教，是为统称，此处即指天主教。

④瓦里士——英格兰的威尔士地区。

英吉利国广述中

《皇清四裔考》：英吉利，一名英圭黎，国居西北方海中，南近荷兰，红毛番种也。距广东界，计程五万余里。国中有一山，名间允，产黑铅，输税入官。国左有那村，右有加厘皮申村，皆设立炮台，二村中皆有海港，通大船，海边多产火石。王所居名兰仑，有城，距村各百余里。王世系近者为弗氏京亚治，传子昔斤京亚治，传孙非立京亚治，即今王也。康熙间始来通市，后数年不复来，雍正七年后互市不绝。初，广东碣石镇总兵官陈昂奏言，“臣遍观海外诸国，皆奉正朔，惟红毛一种，奸究莫测。其中查有英圭黎诸国，种族虽分，声气则一。请飭督抚关部诸臣，设法防范”。乾隆七年十一月，英吉利巡船遭风，飘至澳门海面，遣夷目至省城求济。广东总督策楞令地方官给资粮，修船只。先是其互市处所，或于广，或于浙。二十二年，部议英吉利不准赴浙贸易，于是皆收泊广东，每夏秋交由虎门入口。土产同西洋各国，而船械特多，制造尤巧绝。二十四年，方严丝斤出洋之禁。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言，“近年英吉利夷商屡违禁令，潜赴宁波，今丝斤禁止出洋，可抑外夷骄纵之气。惟本年丝斤已收，请仍准运还”。奏入报可。是年英吉利夷商洪任辉，妄控粤海关陋弊。讯有徽商汪圣仪者，与任辉交结，擅领其国大班银一万三百八十两，按交结外国，互相买卖，借贷财物例治罪。二十七年，英吉利夷商白兰等，求仍照前通市，两广总督苏昌奏准，照东洋铜商

搭配绸缎之例，酌量配买。每船准买土丝五千斤，二蚕湖丝三千斤，其头蚕湖丝及绸绫绸匹，仍如旧禁止，不得影射取利。自是英吉利来广互市，每船如额配买，岁以为常。其明年并准带绸缎成匹者二千斤。

《海录》：英吉利国，即红毛番，在佛朗机西南对海。由散爹里向北少西行，经吕宋、佛朗机各境，约二月方到。海中独峙，周围数千里，民少而豪富，房屋皆重楼叠阁。急功尚利，以海舶商贾为生涯，海中有利之区，咸欲争之，贸易者遍海内。以明牙喇、曼达喇萨、孟买为外府。民十五以上，则供役于王，六十以上始止。又多养外国人为卒伍，故国虽小而强兵十余万，海外诸国多惧之。海口埔头名懒伦。由口入，舟行百余里，地名兰伦，国中一大市镇也。楼阁连亘，林木葱郁，居人富庶，匹于国都，有大吏镇之。水极清甘，河有三桥，谓之三花桥。桥各为法轮，激水上行，以大锡管接注通流，藏于街巷道路之旁。人家用水，俱无烦挑运，各以小铜管接于道旁，锡管藏于墙间，别用小法轮激之，使注于器，王则计户口而收其水税。三桥分主三方，每日转运一方，令人遍巡其方居民，命各取水，人家则各转其铜管小法轮，水至自注于器，足三日用，则塞其管。一方遍则止其轮，水立涸，次日别转一方，三日而遍，周而复始。其禁令甚严，无敢盗取者，亦海外奇观也。国多娼妓，虽奸生子必育之。男女俱衣白，凶服则衣黑，武官俱服红。女衣其长曳地，上窄下宽，腰间以带系束之，欲其纤也。带头以金为扣，两肩以丝带络成花样，缝于衣上。有盛宴，则令年少美女，盛服歌舞，宛转轻捷，富贵家女人，亦幼而习之，以为乐。军法五人为伍，伍各有长，二十人则为一队，号令严肃，无敢退缩，唯以连环枪为主。其海艘出

海贸易，遇覆舟，必放三板拯救，得人则供其饮食，资以盘费，俾得各返其国，否则有罚，此其善政也。其余风俗，大略与各西洋同。土产金、银、铜、锡、铅、铁、白铁、藤、哆啰绒、哔叽、羽纱、钟表、玻璃、牙兰米、酒，而无虎、豹、麋、鹿。

《英吉利国夷情记略》：（歙叶钟进蓉塘，《寄味山房杂记》）英吉利不见《明史》，入本朝始通于中国。考地图在中国西北百余度。其国东西马行约三日，南北六日，余地散处各州岛屿。与邻国分市，相距有数万里者，悉航海以通往来。荷兰在其东，佛兰西在东南，俄罗斯在东北，瑞国及米利坚在其西，大西洋即葡萄亚在西南，小西洋则在利未央之东，其余小国无算，半环地中海，统名曰欧罗巴州。

州人皆遵耶稣教。耶稣生东汉时，始知以三百六十五日为一年，今称一千八百三十几年。以中国冬至后三日为冬至，十日为年节。耶稣生有天受，能通各国土音，创教劝人为善，后被恶人钉其体于十字架，剖割以毙。其徒号其教曰天主，国酋初不信，禁习颇严。后与他国相攻不胜，祈于其寺，忽云中现一十字架，遂以十字架为先锋克敌，因大信奉，于是造礼拜寺，供十字架，自郡国至乡间，在在皆有。男女七日一礼拜，无跪拜仪，以除帽为大礼。礼拜日停工作，许嬉游，不知闰，故不以月系年，即以礼拜期为数。

贵女贱男，自王至民，率一夫一妇，无妾媵，不分内外，妇亦与人往还。大约男以三十岁后，女以二十岁后，自相择偶，临时议婚，王则与邻国世互婚嫁。生子女成立后，即分以业，俾自治生，故配合多以财产较，亦有终身不嫁不娶者，听。凡交友至问其妻，不及父母，知俯育不知仰事。交易铸银为钱，大小不等，

以便市鬻。死时须记资财于簿，或施入仁会，或分交游亲戚，子女咸无争竞。三曰除服，不知祭祀。

各国以仁会资立贫院、幼院、病院，举公正之人董理，故通洲无鬻子女者，亦禁蓄奴婢。士农工商，各世其业。国立太学，郡中学，乡小学，延师以教读。字横列不直行，笔以铅锥为之，分科以习，书医士各有字，彼此不相通晓。商之子女，皆习书算。仕有土地世禄，传付长子。农以稼穡为上，次果木牧畜。土地皆属于王，荒土呈官注籍往垦，以三十年为期，满则归官。出示招投，各书愿出价目，封贮，定期开看，多者得，将价呈缴，始听耕作。期未满亦听转投，已满亦许接投，以是无地税。屋有赋，以架为额，高广不计，窗棂外向亦赋之。赋有四，一归王，一设巡逻兵，分段瞭守，一养瞽目废疾，治兵再赋。每男妇许各雇一人司爨，役不有赋，雇他国人赋倍之。工分艺、木、石、塑、画，不许搀越。能出一奇物，得专利三十年，他人学作有禁。有测度家，专看罗经行海。商则自小历风涛，习操楫泅水。

居室以白石为墙壁，木为梁栋，高垒五六层以避贼。次用砖，下用土，以白灰垩壁，使极光明。男短衣，色尚青白，冬呢夏羽，居常以布，悉单无棉夹裘。大衣长，其后两幅，愈贵愈长，甚至丈余者，数人在后，提挈以行，称为礼服。富者以金线缘帽及领袖以自表。女则珠玉锦绣为饰，极其华艳，男受女制。凡食，早则饮茶食乾糲，午小食，哺大餐牛、羊、鸡、鸭，咸烧炙，饱则麦面，饭后始饮酒，食水果，不以著，用刀叉匙，器用金银玻璃为上。尺曰码，每码约中国二尺四五寸，各国不一。斤曰磅，约十二两零。随身带笔簿，遇异闻异事则记。然诺以拉手为定，亦登于簿，无遗忘，无翻悔。

遇军事，治税赋，于亚勒马尼国选兵，（即耶玛尼国所谓红面兵也）其人忠实肯用命，备宿卫，置巡逻，悉募于此，各国皆然，不以民也。若在东印度各国用兵，则在满刺加招募。（满刺加，恐当作孟加腊。）兵饷极厚，每于礼拜下日关领，一人需洋钱十元、八元不等，计一月人需银二十余两，盖自有身赋与其酋也。

有官话，通行一州之地。无奴婢，故无责打骂詈，亦无笞杖之刑。有犯，镣铐手足闲置暗室，视轻重定期，满始释。富者赎，重者窜荒地，役使开垦。死罪以绳吊颈毙之。大逆不道，则有器如鼓状，内藏锋刃，纳人置于通衢，过者蹴使滚，此为极刑。凡传召以竹竿为符节，至即随以行。有深怨不解者，各请证人，至广场架鸟枪于肩，约药力所及，背立，发火互击，中不中皆息。凡病死，医者不得其故，则剖其脏腑头额，考验病之所在，著书示后，盖以既死则无所惜，此欧罗巴各夷情之大略也。

其下篇曰：英吉利国，前明始大。自大西洋葡萄亚通中国，乞得澳门以居，置买茶叶、大黄等物归售各国，各国慕之，闻风踵至。乾隆年间，大开洋禁，以粤东为市易所，设洋商通事。西南各国麇至，惟俄罗斯船不许开舱，盖其国与我北方蒙古毗连，向有榷场互易，若再开东南市舶，恐碍蒙古生计也。至是澳夷始不得独擅其利，乃以澳门夷屋赁与各国居止。澳夷向有番差一人以约束，理词讼，司达一人治赋税。

英吉利既常来，遂于乾隆四十几年间创立公司。公司者，国中富人合本银设公局，立二十四头人理事，于粤设总理人，俗谓大班、二班、三班、四班，外有茶师、写字、医生，及各家子弟来学习者，共数十人。每年七八月，夷船到时，始至十三行夷馆，许雇唐人，买办食用，年终事毕船归，各夷仍往澳栖止。驾船者

有船主，统管一舟人；有大、二、三、四伙长，测星日，看罗经，量刻漏，对洋图，以掌舵行舟；有写字人，登记数目出入；有医生治疾病；有兵卫掌枪炮；有水手管风帆以及搭客等。初年每舟不下千余人，牛羊犬马皆备，至澳报，同知衙门派渔船引水入泊黄浦，洋商雇西瓜艚船驳货出入。嗣海道日熟，递次减少，今每舟不过三四百人。大西洋既不得专利，来船日少。佛兰西幅员阔，人民众，然富者始饮茶，贫者以炒豆代，故船久不来。荷兰资本薄，无多船。他如单鹰、双鹰、黄旗等国，间有至者。惟英吉利公司商船最盛，然所市皆非本国土产，皆采买他国，犹以万达刺沙暨东印度各国采买最众，易茶丝等货以归，各国及俄罗斯西境皆就近至彼国转贩。每年三四月间，英国海舶云集。其初不过数船，近年增至大舶二十只，益以小船。其茶叶收赋极重，约埒中国买价，又禁他人不得置，即船主、伙长等人置者，到日交公司酌领价值，由是富强日盛，有大、二、三、四等头人以治政事。

其酋所居城，名兰墩。跨海筑造桥，上行车马，下过舟航。富贵家皆有苑囿，春秋佳日，礼拜之期，听男女游玩。夜则街巷遍悬油灯，行者无庸烛，其费出于仁会。亦有诙谐杂剧，夜始演作，昼有禁，恐妨工作也。人性强悍，好上人，荷兰等国皆畏之，推为盟主，以时聘问，数年一会，各酋长至其国以申盟约，宴游累月，方各登航以归。惟米利坚夷不与相下，米利坚即中国所称花旗者，沃衍宜五谷，周亦数千里，人勤力作，常以余粮济各国。设十二酋长以理事，一酋死，复公举之，必众服而后立，故其人最重行谊。无梗化，无催科，有军事方治赋，英夷常起兵攻之，十余年不能胜，又禁谷麦不崇与英兵，英兵益困，各国力为和解，始罢兵。米夷常指英夷为山狗性，如稍畏让，彼必追来，一返身

相向，反曳尾而去，故兵虽解，终不往还也。

其在东印度各国采买，亦设大班诸人，遇有可乘隙，即用大炮兵船占踞海口，设夷目为监督，以收出入税。先后得有孟刺甲、新埠，及新加坡等处，即葛刺巴，本荷兰在前明所踞者，英夷亦曾夺之，近始仍归荷兰。其用兵饷费出于公司各港所征税，公司得收三十年，期满始归其国王。凡用兵只禀命而自备资粮，以故到处窥伺。所恃惟枪炮，炮子用生铁铸，重者至三十斤，故所向无不披靡。至东印度，皆回民，仍各有酋长，英夷虽据其海口，亦未深入其内地。其回夷贸易中国者，所驾船，亦需英夷测度以行，故用英夷旗号，名曰港脚。嘉庆十一二年间，有大班喇佛者，约孟刺甲兵头，以兵船十艘窥伺安南，为安南所烬，无颜返国。以所余三艘顺抵粤洋。喇佛又与内奸说合，欲占澳门，不果。喇佛不能回覆兵头，遂潜匿不出，不能开舱，此十三年秋冬间事也。其兵头竟趋澳，占踞炮台，西夷仅保守大炮台，发禀告急。时总督吴熊光、巡抚孙玉庭调兵戒严，饰澳门文武驱逐，夷兵虽回船，然不去也。直待十四年春，喇佛给与金银，带归以恤死难，方回。喇佛以此被革，改用四班益华成为大班。盖议欲占澳时，惟伊不肯署名，嘉其有识也。喇佛旋以忧死于澳。益华成之后，有大班吐丹东者，冀我大屿山为居止，寄信回国，求奇异物入贡，自粤趋天津口，天津盐政以闻，奉准入都朝见。该夷使等不能行跪拜礼，诏将贡物发还，即饬盐政护送回粤，此嘉庆二十二年秋事也。时总督蒋攸銹亦将就从事，不能如各国使臣仪。

其初设公司，所来呢羽，立股分售与洋商，总商有三股、四股者，散商有两股、一股者，所买茶即以股分为则，其茶价照客价明加，每石有银十两、八两不等，名曰饷磅，以此重啖洋商。

收茶时，用以上下其手，洋商媚夷者，茶多溢额，如近年东裕行两股呢羽交茶，逾怡和四股之数，此明验也。洋商中贤愚不一，每每互相倾轧，倘有泄外夷之短者，该夷公司必知，遇事排斥。故洋商遇地方官询以夷事，皆谬为不知，而中国用人、行政，及大吏一举一动，彼夷翻无不周知。闻嘉庆年间，夷船到口，该大班等恭请红牌来省馆，诘朝穿大服、佩刀剑，到各洋行拜候，稍有名望之商必辞以事不见，俟其再来，然后往答，迎送如礼，一惟洋商言是听。迩年来船益多，销茶益盛，洋商仰其厚润，于是夷船将到，洋商托言照应，过关即出远迎。

又复常踞十三行之英夷，知汉字，能汉语，常矜其出入口税饷每年几及百万，而澳夷货来甚少，税饷极微，翻得坐享澳门市易租赁之利，每欲效之。遇班中人新来，多方播弄，如道光七八年，于夷馆前立大马头，置围墙栅栏，其地为对河居民来往渡口，禀控大宪，屡禁不遵，迨奉廷寄，巡抚朱桂桢亲督拆毁。该夷又将来船碇泊零丁洋面，不入口开舱，以八事入禀要挟，又纠各国夷，随声附和。惟米利坚夷不从，回称：“如我国有船至汝英国贸易，必遵汝英国制度，今来中国图觅利耳，如无利即请汝亦不来，何须喋喋也”。维时各船主争噪，向例到即开舱，起货下货，不过一二月，即开帆回，今久碇于外，不但货物霉蒸，一船数百人食用何出？大班部楼顿庸懦无能，听二、三、四班，许供给各船食用。自七八月相持，至下年正月，大班见不能了，潜附便舟而去。适洋商以所定茶不交，一年费用无出，再约齐至澳解说，始于是月十四五日，入口开舱。

三月初间，忽有火轮船自孟甲喇来，乃该港坐班及驻巡夷目专信申饬，令其作速开舱，毋误一年贸易。火轮船者，中立铜柱，

空其内烧煤，上设机关，火焰上即自运动，两旁悉以车轮自转以行，每一昼夜可行千里。自该处至粤，仅三十七日。据夷人云，道光初年始创造，不能装货，以通紧急书信而已，斯一奇也。

是年秋，夷船到三班，边司大班事益以肆，竟带夷妇寓十三行，出入必乘肩舆，翻不许洋商乘轿入馆，种种故为干犯。大宪怵以言，遂架大炮于夷馆两旁，设兵守护，居民愤愠，即他国夷亦谓天朝怀柔过甚。其肩舆乃东裕行司事谢治安所送，被官拿究，瘐死于狱。嗣通事头人蔡刚往谕，蔡刚有胆识，善语言，厉声辩诘，始有畏意，撤去兵炮。夷妇仍不肯遽回，盖洋商于奉谕饬查时，已具禀，谓大班患病，需人乳为引，故带以来，俟稍愈即遣回澳，故该夷得延抗也。

先是道光三四年间，公司以缅甸西南必姑港土产甚盛，发兵船占据，为缅甸所败，兵船来粤取饷，碇零丁洋面，本新安县属。有兵上岸滋事，用鸟枪击毙数人，大宪责令洋商向大班索凶手。据称：此系过往兵船，未经入口，非我能约束，且带兵人如中国官长，我乃贸易民人，岂敢往谕回覆。适是时，又有米利坚船载佛兰西夷商在黄浦，以砂斗击卖水果人落水死，报验船主，将夷送出正法，而新安数命迄无以赏。后闻其兵船不回国，在外三年始归，该国仍革去职事，以其不能约兵丁也。

近年该班等又欲于澳门寓馆前立马头，竖旗杆，商之澳夷。澳夷初答以此中国地方，非我所主，继思英夷在省，如此横行，倘洋商迎合，为之营于朦准，是澳为彼有矣。次日向该班改说，“此地乃中国界我居住，已数百年，汝等来贸易，暂赁以居，现有十余国在此，如皆各立马头、竖旗杆，是此澳为汝各国之地矣”。该班妄念遂止。澳旁高山，西夷建一望海楼，面零丁洋，用

大千里镜远观，可见数日后所到船，并能认知何国旗号，山后向有小路可上。原许一切人登眺，至是西夷不许该班登眺，翻将山后小路铲去，大路设卡，彼亦无如何，时有英夷在葛刺巴犯事，潜逃来粤，原告踪至，控于澳夷目，将该夷拿禁炮台议罪，该班为之缓颊不听，及令他夷往视，又为守者拒不得人，因相口角，一并拿禁，诸班哑忍，不能致辞。以上闻之通事头人蔡刚，定非虚妄。然十四年间英夷曾占踞炮台，西夷仅得大炮台以守，幸大吏亲飭文武员弁驱逐，英夷始俯首而去，今此虽夷目裁抑，未尝非藉中国威灵也。

又各夷尝颂中国之盛实无比伦，他港贸易货物每有售有不售者，至于置货，更非经年累月不能集。惟粤港无论何货，即压船之石、已烂之铁、及剪弃之碎呢、片羽，一至即售，所置货值数百万，一二月即齐，立可开航，此虽绕大地一周无此港口也。故英夷来船皆有木榜，横列数十款，闻系申诫之词，盖不独彼国土产来此销售，而茶叶、大黄，实彼生命攸关，况彼国赋饷所出，时虞封港，故告诫严极。无如夷性好强，又贪三十年之专利，而听积久盘踞奸夷之怂恿，以至屡行悖妄。苟非大宪镇静待之，几何不酿成事端也？近闻该公司之期久满，后日富商不得续入，屡屡控争，该国酋贪其重利，日事因循。迨以兵烦费重，加之在事头目各怀己私，亏折支绌，再二三年亦必散歇。公司一散，海疆可保永绥。盖党羽众多，势力始横，善治者必先设法解散，而后易于制驭。公司之夷迨来横甚，散后则各管各船，各自牟利，此为易制。然恐不知者翻以为忧，因备记之，俾见者知所去取焉。

又曰：澳门所谓新闻纸者，初出于意大利亚国，后各国皆出，遇事之新奇及有关系者，皆许刻印散售，各国无禁。苟当事留意

探阅，亦可觐各国之情形，皆边防所不可忽也。

（源案：公司散则易制，此语甚扼要领。不料十四年散后，粤督反行文英吉利，索其专派公司来粤，总司贸易，其来人即义律也。误听洋商簧惑之谋，遂启边防无涯之祸，惜哉！探阅新闻纸亦弋夷要策。）

《海防余论》：（南海颜斯综）广东有通洋之利，恐有通洋之患，诸国熙熙，皆为利来。而英夷尤专为奇技淫巧，以易取中国之财。彼国无税亩之征，行什一之法，首务商贾，税课特重。其人深谋远虑，好大夸功，号令甚严，从无宽贷。用兵机警，国内人少，多募他国杂番而督以本国武官，爱惜士卒，知难即退。即如商船，船主御下甚严，仿佛军法，水手人等有过犯，与头目应议鞭多少，立案生死不计。其俗谋夺人地，非必出自国主之意。所谓港脚者，不止殍、迦、拿三处地方。散处海外，皆有大小兵船，时常巡徼，往来游弈，头目多有携眷，三五富人，群居谄议，欲占据其国之某地，告知国主许往，凑合钱粮，即抽拨各处之兵船，令往攻取。若战胜得地，其地利益国主与出资之人均分，自有章程。前者夷兵到澳门，登岸进至黄浦，乃夷商公司所为，其明征也。

各夷常说：天下富庶，无如中华。诸国所来船，多不觉其多，所来少不觉其少，无卖不尽之货，又买不尽此地之货，为海内第一，是天下更无大于中华。英吉利久有垄断之心，常谓：“濠镜澳^①，西洋人可居，我辈不可居耶”？其覬觐久矣。次则大屿山，货物艰于来往，若老万山，则孤悬海外，皆非其所属意。英吉利尝欲称帝，称可汗，诸国不服，仍王号。其本国船俗呼祖家，以别于港脚。白头港脚番，志在牟利，虽为所辖，不乐战争，船上船主必是英吉利。

愚以为若有贫民陷夷，宜开一面网，许其自拔，立功加之重

赏，足以疑惑其心。彼之伎俩，专务震动挟制，桅上悬炮，登岸放火，占据各处地方，多用此法，然未敢尝试于大国之边疆，恐停贸易，则彼国之匹头、港脚之棉花、何处销售？茶叶等货何处购买？彼之国计民生岂不大有关系。彼若并阻诸国之来船，肆彼劫夺，则与之争斗者，当不止一国，彼能无虑及此哉？驭夷者必先得其情，而后有以消其桀骜之气，折冲万里之外。菑尧之语，聊备采择。

（按：粤东之居夷，自葡萄牙之居澳门始。维时尚方珍玩，皆取办于粤。或不时给，辄为中涓^②所黜^③，适葡人有濠镜之请，当事利其居积货宝，便于贡办。又所谓欧罗巴者，尔时不知为何地？以为不过南洋诸夷之类一枝，暂借无足重轻，非必贪其五百金之利也。葡萄牙本西洋小国，得此澳宅，如登天上，以其余资广筑楼馆，绵亘万厦。欧罗巴诸国来粤者，倚为东道主人，其留粤收逋欠者，皆租其房屋，久居不去。诸夷之浸淫狎熟于粤东，则由澳门为权舆也。林富一代名臣，而谋国之疏若此。语云：“涓涓不绝，将成江河”。可不慎哉。）

（按：英吉利夔然三岛，不过西海一卷石，揆其幅员，与闽广之台湾、琼州相若，即使尽力沃土，而地力之产能几何？所以骤致富强，纵横于数万里外者，由于西得亚墨利加，东得印度诸部也。亚墨利加一土，孤悬宇内，亘古未通声闻，英人于前明万历年间探得之，遂益万里膏腴之土，骤致不资之富。其地虽隔英伦万里，而彼长于浮海，视如一苇之航。迨南境为米利坚所割，所余北境，虽广莫而荒寒，类中国之塞北。燕支既失，英国几无颜色矣。）

五印度在中国西南，即所谓天竺佛国。英人于康熙年间，在孟加拉购片土，造屋宇，立埔头。乾隆二十年，灭孟加拉，乘胜蚕食印度诸部，诸部散弱不能抗，遂大半为其所役属。其地产棉花，又产鸦片烟土，自中国盛行之后，利市十倍。英人所收税饷，

五印度居其大半。失之桑榆，而收之东隅。抑何幸也？

英国人既得五印度，渐拓而东南。印度海之东岸，遍置埔头，阿喀刺达圉取之缅甸，麻喇甲、息力（即新奇坡）易之荷兰，小西洋（即印度海）利权，归掌握者八九矣。再东则中国之南洋诸岛国，惟吕宋属西班牙，余皆荷兰埔头，繁盛如噶罗巴，（即爪哇）冲要如马尼刺，（即小吕宋）英人未尝不心艳之，而他人我先，无由凭空攫取，然往来东道，以两地为逆旅，西与荷不敢少违也。澳大利一岛，孤悬异域，广莫无垠，野番如兽，英人亦极意经营，欲收效于数十年、数百年之后。至如亚非利加之狮山，（又名西尔拉里阿尼）辟荒秽而取材南亚墨利加之特墨，践涂泥而耕作。

盖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腴削其精华。而目前之倚为外府而张其国势者，则在于五印度。其地在后藏西南，由水路至粤东，不过两三旬，盖英人之属地又已近连炎徼，而论者止知其本国，以为在七万里之外也。

英吉利岁入税饷，除还商民利息外，每年约得二千余万两，所出亦二千余万两。本国额兵九万，印度英兵三万，土兵二十三万，谓之叙跋兵。兵船大小六百余只，火轮船百余只。其兵，水师衣青，陆路衣红，重水师而轻陆路，专恃枪炮，不工技击，刀剑之外无别械。

（按：英吉利本国地形褊小，而生齿最繁。可耕之土，不足供食指之什一。北亚墨利加未分割之前，英民无业者，卒西渡谋食。迨米利坚创据之后，英所余北境之土寒不可耕，虽得五印度广土，而其地本有居人，并无旷土，英人流寓虽多，终不能反客为主，故汲汲于寻新地。近年得新荷兰大岛，诛锄草莱，流徙罪人此，贫民无生业者，亦载往安插，移民于八万里之外，其为生聚之谋，亦可谓勤且劳矣。）

【注释】

① 濠镜澳——即澳门，又称壕镜，此为明代对澳门的旧称，明代嘉靖年间后，澳门一名代之而兴，但仍作为澳门的别称。

② 中涓——官名，涓为清洁洒扫之意，后世一般用作宦官之称。

③ 翫——音 niǎo，戏弄、纠缠之意。

英吉利国广述下

《英吉利小记》：（道光二十一年魏源记）英吉利在荷兰、佛郎机两国西界，斗入海中，西、南、北三面皆大海，惟东面近陆，亦隔海港。东西长千六百里，南北横广六七百里，略肖中国台湾、琼州形势，本欧罗巴洲之小国也。

国中产豆麦，少稻，不给于食，皆仰给邻国。以濒海，专事贸易，故船、炮讲求至精，与荷兰、佛朗机相等。于是凡商舶所至之国，视其守御不严者，辄以兵压其境，破其城，或降服为属藩，或夺踞为分国。若西海之亚默利加边地、若西南海之亚非利加边地、之甲城、之孟迈、之孟搭拉，皆其属藩，若南海之新嘉坡、之新埠、之美洛居、之三佛齐，皆其分岛也。其所属之国地，往往大于英吉利，其海道或距本国十余日，或一二月，三四月，五六月，皆筑城据其险要，驻兵防守，设官收税。其中间以他国，土地不相联属，全以兵船往来联络之。

国中无地丁钱粮，凡兵饷官禄，皆取给于关税。本国海口共五关，凡货出洋回国者，值番银千元之货，上税五十元，每年计二百五十余万。其各属国之关税，则随处支用报销，不解回本国。每年计千二百余万，而孟塔拉地居六百万，孟迈地居三四百万，以鸦片烟土惟产二国。孟塔拉产大土，孟迈产小土，其行销中国最广，故其税最多。余各属国，合计每年不过二百余万而已。英吉利不产鸦片，亦不食鸦片，而坐享鸦片烟之利，富强甲西域。

养兵十有九万，每兵岁饷番银七十二元。武官以火器考试入伍，月俸多者番银三百元，次二百六十元，以次递减。其每月俸番银二千五百元者六人，千五百者三十余人。今在舟山之伯麦，即月俸二千五百，布尔利月俸千五百，一如中国之将军，一如中国之总兵也。文官则皆无论大小，皆先纳资而后试之，得官后，不能称职，乃黜降之。

国都地名伦敦，距海口二百里，有河通海，河广三十丈。王宫皆在城外，示守在四方之意，若环以城垣，则四方不畏服，以为示弱。其山后为旧王宫，山前面建者为新王宫，旧宫方四里，为朝贺之所，新宫甫营四十余年，方二里，为游幸之所。左隔河为城，距宫十五里。城外为太医院，医官数十，国中就医者以千计。右三十里，则先王之墓在焉。河桥五道，河中多火轮舟，过桥则倒其桅而过，火轮舟行最速，所以通文报。盖王宫依山阻水，山上有炮台，以师兵为营卫，故不必城中而后固也。

英吉利与荷兰、佛兰西其发皆卷而微红，不剃不髻不辫，惟剪留寸余，不使长，其长发者惟妇人耳，故中国以红毛呼之。佛兰西即佛郎机，与荷兰、吕宋，皆英吉利之邻国，富强亚之，未尝为所灭。惟东南海中有葛留巴洲，方数千里，荷兰据之，名新荷兰。又有洲方千余里，吕宋据之，名小吕宋，曾为英吉利所争，分其税饷，旋亦不果。然距西洋之荷兰、吕宋祖国，水程四月有余，而华人妄谓荷兰、吕宋灭于英吉利云。

西洋国皆奉天主教，故其纪年，以天主耶稣生于如德亚，当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为託始。今英吉利辟天主教，不供十字架，而其书称一千八百四十年九月二十日，即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者，以旧为欧罗巴属国，犹随欧罗巴之称也。其国所宗教主曰

葛尼^①，其神名曰巴底行^②，距今千有六百二十六年，神有须发，一为立而合掌仰天之像，一为跪而合掌仰天之像，在家人奉之，亦有佛像曰巴底利，出家僧供之。僧尼缁衣大袖，无发，以三月九日祭先，无木主，惟入庙诵读追荐而已。

尊卑相见，重则免冠，轻则以手加额而扩之，皆立不跪，惟祭神乃跪，亦无拜礼。嫁娶择配皆女自主之，如男女有成议，则及期会亲族，入巴底行庙。男女皆跪神前，僧为诵经，问男女愿否，皆以愿对，则与二烛，各执其一，男授女，女授男，而吹熄之，复听诵经，毕而归男家。女束发，左右各为小辫而挽之，略如总角。尚细腰，故带束甚固，衣长袍，而腰束百结，两袖臂间亦各细襖，如腰襖之状。国中女子之权，胜于男子，富贵贫贱皆一妻无妾，妻死乃得继娶。虽国王亦止一妃，女官有妊者，生子亦归正嫡，止可谓私幸，不得有嫔妾名号，其子亦不得称庶母也。

今国王乃女主，名域多喇，年二十有一，登位二载余，前所赘夫已死，去冬复赘所属邻国之二王子为婿。其国名乍密，在海中距英利国都五百里，王子名雅那博，年与女主同，左右侍从皆宫女无男子。每临朝听政，二王子亦坐女主之后。国中宗室大臣，皆坐而议政。凡国王临朝，手执金镶象牙杖，群臣进谒，屈一膝，以手执国王手而嗅之，是为其国中见君父最敬之礼。初前王名乌连，没后无子，有一侄而不及侄女之才，故遗命以国传侄女。他日女主有子传子，有女传女，如子女俱无，则大臣公择亲族中有才者嗣位。今女主生母尚在。此道光二十年秋，浙江宁波府获白夷安突德所供也。

道光十九年正月十八日子时，女王与色西哥麦国俄达王之子阿尔墨成婚。于罗压尔先占土庙内行礼，邻国哈那洼国执柯，

其邻近国王之姑姊亦有特来观礼者。各官议送王子礼银三十万棒，每棒五元，凡百五十万元。宫中女官第一等八人，曰麻左尼士者三，曰加隐底士者五，皆各承行一大部落之事，盖英国旧分七大部落，并邻部塞循而八也；其次等女官十五，有人名，无官名，殆专理王宫事欤。一等女官每人俸银三千五百元，次等千五百元。王宫女官，俸银共四万一千五百元。此皆见于《澳门月报》者。

其女王之出，戴金丝冠，四面缀珠，身衣红色多罗呢长袍。或羽毛为之，胸前系金珠为饰。出则乘车，或乘大马，上用平鞍，后有倚背，左右有扶栏，从骑则皆跨鞍，以此别等威。国人见王不跪，惟免冠，手拔额毛数茎，投地为敬。

其国人白肌猫睛高鼻，类在京之俄罗斯，而发卷黄，故称红毛。亦有肌白而发黑者，不贵也。其在奥、在浙，皆有马礼逊，乃官名非人名。初奉佛教，后奉天主教，净髭须，此台湾擒获白夷颠林等所供者。

初二十年，钦差大臣伊里布视师宁波时，源为友人邀至军中，亲询夷俘安突德，爰录梗概，而旁采他闻以附其后。

【注释】

① 葛尼——即上帝。

② 巴底行——即耶稣基督。

北 洋

俄罗斯国志

叙曰：俄罗与英吉利争印度情事，已具西南洋志矣。恭读《康熙平定罗刹方略》，俄罗斯兵守雅克萨、尼布楚二城者，每城兵仅数百，我黑龙江兵数千攻之，何难一举摧拉？而圣祖两致书察罕，一寄书荷兰，往返数万里，始定疆界，何哉？其时喀尔喀、准噶尔未臣服，皆与俄罗斯接壤，苟狼狈犄角，且将合从以挠我兵力。自俄罗斯盟定，而准夷火器无所借，败遁无所投，即乾隆阿逆、土尔扈特之事，亦无所制肘，于是西北版图开辟万里，皆远交近攻之力。经营于耳目之前，而收效于数十载、数世之后，岂服见迹图，所测高深万一哉。故具载本末，俾知两朝圣人御边柔远，贻来世之深意。《语》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国。”志北洋，亦所以志西洋也。作《俄罗斯志》。

俄罗斯国总记

俄罗斯旧国，即古时额利西、意大里之东北边地，所谓西底阿土番是也。近数百年始强盛，疆域甲于诸洲，有在阿细亚洲者，有在欧罗巴洲者，有在墨利加洲者。其在欧罗巴之疆域七区，曰东俄罗斯、西俄罗斯、南俄罗斯、大俄罗斯、小俄罗斯、加戛俄罗斯，并有所得南隅回教之新藩地。东界阿悉亚洲内部落，西界波兰、普鲁社及欧塞特里，南界都鲁机，北抵冰海。（里海以东至葱岭为哈萨克、布哈尔、爱乌罕诸国地。里海以西，黑海以东，为俄罗斯新地。黑海以西，沿地中海东岸，为南都鲁机地。）幅员二百零四万方里，户六千五百万口。又有所得阿悉亚洲之新藩地，共四部落，总分二区，曰东悉比里阿、西悉比里阿^①。东抵海，北抵冰海，西界欧罗巴洲内部落，南界中国蒙古索伦。幅员五十万方里，户百有三万八千三百五十六口。在墨利加洲内部落，仅葛西模斯一小隅之地，方里、户口均无纪载。其国都原建于大俄罗斯之莫斯科，后改都于东俄罗斯之比特革^②，今仍还居旧都。

其国旧本土番，不通上国，无异于今之鞑鞑里，乐争斗，嫖骑射，马上交锋，趯捷如飞。至千二百年，（宋宁宗嘉泰元年）鞑鞑里之国汗率师捣其莫斯科国都，遂墟其社。（即元太祖灭俄罗斯之事）至千五百年，（明孝宗宏治十三年）有诺戈落之人伊挽瓦尔西者，起兵恢复俄罗斯北隅，并复西比里阿，尽驱鞑鞑里蒙古，夺回三百年故疆，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

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及至比达王^③，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

其国都设西匿士六十二员，分为两班。其管辖外部之官，则分数等，不问辖地之广狭，收税之厚薄，而以所隶奴仆之多寡为小大，其奴仆最多有十二万五千者。官俱武职，其国之奴仆，浮于兵额。在千八百十六年，（嘉庆二十一年）官之奴仆，有六百三十五万三千人，民之双仆有九百七十五万七千人。千八百二十年，（嘉庆二十五年）拒敌佛兰西时，兵止九万，加以镇守两都鲁机之兵，亦不满十五万，即并各处炮台防守兵、护卫兵数之，亦不足三十万。自击败佛兰西，威震邻国，开疆拓地，阅十二年，（道光十一年）即增兵至六十八万六千，倍于其旧。然其强，非因兵卒之众，全国马上之趯捷。其养兵之法，每农夫给田五十埃加，屋一间，俾贍一兵一马，无事则兵亦助耕。其水师亦增大战船四十，小战船三十有五，桅船二十有八，小船三百，水师卒四万有四千。土人俱崇额利^④教。

设天文馆、算法馆、乐器馆、技艺馆、文学馆，又书院一所，内藏中国与俄罗斯国之书二千有八百册，于是文教亦盛。所居之屋，惟王宫、官署、庙宇以砖瓦，此外民居多用材木。衣则长与足齐，夏衣麻布，冬披羊裘，贵人衣皆饰以宝石、金刚钻。河在欧罗巴洲北有四，窝尔牙河^⑤，自诺戈落发源，至阿斯特腊赞入海，长二千七百里；卢威那河^⑥，自河鹿那发源，至阿占牙入海；奈斯达河^⑦，自威多司发源，至比里入海；端河^⑧，自都腊发源，

至阿锁甫入海。产谷、麦、牛、羊、麻布、绿绒、盐、煤、蜜糖、密蜡、酒、五金、宝石、五色木。

重 辑

《万国地里全图集》曰：俄罗斯国，北及冰海，南至黑海、土耳其国，东接亚齐亚藩属国，西至瑞丁国八得海隅，及陂鲁斯、奥地利等国。北极出自三十八度至六十度，偏东自二十二至六十三度，广袤方圆四百五十万方里，居民四千八百万丁。其地大半平坦，惟东方有山岭。北方天气严冷，野地水潦。窝地牙河，流东南七千一百里入里海，其河深多船，欧罗巴至长之河也。地尼伯河，南流入黑海；顿河，西南流入亚速海隅；土味那河，西北流入八得海隅；阿尼牙河，北流入白海。西北地多大湖，如刺多牙湖、阿尼牙湖、西俄湖是也。中央地广坦，无树林，皆草场游牧处。北方沿海，白海之海隅曰泽加牙海湾，东北曰汾兰、利牙等海湾，南曰亚速海湾，各处港汊四通。但北海则全冰，船行不便，其南之黑海，由他大尼里海峡与地中海相连，故与外国海路交通甚难也。

地产五谷，阜如山积，麻为帆布、橡、松木为材料，运出外国者，不胜其数。其南方之马，强健善走，又多牛，所运出之牛油、牛皮无穷。山出金、铁、金钢石。

居民族类殊异，一曰萨刺瓦族，居其大半，四千四百万丁；力登族，二百万丁，住在八得沿海；分族在西北方，三百万丁，同达达里游牧；在南方，二百万丁，尚奉回回之教；甲木族，六十万丁，尚奉事菩萨，亦为游牧；曰耳曼人开新地之氓，四百五

十万丁；犹太散民五十八万三千丁；与他族种农夫，共计三千七百万丁。其中为国家或五爵之奴，贩卖人口无禁。住城邑内良民共计四百五十万丁，其中有上、下、中品者，隶五爵者九十万丁，不纳税赋，而多捍法网。五爵威权大重，敢作敢为。

通商广大，道光十二年，有船五千七百二十只进口，纳关税银三千七百万两，所运进货物共计银万七千万两，运出货物万六十二万两。唐朝年间，其民未向化，止游林内射猎。唐懿宗咸通年间，有头目招其族类，建邑开土。五代后周显德年间，女王代理国政，进天主教。嗣位者有十二子，分给国地，由此衅隙，征战不息。忽为蒙古所侵服，然国王不失望，于明正德元年，将蒙古一概驱逐。时有倚万王^⑨，好乱残忍，城内被戮六万人。明万历四十年间，五爵暨教师择新王，靖国除乱。

于康熙十年，彼得罗王幼时，为其女兄擅汗位，幼主隐修寺内，一面习骑射，演士卒，往白海建船通商。又攻击南方游牧，而开新海口，遂招文艺贤士，攻磨国民。及见女兄侍卫乱政，遂尽戮其人，亲揽国政。又巡行外国，学艺术，愈久愈进，欲知造船之术，遂潜赴荷兰国学习。工师返国后，与瑞丁国交战，而筑建新都名为彼得罗堡，由此开海路，与八得海隅往来，水陆权势始兴。深明韬略，善晓兵机，攻无不胜，军多船繁，各国景仰。汗没后，其后妃摄位，亦有权谋，虽嬖幸用事，而其将帅皆得人，故其国愈广。

于乾隆二十六年，加他邻后^⑩杀其夫王而代立，淫荡有才，广交艺，召工匠，养精锐，屡与土耳其国交战皆胜。嗣子承统，与佛兰西肇衅，连年力战，佛兰西不得已议和。其弟即位，复征服土耳其，击退白西国，故此西方各国畏之，皆严兵防范，以御其

侵侮。国汗操权，每公会议事，召国之尊贵者百二十人咨问得失，令各抒意见。其部为八，管宗室、管外国、管兵、管民、管刑、管户、管文学。每年关税、田赋杂税，共计银七千八百万两。军士六十一万丁，水师大兵舰四十，战船三十五，兵船二十八，小舟三百，水手四万。临阵其军士坚屹如磐，死不退走。国家欠银二万万，文武各官俸禄甚薄，多受贿枉法。崇加特力天主教，无异希腊教门。在国都有教皇，大有权势，其教主分各部。庙七十万间，僧十六万，寺四百八十间，女寺百五十六间。

衣长衫，冬即羊皮。食物粗粝，以大麦粉为汤，用粉水为饮。嗜酒，不沐浴，卧地炉以自暖，以白菜养牛马。城邑良民分党自豪，视农如草，人多赌荡，放恣无度。

八得沿海地，一望苍莽，终年如冬，故产物不多。松榆稠密，种田甚少。其都城彼得罗堡内，屋高如殿，城建水中，西风吹水入港，遍街涨溢，常患水潦。王廷延袤四十五丈，阔三十八丈，宏而光曜，大庙前立柱如林，皆奴仆自建，使费一千万元。道光十年，商船七百五十三，进口货价银一万零九百万元，出口价银八千三百万元。都城居民四十二万五千丁。尼瓦河口在都城外，立冕城军局以藏兵器。利牙城在八得海口，居民三万丁，每年出大船千余。又有分兰部，乃瑞丁国所让割之地，天寒民贫，其亚坡城居民万丁，皆崇上帝之真教，而拜救世主。所有地财虽少，天财甚厚。

大俄罗斯部广大过于他部，出五谷麻等货。其内古都曰木吉城，多五爵之宫室，镶以金。嘉庆十六年，佛兰西侵取国都，俄民自行纵火，焚毁殆尽，及战胜，再建复还其旧。今城中居民二十四万丁。汗建圣殿，高七十七丈，长二百有十丈。其城为国之

中心，庶民集会之处，诺鄂古市，为贸易大馆，今已衰废。加路牙，居民二万五千丁，巧于制造。土刺邑，居民三万五千丁，练习铁器。都城北方各地，人民罕居，土人捕鱼为业。其极边夷族甚矮，以犬为马，使鹿如牛。白海滨亦有港口，冰消时商船出入不绝，居民万六千丁。

白俄部广坦沃壤田，居民清洁，建屋齐整，会城曰吉菲，四围山青水绿，风景甚美。

南俄罗斯部，五谷极丰，足贍地中海各国。其平地内有可萨种族^⑩，善骑马，故国王募为骑兵。食木钱粮不取国家之禄，而好劫掠为食。然用以巡逻，探敌营形势，深入掳杀，冒险不惧，倘逢敌追，即时飞走。平日安业乐务，行为朴实，待旅客有礼。女汗建新城，在阿得撒海口，商船舳舻不绝，居民三万丁。南半土及黑海者称曰金地，古时回回游牧地。产葡萄、柑桔各项南果，成皮造番碱，山川秀丽，柳杨相映。其会城曰甲撒，居民四万丁，勤务本业。

又曰：俄罗斯藩属国，南至满州、蒙古、里海、白尔西、土尔其地，北及北冰海，东至东海，接海陲间亚默利加，西连欧罗巴，西南接土耳其及黑海。北极出自三十七度至七十度，偏东自三十六度至一百九十度，诸国之最大者。然其北方冰雪之地，惟野兽所能生之，人迹所不到。其南方藩属曰告甲俗，山岭崎岖，最高者千八百丈，其山之北，又复平坦。窝瓦河两边草场，玉海金山，自三十七至四十八之里海，广大深渊，产金、铜、铁、金钢石。居民勇猛，风俗、语音不同，一曰热阿义人，本奉耶稣之教，近为异端迷惑。男女秀丽，其都曰得勒城，街狭屋卑，但俄军守城以后，渐入佳境；一曰黑海之滨，名额里地，四方山岭，

土君贩卖人口为奴；一曰勒颇阿，西地种类，居山内，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其民猛而野，即奉回回之教，与俄结敌，尽力击退俄军，连年攻战不息。息女最美，多卖远方为人妾，其价甚贵，如有才能往往为国后。其会城曰迓大罕，通商富财。其产最繁者，为鱣鱼龙，捕于里海，而卖于各国。东方最丰青草，蒙古等种类游牧其中，卖马羊牛皮货，易布匹。

其东方藩属曰西伯利，一作悉毕底阿，广袤圆方一百五十万方里，居民一百零三万八千丁。自南流北之河，曰勒那、曰叶呢赛、曰阿比等。南方有苏米、排半两湖，终年结冰，毫无通路，产金、银、铜、铁、宝玉、嫩黄玉。草木惟在南方，北地不毛，惟有矮松、杨树，多狐狸、兔、貂、鼠、海虎、水獭毳兽。其居民各异种类，南方蒙古族，东南如满洲之东如种，北有撒摩叶侏儒各种，大半尚崇佛，不拜上帝。俄国犯罪人流于此地，或逃走，再捕获，则使开矿厂。又有率可萨类，多为兵。四月尚冰冻，所获毳皮，与蒙古通商甚裕。所出铜五十一万二千五百石，铁九十九万石，金银百有余万两，其部落之名如左：近西之藩属，曰多仆部，设大铸矿之炉，俄罗斯总帅扎驻，理东地之政。南方生草木，有哈萨克游牧，频次侵国，虽派防兵，时入钞掠。北方无物产，但调营汛收其土贡，有芸益斯部，遍地草场，多矿，不通商路。城内防兵四千，与哈萨克常结衅。有东色部，丰盛，出谷蒸酒，土民沉湎。有东方耳谷部，甚广大，银铅矿厂有名，居民秀雅好学，以皮及铅为赋。有他甲城，在蒙古交界，汉俄互市，彼此获益，但陆商不如粤东海商之盛。牙谷部在冻地，惟三月内冰消雪散，但其居民射猎，以毳皮为市，税官索需剥削，故民至饥寒。有阿谷部，在东海之滨，其会城在海隅，与邻岛通商，土官

惟征其皮货。余皆不毛之地，有堪察加部，极东北，长半土，少草木，繁野兽，土民矮小，以鱼为食，多居地穴，用犬如马，好淫醉，俄罗斯开口贸易，为罪人流徙之所。极东亚律群岛，自亚齐亚极东至亚默利加皆饶瘠，但有皮可市，古利群岛接日本国，半归俄罗斯，惟南洲服日本也。俄商贾岁往取皮毳，亚齐亚东北之极，居民无主，并不服俄罗斯，但将皮易烟。（原无今补）

《外国史略》曰：俄罗斯国之始，本游牧部落，在欧罗巴东方。其号俄罗斯，始于唐敬宗宝历中。其后五代周世宗显德二年，国王娶希腊国王女，进天主教，百姓向化，遂以全国分其诸子，争端日起，分国为二，始与他国往来，通贸易。南宋宁宗嘉定年间，为蒙古所有，纳贡赋。百余年，屡叛屡服。明英宗正统间，旧俄国以文第一王，募万民合力以驱蒙古，适蒙古王族内衅，俄国遂恢复旧圉，且攻据波兰国。其子号以文第二王，尤好武，战无不胜，攻据东方大地，雄曰阿西亚州，幅员愈广，政令严酷，旋为其下所弑。于是波兰国王来干其国政，然波兰之政尤暴虐。万历四十年，遂激民变，共焚国都，驱逐出境。于是教主、五爵咸集罗马城，择立国君。后与土耳其国争教肇衅，其教主、教师，不传业术，五爵操权，通商止在内地，不出外海。

康熙十年，彼得罗大王即位，年尚少，其姊摄权。因与土耳其战，在黑海据一港口，由是备战船五十，航海以护商船。闻荷兰各国巧于建船，其王遂潜往英国船厂，学习器械，归练水师。与瑞丁国战九年，瑞丁败，让巴得海港以东各地，遂建新都，称彼得罗堡，以为市埠，日渐雄盛。瑞丁复结土耳其国来攻，鏖战三次而后平。是时俄国水师船四十一艘，水手万四千名，炮三千一百门，遂自帝其国，立律令。在里海与白西国连，通商南海。

又与中国立和约，立馆北京，定界碑于黑龙江。

后俄国女王嗣位，佞臣营私，与土耳其国、破路斯屡交战，府库空虚。乾隆二十六年，世子嗣位，受制于妃。女王自立，又擅俄国之政，使其嬖臣据波兰国，拘其旧主，且激希腊人叛土耳其国，以界政教，遂与东国、破路斯两国分其地，再攻击土耳其。女主死，其世子亚勒撒得嗣位，又值佛兰西国大变，俄国与东国、破路斯国结盟，攻击佛国，屡见败。嘉庆十一年，与佛君那波利稳王议和，会佛国严禁各国与英吉利通商，而俄国不从，遂肇衅。嘉庆十六年，佛国王领兵六十万以伐俄罗斯，俄见其势大，引军先退，清野坚壁以待。佛军直抵其都，忽宫殿火起，焰烈回延，佛军奔溃，冬月冰雪中，沿途冻馁，无所食宿，俄国选劲骑乘势追击、歼敌大半，余走匿日尔曼国城中。俄罗斯又结东国、破路斯国之兵数十万，以报前怨。嘉庆十八年，复大战，佛军大败，竟破其都，逐其国王，自后俄国威权大震。其君亚勒撒得王，道光十五年死，其弟尼可老即位。政令严肃，与土耳其国战，获全胜，在列西国中最为强盛。

其地在欧罗巴者，广袤方圆七万五千方里，几占欧罗巴州之半；别有阿西亚北方全地，计二十七万九百里；兼亚默利亚西北地，万七千五里，得全地面八分之一。北极出地自二十九度至七十八度，经度自三十六度至二百四十七度。南界土耳其、东国、黑海、白西国，东南界西域、新疆、蒙古、黑龙江，北及冰海，西界瑞丁、巴得海隅及破路斯国、东国、土耳其国，此为一大陆地也。其在欧亚两大地之间，有葱岭，高山连及，亚西亚藩属地亦多山。其国内地悉平坦，有草无木一带，沙漠多。湖最广者里海，乃天下最广大之湖也，水面方圆六千八百二十六里，与海无

异。尚有在北地之拉多牙湖，广袤方圆二百九十二里。江河最长者曰阿被河^②，长五千八百里；热尼西河^③，七百里；里那河^④，六百里；皆在亚西亚藩属地，并北流入冰海。窝牙河，在欧罗巴地，长五百里，东南流入里海；地业江，长二百七十里；顿河，二百四十里；得尼得比等江，其水各入大河，或流入黑海、里海，因水道广通，故舟楫四达。天气甚冷，冬时地遍冰雪，居民少食多眠，若行路则驾犬马与鹿，推行冰上。

其山饶无树木，地广民希，统庶民六千二百五十万，语音风俗，大同小异。又有撒窝匿族类，与俄国语音相同；力得族类，四千七百七十三万，在巴得海隅边者二百万；有实尼族类，在此地者三百八十万；日耳曼国之客氓迁此者五十万，别有在北地四百万余。其民巧捷勇猛，亚米年务贸易之民五十八万，犹太人二百一十八万，蒙古游牧族类四万，满州打牲族类四万，东北族类五万，北方矮民族类一万八千，杂类十万。崇希腊天主教者四千二百七十万，奉天主教、耶稣教、回教、佛教，教师礼拜堂甚多。道光十六年，所生之男一百零四万七千名，女九十九万九千名。其奴自耕其田者六万七千，据地者百二十五万，佃富民田者六百六十九万，佃官田者百五十六万。习技艺百工者二十一万，五爵所辖之农千有百三十六万，城邑居民百二十六万，商贾十二万。五爵男女上下约四十万，各官吏役二十万，各教师、祭司及各教门二十万，军士约二百万。

五爵不纳饷，以奴为产业，任意贩卖。居民九分之八居住乡里，多草寮，无瓦屋。其围一千五百所，乡一十五万所，其氓多由远方招至，开垦新地，大半日尔曼国之民，每年云集在山内者，多以掘矿为生，在北方冰地者，恃渔猎为业。惟国中有田，方圆

约二万里，余皆荒地。农民三千八百二十八万。产大麦、粟、豆、三角等谷，西南地产谷颇多，尚有余，运出他国。其草场虽广，不足肥牲畜。有野马，日走千里，其骑军最骄捷善战。每岁运出绵羊毛，值银一千一百四十二万元。南方养驼，约四万六千五百只。林木多在北方，其林地方圆二万四千余里，材可造船，兼养蜜产蜡。南方无林木，则养蚕。国多渔户，北方冰海，则捕鲸之价每年约四十八万六千元。其最大之鱼矶，在里海，有鲟龙鱼、狗肚鱼等，每年获值银约千四百万元。山开矿，产五金，亦产宝玉、金钢石。

俄人不善制造，而禁外国人所造之物运入本地，惟招外国人入境教之，国中有能制造新奇者，必赏之，然所造之人，皆用奴，工价省而卖价昂，终不如各国之精良也。道光十九年，制造之厂，计共六千八百五十五间，匠人四十一万，五金厂四百八十六间，制造之价银二千余万元。其君严禁外国羽呢入境，亦禁出境，只在蒙古地方与中国交易，所卖之呢，皆俄国土人所织。

【注释】

- ① 悉比里阿——即西伯利亚。
- ② 比特革——今俄罗斯之彼得格勒，原称彼得堡。
- ③ 比达王——俄国历史上著名的彼得大帝。
- ④ 额利教——又称额力西教，即东正教，又称希腊正教。
- ⑤ 窝尔牙河——即俄国第一大河伏尔加河。
- ⑥ 卢威那河——即乌拉尔河。
- ⑦ 奈斯达河——即第聂伯河。
- ⑧ 端河——即顿河。
- ⑨ 倚万王——俄国历史上以残暴而著称的伊凡雷帝。
- ⑩ 加他磷后——俄国著名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

⑪可萨种族——即哥萨克人，勇武好战，世代以服兵役为业。

⑫阿被河——即鄂毕河。

⑬热尼西河——即叶尼塞河。

⑭里那河——即勒拿河。

外大西洋

墨利加洲^①总叙

呜呼，弥利坚国非有雄材梟杰之王也，涣散二十七部落，涣散数十万黔首，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饷道，遂走强敌，尽复故疆，可不谓武乎？创开北墨利加者佛兰西，而英夷横攘之，愤逐英夷者弥利坚，而佛兰西助之，故弥与佛世比而仇英夷，英夷遂不敢报复，远交近攻，可不谓智乎？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中国以茶叶、大黄岁数百万，济外夷之命，英夷乃以鸦片岁数千万，竭中国之脂，惟弥利坚国邻南洲金矿充溢，故以货易货外，尚岁运金银百数十万以裨中国之弊，可不谓富乎？富且强，不横凌小国，不桀骜中国，且遇义愤，请效驰驱，可不谓谊乎？故不悉敌势，不可以行军，不悉夷情，不可以筹远。

魏源又曰：弥利坚与英夷所据皆北洲，其南则最大者为孛露国^②，起赤道南三度至赤道南四十一度，大小数十部，广袤万余里，国中金、银、铜极多，国王宫殿，皆以黄金为板饰之，惟铁

最少最贵。其道路自国都以达四方，凿山平谷，更布石为坦途，驿使传命，数里一更，三日夜可达二千里。其出音各种，而别有一正音可达万里之外，与中国官语相等，非西洋各国殊音之比。故与南洲之弥利坚，皆墨利加之二大雄邦也。呜乎，八荒以外，存而不论，乌知宇宙之大哉？

【注释】

- ① 墨利加洲——即亚美利加洲，为南、北美洲之合称。
- ② 孛露国——今之秘鲁国。

墨利加洲沿革总说

（此洲明代始有闻，故前史无可考，今述沿革，自明代西人之书始。）

《职方外纪》曰：亚墨利加，第四大州总名也。地分南北，中有一峡相连。峡南曰南亚墨利加，南起墨瓦蜡泥海峡^①，南极出地五十二度；北至加纳达^②，北极出地十度半；西起二百八十六度，东至三百五十五度。峡北曰北亚墨利加，南起加纳达，南极出地十度半；北至冰海，北极出地度数未详；西起一百八十度，东尽福岛三百六十度。

地方极广，平分天下之半。初，西土仅知有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三大洲，于大地全体中止得什三，余什七悉云是海。至百年前，西国有一大臣名阁龙者^③，素深于格物穷理之学，又生平讲习行海之法，居常自念天主化生天地，本为人生据所，传闻海多于地，天主爱人之意恐不其然，毕竟三洲之外，海中尚应有地。又虑海外有国，声教不通，沉于恶俗，更当远出寻求，广行化诲，于是天主默启其衷。一日行游西海，嗅海中气味，忽有省悟，谓此非海水之气，乃土地之气也，自此以西，必有人烟国土矣。因闻诸国王，资以舟航、粮糗、器具、货财，且与将卒，以防寇盗，珍宝以备交易。

阁龙遂率众出海，展转数月，茫茫无得，路既危险，复生疾病，从人咸怨欲还。阁龙志意坚决，只促令前行。忽一日，舶上望楼中人大声言有地矣，众共欢喜，颂谢天主，亟取道前行，果

至一地。初时未敢登岸，因土人未尝航海，亦但知有本处，不知海外复有人物。且彼国之舟，向不用帆，乍见海舶既大，又驾风帆迅疾，发大炮如雷，咸相诧异，或疑天神，或谓海怪，皆惊窜奔逸，莫敢前。舟人无计与通，偶一女子在近，因遗之美物、锦衣、金宝、装饰及玩好器具，而纵之归。明日，其父母同众来观，又与之宝货，土人大悦，遂款留西客，与地作屋，以便往来。阁龙命来人一半留彼，一半还报国王，致其物产。其明年，国王又命载百谷、百果之种，并携农师巧匠，往教其地，人情益喜。居数年，颇得曲折，然犹滞在一隅。

其后又有墨利哥者，至欧罗巴西南海，寻得赤道以南之大地，即以其名名之，故曰南墨利加。数年之后，又有一人名歌尔德斯，国王仍赐海舶，命往西北寻访，复得大地，在赤道以北，即北墨利加。其地从来无马，土人莫识其状，适舟人乘马登岸，彼中人见之大惊，以为人马合为一体，疑兽非兽，疑人非人，但赍两种物至，一是鸡豚食物等，云：“尔若人类，则享此”；一是香花鸟羽等，云：“尔若天神，则享此。”既而尝其食物，方明是人，从此往来不绝。其中大国与欧罗巴馈遗相通，西土国王亦命教中掌教诸士，至彼劝人为善。数十年来，相沿恶俗稍稍更变。

其国在南墨利加者，有孛露，有伯西尔^①，有智加^⑤，有金加西蜡^⑥。南北相连处有宇革单^⑦、加达纳。在北墨利加者，有墨是可^⑧，有花地，有新拂郎察，有拔革老，有农地，有寄未利，有新亚比俺，有加里伏尔尼，有西北诸蛮方。其外有诸岛，总名墨利加岛云。

《贸易通志》曰：默利加内地，自昔荒芜，人迹罕到，草木畅茂，禽兽繁殖，土人游牧射猎为生。自欧罗巴商舟往彼，垦地

通市，商民云集，物产殷阜，技艺日广，教化日兴。

《海月统纪传》曰：亚墨利加，南至冰海，北至冰海，西至大洋，东至大西洋，西北极与亚继亚相连，只隔峡也。南极出地五十五度五十九分，北极出地八十度有余，自此更南更北，因冰如岳，船不能到，故不知其度数，西出地偏西一百六十八度一十八分，东出地偏西三十四度五十四分。

《美理哥国志略》曰：美理哥洲，处于极西，自古无有海外之人至此地者。直到明代，西洋明理之士，遥思地圆如球，东西二方未必遂无土地。于是有意大理人名哥伦布，稟其国王，求发船以往回，王不允。复求于葡萄牙国王，王亦不允。复连稟西班牙国王，延至八年，始蒙许之，以大船一只，小船二只，共百余人，于宏治五年八月初，向西启行。二十余日不见崖岸，同舟水手防致绝粮，皆欲返棹。船督哥伦布再三劝勉，后渐见空中有岛，远有堤岸，由是用千里镜而远眺，乍见人烟。鼓棹前驱，船至傍岸，手执小旗祷谢上帝，众皆驻足在此过冬。明年舟旋返国。

迨宏治十年，复有船主亚美理哥至此久驻，故后人即以其名名此地焉。正德年间，有欧罗巴人解缆西行，先到美理哥洲，而后过亚细亚之中华、之印度，又过利未亚以还欧罗巴。亦有解缆东行，先过利未亚，再过印度，过中华，而后西至美理哥洲，以返欧罗巴。可知自西而东，自东而西，皆圆如球，明矣。初有葡萄牙人名嘉奴者^⑨，稟请发船五只东行，旋绕至西。圆地而返。返之日，王赐以银铸小地球，上刻字，云：“始圆地而旋者，其嘉奴乎？”今则海道益习，洋船自东往西，或由西返东，圆地而返，计不过八九月之间，即可周行全地，皆前人开创之功也。

美理哥地又分南北二方，广阔相似，中有狭地相连。南北二

方所属，各有数国，北方之极处则属英吉利、鄂罗斯二国，但其腹地则为美理哥兼摄邦国焉。

《外国史略》曰：亚默利加大地，分南北两州，中隔东西海港，以巴那马一峡相连。广袤方圆七十五万里，南及大南洋，北至冰海，东及大西洋，西及大东洋。北极出地自七十二度，及南极五十六度，偏西自三十五度及一百七十度，长约三千六百里，最广之处横阔一千零六十里，惟巴那马地甚窄，阔只六里，在南北二洲之间。其西面皆山，其东面亦有山，连延不绝。

北半地有三角之形，广袤三十四万五千里，居民二千五百万，有大湖、长河、长江，东边海隅，西边皆山，地饶多沙石，所有各湖广袤四千六百里，俄罗斯及英藩属、花旗、麦西哥等国俱在南北山里，内西海隅有大西洋之群岛。

南半地广袤方圆三十五万方里，形状亦似三角，沿海之山距海滨十五里，自南地嘴延及巴那马，高有三千三百丈者，上永积雪，内有火山四十余，地频震，火山出火浆为硫磺，东方平坦。其山出白金、黄金、白铜各宝。此州各国曰巴他峨尼^⑪、曰拉八他^⑫、曰治利^⑬、曰乌路危^⑭、曰巴拉危涯^⑮、曰破利威^⑯、曰北路^⑰、曰巴悉^⑱、曰危亚那^⑲、曰可伦比^⑳等国，及列西国之藩属地。

《地理备考》曰：亚美加州，即所称新域是也。中分两区，界枕四海，版舆亚于亚细亚洲，水道之多，甲于天下。土腴产丰，人烟稠密；地气互异。

亚美理加州，自纬度北七十一度起，至南五十四度止，经度自巴黎斯午线西三十六度起，至一百七十度止。本州之地，四面枕海，东至亚德兰的海，西至大海^㉑暨白令海峡，南至南海，北至冰海。

本州有外海、内海。外海者，东亚德兰的海^②，西平海，又名大海，南南海^②，北冰海，四面环绕，并皆相通。内海者，东安的列斯海^③，西白令海，北巴非英^④，阿德孙^⑤二海，各自为汇，不相通达。

江河之长，本州为最，在南者尤甚于北。其较大者，南北约十有二，曰马拉良，乃江河之首也，曰科勒诺哥、曰多于定、曰桑方济各、曰银河，皆注于大西洋海；曰马达勤那，注于安的列斯海，是为南河之最；曰马更些，注于冰海；曰桑罗梭方、曰德拉瓦勒、曰波多马哥，皆注于大西洋海；曰米西西卑，曰北河，皆注于美诗歌海湾，是为北河之最。

本州之湖最盛，北区尤甚，每有因阴雨涨溢，泛滥国中。北区湖之大者曰意斯哥拉窝，在新北勒达尼亚地，曰苏卑里的尔、曰米济安、曰呼伦、曰厄列、曰乌达里约，皆在花旗国之北；曰尼加拉瓜、在瓜的马拉国。南区湖之大者曰马加来波，在哥伦比亚国；曰的加，在北卢国，曰诗拉即斯，在北卢、巴拉西利二国之间；曰巴德斯，在巴拉西利国之南。其余小湖不序。

本州海岛甚多，有一岛一名者，有数岛同名者，曰日美斯、曰苏登波敦，皆在阿德孙海；曰德拉诺瓦、曰桑诺汉、曰安的斯歌第、曰迷给伦，皆在桑罗梭索海湾；曰北尔慕达斯、曰郎加，皆在亚德兰的海；曰卢加亚、曰巴合马、曰卢加亚、曰新波罗委连西亚、曰桑萨瓦多、曰大安的列斯、曰古巴、曰牙买加、曰桑都名额斯、曰波尔多黎各、曰小安的列斯、曰德磷达的、曰马尔的尼各、曰瓜德卢卑、曰多米尼各、曰马尔巴德、曰安的各阿、曰三达古卢斯，皆在亚德兰的与安的列斯二海之间；一各发尔哥兰、曰诺委日耳、曰马加连义斯，皆在南海；曰济罗哀、曰若汉

发尔难得斯、曰亚拉巴额、曰勒委列黎日多、曰瓜达拉、曰五方委尔、曰昔德加、曰哥的亚各，皆在大海；曰加拉尔哥、曰桑马罗斯、曰桑保罗、曰桑若尔曰、曰亚稜德斯，皆在白令海。

本州经地居七，其著名大径一，名曰巴那马，为南北二区相通之路。

本州平原覃广，其在马更些、米西西比二河之间者，地面积方约有三百三十七万五千里。其在南方者，地面积方约有一百六十五万里。其在安得斯山、巴拉西利各山、亚德兰的海暨马加连义斯峡之间者，名曰银河平原，地面积方约有一百六十八万七千五百里。其在加给大河滨至科勒诺哥河口者，地面积方约有三十六万二千五百里，其较小者不及备载。

本州荒野，次于亚细亚、亚非里加二州之广，而硗瘠则同之。一在北卢、济利二国之间，一在北卢国海滨，乃其较大者也。

本州地气，南北互异，其南方夏暑与北方冬寒，均甚于欧罗巴州。寒道严冷，南北皆然，物产维艰，人多寒疾。温道炎热，西南为甚，热道温和，不似亚非里加州之酷烈，为人物所难堪者，则本州未之有也。

金、银之多，本州中热道为最，他州莫及。至于铜、铁、锡、铅，以及水银石类等项，靡弗备具。至于飞潜动植，他州所有者，此皆蕃育。

本州人民，约计五京九兆余口。

本州原属古教，自欧罗巴州人前来居住，始有奉耶稣之教，迄今奉古教者三十分之一。但所奉耶稣之教，名目各殊，曰公教、曰脩教、曰路得罗、曰加尔威诺、曰厄助西亚国教，各从所尚，趣向不同，又有奉大秦古教者。

本州各国，多有不设君位，立官宰理，有黎庶公举者，有历代相传者。至于欧罗巴州兼摄各国，照藩属之例。

本州技艺与欧罗巴州技艺相同。盖三百年来，自英吉利、佛兰西、亚里曼等国来居之后，所有技艺，靡弗相授，因得工作精巧、织纺佳美。然各国中惟花旗国为魁，百工制造俱与欧罗巴州精巧相等，其美诗哥、北卢、哥伦比亚、济利、巴拉西利等国则次之，然马拉西利等处仍属精巧。

本州分建各国，曰育奈士迭国，亦曰弥利坚国，亦曰花旗国，皆外人名之也，曰美诗哥、曰德沙、曰瓜的马拉、曰桑萨瓦多、曰洪都勒斯、曰尼加拉瓜、曰哥斯德尔黎加、曰新加拉那大、曰厄瓜尔多、曰委内瑞拉、曰北卢、曰波里维亚、曰济利、曰巴拉大河花旗国、曰巴拉乖、曰乌拉乖、曰巴拉西利、曰海地。其欧罗巴州之英吉利、吕宋、佛兰西、贺兰、低那马尔加、厄罗斯、瑞西亚等国兼摄之地暨巴达科尼亚部落。

本州落机大山，犹亚细亚之昆仑，绵亘极南北，为本州各山之主，殆无与匹敌者矣。

【注释】

① 墨瓦蜡泥海峡——今南美洲南端之美哲伦海峡。

② 加纳达——即加拿大。

③ 阁龙——即哥伦布，意大利航海家。

④ 伯西尔——今巴西国。

⑤ 智加——今智利。

⑥ 金加西蜡——此指南美北部西班牙统治地区，包括今天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巴拿巴一带。

⑦ 宇革单——今墨西哥东南之龙卡坦半岛。

⑧ 墨是可——今墨西哥。

- ⑨嘉奴——即达·伽马，葡萄牙著名航海家。
- ⑩巴他峨尼——今之阿根廷南部地区。
- ⑪拉八塔——今之阿根廷。
- ⑫治利——即智利。
- ⑬乌路危——今之乌拉圭。
- ⑭巴拉危涯——今之巴拉圭。
- ⑮破利威——今之玻利维亚。
- ⑯北路——今之秘鲁。
- ⑰巴悉——即巴西。
- ⑱危亚那——即圭亚那。
- ⑲可伦比——即今之哥伦比亚。
- ⑳大海——又称平海，即太平洋。
- ㉑亚德兰的海——即大西洋。
- ㉒南海——指今天南极洲周围之海域。
- ㉓安的列斯海——即加勒比海。
- ㉔巴非英海——即北美洲北部之巴芬湾。
- ㉕阿德孙海——即北美洲北部之哈得逊湾。

弥利坚即美里哥国总记

《美里哥国志略》曰：圜地周围三百六十度，以天测地，则美理哥地属七十余度，中国亦属七十余度。若以南北圜地而计，周围亦三百六十度，内三十余度属美理哥国，三十余度属中国。中国之京城，与北极相去不过五十度，而美理哥国之都城，与北极相去亦不过五十二度，所以美理哥国之北甚寒，而中国之北亦然。自赤道至中国之南，相去不过二十度，而美理哥之南至赤道，亦不过相去二十九度。中国之东有大洋，而美理哥东亦然，可知二地东、南、北皆无异。惟中国之西皆列国为交界，而美理哥西则茫茫无际焉。美理哥北有英吉利附庸之国，南有墨息哥国，（案：墨息即墨西哥，亦作墨是可。）东有压兰的海，西有太平海。然以普天下分为二十一分，而兼摄邦国仅属一分矣。

原夫创国之始，即有伊大里、法兰西、西班牙、英吉利、荷兰等国人迢递而至贸易，至今不过三四百年。外国至者亦年来年返，后见其无国主，民散俗朴，无不欲夺其土地。适值年荒，民多就粮于别国，势益涣散，各国遂加之以师旅，新国不能自立。迨明万历年间，有英吉利人禀其女王，请开新国，遂创费治弥亚之地，及占士王遂建城，令七人管治，内一人为首，六人助之，大小文武官吏任其选用，以自名名之，曰占士城。

其后泰昌年间，英吉利王严谕庶民，奉上帝者尽一同归波罗士特教，不得任意奉额利教、加特力教，违者加刑。由是国人愿请徙居新国者二三百人，盖奉加特力教，欲随意事上帝也。初至

北方毗理某之地，即以此名新洲，后又名之曰新英吉利。时有土人头目名马沙雪，厚待英吉利人，为之地主，其后分茅列土，有马沙诸些部，盖为此头目而名也。

自泰昌、天启间，英人到新国者三千余人，因人众，始分居新韩赛、罗底岛、缅甸等地，惟总名则曰新英吉利矣。前英吉利人至新方者，特欲得随意奉教，故一至后，即起殿堂以事上帝，设官职，立学校。

万历年间，有荷兰人至新地之南方，名其地曰新荷兰。其后康熙三年，英吉利人逐荷兰，改其地名曰新约基。崇祯年间，新荷兰之南，有瑞典人居此，名之曰新遮些，其南亦有瑞典人居其地，称曰底拉华，既而皆为荷兰人夺之，英吉利又逐新荷兰而尽有其地。

康熙二十年间，有英吉利人卫廉边者，其父前为水师帅，禽贼极多，王赐以金不受，求赐一新地，于是王授以印信而往，名其地曰边西耳文也。（边者，姓也，西耳文者，野地也，谓边姓之野地也。）崇祯五年，有英吉利人稟女王，欲居新国之极南，遂名其地曰马理兰。（马理者，后也，兰者，地也，谓王后所赐地也。）顺治五年，有英吉利人至新方费治弥亚之南，称其地曰驾罗连，内又分南北二部。自万历年间，始有费治弥亚部，及雍正十年，始有磋治亚部，越百数十年后，渐次而有十三部也。（其一，费治弥亚，其二马沙诸些，其三罗底岛，其四新韩赛，其五千尼底吉，其六新约基，其七新庶些，其八底拉华，其九边西耳文，十马理兰，十一南驾罗连，十二北驾罗连，十三磋治亚。）

十三部人口共约百数十万，各部首领皆由英吉利国除授，而以英吉利国例治之。

维时有法兰西国人亦开垦新地之北，名为新法兰西，后亦名干那大，于是渐次自北而西，而南，皆有民居，建炮台，意以防虞新英吉利人也。

由是英吉利镇守费治弥亚之总制，修书于法兰西之将军，令毋庸多设炮台，法兰西将军不允。其往来传信者，则本地人华盛顿也。于是总制传檄邻部，并奏于王，于康熙二十年，王遣大将率兵船数十、军兵数千，至费治弥亚，交战三载，胜负未分。迨二十四年，法兰西之大将曰满鉴，英吉利大将曰吴里富对垒于贵壁，两将皆受炮伤，回营皆死。旋英吉利取胜，于是逐客民，毁炮台，夺其土为附庸，于康熙二十五年，班师回国，此英吉利初据美理哥地之原始也。

自康熙二十五年干戈既息，又数十载至乾隆间，齿日繁，田日辟，贸易日盛，英吉利王之心日侈，遂欲加重税饷，屡与人勒争。时英吉利有公司商船，自中国贩茶回西，国例卖货者纳税，英吉利王改，谕令买茶者纳之，土人不服。于是南驾罗连部则相约不买公司之茶，囤积二三年，变为废物，费治弥亚与新约基之茶船皆被驱逐，不许进口；而波士顿之茶，夜为土人投诸海。于是新国人互相传约：英国若征买税者，我国一人亦不许买。英吉利王大怒，遣兵至新国，将别项饷税皆强勒倍收，民死不肯从。时乾隆三十九年，新国各部众衿耆至费治弥亚会议，欲客民与土民仍前和好，复其旧制，收回新令。于是稟王，请不加征税饷，并撤兵回国。英吉利王不听，反增兵艘入境，掠货船，焚垣壁，国人弗忍其虐。如是衿耆复议，密约各部落皆出壮丁，整战舰，立华盛顿为帅。于乾隆四十一年七月初四日，檄告各国曰：“上帝生民，万族同体，各界性命，使安其分。又恐民之强凌弱，众

虐寡，蠢顽之无教，故又立国主，以范围之，扶植之，非使其腴削之也。我国旧无渠长，及英吉利来王我地，臣我民，我民亦欢然而奉之。曰：庶覆帱我乎，庶不灾疠我乎。然其政非甚有害，则民尚可忍而不变，乃英吉利王之凌虐我国一而再，再而三，我众亦忍至经年屡月，而英吉利王终无悛悔，其势不可再坐视矣。故不得不议立首领，备兵甲，以自扶倾而救危。至英吉利王凌虐我国之事，各国或不尽知，今条列十二端，告白天下，知变动非我之罪。

一、旧例增改律例，须与国中衿耆合议，从民之愿。乃英吉利王径改新例，不与衿耆相议，及新例不便，再三稟改，不允所请；

一、每岁各部衿耆来集会城，欲至议事厅商酌一切，英吉利王乃驱逐之，既逐散后，不许复聚商议；

一、土旷人稀，原望欧罗马各国人至，庶农商日盛，乃英吉利王禁止各国之人入境，不欲户口日繁，惟英人独擅其地；

一、旧例本处理刑官，或先由衿耆选举，或先由王择定，再采公议，兹英吉利王自专，不令衿耆预闻；

一、旧例各部文武官，各有定额，俸禄皆出自民，乃英吉利王擅加官额，派民供给，不与衿耆同商；

一、旧例各省弁兵，亦有定数，粮饷亦出自民，兹英吉利王擅自增设，调派粮饷，亦不商之衿耆；

一、旧例文武员弁，或本土或外人不定，有事必文武同议，英吉利王不然，武员则必专用兰墩人，有事不与文员商议，惟武员擅权，任武而不任文；

一、英吉利王刻剥钱粮，多于前制，禁停贸易，大异常规，

民之所欲必违之，民之所患必兴之，专以厉下而奉上，刻他国之人以私己国之人；

一、英吉利王所调各水路巡兵，惟有劫掠货船及毁拆城池，纵焚房屋，奉此为王，与奉寇仇何异；

一、英吉利王使弁兵常居民舍，以便时行欺侮；

一、被劫之良民，勒令从其为贼，往却别艘，如有不从，即行加害；

一、英吉利大官，谕唆各部，使自纷争，并唆土蛮使害居民，使各不相安。

以上各事，我国衿耆屡谏，而英吉利王不听，国人无如之何，不得不自创立邦国。新国既立，英吉利王亦其如我何？”

英吉利王见檄，知十三部合为一国，益怒，复增兵船入境。新国拒战经年，胜负未分，又得法兰西国人出兵相助，于是彼此鏖战六七年之久。时三国战舰百十艘，将士数十万，阵亡者固不胜数。乾隆四十九年，英吉利王知新国终不可胜，乃遣大臣来西讲和，结盟罢兵。

国中衿耆议曰：“我国之兵皆民也，今既相和，则众兵尽散，弃甲归农，法兰西兵船亦返，华盛顿亦归田里矣。倘英国再败盟兴师，何以备之？且国中有讼狱，谁为处断？必立君长，定法制，乃可久安长治。立君而继嗣不贤，或至暴虐，国亦终乱，将何以善后？”于是乾隆五十三年春，各省衿耆会议于费治弥亚，共推华盛顿为首，身后公举贤者更代，不世及，不及任，议四月毕。乃散归，各执所议章程回告部内之人，再议一年，复至费治弥亚再议，然后定，并公举文武各员。

其战阵所费公项尚缺二十余万，以每年所收之饷，渐次偿

补。乾隆五十九年，计新国之民不过三百九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五口，内为奴者六十九万五千六百五十五口，是年共征收饷银四百七十七万一千元。时尚无都城，衿耆共议，欲买费治弥亚与马理兰交界之颇多麦河周围三十五里以筑都城，其河口至城之地约有百余里。由是国内规模、律例已备，乃立与邻国相通之制，以绝后世边衅，令民视四海如一家，视异国同一体，遇列国纷争，劝和为尚。此与欧罗马内法兰西、荷兰、瑞典、英吉利、葡萄牙、西班牙、鄂罗斯、大尼、阿理曼等国，及亚非利加洲内麻哥、安遮耳、都尼士等国，亚细亚内都耳基、（即都鲁机）阿黎米、（白头回国）暹罗等国相通。各国皆有使至，独大清粤东则无，惟有贸易领事商人来往而已，此新国建立之本始也。

国制，首领之位以四年为限，华盛顿在位二次，始末八年，传与阿丹士^①。时欧罗马内有法兰西国夺新国货船，新国遂设艚艚兵士，复请华盛顿为帅，二年，然后事靖。嘉庆五年，华盛顿卒，国人呼之曰“国父”，以其有大勋劳于国故也。嘉庆六年间，阿丹士在位四年，传与遮费逊^②。其时户口有五百三十一万九千七百六十二丁。庶费逊在位八年，遂传与马底逊^③。迨至嘉庆十七年，欧罗马内列国干戈未息，时英吉利稍人不足用，乃捉新国船上梢人以补之，于是两国复相斗，二年后始靖。嘉庆二十二年，马底逊在位八年，传与满罗^④。满罗在位八年，传与阿丹士之子^⑤。阿丹士之子在位四年，传与查其逊^⑥，计至道光十七年春正月二十八日，（彼国则二月初四日也）则在位八年，今又传位与泛标伦^⑦矣。

立首领、设国法之时，止有十三部，（见第三章）至乾隆五十六年，增华满部；五十七年，建大基部；嘉庆元年，增典尼西部；

七年，增阿嚕阿部；十九年，增累斯安部；二十年，增引底安部；二十一年，增美士细比部；二十二年，增伊理奈部；二十三年，增亚喇罢麻部；二十四年，增缅甸部；二十五年，增美苏里部；道光十六年，增美是干及阿干苏部。通计二十六部、户约有千三百余万矣。（部落之名，即本书中亦多不同，本无定字。）

新国中原无亚细亚内中华、日本、暹罗、越南各国人至，惟有欧罗马内伊大理、法兰西、荷兰、英吉利、西班牙、瑞典等国之人而已。各国亦不过年来年返，其久同处者，惟英吉利为多，故新国人物、规模、体制，皆不异于英吉利。其后法兰西、荷兰等国三五成群而居，由是新国户口日盛一日。康熙二十八年，约有十二万丁。乾隆二十一年，约百万丁。乾隆四十年，约三百万丁。乾隆五十五年，计三百九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八丁。（前未设计户口之法，故举大数而言，至此而设立十年一计之法也。）嘉庆五年，五百三十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七丁。嘉庆十五年，七百二十三万九千九百零三丁。嘉庆二十五年，九百六十三万八千一百八十一丁。道光十年，一千二百八十六万六千九百二十丁。（内为奴者约二百万）生齿虽日繁，终未忧人稠地狭。中华已过三万万，况新国之未过一千三百万者乎。近见英吉利国著书，称美利哥国原是英吉利罪人充军至此所衍苗裔，其言荒谬无稽之甚，不过英吉利人迁于乔木矣。惟其风教技艺，实赖欧罗巴人始开耳。

开国之初，无知无识，不谙工作之事，或有人力而无物本，或有人力、物本而无知识，皆难成器，必三者兼备，而物始成。即如中华之绸缎、磁器，既有人力、物本，又有知识，何怪其精美？如中华之匹头，已有人力、知识，独无物本，何怪其不成？至中华之时辰表，虽有人力、物本，而无知识，亦何所用？新国

则不然，如有物本而无知识，则延他国知识者以教习；或有知识而无物本，亦往别国运载；或有知识、物本，而无人力，则以物力代之，如水力、火力、兽力皆是。

昔新国之南方，棉花稀少，且一车一机，及一人纺织，成就不易，故棉价最高。迄嘉庆二十年间，国人知识日广，每地置车数十架，不用人力，而以水力运行，纺数十车之花，以一女儿监之而已。织布每地置机数十张，不用人力，而以水力旋绕数十机之布，亦惟一小女督工而已。兹有一纺织所，内有纺花车万五千架，每日能织布四千丈，共计八百人，男一百，女七百。一女每月工银十二元至二十一无不等，内一总管理所有出入之买卖，其工银每年三千元，别有一人总理八百人之事者，其工银每年二千元。至商主所赢之息，则十之一已，故近日棉价日贱。乾隆五十五年前，每年棉花从未有三万八千斤者，至道光五年间，每年多至二万七千万斤，估价银二千七百万两。留五分之一在本国自用，余皆贩卖别国。自道光六年间至今，棉花日增，比之二十年前之价，则已减三分之二，然今之为商者得利反重于二十年前，是以织布日多。前此多用苧萝布，自棉花日增，苧萝日减。

至大小呢，则资羊毛，故牧羊者亦不少。此物始自英吉利，而国人效之，究不如英吉利之精，故土人不买本国之呢，至今则用水力为之，益巧益多，并流贩于别国，亦有用人力为之者，留以自用，其水力为者，则卖与人也。若磁器，国内虽有其泥，惟不能制如中华之巧，今始略有焉。书板则极多，皆不用刊板，而用铅字活板，故铸字、制纸、印书三等人甚多。

美理哥出商外国者，其始极少，今已蕃盛。乾隆五十五年，共计外商本利银一千九百万两。至嘉庆元年，则六千七百万两。

其货物不过鱼油、兽皮、牛、羊、猪、马、烟、棉花、五谷等类，工作则有铁器、磁器、木器、玻璃器而已。国中关税甚少，无论入货、出货，皆无重敛。然在本国交易者，则不过南洲数国；在欧罗巴洲内则有英吉利、法兰西、荷兰、葡萄雅、西班牙、破鲁斯、瑞典、鄂罗斯等国；在亚非利加洲内，则有埃及多国；在亚细亚洲内，则有都耳基、回回、印度、葛刺巴、小吕宋、暹罗、大清等国。究其初至大清，则在乾隆四十八年始，由此日盛一日。

道光十四年，本国入口船五千六百二十八只，外国入口船三千九百五十三只，本国出口船五千八百八十六只，外国出口船四千零三只，每年增减，皆有册报。道光十三年，一千八百八十八只，内大船六十五只。一所载之货，道光十四年，变价银约二百余万，山中之物变价银约四百五十余万；屠宰牲口变价银约有三百余万；农圃之物变价银约八百余万；棉花变价约五千万。烟变价约六百五十余万；工作之器变价约七百余万，共计变价银约一万万余。通计出口之货，惟棉花为最，道光十五年，售出百三十六万六千五百九十九包；十六年，百六十三万六千五百五十九包。每包约价银七十元，其银万有一千五百五十五万九千一百三十元。上年每包约六十五元，本年价稍昂，以二年相比，则十六年多于十五年二十七万包，俱在餐运回之货约银一万二千五百余万元。首领最喜贸易日繁，故有数款货物出入关口，毋庸税饷者。

美理哥国有都城之官，有各部落之官。各部落内，一首领，一副领，议拟人员无定数。公选议事者，或十余人，或数十人，无定。各省设一公堂，为首领、副领及土人议事之所。事无大小，必须各官合议，然后准行，即不咸允，亦须十人中有六人合意，然后可行。本省之官，由本省之民选择会举。

都城内有一统领为主，一副领为佐，正、副统领亦由各人选择。每省择二人至都城合为议事阁，又选几人合为选议处。统领每年收各省饷项，除支贮库不得滥用外，每年定例享禄二万五千元。若非三十五岁以上及不在本地生者，皆不能任此职。例以四年为一任，期满别选，如无贤可代者，公举复任。若四年未滿，或已身没，或自解任，则以副统领当之；副统领不愿，则推议事阁之首；若亦不愿，则以选议处之首护理。设终无人愿当此职，则吏政府移文于各部首领，遍示士民速举焉。统领三职，文武官皆听其号令，若遣使于邻邦，或迎使别国。皆统领主之。副统领亦由民选举，亦四年一任，享禄每年五千元，所司无事，不过议事居首而已。

至议事阁与选议处，皆以每年十二月内之初礼拜一日，齐集都城公所会议。议事阁之职，每部有二人，计二十六部共五十二人。选议处共二百四十三人。以议事阁五十二人，分为三等，以二年为期，轮退后，复择新者，是以每等以六年为一任，不过或先或后而已。又定例，年未及三十以上者，不能当此职。议事处则以二十五岁以上为例，二年为一任，期满别选，以十二月初礼拜之一日齐集会议。凡国中农务、工作、兵丁、贸易、赏罚、刑法、来往、宾使、修筑基桥之事，皆此时议之。

吏政府首领，每年俸六千元，亦有左右佐事者几人。户政府如之。兵政府之首，则有几百人以佐之，廉俸亦如之。别有水师兵部，惟专理兵船，亦有佐事数十人，每年廉俸亦如之。礼政府不过数人佐之，每年廉俸四千元。驿政府总理各部落来往文书，设驿于各部冲要，如有书札寄某处，则以路之远近，计程费之多寡，其银以每四季包封送驿，工食银亦由驿政发给。政府廉俸，

每年亦六千元。

国之大政有三，一则会议制例，二则谕众恪遵，三则究问其不遵者。是以国都有一察院，院内共七人，以每年正月齐集，究人因何不遵法律之故，审毕，或二三月，然后回家。其各部亦分设七院，每年以四季齐集，究问不守例者。但为审官，则不能会议制例，会议制例官亦不能兼摄审问也。

新国制例有五：一曰国例，为二十六部所通行；二曰部落例，各部不同；三曰府例，每府亦不同，惟生于斯者守之；四曰县例，各县自立其规，各民自遵其制；五曰司例，亦由司自立，惟所属者遵之。此五例中，又小不能犯大，如司则不得犯县例焉。国例乃都城议事阁会议，分发各部。今将各大典悉列于左：

一、岁征粮饷，所有动支各项，皆于饷内拨发；

一、国帑不敷，必会议预为筹办，免致临时拮据；

一、与各国贸易，各部交通，即本土蛮人，皆宜同一体；

一、流民准其寄居入籍，以免失所；

一、设局铸银，务权衡轻重多寡，以归画一，并严禁伪造番银；

一、设驿传递公文书信，以时修其桥路；

一、教人习学六艺，如六艺中有超众者，则别予奖赏，或能自创新制，开前人所未及，为今人所乐效者，亦奖赏之；

一、各部立察院，以审判民间之事，或三部立一，或二部立一，视部分之大小酌议；

一、宜防海贼剿劫，如有捕获，无论本国、外邦，必照例治罪，或有谋反叛逆，及在外国滋事，尤必照例严办；

一、如遭外国欺凌，统领必先晓谕万民，倘未便讲和，致动

干戈，务必踊跃向前，若两相盟会，即可戢兵；

一、以钱粮招民为陆路水路之兵，必严核其技勇；

一、水陆兵士，务遵约束，不得骚扰；

一、国有攻战，除国中官兵而外，凡民有肯同仇敌忾者，即议给口粮；

一、专设法以治都城，与治各外部不同。

前例十四条，如有不遵者，则设法以引导之。除此例外，首领亦不能任意自为，凡统领遇馈送当受者，亦必商之议事阁及选议处，使大小文武皆得仿行。国人以律例为重，不徒以统领为尊。此外则由各文武自立例款，以约束其民，但不得以部例犯国例。其各府文武各自立例以治，因地制宜，惟亦不能以府例犯部例耳，下至县司亦如之。

立一国之首曰统领，其权如国王；立各部之首曰首领，其权如中国督抚；一部中复分中部落若干，如知府；再分小部落若干，如知县。其国都内立六政府，如六部尚书，惟无工部，而有驿部。凡公选、公举之权，不由上而由下。通国水陆兵事，则推统领为主，兵有不遵者惩之。都中六政府之首，必听统领选择，副者则由正者择焉。设有升调革降，皆请命于统领，给文盖印，然后莅任。国内刑狱事，如察院审判不公，统领亦可更正之。设与外国相争，外邦求和，统领必会议而后定计。或外国使来，或本国使往，皆统领所理也。每年各部官会议之际，统领将一年收支各项，言行各事出示于众，并本年末行各事亦示之于各部官，若各部官散后复有要事，或与例不符，统领不能决者，则出示召各官复至议焉。所有条例，统领必先自遵行，如例所禁，统领亦断不敢犯之。无异于庶民，而后能为庶民所服。

至各部落亦有例，其首领初立例时，亦如统领自誓，即都内各事，亦如统领国内之事。府、州、县、司皆仿此，惟部、府、州，道阻且长，居县者或艰于往返。故如有事会议，亦惟商之于县也。

议事人，例非二十一岁以上不得预，常例以三四月为期，如有要事，则无论何月。每年议事多少、几次，亦无定数。前期县官示谕，某日、某所，公议何事，至期耆老通知于众，各将所欲公举之人书名纸上，置瓿内，后开瓿，以人多公举者为之。选官选人之时，领事亦先质于众，或有人起对，请领事自行裁夺，则领事再语于人曰：如众中有欲吾选者，则举手为号，如举手过半者则可，如未过半则不可。又如都中、府中、州中有要事会议，则各县各应选人赴会，领事则谓众云：今选人往城会议，当今何人往，众亦将保荐之人录名纸上，置瓿启瓿如前例。

凡县官之职，一则以选人为首，所有县内一切诸事，皆必尽知，即非其所管者，亦必周知；二则在县内收饷，必悉知县内人丁多寡，何人有出若干，何人有地、有屋若干；三则总理县，主一年收支各数，言行各事，登录存档，不能苟且漏人漏出；其外则有总理揭借抛欠，偷窃捕盗，济贫等数人。如非常任事者，则别治生业；如常任事者，则各有俸禄。

国中察院有三：管理都城者，曰京察院；管理二三部落者，曰巡按察院；管理一部半部者，曰分巡察院。

在都城者，衙门共七人，一正六副，每年正月，齐集会审各案一次，如有因事不至者，四人亦可审，不及四人不能审，都城之内若有不遵例者，亦京察院审之。若巡按察院审事不正，任其转告于京察院。

巡按察院衙门有七：其一、管緬、新韩赛、马沙诸些、罗底岛四部；其二、管干尼底吉、华满二部，及新约基之南半部；其三、管新遮些部及边西耳文之东半部；其四、管马理兰、底拉华二部；其五、管北驾罗连、及费治弥亚之东半部；其六管南驾罗连、磋治亚二部；其七、管建大基、典尼西、阿嘻阿三部。惟亚刺巴麻、累斯安、美士细比、美苏理、伊理奈、引底安、美是干、新约基之北、边西耳文之西、费治弥亚之西等部，人数无几，故以分巡察院兼理之。惟每巡按察院审事时，如无京察院在，则不能审，若有要事，则必有二巡按而后可。又每年齐集二次审判，如此数部内，有人在他巡按察院所属地犯法，则即由巡按察院审之。

至分巡察院衙门，共三十有三，每院内一分巡察院，每年审事四次，若有要事则无定次，倘审不公，亦可转告于巡按察院。此皆国察院也。其外又有数部察院，部内犯法，则部察院审之。府、州亦如是。

凡察院内有各科房，各上役，以听差遣。凡原告、被告有愚蠢者，则有人代为书状，并同上堂代诉。人犯既齐，察院兼择本地衿耆以助审，衿耆少则十二人，多则二十四人，除本犯之亲友兄弟外，即先知有此事者，亦不能预。既审后，出而会议，遂定曲直，众衿耆将情由写明，送呈察院而退，察院观其是非，照例定罪。每县里亦有一保几人，劝和小事。

国内立一律例院，有室数十余间，每间有一师掌教。凡进院习读者，以三年为满，皆训告规条律例，使人知遵守。

国中犯法，大者为反叛、杀人、强劫、放火。立国以来告反叛者，未之有也。杀人则每年多少不定，强劫每年终不能无，放

火则二十六部中每年不过五六次。其强奸，每年亦有二三次，情奸亦时有之。其余或冒名伪造，或窃盗为非，或相斗相争，或醉后逞凶。

今以马沙诸些一部言之，其犯法监禁者，道光元年，则有七十一人；二年，则八十四人；三年，则九十一人；四年，则一百零七人；五年，则八十六人；六年，则九十六人；七年，则八十一人；八年，则八十人；九年，则百零四人；十年，则七十九人；十一年，则百有十五人；十二年，则七十一人；十三年，则七十六人；十四年，则百有十九人，是年内，窃盗者八十八人，冒名伪造者十人，强劫者四人，放火者一人，争斗者五人，情奸者六人，强奸者二人，脱逃后捕获者一人，杀人者二人。以上各年监犯，以十四年截计，除之后放出监外，尚存一百七十七人。

刑法则有三：一、绞死，二、则监禁，三则罚赎，并无梟首、充军、拷打等刑。凡反叛、海盗，皆绞死。杀人、强奸、强劫、放火等如之，或永监禁焉。其余或监禁，或罚金，随情轻重。各省各府，皆有监狱，监内左右上下，皆用大石为之。或数人一房，或一人一房，皆极洁净，亦有小窗通风，房外四围有栏杆，余地可以散步。管监官体恤其衣食，劝戒以善言，约束以事业。今计道光十五年马沙诸些监内犯人所作工银，除管监官、教师，并看门兵丁等工食、并各犯衣食所用外，尚存银七千二百九十六元，尽拨充公。

新国之济贫也，未贫预防其贫，既贫则防其愈贫。如其防火毁，则多以砖石垒筑，并设水车、水筒，以备不虞。防电闪倾颓，则立一长铁杆于门以拒之，电见铁杆，即自顶旋绕至杆下而去。贫人收作佣工，倘无人收用，则本县设济贫院以居之，各分以事

业，所得之项，全数入官，倘生子女，则有塾师教之，府省亦然。至会城村族，不许有一乞丐流离之人。然非先立一济贫之法，又安能禁人之乞食乎？凡有国者所宜留意。

每乡设学馆一所，乡中富者，科银延师教一乡子弟。若乡中无富者，则在会城中官员处借助。其就学之童，每夕回家。男女皆可以为师，若女师，束脩银每月不过六元至十元，教女童读书外并教刺绣，男师则二三十元不等。亦有专教一家者。

又有县中学馆，有无多少不定。惟乡学馆不拘贫富，县学馆无束脩者不可入，因以此项延师故也。其馆本处人禀县官而后建，或县官公同建造者亦有之。其中所学，比之乡学又略大。更有会城中学馆，多少无定，城中富者建之，或设会而以会项建之，或官员助之。馆中条例，择几人议之。并司其事，然后遍告同学。学者每年考试一场，取中者入馆内，如中国之秀才。习学以四年为例，不遵律戒，不待四年亦可以逐之。既习四年，则如中国之举人矣。散馆后，或为官、为士、为农、为工、为商，而各司其事。

别有大学馆，惟许已中举者进焉。所学有三：一圣文、二医治、三律例规条。二者不可兼得，又以三年为期，期满则犹中国之进士矣。会城学馆，每部一二所不等，三四所不等，惟进部者通融计算，约八九十所。每所延师五位至三十位不等，截长补短，每所约十位，其师每年束脩银一千至三千余元不等，受业者每年每位送束脩银一二百元不等，每馆之徒二三百不定，通融牵算，不过百四五十人。分析言之，圣文大学馆，国内约三四十所，每所师四五位，受业者约七八十人；又医治大学馆，约三四十所，每所为师者约七位，其徒数十人；习律例之馆，师徒多寡，亦与

医馆大同小异。

新国器械与中华异，不但船只之桅帆桨橹，即筑屋建楼、铺设以及兵器皆然，火炮能用弹子数十斤，手枪之口则有小剑，但无弓箭、长矛、藤牌而已。国人皆好音乐歌唱，故有吹弹敲戛各器，童蒙即有乐师教之。又有画地理、山水、人物、花卉、鸟兽之工，次则雕刻之工，又其次则建华屋、筑高桥等工，或有能创新出巧，如火轮船及水火织布之类，则地方官奖励之。

新国立仁会以济在监之犯。昔监内弊端甚众，由监出之犯为恶甚于前，由是会中遂改各监之规模。分布二十六部监，内分善恶两途，善者居宽广之所，恶者居浅狭之所，俱不能相见。前收监者无事业，今则一日不能闲，并有善书，于礼拜日使诵，故今之犯法收监者，出监后，即痛改前非。且前此监中所费极多，今犯人作工营生，故每年除支外，反有余资。（见十七章）又聋盲哑者，原属无用，今国内立仁会，设馆训习。如聋哑者，亦以手调音而教之，盲者即有凸字书，使他以手揣摩而读。至幼失怙恃者，亦有育婴之院。

若醉酒乱性，难以强禁，乃设一节饮会馆，内藏一簿，登戒饮者姓名，愿戒不愿戒，各从其便，即进戒馆后，则不能再犯。共计各部此馆约有四五千间，其登戒酒簿者，约二百万人。其造酒之铺，变为他项贸易者，约四五千间；将酒铺卖人，别寻生理者，亦约七八千间，故酒费日少，戒饮之人日多。又城中设医生七十五人，访察酒之损益，今则皆知其无益而有损，故戒而不饮者大半。

至于水手辈多是贫乏之人，故会内亦济之，并及其妻儿也。凡无力延师训习者，亦设院延师以训之。国人于礼拜日皆不作

工，故设一会所，逢礼拜日教人，内藏书极多，如在不者，亦可借回家自习，至礼拜日复送回。又不至学馆诵习者，亦延师至家而教。亦有刊刷小书分赠，令人学善者亦有一院，专刊圣书出售，如无力买者，亦可赠之。别有一会，名曰劝和会，如两人相争，或邻省相斗，两国不和者劝之。每会中所用，多者每年不过二十万，少者不下数百元。

开辟之始，未有人类，上帝既造一人为万物之主，又立一女子以配之，夫妇之礼自此始，历代相传无异，但无立妾及少年预聘之例。年十五以上者，访求淑女，若非亲谊，则踵府谒其父兄，结好往来三五载，彼此贤愚皆已知之，或面订佳期，或各告父母，并无奠雁迓轮及聘定之礼。娶之日，男女升堂携手，有一官或族正等，书二人名，盖之以钐记印信，其后报丁册内，列夫妇姓名，自后必终身偕老。

国中二十六部无君臣之名，惟有上下之分，国领、部领、府领、县领之不同，各首领起居、饮食、衣服，亦无异平民，但事权属之，人人皆敬之而已。其兄弟、父子、朋友三伦，与中国略同。

新国衣服之制，帽高至七八寸不等，或以黑绒、灰色绒为之，其矮者或元，或六角、八角，帽前有皮檐一片以遮日光，常有帽带系之。

冬寒则以法兰仁毡为内衣，短小无领，外加一汗衫，四围缠身，不甚宽大，其领高出至颌下，有一颈巾系之，其外盖一背心，前夹后单，高至颈膊，下则用法兰仁毡为短小之裤，外则盖大裤，汗衫在里，前后有两钮扣，以十字交加，带过膊吊扣后，盖一长衫，四围缠身，光滑无纹，袖长至掌，领包至枕后，前长如背心，

后长至臀。

以羊毛毡为袜，长不过膝，鞋以牛皮为之，底面皆然，但底厚不过五层，薄则一层，面亦有带系之，靴亦长不过膝，底厚者多，上下皆用牛皮，穿时以大裤脚盖之。所有衣服钮扣，皆开在正面，无左右开也。

饮食则每日三餐，早膳或饭、或面及肉，亦有牛奶、鸡蛋、牛油、茶、架菲。(架菲者，将青豆炒焦研末，水煎或白滚水冲，隔渣。)自七点钟至十点，各随其便，惟不多食，名曰早餐。至一点钟及五点后所食，则鸡、豚、鱼、鸭、牛、羊，多用燔炙，自割而食，并有生果、糖果、牛奶、鸡蛋等物，或茶或酒。合家同一台，台同用布铺盖，后置各物其上，男女各一便，每人以一碟盛物，不用箸，惟有刀叉调羹等，随人畅饱，故名大餐。晚上六点钟至九点不等，所食者与早餐同，此日用饮食之常规也。

至于出外则车马。或一车一马至四马不等。每年月中并无节气，每日亦无吉凶，惟七日一礼拜而已。余与中国无异。

丧事，始死则有一人为之沐浴，止穿一汗衫，敛手合掌置棺内，逾三五日葬焉。山地内或以石、以铁、以锡围之，然后放棺，亲朋送葬，素服不用白而用黑，坟之上下皆有石碑，碑上录亡者之生辰死忌，又围石栏杆，以防牛羊践踏。

【注释】

- ① 阿丹士——即约翰·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
- ② 遮费逊——即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第三任总统。
- ③ 马底逊——即詹姆斯·麦迪逊，美国第四任总统。
- ④ 满罗——即詹姆斯·门罗，美国第五任总统。
- ⑤ 阿丹士之子——即约翰·昆西·亚当斯，美国第六任总统。

⑥查其逊——即字德鲁·杰克逊，美国第七任总统。

⑦泛标伦——即巴丁·范布伦，美国第八任总统。

弥利坚国即育奈士迭国总记

案：粤人称曰花旗国，其实弥利坚，即墨利加又作美理哥，乃洲名，非国名也。西洋称部落曰土迭，而弥利坚无国王，止设二十六部头目，别公举一大头目总理之，故名其国育奈士迭国^①，译曰兼摄邦国。

育奈士迭国，在北阿墨刺加洲中为最巨之区，其地自古不通各洲，土旷人稀，皆因底阿生番，游猎其间。耶稣纪岁千二百九十二年，（宋祥兴十五年）吕宋之戈揽麻士乘船西驶，始知此地，创立佛罗里达部落，开垦兴筑。将二百年，辟地未广。千五百八十四年，（明万历十二年）英吉利女王依里萨柏时，有英吉利人往弥利坚海岸开垦，大吕宋人拒战，英吉利人败走。英国女王依里萨伯遂遣勇务将精兵往垦其地，无人敢阻，遂名其地曰洼治泥阿，续遣二臣协创部落，复垦罗阿录之地。英国占士王遂设甘巴尼二员分治之，一曰兰顿甘巴尼，一曰勃列茂甘巴尼，又于所属各部落，增设冈色尔之官，而总辖于兰顿之冈色尔。又遣三巨舶，每舶载百有五人，濒河建筑部落，即以国王之名名之，曰占士部落。千六百有七年，（明万历三十五年）英人与土人争斗，英之首领士弥为土目包哈但所擒，自后英人不敢横行，惟与土人互相姻娅，生齿日炽。

千六百二十一年，（明天启元年）英国设总领于洼治尼阿，是年严禁波罗特士顿教，斯教逃出数百人，由荷兰驾舟至弥利坚开

垦，创建城邑，曰纽英兰。千六百二十八年，（明崇祯元年）复得沙廉地，即今马沙朱硕土部落，自设总领，自立律例。千六百三十二年，（明崇祯五年）觅出纽含社。千六百三十五年，（明崇祯八年）觅出勃罗威电。次年，开出衰弱底格。千六百三十八年，（明崇祯十一年）复开出纽含汾，并历年在海岸所垦之缅甸地，均建筑城邑，设官治理，尚有欧罗巴人续垦洲内各地。千六百四十二年，（明崇祯十五年）英国女王马里阿敕加特力教之律官来治此地，亦以国王之名名之，其地曰马里兰。千六百六十三年，（康熙二年）英国查尔士王令数臣往垦弥利坚南隅，即今之戈罗里那，亦以国王之名名之，其首部落曰查尔士顿。后又扩地开疆，遂分为南戈罗里、北戈罗里。明年，英国复夺取荷兰与绥林所垦之纽育、纽惹西、若地拉洼三部落。至是千六百八十年，（康熙九年）英吉利水师官威廉边者复开宾西尔洼尼阿部落。千七百三十二年，（雍正十年）英人复垦若治阿之地，竭心力，历难险。至千七百五十二年，（乾隆十七年）始成部落，无异于戈罗里。计英吉利占士王至查尔士王，二代所得阿弥利坚洲内之部落，十有六区，悉将因底阿土番驱之遐陬。千七百五十六年至六十三年，（乾隆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复兴兵夺据佛兰西国所垦之加那达，佛罗里达两大部落。除墨西哥一国外，凡欧罗巴人所垦阿弥利坚洲部落，归英国者十有八区。

盛极生骄，强征税饷，部众吁免不听。千七百七十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土众愤怒，次年，遂约佛兰西、大吕宋、荷兰诸仇国助兵恢复，爰议以戈揽弥阿^②之洼申顿^③为首区，总统兵马，称为育奈士迭国。与英国血战七年，客不敌主，大破英军，国势遂定。

千七百八十三年，(乾隆四十八年)即有附近弥斯栖比各部落前来归之。千七百九十二年，(乾隆五十七年)有根特机部落，率众附之。千七百九十六年，(嘉庆元年)地尼西部众咸背英吉利而附之。洼门部落在阿希阿地开垦，历十四年之久，始成部落，于千八百有二年，(嘉庆七年)即来归之。因底阿那、伊里内斯西隅之阿那麻马、同弥斯西北极南近海之佛罗里达、缅地、马沙朱硕斯以及弥斯西比东边各部落、米梭里诸部落，于千八百十六年至二十年(嘉庆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先后归之。千八百三十六年，(道光十五年)阿干萨斯、米治颜同时附之，此外尚有弥斯栖比西隅之雷栖阿那一部落，亦以价赎诸佛兰西，而归育奈士迭管辖。统计设立育奈士迭以后，凡六十年，创建大部落二十有七，称大国，与英吉利为劲敌。

政事：自千七百八十九年(乾隆五十四年)议立育奈士迭国，以戈揽弥阿之洼申顿为首区，因无国王，遂设勃列西领^①一人，综理全国兵刑、赋税、官吏黜陟。然军国重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必与西业^⑤会议而后行。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升调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询谋佥同。定例勃列西领以四年为一任，期满更代。如综理允协，通国悦服，亦有再留一任者。总无世袭终身之事。

至公举之例，先由各部落人民公举，曰依力多^⑥，经各部落官府详定，送袞额里士^⑦衙门，核定人数，与西业之西那多^⑧、里勃里先特底甫^⑨官额相若，各自保举一人，暗书弥封，存贮公所，俟齐发阅，以推荐最多者为人选。如有官举无民举，有民举无官举，彼此争执，即由里勃里先特底甫于众人所举中，拣选推荐最多者三人，仍由各依力多就三择一，膺斯重任。其所举之人，首

重生于育奈士迭国中，尤必居住首区历十四年之久，而年逾三十五岁，方为合例，否则亦不入选。

设立副勃列西领一人，即袞额里士衙门、西业之首领。若勃列西领遇有事故，或因事出国，即以副勃列西领暂理。其保举如前例。

设立袞额里士衙门一所，司国中法令之事，分列二等，一曰西业，一曰里勃里先好司^⑩。（好司二字。犹衙门也。）在西业执事者，曰西那多，每部落公举二人承充，六年更代。所举之人，必居首区九年，而年至三十岁者，方为合例。专司法律，审判词讼，如遇军国重事，其权固操之勃列西领，亦必由西那多议允施行。常坐治事者额二十人，曰士丹吝甘密底，无额数者曰甘密底，皆西那多公同拈阄，以六月八日为一任，期满复拈拈易之。

在里勃里先好司执事者，曰特底甫。由各部落核计四万七千七百人中，公举一人承充。二年更易。所举之人，须居首区七年，并年至二十五岁者，方合例。以现在人数计之，特底甫约二百四十二人，立士碧加一人，（士碧加，头目也。）总司其事。凡国中征收钱粮税饷，均由特底甫稽核，官府词讼，则特底甫亦可判断。常坐治事之士丹吝甘密底，每年于三月初四日，由士碧加于各特底甫中拣派二十九，以六人专司会议，其余或理外国事宜，或设计谋，或理贸易，或理工作，或理耕种，或理武事，或理水师，或理公众田地，或理案件，或理驿站，或理因底阿人事件，各司其事，以一年期满，再由士碧加选代。

每岁十二月内第一礼拜日，则袞额里士衙门之西那多，里勃里先衙门之特底甫，齐集会议，或加减赋税；或国用不足，商议贷诸他国，贷诸本国；或议贸易如何兴旺，铸银轻重大小；或议

海上盗贼如何惩治；或国中重狱有无冤抑，或蒐阅士卒，增益兵额；或释回俘虏；或严立法律，惩服凶顽；或他国窥伺，如何防御，一一定议。至岁中遇有仓猝事宜，随时应变，又不在此例。

其专司讼狱衙门，在洼申顿者一，曰苏勃林^⑩；在各部落者，曰萨吉^⑪，凡七；曰底士特力^⑫，凡三十有三；各以本国法律判断。

苏勃林衙门一所，专司审讯，额设正官一员，副官六员，每一人分辖一萨吉。凡国内大官之讼，或案中有牵涉大官之讼，或本属萨吉所辖部落，与别萨吉所辖部落不睦争执之讼，均归其审断。

萨吉衙门七所，每萨吉辖底士特力四五属不等。凡属下部落之狱，有罚赎银百元以上者，或所犯之事，例应监禁六月者，俱归萨吉审判。

底士特力衙门三十有三所，每底士特力辖部落多寡不等。凡属下部落有犯轻罪，与在洋不法者，俱归底士特力审断。按其情节轻重，拟议罪名，间有不能结案者，送萨吉审断，或与萨吉会讯。

千七百九十八年，（嘉庆三年）设立管理水师书记衙门。千八百十五年，（嘉庆二十年）始立管领水师官，兵船不甚多，而与英吉利交战三年，地险心齐，水战练习，其名遂著。原设大兵船十五只、中兵船二十五只、小兵船二十三只、火烟轮兵船一只，近年因船不敷用，增修兵船，复设船厂七，雕刻厂二所。历年支发水师银二百三十一万八千元，修船银百有六万五千元，津贴银七千八万二千元，修船厂银七十九万八千一百二十五元，水上费用银四十三万八千七百四十九元，巡察南极费用银三十万元，共需银五百九十万有奇。

波斯麻达仁尼腊尔^⑩衙门，掌理国中水陆邮程递报之事，计递报道路约十一万二千七百七十四里，每年往来路程约二千五百八十六万九千四百八十六里，各处信驿计万有七百七十所。历年往来驿费银二百七十五万七千三百五十元，历年约收信价银二百九十九万三千五百五十六元，综计出入，有盈无绌。

国中原在非腊特尔非阿设铸金银局一所，千八百三十五年，（道光十五年）复在纽哈兰、北戈罗里、若治阿三部落各增设一所，派官监铸。其炉灶器具机窍，皆以火烟激动，不烦人力。计每年倾铸金钱值银二百十八万六千一百七十五元，银钱三百四十四万四千零三元，铜钱值银三万九千四百八十九元，统值银五百六十七万元。

各部落自立小总领一人，管理部落之事。每部落一议事公所，其官亦公二等，一曰西业，一曰里勃里先特底甫。即由本部落各择一人，自理其本部之事。小事各设条例，因地制宜，大事则必尊国中律例。如增减税饷，招集兵马，建筑战船，开设铸局，与他部落寻衅、立约等事，均不得擅专。所举执事之人数月一更代，如分管武事，设立章程，给发牌照，开设银店，贸易工作，教门，赈济贫穷，以及设立天文馆，地理馆，博物馆，义学馆，修整道路桥梁，疏浚河道，皆官司其事。其法律大都宗欧罗巴之律，删改而成。征收钱粮税响，通酌国中经费出入，公议定额，不得多取。

统共千有二百八十六万六千九百十九人。即丁口之衍蕃，征国势之炽盛，果能永远戮力同心，益富且庶，虽欧罗巴强盛各邦，未之或先。国人多由外域迁至。如居宾西尔、洼尼阿者，皆由耶麻尼，言语近始更变；居雷西阿那、梭里、依里内士、弥治颜等

处者，皆佛兰西国之人；居阿希阿、因第阿那者，皆瑞国与耶麻尼之人；尼纽育者，皆荷兰国人。种类各别，品性自殊，因地制宜，教随人便，故能联合众志，自成一国。且各处其乡，气类尤易亲睦也。传闻大吕宋开垦南弥利坚之初，野则荒芜，弥望无人，山则深林，莫知旷处，攘剔启辟，始破天荒。数百年来，育奈士迭遽成富强之国，足见国家之勃起，全由部民之勤奋。故虽不立国王，仅设总额，而国政操之舆论，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闻，事简政速，令行禁止，与贤辟所治无异，此又变封建、郡县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

国中黑人居六分之一，其中亦有似黑非黑，似白非白者，种已夹杂，难辨泾渭。各部落中不准黑人预政事，有数部落准其一体公举。其律例内载宾西尔、洼尼阿、纽育部落之人皆得自主，惟黑奴子孙，分属下等，凡事不得擅专。至千七百九十八年，（嘉庆三年）禁止买卖奴仆，即逃走亦不准收回。嗣西北之洼治尼阿、弥斯西比各部，亦禁携奴仆进口，自此兴贩少息，惟南隅产棉之部落，尚有使用奴仆者。凡奴仆之例，重罪始经官治，小过家主自治，不得私置产业、学习文字，往庙拜神必须白人带引。若因底阿之待仆人，则又不然，遇礼拜日，每奴散谷十八棒至二十四棒，薯六十四椿，并酌给鱼肉，冬夏布衣，下及奴之子女，又每二年人给洋毡，幼小者二人共得一毡，疾病设有医药。过其境，见其仆，皆工作不辍，啸歌自得，如逢礼拜，概停力作，其工役三日一旅，能并日完毕者，所余之日，或得自作己业，游戏无禁，其思恤奴仆为诸部所未有。

风俗教门，各从所好。大抵波罗特士顿居多，设有济贫馆、育孤馆、医馆、疯颠馆等类，又各设义学馆，以教文学、地理、

算法，除普鲁社一国外，恐无似其文教者。其官地亩以供经费，复有国人捐资津贴。千八百三十四年，（道光十四年）在纽育所属各小部义馆读书者共五十四万有千余人，岁支脩脯七十三万二千元。如纽惹西、宾西尔、洼尼阿、阿希阿、马里兰、洼治尼阿、南戈罗里、鼎尼西、根特机等处部落，亦皆捐设学馆，造就人材。又设授医馆二十三所，法律馆九所，经典馆三十七所，教人行医，通晓律法，博览经典，通各国音语。近计非腊特尔非阿藏书四万二千卷，甘墨力治藏书四万卷，摩士顿藏书三万卷，纽育藏书二万二千卷，袞额里士署内藏书二万卷，迩来又增学习智识、考察地里之馆，重刊欧罗巴书籍，人材辈出，往往奇异。

技艺工作最精，造火轮船，即纺织棉布、制造呢羽、器具，均用火烟激机运动，不资人力，他国虽有，皆不能及。写绘丹青，亦多精巧，如急里委士、士都空纽顿、阿尔士顿里士里诸人，皆以妙手名。

《海录》：咩里千国，在英吉利西，由散爹里西少北行，约二月，由英吉利西行，约旬日可到，亦海中孤岛也。疆域稍狭，原为英吉利所分封，今自为一国，风俗与英吉利同，即来广东之花旗也。（案：咩里千，即弥利坚之音转，故言即广东之花旗。然以洲言，则其地数万里，岂得谓之孤岛？以国言，则二十七部落富强为英夷劲敌，岂得谓之疆域稍狭？盖谢清高但至欧罗巴洲，未至弥利坚洲，故传闻不确不详。）土产金、银、铜、铁、铅、锡、白铁、玻离、沙藤、洋参、鼻烟、牙兰米、洋酒、哆啰绒、羽纱、咩叽。其国出入多用火船，船内外俱用轮轴，中置火盆，火盛冲轮，轮转拨水，无烦人力，而船行自驶。其制巧妙，莫可得窥，小西洋诸国近多效之。（原无今补）

【注释】

- ①育奈士迭国——系 United States 音译，即合众国。
- ②戈揽弥阿——即哥伦比亚特区。
- ③注申顿——即美国首都华盛顿市。
- ④勃列西领——系 Presient 之音译，即总统。
- ⑤西业——系 Senate 之音译，即参议院。
- ⑥依力多——系 Elect 之音译，即选举。
- ⑦袞额里士——系 Congress 之音译，即国会。
- ⑧西那多——系 Senator 之音译，即参议员。
- ⑨里勃里选特底甫——系的 Represewtative 之音译，即众议员。
- ⑩里勃里先好司——系 Represent House 之音译，即众议院。
- ⑪苏勃林——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 ⑫萨吉——指美国中级法院。
- ⑬底士特力——指美国低及法院。
- ⑭波斯麻达仁尼腊尔——系 Postmaster General 之音译，即美国邮政总局局长。

长。

南墨利加洲智国金加西腊国

南墨利加洲之北曰巴拿马，南北洲之界也。其正北曰可仑比三国，东北为各国兼摄地，其南伯西尔，其西孛露，（其西南玻利非亚）又南为巴拉大河三国，其西智利，极南曰智加，此外则土蛮也。

南墨利加洲南智加国

《瀛环志略》：巴他峨拿，一作八的哥尼阿，又作巴罗弥那，又名智加，南亚墨利加极南境，即世所传长人国也。地形如袜，北界拉巴拉他，西北界智利，东距大西洋海，西距大洋海，南距南海。南北约三千余里，东西半之。其地草木荒秽，人皆野番，肢体长大，如常人一身有半，攫食野兽，不成部落，亦不与他国往来。地气严寒，如北亚墨利加之北境，又别无物产，故欧罗巴诸国未尝过而一问也。极南临海之地，冰雪常凝。隔海对峙一岛，曰铁耳聶离依休勾，中间之港名麦哲伦，港内多礁，往智利、秘鲁者，率取道岛南。狂风迅烈，昏雾迷漫，涛泷之猛恶，倍于大浪山，舟过人皆额手，喜若更生。

《职方外纪》曰：南亚墨利加之南，为智加，即长人国也。地方颇冷，人长一丈许，遍体皆毛。昔时人更长大，曾掘地得人齿，阔三指，长四指余，则全身可知也。其人好持弓矢，矢长六尺，

每握一矢插入口中，至于没羽以示勇。男女以五色画面为文饰。

南墨利加洲内金加西蜡国

(厄瓜尔多及委内瑞辣附)

《职方外纪》曰：南亚墨利加之北，曰金加西蜡。其地出金银，天下称首。其矿有四坑，深者皆二百丈，土人以牛皮造软梯下之，役者常三万人。其所得金银，国王十取其一，七日约得课银三万两，其山麓有城，名曰银城，百物俱贵，独银至贱。贸易用银钱五等，大者八钱，小至五分。金钱四等，大者十两，小者一两。欧罗巴自通道以来，岁岁交易，所获金银甚多，故西土之金银渐贱，而米谷用物渐贵。识者以为后日当受多金之累，然获利即厚，虽知不能绝也。其南北地相连处，名字革单，近赤道北十八度之下，南北亚墨利加从此而通，东西二大海从此而隔，周围五千余里。天主教未行之先，其国已预知尊敬十字圣架。国俗以文身为饰。土产白糖、烟叶、靛饰。世所称南墨利加州内可伦比国，即此也。

《地理备考》曰：哥伦比亚国，道光十一年，分为三国，不相统属。兹释国志，仍以哥伦比亚国括之。

哥伦比亚国，在亚美里加州南区之北。其国土在北极出地十二度起至南六度止，经线自西六十一度起至八十五度止。东枕亚德兰的海暨巴拉西利国，西连北卢、哥斯德尔黎加二国暨大海，南接巴拉西利、北卢二国，北界大海。长宽皆约五千里，地面积方一百二十五万里，烟户二兆八亿余口。本国地势，西多冈陵，东多广原，江河贯彻。河之长者九，湖之大者七。田土极腴，谷果最丰，产五金、水银、盐、煤、宝石、木香、药材、棉花、烟

叶、蓝靛等物。丛林稠密。禽兽蕃衍。地气互异，海滨平原燄烈难禁，惟内地高处温和，甚便居栖。不设君位，国人各立官长理事。所奉之教，乃罗马天主教也，其余各教任人尊奉。技艺庸，贸易少。明孝宗宏治十五年，有意大里亚国人由吕宋国访据其地，分析为三，一名新加拉那大，一名委内瑞辣，一名塞多，各置官镇守。嘉庆十五年，国人因花旗国创建之后，亦聚众逐吕宋国守官，攻战八载，于嘉庆二十四年自复其国，号曰哥伦比亚。越十二载，分为三国，不相统属。

一新加拉那大国，东至委内瑞辣、巴拉西利二国，西枕大海，南接巴拉西利、厄瓜多尔二国，北界安的列斯海，长约三千里，宽约一千五百里，地面积方三十四万里，烟户一兆三亿二万余口。地气湿热，北方为甚，田土膏腴，物产最繁。通国分十八部，曰波哥大，乃国都也，建于平原之中。余地曰安的育基、曰内巴、曰马黎济大、曰波巴焉、曰巴斯多、曰布挨那温都拉、曰说各、曰巴那马、曰委拉瓜、曰加尔达日那、曰蒙波士、曰三达麻尔大、曰里约合沙、曰冬日、曰邦不罗那、曰索各罗、曰加萨那勒。

一厄瓜尔多国，东至巴拉西利国，西枕大海，南接北卢国，北界新加拉那大国。长宽皆约三千里，地面积方三十八万里，烟户六亿三万余口，地气温和，甚便居栖，田土肥，贸易盛。国分八部：曰基多，乃国都也，建于山谷之中。余部曰井波拉索、曰英亚不拉、曰瓜亚斯、曰马那比、曰官加、曰罗沙、曰稭音。

一委内瑞辣国，东枕海暨古牙内地，西连新加拉那大国，南接巴拉西利国，北界海。长约三千五百里，宽约二千二百五十里，地面积方四十一万里，烟户八亿五万余口。地气互异，平原燄烈，山谷温和，高阜严寒，土旣产丰。国分十二部：曰加拉架，乃本

国都也，建于山谷之中。余部曰加拉波、曰马拉该波、曰哥罗、曰都卢斯罗、曰美黎达、曰马黎那、曰亚不勒、曰瓜牙那、曰古麻那、曰巴尔塞罗、曰马尔加黎大。

《外国史略》曰：可伦比各地自北极出地一度至十度，南极出地自一度及五度，八十八万方里。南连伯路、巴悉等国，北及安特海隅、大西洋海、东连巴悉国，西连北亚默利加之巴那马峡，并大东洋海。此地归属是班亚国，历三百十八年。至嘉庆十四载，居民忽叛，是班亚国调军不能征服。道光元年，列邦会议，听其自主，与花旗无异，但人心不齐。道光十年，再叛，分是地为三分。其西方曰新额那他，广袤一万七千三百九十五万里，居民一百七十万六千。分五部十八郡。地产金，较亚默利加各国尤多，亦出铜、石盐、檳榔、加非、青黛、皮、药材。其安特海港，乃名埠也。又加他义那，居民一万，在巴那马微地，通商兴旺，每年船只二千，收帑银三百零七万元，公欠项三千三百万元。其都曰巴峨他城，居民三万。

其东北方威尼稣拉国，地广袤一万八千九百六十里，居民六十九万六千。地分四部十郡。就地高下种麦并加非、白糖等货。其都曰加拉甲，在安特海口，每年进出船一百只，运出加非、檳榔、烟、青黛等货，计一百四十万两，运入布匹及制造之物，约价一百七十五元。其余海口未大通商，每年收帑银二百五十万元，公欠项二千万元。

其西南方黄道地方，即厄瓜多尔国，广袤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五里，居民五十五万口。地分三部七郡，出木料、檳榔等货。每年出入之货，各约三百万元。进出之船百二十五只。危亚贵系大港口。公欠项一千五百万元。其是班亚苗裔之民，耽逸乐，惮劳

苦，好修饰，男女集会，歌唱饮食无节，惟土人稍知工作，众食西粟。火山高千八百丈，山岭极天，地势雄峻，惟阿利诺河边地低坦，多泽渚，草木繁盛，土民性猛好斗，惟养牲畜，未向化。

《瀛环志略》曰：可仑比亚，一作可仑巴，一作金加西蜡，南亚墨利加极北境也。西北至巴拿马，与危地马拉接壤，东界英吉利新地，东南界巴西，西南界秘鲁，北与西皆界海。纵横皆约五千里，西界安达斯大山，有火峰。以阿利诺、马加他二河为大，所称西班牙三部之新加拉那大，即金加西蜡之转音也。

南墨利加洲内亨鲁国

《外国史略》曰：伯路国，一作亨露，又作北卢，广袤万八千五百八十方里。北连可伦比国，南接破利威国，东及破利威、巴悉等国，西及大东洋海。南极出地自三度至二十二度，偏西自六十五度及八十一度二十分。国分三部二十六郡。西方多山，高入云霄，此地高于海面百二十丈，地坦林密，山出金银。自是班亚开矿后，至嘉庆十四年，计共出金银十二万三千二百四十四万元。又出水银、铜、胡椒、棉花、西米、药材、白糖，但不产食物，必由他国运入。缘是班亚人初到此国，见土人所用器俱金银宝饰，因集土民勤掘，昼夜不息，运归本国，皆有货无价，是班牙人又自无制造之材，必由外国买运而至，故财易得易失也。近英人亦于此运金银返国，此地港口曰黑马城。港口有加老国，与花旗无异。

《职方外纪》曰：亚墨利加洲之西，曰亨露。起赤道以北三度至赤道以南四十一度，大小数十国，广袤万余里，中间平壤沃

野，亦万余里。地肥饶不一，肥者不烦耕治，布种自能生长，凡五谷、百果、草木皆上品，故本地人目为大地之苑囿也。其鸟兽之多，羽毛之丽，声音之美，亦天下第一。地出金矿，取时金土互混，别之金多于土，故金银最多。国王宫殿，皆以黄金为板饰之。独不产铁，兵器皆用烧木铍石。今贸易相通，渐知用铁，然至贵。余器物皆金、银、铜三种为之。

有数国从来无雨，地中自有湿性，或资水泽。有树生脂膏，极香烈，名拔尔撒弥，传诸伤损，一昼一夜，肌肉复合如故，傅痘不瘢，以涂尸，千万年不朽坏。有一种异羊^①，可当骡马，性甚倔强，有时倒卧，虽鞭策至死不起，以好言慰之，即起而走，为所使矣；食物最少，可绝食三四日，肝生一物如卵，可疗诸病，海国甚贵之。天鹅、鹦鹉尤多。有一鸟名厄马^②，最大，生旷野中，长颈高足，翼翎极美丽，通身无毛，不能飞，足若牛蹄，善奔走，马不能及。卵可作杯器，今番舶所市龙卵，即此物也。产棉花甚多，亦织为布，而不甚用之，专易大西洋布帛及利诺布，或剪马毛织为服。

其地江河极大。有泉如脂膏^③，常出不竭，人取燃灯，或涂舟砌墙，当油漆用。又有泉水出于石罅，才离数十步，即变为石。有土能燃火，可当炭用，平地山岗皆有之。地震极多，一郡一邑常有沉陷无遗者。或平地突起山阜，或移山至于别地，皆地震之所为也。故不敢为大宫室，上盖必以薄板，以备震压。

其俗大抵无文字书籍，结绳为识。或以五色状物形以当字，即史书亦然。算数用小石子，亦精敏。其文饰又珍宝嵌面，或以金银为环，穿唇及鼻。臂腿或系金铃，复饰重宝，夜中光照一室。

其道路自国都以达万余里，凿山平谷，更布石为坦途，以便

驿使传命，则数里一更，三日夜可达二千里。人性良善，不长傲，不饰诈，风颇淳古。因其地金银最多，任意可取，故无窃盗贪吝，亦不自知其富。或反务细微无益之业度日。但陋俗最多，近日天主教中土人往彼劝化，教之经典书文，与谈道德理义，始改往时杀人祭魔、驱人殉葬之俗，为善反力于诸国，有捐躯不辞者。

其间亦有最恶劣之地，土产极薄，人拾虫蚁为粮。以网四角挂树而卧，盖因地气最湿，又有最毒之蛇，人犯之必死，故不敢下卧，恐寐时触之也。

其土音各种不同，有一正音，可通万里之外。凡天下方言，过千里必须传译。其正音能达万里之外，惟有中国与孛露而已。

近有一大国，名亚老歌^⑤，人强毅果敢，善用弓矢及铁杵，不立文字，一切政教号令皆口传说。辩论极精，闻者最易感动。凡出兵时，大将戒谕兵士不过数言，无不感激流涕，愿效死者。他谈论皆如此。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伯路国，东至巴悉国，西及大洋，南连治里、拉巴拉答等地，北交可仑巴。南极出自四度至二十五度，偏西自六十度至六十八度。其上下两地，共计袤延方圆二百七十九万里。山岭最高者，二百四十三丈，地场高于海面百二十丈。是以山下暴热，而高处冰凝。其海边旷沙不毛，内地则五谷丰产，但居民不务农，专开金银山矿。自是班牙国人至后，所开出者广大无限。其著名之银山，称曰陂多西，高一百六十丈，围绕五千八百里，山坡自顶以下，皆各色矿，自开通以后，所出之银共计七万二千两。别有他山出金，其江河沙内亦有金，故此居人各用心以出地下之库，并不理其地面之五谷蔬菜也。

明万历年以后，是班牙国之军到亚默利加之时，风闻伯路地

乃宝海金山，是以用心竭力，不顾阻碍，冒危忍饿而至其地，强服其土王。居民不能抵御，只得遵是班牙之命，又奉天主教。自后是班牙国派官防范，专其金银之利。道光年间，此居民亦驱其外敌，而自立土主。昔分两国，谓之上下，此时再连合一国，是班牙国之后裔，好接远客，宽和礼貌，但惮劳好逸，以赌博为务。其通商不多，所出者药材与金而已。其女眼波明媚，使人易迷。造酒善酿，痛饮必醉。居民二百七十九万丁。国都里马城，其马头曰加老港，又屈可城在内地，昔土君之都也。拉八邑，在高山中。

《地理备考》曰：北卢国，即亨路也。北极出地三度起至二十三度止，经线西六十九度起至八十四度止。东至巴拉西利、波里维亚二国，西枕大海，南接高北卢国暨大海，北界哥伦比亚、巴拉西利二国。长约五千三百里，宽约二千五百六十里，地面积方七十八万三千里，烟户一兆七亿余口。本国地势，西方崇山峻岭，东方丛林广原，湖河无几，地震甚多。河之长者，曰马拉良，曰阿不里麻，曰吾加牙勒，曰瓜拉加。湖之大者曰的加。田少腴腴，野多沙漠，土人虽勤，稼穡维艰。土产五金、水银、谷、麦、胡椒、棉花、药材、树胶、颜料、香料等物。地气互异，海滨温燥，山中调和，平原湿热，岭上寒冽。不设君位，庶民自立官长理政。所奉之教，乃罗马天主教也。技艺庸拙，贸易萧条。明世宗嘉靖三年，有吕宋国人访据其地，虐待其民。嘉庆十三年，佛兰西国率兵侵扰吕宋国时，各国接踵谋自立，惟时吕宋兵众，事竟不果。越十三载，国人协同济利国军侵利马城，败吕宋之兵，驱逐官员，自立为国，不归统属。未几，民乱复兴，贼寇猖獗，以至国分为二，有高下之称，其后疆界虽析，挟嫌如故，通国分

七部，曰利马，乃本国都也，建于利马各河滨，余部曰阿勒塞巴，曰不诺，曰古斯各，曰阿牙古说，曰人宁，曰利卑达。其通商冲繁之地二处。

《地理备考》曰：高北卢，亦孛露之分国，一名破利威国，又作波里维亚国，在美里加州南区之西。南极出地十一度起至二十四度止。经线自西六十度起至七十三度止。东至巴拉西利、巴拉大河合众二国，西连北卢国暨大海，南接巴拉乖国、济利国、巴拉大河国三境，北界巴拉西利、北卢二国。长约四千里，宽约一千五百里，地面积方三十九万六千里，烟户一兆三亿余口。本国地势有山谷，有平原。其安达斯山，由北而南，东西分歧。在东者峭壁参天，冰霜凝积，在西者峰峦叠起，火焰不熄。河之长者，曰瓜卑、曰北尼、曰比哥麻约、曰马尔麽勒。湖之大者，曰的加，界于北卢之间。田土互异，东方膏腴丰产，西方硗瘠沙漠，至若土产，与北卢国相等，地气高下悬殊，然东南西大抵温和，不害居栖，惟北方炎热为患。不设君位，立官理政。所奉之教，乃罗马天主教也。技艺庸，贸易少。本国与下北卢同为一国，迨下北卢违背吕宋时，本国亦接踵不受管辖。道光五年，乃去北卢，自为一国。分设六部，曰朱基萨加，乃本国都也，建于平原之中；余五部曰巴斯、曰疴鲁罗、曰波多西。曰哥沙邦巴、曰达古斯卢。都城曰乍尔加斯，会城曰巴斯达牙古叔，而波多西银矿最旺，初开至今，得银七万二千万奇。

《外国史略》曰：破利威国，一作波里维，即伯路之分国也，亦名高伯路，在伯路之南。地广袤二万七千方里，居民二百四十万口。地分十部六十三郡。西及大东洋海，北及伯路，东及巴悉国并巴拉危崖。中有高峰二千五百四十丈，为是州最高之山，草

木蕃盛，人迹难到。其都曰加申城，居民一万二千，地甚高，又丰盛。其产银之山，昔时出银无数，名扬四海，今矿虽空，然每年所入公帑尚过于所出，约二千万两。海港市颇兴旺，又有益赖口，迤贵基口、拉米口、及亚默利加之口、每年约进船各百只。又破利威，一名玻利非亚。

案：破利威在秘鲁之南，安达斯大山自西北来，环国之西面如带，其西浮沙浸海，斥磧不毛，山以东横岭错出，拓为平原。膏腴之土，蔬谷皆宜，因地产金银，举国以攻矿为业，农事全荒，恒苦饥谨。居民皆西人苗裔，善待宾客，温蔼可亲，然好赌恶劳，贸易悉倩他国，故为西人所制。又善酿酒，终日沉醉。虽兼产铜、铅、水银、胡椒、甘蔗、棉花、药材、颜料、香料，而利权归他人，土人方卧醉乡，呼庚癸焉。岂不惜哉！

【注释】

- ① 异羊——南美羊驼，已驯化为家畜。
- ② 厄马——美洲鸵鸟，体形较非洲鸵鸟小，善走。
- ③ 脂膏——即石油，秘鲁为南美石油主要出口国之一。
- ④ 有土能燃火——即煤炭。
- ⑤ 亚老歌——今之阿根廷。

南墨利加诸岛

南墨利加诸岛

《职方外纪》曰：南亚墨利加之岛，不可胜数，其大者为小以西把尼亚，为古巴，为牙卖加等。气候大抵多热，草木开花结实，终岁不断。产一异草，食之杀人，去其汁则甚美，亦可为粮。有毒木，人过其影即死，手触其枝叶亦死，觉中其毒，亟沉水中可免。有鸟，夜张其翼，则发大光，可自照。野猪猛兽纵横原野，土人善走，疾如奔马，又能负重。若足力竭后，以针刺股，出黑血少许，则疾走如初。取黄金，每岁限定几日，先期斋戒，以祈神佑。

又有一岛，女人善射，又甚勇猛，生数岁即割其右乳，以便弓矢。昔有商舶行近此岛，遇女子荡小舟至，射杀商舶二人，去如飞，不可追逐。更有一岛，土人言其泉水甚异，于日未出时，往取其水，洗面百遍，老客可复如少。

又有一岛，名百尔谟达^①，无人居，魔丛其上，其侧近海无风，恒起大浪，海船至此甚险。四十年间，曾有一船至彼，魔蓦登其舟，舟中人皆惊仆。独一舵师不为动，且诘问何物。魔即应言：“舟中有何工作，我当代汝。”舵师指授所为，魔一一与言相反，如命东即西，命行则止。舵师恍悟一法，乃颠倒命之，舟即疾行，甚如飞鸟，海道三万里，三日而至。抵家言起程之期，人

皆不信。视所寄书中日月，果然，其怪异如此。

又有一岛，墨瓦兰尝过此岛，不见人物，谓之曰无福岛。又有珊瑚岛，以多生珊瑚树，故名之。有新为匿岛^②，甚大，其势貌似利未亚之为匿岛，故以为名，亦曰入匿。向未周绕此地，意其与墨瓦蜡尼相连，十余年前乃知，有海舶过其南，见为一岛。经度起赤道以南一度，至十二度止，纬度起一百六十五至一百九十止。其土风未详。

《每月统纪传》曰：澳大利亚为屿，四边滨大南海，及东南海也，南南极出地四十七度一十七分，北南极出地十度三十七分，西出地偏东一百一十四度二十八分，东出地偏东一百五十三度二十三分。

西海诸岛

《万国地理全图集》曰：亚默利加西海之隅，群岛棋布，皆被欧罗巴例国所据，买黑面人垦种之，是以居民稠密。惟中多火峰，屡次地震，狂风辄作，走石飞沙。其岛之形势如弓弯，北极出自一十度至二十六，偏西自六十至八十四度。南及可、危等国，北至缚、即花旗国之半地，其小屿在南，北向益增。内有加勒岛，和暖丰产，同于南海群岛，出白糖、酒、珈琲、珂珂子、棉花等物。但因开垦劳费，所出货价昂贵，是以生意不盛。

西班牙国初寻新地之时，到此等岛，即开马头，攻逐土蛮，又买黑奴以耕垦，由此贩卖人口之弊起。及西班牙人后到南海大地之金山，遂弃此群岛，犹敝履不复管辖。由是海贼群赴岛港藏匿，攻击是班牙国之商船，如此英、佛、荷、丁、瑞各国，又乘乱据占其地。及佛国大变之时，其藩属之黑奴即动干戈，将其白主一切戮杀，致万有余人受害，嗣后土酋自立为主。是以英国人，仰体《圣书》福音之理，知贩卖人口不合律例，明背上帝，是以谕飭所有藩属岛内各黑奴，一概释放，而颁银六百万两，赏还买黑奴之价，共放五十三万七千之奴，此等仁行殊属可赞焉。

英国在此洲内所据之岛，如牙买加，有山下溪涧，灌溉田土，其农甚盛。而其会城京敦，被地震灭，且飘风毁坏。又安地禺亚吉等岛，古时归英国，而多米尼加山地，多巴峨等岛，以及近附大地之特尼答岛，皆新所据取，派军防范，建邑盖屋，居人乐业。

其北有巴夏马之群岛，东离大地九百有余里，亦有百慕他群岛，两者虽天气温晴，却不产物，已卖与外国，不复重之也。英国商船年年于各岛运入银千五百六十三万两，所运出者二千三百八十一万两。其船共计五千八百六十只。

西班牙国在此洲内所属之古巴岛，长二千一百里，最丰裕之地。所运出之白糖、烟、珈琲、酒等货，一年共计银二千万两，所运出者，共计二千二百万元。居民共计七十万名，其中二十八万黑奴，英国虽严禁其贩卖，而西班牙船偷漏不胜其弊。其会城曰夏瓦那，居民十一万丁。所造之烟甚香，价最贵。贵港口亦归是班牙国，其黑奴不多，但白面之人专务经营，土产山积，每年价银二百四十万两。

佛兰西国在此洲内所属之岛，曰马耳地、匿瓜他鹿等岛。生意最盛，一年出入之货，计银二百万两。其风景亦美，山青水绿，鸟语花香。又海地岛甚广大，昔被佛兰西国占据者，但该黑奴谋叛，杀其主而立黑王，按例办其岛事。此时国家未定，常时更变。于道光二十二年，曾被地震，大半败坏，居民死者数千。地虽广而民惮劳，所运出之产，价银二百七十万两。

荷兰在此洲内所居之岛，止两处，虽不紧要，其居民多发财。丁抹国，在此洲内所属岛，亦止两处，专务教其黑奴而释放之。瑞国亦据小岛，在北方，但其生意微少。（原无今补）

又巴哈马群洲，每年商利银二百一十万元，运入者六十四万元，运出者五十三万元。公帑收银一十三万三千元，出十四万元，守兵士二百五十，民壮六百。又拉巴突等屿，每年商利银三千三百九十万元，运入之货四百六十六万元，运出者千四百八万元。国帑收银三十八万五千元，出三十七万八千元。守兵五百，民壮

六千九百。又安地吴亚等岛，百姓所收千二百三十二万元，运入之货二百一万元，运出之物三百九十九万元，入公帑二十一万三千元，出公帑二十一万九千元。守兵八百五十，民壮四千八百。又路齐亚岛，每年商利银二百一十万元，运进之物四十五万五千元，运出者五十八万一千元。收公帑七万六千元，所出均同。守兵三百，民壮六百。又三位岛，每年商利银九百三十二万五千元，运入者二百一十万元，运出者一百七十五万元。公帑所收二十四万五千元，出帑均同，守兵一千一百，民壮四千五百。又北母他等洲，每年商利银百一十二万元，运进之货二百五十六万元，运出者十八万九千元。公帑收七万元，出七万五千元。兵士二百，民壮六百。此岛丰饶不一，产白糖、加非等。此藩属地，若无灾难，实海外最美之区。英人派官管理此岛，白面人不多，其黑面人则遍处散聚。有耶稣之教师，各处教之。

《外国史略》：巴他峨尼地之南，所称火地之矮人，悉缺食物，终年冰雪。由大西洋望大东洋所驶之各船，随所称焉，义兰海峡，往来风甚烈。法兰岛，英人据之，以捕鲸鱼、海马、海牛。天气虽冷，尚有牧场，足养牲畜，并出各项食物，居民罕少。再南则冰雪之地，全无居人矣。

（案：承平既久，人满为患，奸宄日作，财用匮乏，一切便宜苟且，比于剜肉医疮，势如养痍，终必溃败。彼昏不知，方籍口庶哉之叹，生聚之谋，而不知时势迥殊，后之辙非前之迹也。欧罗巴人极意搜求新地，得片土即经营垦拓，遂使万古穷荒之僻岛，毕献精华。壮哉！）

南极未开新地附录

《职方外纪》曰：先是阁龙诸人，既已觅得南亚墨利加矣，西土以西把尼亚之君复念地为圆体，徂西自可达东，向至亚墨利加而海道遂阻，必有西行入海之处。于是治海舶，选舟师，裹糗粮，装金宝，缮甲兵，命一强有力之臣名墨瓦兰^③者，载而往访。墨瓦兰既承国命，沿墨利加之东偏迂回数万里，展转经年岁，方茫然未识津涯。人情厌致，辄思反国。墨瓦兰惧功用弗成，无以复命，拔剑下令舟中曰：“有言归国者，斩！”于是舟人震慑，贾勇而前。已尽亚墨利加之界，忽得海峡，亘千余里，海南大地又复恍一乾坤。墨瓦兰率众巡行，间关前进，只见平原潏荡，查无涯际，入夜则磷火星流，弥漫山谷而已，因命为火地，而他方或以鸚鵡名洲者，亦此大地之一隅。其后追厥所自，谓墨瓦兰实开此区，因以其名命之曰墨瓦蜡，为天下之第五大州也。墨瓦兰既逾此峡，遂入太平大海，自西复东，业知大地已周其半，竟直抵亚细亚马路古界，度小西洋，越利未亚大浪山，而北折遵海以还报本国。遍绕大地一周，四过赤道之下，历地三十万余里，从古航海之绩，未有若斯盛者。因名其舟为胜舶，言战胜风涛之险，而奏巡方伟功也。其人物、风俗、山川、畜产与夫鸟兽虫鱼，俱无传说。即南极度数、道里远几何，皆推步未周，不敢漫述，以俟后之君子。

【注释】

① 百尔谟达——今之百慕大，在加勒比海之北部大西洋中，属英国统治。百慕大附近海域常有风暴，过往船只时常失踪，故又称魔鬼三角区，或称百慕大三角区，其风暴成因至今尚未有准确之答案。

- ②新为匿岛——亚洲之新几内亚岛，位于太平洋南部。
- ③墨瓦兰——即麦哲伦，西班牙著名航海家。
- ④敎——音 yì，厌弃之意。

国地总论

西洋人《玛吉士地理备考》叙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是故君子以天为家，以德为本，以道为域。身躬由地而来，向地而归；灵魄由天而来，向天而归；人者不属此地而属天，何可轻忽人性之天，而背圣人之理乎？夫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未知王化者言之。故曰先王之待夷狄，如禽兽然，以不治治之，非谓本国而外，凡有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且天下之门有三矣，有禽门焉，有人门焉，有圣门焉。由于情欲者，入自禽门者也；由于礼义者，入自人门者也；由于独知者，入自圣门者也。诚知夫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为夷狄乎？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怀柔远人，宾礼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士之旷识。彼株守一隅，自书封域，而不知墙外之有天，舟外之有地者，适如井龟蜗国之识见，自小自鄙^①而已。方今东西太平，远洋辐辏，凡洋艘到汉地通市，必绕地一周，围海数重，际天冥晦，不远万里而来相见。凡宇内穷极幽远，自日出之国以至冰岳之岛，洲与洲而相歧，国与国而相左，闭户陆居者终身所未闻，皆远客身之所经，目之所睹也。自非咨诸远人，则天文度数之远近，国土古今之盛衰，形势风俗之殊异，毕世其能想像乎？行舟沙礁之险易，到岸埠市之繁寡，即初涉商舶

者，能遥度其津涯乎？诚欲扩智识而裨生人，其可以无是书？

【注释】

- ① 鄙——音 bù，幽暗的意思。

玛吉士地球总论

夫地球以土、水二者为本，土则分为山、谷、岛、洲、磐石、沙泥，水则分为海、江、河、湖、渊、潭、涧、溪。上下周围，天涯到处，飞者飞，潜者潜，动者动，植者植，而皆不离于其面也。古之探访地球者以所寻得之地分为三州，一名欧罗巴，一名亚细亚，一名亚非里加三者而已。及明宏治年间始寻得新地，名之曰亚美里加，始合为四大州。后各驾舟历时，又寻出南海最南之澳大利亚大岛，且环以南洋众多各岛国，或聚或散，因此新著地理志人又以诸岛合为一州，命之曰阿塞尼亚，是以近日地球始分为五大州也。一欧罗巴，二亚细亚，三非里加，四美里加，五阿塞尼亚。

又诸谙地理者既知地球圈线周围共九万里，复以所得古今各处度量地面，周围约有积方二垓^①五京^②七兆^③九亿^④六万方里，五大州内所寻之地，所访之岛，所游至近之处，极远之邦，各方共计地约六京八兆八亿二万五千里，水则约一垓八京九兆一亿三万五千里，水陆二面两相比较，地则一分，水则三分。

至于人数千亿，约分五种，或白，或紫，或黄，或青，或黑。其白者，乃欧罗巴一州，亚细亚东、西二方，亚非里加东、北二方，亚美里加北方，此数方之人颜色皆白，面卵形而俊秀，头发直舒而且柔。其紫者，乃亚非里加北方，亚细亚南方，除天竺及亚细亚所属数海岛不同外，其余颜色墨紫，鼻扁口大，发黑而卷。

其黄者，乃印度一国及亚细亚南方，亚美里加南方之人，其颜色皆淡黄，鼻扁口突，发黑而硬。其青者，乃亚美里加人，其颜色大半青绿，面貌毛发与黄者颇相等。其黑者，乃亚非里加人，颜色乌黑，容凸颧高，口大唇厚，发黑而卷，有如羊毫，鼻扁而大，类似狮准。间亦有白色之人居其东北，则皆欧罗巴、亚细亚二处人，曩时迁移彼地者也。又亚细亚南方及各海岛亦有黑人，而形容体态与亚非里加之黑人迥殊。

夫天下万国之人，有下、中、上三等之分。下者则全不知有文义学问，止务渔猎，游牧各处；中者则习文字，定法制，立国家，但其见闻浅陋无深远；上者则攻习学问，修道立德，经典法度，靡不通晓，承平则交接邦国，礼义相待，军兴则捍御仇敌，保护国家。

论五州万国之语言文字，约有八百六十种。欧罗巴语音五十三，其通用者十有七。一大西洋，一大吕宋，一意大里亚，一佛兰西，以上四者乃罗马国辣丁语所分派者也；一亚里曼，一贺兰，一弗拉萌牙，一大尼，一瑞典，一那华，以上六者乃古调多尼加语所分派者也；一英吉利，其语乃辣了调多尼加二国所相并者也；一厄罗斯，一烘哥里亚^⑤，一伯罗尼亚^⑥，一布威弥亚，以上四者乃古斯加拉窝尼亚之语所分派者也；一额力西，其语乃古额力西所传者也；一回回，其语乃回鹘，又名回纥国所传者也。

亚细亚语音一百五十三，其通用者十有五。一回回，一天方，一伯尔西亚，一回纥，一中华，一满洲，一蒙古，一日本，一高丽，一琉球，一暹罗，一越南，一阿瓦，一印度，一西藏等语。

亚非里语音一百一十五，其通者五。一伯尔卑勒，一壹的科鼻，一尼几里西，一哥布达，一桑哀等语。其天方语音亦通行于

此州之北方。

亚美里加语音，则有四百二十二。其至通用者，除土语外，多系别州之语。一英吉利，一大吕宋，一葡萄牙，一佛兰西，一贺兰，一大尼，一瑞西亚等语。

南洋阿塞亚尼州语音百十七，其通用者，惟马来语音也。以上八百六十种，按省而分论之，约有五千余种，更按府、县、村、镇而论，则其数莫能计矣。

【注释】

- ① 垓——数词，万万为垓。
- ② 京——数词，千万为京。又称经。
- ③ 兆——数词，百万为兆。
- ④ 亿——数词，十万为亿。
- ⑤ 烘哥里亚——今之乌克兰。
- ⑥ 伯罗尼亚——今之波兰。

夷情备采

《澳门月报》论中国

（道光十九年及二十年新闻纸，
两广总督林则徐译出，中有四条曾附奏进呈。）

中国人民居天下三分之一，地广产丰，皆土著，少习驾舟之事，才艺工作甚多，我皆不奇。所最奇者，惟中国之法度，自数千年来皆遵行之，在天下诸国中，或大或小，无有一国能有如此长久之法度也。额力两国之梳伦^①，与孔夫子同时，各立法度，然额力西国已经数易其主，法度亦多更变；罗问国^②亦在孔子之时，当日强盛，平服天下一半地方，然今所剩之地甚微少；阿细亚西边诸国，前曾强盛过，迄今衰败，变为旷野，而今中国仍遵行其法度。现今西方诸国皆立国不久，只欲以兵戈相胜，一国欺夺一国，皆因其法度、规矩不定，不遵约束也。中国非无变乱，不过暂时受害，乃有一主，即复统一如前。即平服中国之金朝、元朝，必用中国之风俗、律例，此可谓胜中国以力，而中国反胜之以文也。中国法律与由斯教^③之法律相同，中国人与外国隔别，又不习以兵火剿灭邻国，以为自己系上等之人。由斯教亦自负上等人，而遵守摩西士之法律，严拒外国人，正与中国同，皆是保守自己，免杂风俗。正似罗问国加特力内之教师终身不娶，不作差事，努力扶持教法，至耶稣一千年时，遂今通欧罗巴俱行遵敬此教。罗问教内之规矩亦极严肃，其治罪之律例，正与中国律例相

等，故中国惟自谓王化之国，而视外国皆同赤身蛮夷。

若论人民之多，即无一国可与中国比较。即如俄罗斯有一百四十一万四千四百四十六方里，城池亦宽大，人烟亦稠密，然户口不过一百九十二万五千名，而中国只湖广地方，宽不过十四万四千七十七方里，即已有户口四千五百零二万名。佛兰西地方宽有二十一万三千八百三十八方里，户口三千二百零五万二千四百六十五名，而江南地方宽九万二千九百六十一方里，户口即有七千二百万名。欧色特厘国宽二十五万八千六百零三方里，户口三千二百一十名，中国河南、山西两省宽十二万方里，户口即三千七百零六万名。英吉利国宽十二万七千七百八十八方里，户口一千二百二十九万七千六百名，广东一省宽不过七万六千四百五十五方里，户口即有一千九百十四万七千名。是中国一省即可抵西洋三大国之人民。俄罗斯设立陆路兵丁六十万名，佛兰西陆路兵丁二十八万一千名，欧色特厘陆路兵丁二十七万一千名，英吉利国陆路兵丁九万名，在中国设立陆路兵丁七十六万四千名，在数国之中为最多。惟论及中国海上水师之船，较之西洋各国之兵船，则不但不能比较，乃令人一见即起憎恨之心。中国不肯与外国人在海面打仗，惟有关闭自己兵丁在炮台内，又断绝敌人之火食，此或者是最好之法，亦系将来必行之法，然此法实难行。盖因各处人烟布满，居民只欲卖火食，所以在尖沙嘴、铜鼓洋各处，火食亦甚易得。但要好待土人方好。或者中国必用旧时待郑成功法子，将其沿海两岸人民驱入三十里内地，不遵命者杀。我思此法今亦难行，因遍处海岸，皆系富厚城池，当日所以能行者，以开国得胜之兵威也。

中国之火枪，系铸成之枪管，常有炸裂之虞，是以兵丁多畏

施放。中国又铸有大炮，每一门可抵我等大炮四十八门，尚有许多大小不等炮火。惟中国只知铸成炮身，不知作炮膛，且炮身又多蜂眼，所以时常炸裂。又引门宽大，全无算学分寸，施放那能有准。又用石头、铁片各物为炮弹，并用群子、封门子，皆粗笨无力。

兵丁或以五人十人为一排、百人为一队，不同我国分派之法。又中国兵丁行路，亦不同我等队伍密密而行，皆任意行走，遇紧急时，谁人向前，趋走极快者即是极勇之人。中国兵丁，多用兵丁之子充之，以当兵为污辱，凡体面人不肯当兵。其钱粮甚少，遇征调便乘机勒索虏掠，居民见兵过无不惊惧。由行伍升至武官，只要善跳、善射，并无学问，尤要有银钱，就可买差使、买缺推升，各省皆然。

现在中国人买甘米力治船，又要扣留黄旗两船入官，此事不久可见一番新世界。今暹罗、安南亦学别国制造兵船，故中国亦用此法。然有两种阻碍，一系中国水手愚蠢，难得明白精熟之人，必寻别国之人方会驾驶；一系工价太贱，若雇外国人不敷养赡，不肯为中国用。安南国船亦仍照旧制，只比中国师船稍好看，然亦不甚利便。暹罗国尚有西洋式样船数只，不过用以贸易，况其船舱制造不好。现在都鲁机人曾有西洋人指点装造好船样，然总不及欧罗巴。若中国人欲学外国之式制造师船，必寻外国人指点如何驾驶。凡有外国人肯为中国人所用者，初时必定应许多少工价，各样恩典，迨后定必被骄傲官府骗其价，并且凌辱。如荷兰人在日本国，务与西洋人相反，事事遵从日本法律，并助日本国捕陷西洋之人，毕竟得何好处？现在荷兰在日本之贸易，已减至两只船而已。

西洋人留心中国文字者，英吉利而外，耶马尼国为最，普鲁社次之。顺治十七年，则有普鲁社之麻领部一士人著书谈中国，现贮在国库内。又有普鲁社之摩希弥阿部落教师亦曾译出中国《四书》一部，又有普鲁社之般果罗尼部落一名士曰阿旦士渣，著书论中国风土人情，但用其本国文字。嘉庆五年间，有人曰格那孛罗，熟谙中国文字，但恃才傲物。又有耶马尼国之纽曼，曾到广东，回国著一书论佛教，一书论中国风土，将带回许多书籍与耶马尼诸国人考究，又翻出《诗经》一部。又有力达者著《中国地理志》一本，说中国如极乐之国，令耶马尼人人惊异。又有耶马尼之包底阿，现在佛兰西国，雕中国活字板，普鲁社人亦出财助成其事。又有欧色特厘阿一人曰庵里查，亦著一书，论中国钱粮。

又曰：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犹如我等至今未知利未亚洲内地之事，东方各国，如日本、安南、缅甸、暹罗则不然。日本国每年有一抄报，考求天下各国诸事，皆甚留神；安南亦有记载，凡海上游过之峡路皆载之；暹罗国中亦有人奋力讲求，由何路可到天下各处地方，于政事大得利益；缅甸有头目曰弥加那者，造天地球、地里图，遇外国人即加询访，故今缅甸国王亦甚知外国情事。中国人果要求切实见闻亦甚易，凡老洋商之历练者，及通事、引水人皆可探问，无如骄傲自足，轻慢各种蛮夷，不加考究。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养有善译之人，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探听，按日呈递。亦有他国夷人，甘心讨好，将英吉利书籍卖与中国。林系聪明好人，不辞辛苦，观其知会英吉利国王第二封信，即其学识长进之效验。

道光十七八年。澳门有《依湿杂说》，乃西洋人士罗所印，由英吉利字译出中国字，以中国木板会合英吉利活字板同印在一篇。序云：数百年前，英吉利有一掌教僧，将本国言语同纳体那言语^①同印，今仿其法。所言皆用中国人之文字，此书初出时，中国人争购之，因其中多有讥刺官府之陋规，遂为官府禁止。中国居天下人中三分之一，其国又居阿细洲地方之半，周围东方各国皆用其文字，其古时法律经典皆可长久，其勇敢亦可与高加萨人相等，性情和顺灵巧，孝亲敬老，皆与欧罗巴有王化国分相等。惟与我等隔一深渊，即是语言、文字不通。马礼逊自言只略识中国之字，若深识其文学，即为甚远。在天下万国中，惟英吉利留心中国史记、言语，然通国亦不满十二人，而此等人在礼拜庙中尚无坐位，故凡撰字典、撰杂说之人，无益名利，只可开文学之路，除两地之坑塹而已。

【注释】

- ① 梳伦——即梭伦，为古希腊雅典的著名政治家。
- ② 罗问国——即古代罗巴，又称罗汶。
- ③ 由斯教——即犹太教。
- ④ 纳体那言语——即拉丁语。

《澳门月报》论禁烟

鸦片制造，一在八达拿，一在默拿，（皆孟阿拉地方）而孟阿拉各官设法加工，总要引中国人嗜好此物。在加尔吉达（孟阿拉首部落）税簿上，即可查出每年鸦片到中国多少，到别处多少，无不列明。近来六年间，孟阿拉出产七万九千四百四十六箱，内有六万七千零三十三箱到中国，故鸦片乃是中国最销流之物。

今将其数目开列于下：一千八百三十三年，（道光十三年）中国七千五百九十八箱，各处一千八百一十箱；三十四年，（道光十四年）中国一万二百零六箱，各处一千七百九十箱；三十五年，（道光十五年）中国九千四百八十五箱，各处一千五百一十箱；三十六年，（道光十六年）中国一万三千零九十四箱，各处一千七百五十七箱；三十七年，（道光十七年）中国一万零三百九十三箱，各处二千二百十三箱；三十八年，（道光十八年）中国一万六千二百九十七箱，各处三千三百零三箱。此但系孟阿腊一处鸦片数目。

除孟迈等处所发卖在外，每年印度所收鸦片税饷，自五百万至一千万元不等，故巴厘满遂以印度为属国中之第一。以近来论之，鸦片运到中国者，从古以来实无多过于今日，总因孟阿腊官府贪心所致，故孟阿腊港口贸易较之孟买尤大。计所纳税饷多于地租，每年解至英国之银约六十三万九千棒，（合三百一十五万元）连存留在印度以及各官所用之银，大约有二百万棒。（合一千万元）故英国受鸦片之利益不少，亦以此招中国人之忌。

在印度鸦片之税：英国多年得孟阿拉地税银四百二十二万九千七百十二元，地税外又征收饷银。现在常例外再加四款税饷，第一款种波毕之时即须上税，第二款波毕成熟之时以估价之多少上税，第三款于取波毕汁之时亦须上税，第四款于出口之时又要上税。合计收饷银连地税，共收银九百六十八万四千余元。除公司贸易外，余地皆禁止，不准栽种，以免走私漏税之弊。但除英国所辖地方外，他国亦有出产鸦片者，如麻尔洼地方亦种波毕，且制作好，价值昂。先年麻尔洼鸦片有公司包揽时，三分中只有一分由孟迈出口，二分由布路亚国所辖之拿孟出口。及近二年去此包揽贸易之后，今却有十分之九由孟迈出口，只一分由拿孟出口，因此英国逐年得孟迈鸦片税饷银百万元。此法度之好无穷，故今鸦片之税饷，在英国实在难去。

一千八百年间，中国准鸦片进口，以药材上税。及后奉旨禁止，而广东官府仍准鸦片趸船长湾在黄埔，距省有十二里。至一千八百二十年，鸦片进口太多，（道光二年）故令趸船出口，不准湾舶黄埔，由是湾零丁洋及澳门急水门等处。又议定规银每箱若干，自总督衙门以及水路文武官员皆有之，惟关口所得最多。或在船上取，或在省城交收，皆逐月交清，亦有将鸦片准折，每次自一箱以至百五十箱为止，却无定数，此走私之光景着实可痛。正犹西洋人好饮辣酒，都鲁机及印度、无来由人好食生鸦片，皆害人性命之物，而争食不已。以致印度及麻尔洼（亦印度自主之国，未属英吉利者。）各相争种。若想印度人不栽波毕，除非中国人不食鸦片；若想中国人不买鸦片，除非印度不栽波毕，二者皆所不能。

鸦片乃印度各官养成，后又得巴厘满、甘文好司示谕允准，

而印度之官利其税饷，于二十年间，每年有七百五十万元税饷。近来数年已至一千余万，在英吉利属国中最为资财之藪，自广东公司散后，其公司之人即作鸦片买卖，又将卖鸦片之银买茶叶回国，而英国之茶叶饷亦甚大，故国中所受鸦片利益不少。今义律缴销二万余箱，如此英国岂不破费一千二百五十万元？此刻我等可为贩卖鸦片之人贺喜，缘鸦片买卖原是一件就要崩倒极危险之事，久在其头上，西边之善人、老实人，久已为之痛哭，兹竟如此平安收场，实意想不到，故我等为其喜不可言。

前在一千七百三十七年，（乾隆三年戊午）带来鸦片不过四千余箱，前时鸦片准纳税进口，至一千七百九十六年才禁止。（嘉庆元年丙辰）一千八百三十六年，（道光十六年丙申）又欲如前纳饷进口，奏而未允。其时已多至三万余箱，因恐外国以鸦片易换纹银，又必多开银矿，致竭中国之财源。中国乃天下生齿繁盛、出产最丰之国，若以鸦片易纹银，犹如拔取其国中之精华。如中国之缙绅、佛兰西之小带及烟叶，皆英国所禁。又如英国之匹头，为陷麦所禁。（陷麦乃耶马尼国部落）中国禁鸦片，犹如佛兰西之波利稔王禁英人不准至本地贸易相同，虽是严禁，皆不能行。缘鸦片趸船泊在外洋，外国人未尝自带进口，系中国走私船执其所买之鸦片单，驶至趸船，凭单交土。而中国人带进内地者，用重银贿赂官府，求其佯为不知。所以有《鸦片贸易罪过论》，系地尔洼于一千八百三十九年（道光十九年）在兰顿所作，以为不独坏中国人之风俗，且使中国人猜忌英吉利人，令两国通商事情有碍，且有走私之恶名。

特尔达说零丁洋系中国荒地，并无兵房营汛保护，可以任外国人停泊。然忆在一千八百二十八年，娜威额达船上水手为人所

杀，中国亦将凶手捉获施刑。又一千八百三十五年，英吉利多罗顿船被劫之事，亦系一件证见。是中国人在相近自己海岸上，施行其政治，以保护他国之旗号，故亦可在彼处地方行其所立之章程。不得谓在零丁洋面贩卖鸦片，系合法之事，只好说贩卖鸦片之船只，比中国水师船布置更好，格外坚固而已。

鸦片贸易，英国人带至中国，每年约有一千二百余万棒，银计六千余万元。鸦片系印度之波毕所作，即如我国比酒、仁酒、系蕙仁所作，墨兰地酒系额立所作，皆恶酒也。有智之人恐受其害，多不敢饮，而饮葡萄酒、白酒。然饮仁酒、比酒之人，亦不能禁绝。如英国人要弥利坚人除去黑奴，及要俄罗斯人除去其耕田之奴仆，并要中国人除去妇人裹足之事、改换其法律准人遵从各样教门、惩治溺死儿女、待外国人如本国人等事，中国其肯从之乎？又如英国禁止浓酒之事，其始斯葛兰、爱伦、兰墩销售浓酒，其酒税为国中税饷之最。其后因浓酒害人，加重其税饷，俾其昂价，则穷人饮之者少，乃走私日多，饮者亦日多，徒漏税饷，而无益于禁酒。当英吉利国王渣治每一管国时，定例每棒浓酒收税饷时令两个半，只准领牌零卖，不准开设馆。又出赏格，凡有一小杯酒未纳足税，罚银一百棒，给与报信之人。读此例者，皆满身汗流，凡有身家之人，皆知禁止。而浓酒贸易遂落于下等不堪之人，此等人无产业可罚，放胆走私，且将报信之人满街驱逐，两年间积案万有二千人。每年国中销流浓酒，尚不下五千六百万棒。一千七百四十二年，始仍准人领牌开浓酒馆，减少税饷，与中国禁鸦片事无异。

中国人若以鸦片贸易同英国讲论，英吉利国王定肯禁止贩运鸦片到中国，即印度栽种波毕之事，亦定可停止而栽种别物。

国家之税饷，及众人之利益，仍可再得，况现在鸦片贸易不十分大行，以致各处贸易利息亦皆减少，看此时势，惟有等候中国之事情定夺而已。今将缴与中国及存下鸦片之数目，开列在下文：

义律缴与中国鸦片，共计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值鲁碑^①二千五百万个；麻尔洼存旧鸦片一万二千箱，值鲁碑七百二十万个；存新鸦片二万三千箱，值鲁碑一千一百五十万个；孟阿拉存旧鸦片八千箱，值鲁碑三百二十万个；孟阿拉新鸦片二万二千箱，值鲁碑八百八十万个。总共值鲁碑五千五百七十万个，核五百五十万棒有奇。

方缴鸦片时，义律立意赔补之，给与各船收单，并问各人要在印度收回鸦片，抑或要会单在国库内收银。时鸦片客商皆愿得会单回国收银，义律遂写会单十七张，寄与国中管库官支银，并付回国中文书，限十二个月由本国库给还所缴鸦片之价。今年广东围公司勒缴鸦片之事，正如我英国监禁佛兰西使者在炮台上，因我等关口官府闻佛兰西使者在近哆洼地方携佛兰西小带上岸，故将佛兰西使者监禁，待他缴上违禁货物后方才释放，与今广东事一样。

闻义律望国王之命四个月即可回来，必待接到回信，方准船只进黄埔。近日所到之依里沙土地挖船，系八月初二日（中国七月十三日）自兰顿开船，云：“广东缴烟之事，兰顿于七月十三日（中国六月二十日）即已知道。国中之人皆播动，自律衙门及甘文好司之官府，俱各相问，尚未接到义律之信。”盖义律之信，系交阿厘尔船带往兰顿，大约总要十月间（即中国九月）才能到。又有兰顿所接孟迈及中国商船家信，说及缴烟之事，英国各皆警动，即买卖亦不甚好，银铺利钱长至六分，又向佛兰西银铺借银

四百万棒，又向花旗银铺借银八十万棒，交与银店支发，真是从未闻过如此之紧。茶叶价长至加二分，而各庄茶叶尚不肯卖，所有东边货物逐一长价。

十二月到兰顿之茶七万包，当卖去五万八千包，存下一万二千包未卖。所存下之茶内有一半系带茶叶进口之人贮起，奈价甚高，卖出之茶叶比十月间价更贵，后因买者日少，价钱渐已减落。前月十六日接得印度信，来说自七月间广东已将英国贸易停入，遂致茶叶价值又复长价。至前月下旬传说国家要与中国打仗，茶叶价更增长，自后市上卖茶之人皆囤积不卖。买茶之人到外购买，毫不能得，以致下等之黑茶、绿茶，亦如常时好茶，并工夫茶一样价值。

中国围守夷人缴烟之信，七月三十一日（即六月二十一日）已到兰顿之因底阿好司。都内各衙门及贸易店、银店俱有扰乱，是日在兰顿天色昏惨，米价亦昂贵，国中甚苦缺银，银价即已增长。湖丝前时价值不好，现今已大改变，所有茶叶尽皆起价，兰顿各物件无不昂贵。在此季内，孟迈地方要到中国鸦片、棉花，存下未去者，共计亏银六百万棒，真是大有害于利益。若再迟延不理，必倒塌许多贸易，地方穷困。

中国与英国贸易，而英国库中每年所得之税饷不下四百五十万棒。（约一千五百万元）若一经停止，数月之间国中定必困乏。前时有公司时，各大班亦常虑及停止贸易之事，常要蓄积茶叶，以备两年之需。因散公司后，即无茶叶存蓄，缘散商贸易，茶叶到国立图即销，何能存积？现在英吉利并米利坚二国，亦已鼓动禁鸦片，并即出告示定贩鸦片及食鸦片之罪，又出赏格，求人做

极好之告示，以禁止鸦片。又有《鸦片贸易罪过论》，系地尔注于一千八百三十九年（道光十九年）在兰顿所作。以为鸦片不但坏中国人之风俗，并令中国人猜忌英吉利人，令两国通商有嫌恨。现在有许多仁爱之人，立为一会，欲禁止此贸易，其哲付里士系此会著名之人，在孟阿拉建立医馆，同律山顿及沙渣治士当顿共立此会，欲先讲明与众人，感动其良心，然后递禀回国，求律好司、甘文好司及巴厘满衙门各官府助理此会立定章程。必要巴厘满开口，分付东印度公司，禁止不准栽种鸦片，方可禁止，变作他项正经贸易。

兰顿新闻纸内载云：律士丹合递一禀，讲论中国停止贸易皆由鸦片犯禁起见，请国王将鸦片贸易停止。中国人禁止鸦片，系为风俗、政事、税饷，外国人即应遵其法律而行。现在众人皆说中国官府受规不管，禁止有名无实，又说中国拘禁我等使者。殊不思受规乃官府之事，而朝廷一知立即究办，安得说禁止有名无实，况义律并非使者，不过系代理人而已。若按英国律例，即应按各客商所有之鸦片更加三倍罚银，今中国不过只将其鸦片收缴而已，然因致累我国正经贸易，亦受亏缺，所以不能任人再卖。

我等自知以鸦片贻害中国之故，为中国人所憎恶，常欲自解于中国，因思惟医道有益于人，于嘉庆十年有医生俾臣者至粤教种牛痘，一年收所种小儿数千。道光七年有医加厘赤者，在澳施设眼科，五年中医愈华人四千余，费去施药银千有八百余棒，皆众人捐助。道光十五年，复有弥利坚国名医伯驾者，亦开外科，数年间医愈七千余人，一切下症皆来就医，其余轻症难以数计，所费银亦三千两，亦众人捐助，此皆伯驾不贪利，不厌烦，一片

诚心所致。

【注释】

- ① 鲁碑——即卢比，印度货币单位。

《澳门月报》论各国夷情

俄罗斯系与中国素和好之国。俄罗斯近来屡欲攻击东印度，今此中国停止英国贸易之事，大抵亦系俄罗斯之阴谋，在京都内怂恿所致。然中国亦可发二万兵由缅甸入孟阿拉，驱我等出海。

我等闻俄罗斯之权柄阴谋，大有害于我等东边之印度，西边之巴社等国。俄罗斯有书馆在北京，中国情事俄罗斯可以知悉，而我等并无人与北京来往，中国已知英吉利、印度之税饷，皆由鸦片及茶叶、棉花，故俄罗斯亦欲夺我等印度之税饷，令公司所属之地不能安静，亦已足矣，又何必再用别法来相害耶？一千八百三十七八年，（道光十七八年）我兵攻取印度西北，直到干拿哈^①，又至加布尔^②，已近西藏之西界，距叶尔羌、戈什哈地方不远，边疆上驻有大兵，在此几座城与达机士顿并附近各国贸易极大。中国见我等先在印度不过贸易，后却全得了地方，又得新奇坡^③，又似有谋澳门、小吕宋之意，又似有犯中国之意。故中国将各埠头门塞，只准在广东贸易，又兼有俄罗斯人挑动，故用此胆大之法。中国向来不肯待我等与大西洋、俄罗斯各国一样，我今要中国待我等与大西洋、俄罗斯各国相同。（其俄罗斯争印度一篇已录印度卷内，此不重出。）

印度付来之信，闻得俄罗斯已带兵攻打机洼，（系自主之鞑鞑里国）数仗皆胜，又闻俄罗斯使者二三日内已离比特革（俄罗斯东都）往北京，不知此使者系学习中国文字、十年照例替换之人，抑

系讲论英国之事。纵系讲论英国之事，亦必数月方可到得，大抵俄罗使者未到中国以前，我与中国事已闹开矣。凡中国人之思疑俄罗斯，比思疑别国更甚，断不肯听从俄罗斯人之言语，然我等亦必提防俄罗斯人之阴谋诡计。

新奇坡新闻纸云：暹罗国王闻我等攻故中国之事，甚非笑轻忽，我等以一撮之多，而攻打天朝无数之兵丁。现在暹罗国王将所有赴中国贸易之船，尽收回船厂，而在曼果（暹罗国都）贸易之中国人，与新奇坡贸易之中国人，亦皆戏笑我等，可见中国人如何恃其人民之众。

又曰：国中新得作飞炮之法，可与佛兰西人斗胜。盖佛兰西人初用飞炮之时，英吉利人即十分留心学之。而佛兰西人于打仗时用兵船少而能胜英人者，皆因其火药胜于英吉利之火药。现在喏付厘亦说英吉利飞炮与佛兰西飞炮一样，在英国试飞炮之法，乃建一只大坚固之船，无论船只相距远近，俱可施及，直飞至大船上，炮即裂开，将此船打成碎片，仅剩船底未坏，而片刻即沉海矣。用火药不过十一二棒，弹子内又包藏火药两棒半，亦少有烟，落下时亦无声，而远方闻之，如放八十棒火药之大炮，此亦国家之新鲜强勇，故国家封密，不令人知，惟佛兰西有此。

米利坚驳英吉利新闻纸曰：尔屡次争论，不过结上有云：“若查出船上有一两鸦片，甘愿将犯人交中国官府正法，船货入官”等语，尔岂不思英国屡次示知义律云：“凡到中国贸易之人，皆应遵守中国法律”乎，我等若不来带鸦片，中国人亦不能加以刑法。当我等船只、人民到英国，若有违犯英国法律，岂能不按英国法律治罪？何以到中国，遵中国律例，即以为有辱本国之尊贵？前英国噶船，色循船均具结进口，皆系公众道理。

又曰：米利坚旗号已被英国鸦片贸易所污，因数月前有走私鸦片之船，扯米利坚旗号在中国海岸来往，且有英吉利人口有必要尽心尽力以陷害米利坚人等语，幸中国官府识破其奸，米利坚人方免受害。我今请问：尔英吉利船扯米利坚、佛兰西、黄旗各国之号，为公正道理乎？抑为不顾私利乎？又如缴烟时，鸦片价值每箱不过洋银二百五十元，何各英国人将烟卖与义律呈缴之时，又索价每箱五百元之多？欲望英国库中偿补之。我并非欲揭出英国人之短处，但果系如此，必更有许多不堪说之事，故不得不略陈之。澳门西洋兵头复英吉利兵头士密信曰：英吉利人不要想我留英人在此居住，我亦必守中国人所定章程，不肯违背之，只是中国与英国两边之事我皆不理。尔但说英吉利人不在澳门居住之难，不思及西洋五千人为英人亦受重累，所有贸易皆要停止。尔若不念朋友之情，我即将近来几个月内所有之事宣布与通天下人知道，求各国公议判断。尔所行之事，不独犯我国法律，乃亦有犯于英吉利国家之法律。

设欲停止正经贸易，不许外国通商，如日本近来二百年不与外国往来之事，此必不能。彼时日本人之机智，与欧罗巴各国相等，即国中之强勇，亦与欧罗巴各国相同，况彼时欧罗巴人已得中国之利益，故视日本之贸易，不甚要紧。今二百年来西洋各国行船之法，勇敢之心，及国中财帛、俱已大增于前，在日本贸易之日浅，在中国贸易之日久，所以中国贸易即难停止。

育乃士跌国（即米利坚国名）定必无打仗之意，其信内云：无论米利坚人在中国如何吃亏，育乃士跌国家定必尽心调停平安而已。前因欧罗巴各国时常打仗，大吕宋各部落亦屡扰乱，所以米利坚凡事俱能忍耐，不肯同别国打仗。

英国人离省城后，因行为有不是之事，故中国人以此罪英国人，米利坚人系恭顺中国，得以照常贸易。前月间我等已议定暂在港外贸易之章程，独花旗不与和心，此系外国不能齐心会合之大害也。

米利坚人从前只欲作两边俱不管之人等语，观去年米利坚人缴鸦片时，只当系英吉利人之物，难道英吉利国家便不赔补米利坚人所代缴之鸦片价值乎？便米利坚人如果欲作两边不理之人，即应停留在虎门，外洋方得平安，不应具结进口。米利坚人若果能长长两边不理，即可免却我等许多忧愁之事。

英吉利、欧斯特里、俄罗斯、普鲁社四大国，已经同都鲁机国立定章程，又将此章程写寄与伊揖国之巴渣官，但未曾会合佛兰西国，恐此事将来令佛兰西与英吉利两国不相睦，巴厘满衙门已命水师军添二千水手，又命即速整顿船只，佛兰西亦增添其兵丁。此事系两边错会了意，我等望其相友爱而定夺之。

【注释】

- ① 干拿哈——今阿富汗之坎大哈。
- ② 加布尔——即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 ③ 新奇坡——今之新加坡。

贸易通志

英吉利国，四面环海，以师船环守本国者百艘，其余分布各国市埠，每埠或数十艘或十余艘不等，共计兵船五百三十艘，水师兵三万五千丁，连水手、梢工共九万。佛兰西兵船三百有十艘，俄罗斯国百有二艘，弥利坚国五十四艘。其兵船大者载大炮百二十位，又次者七十位，此之谓阵舰，小者自六十位至三十位，又小者自二十位至十位，此以之出奇制胜，无事则以之护送商船，巡逻海贼，有事则以攻战。

夹板船顺风逆风皆能驶驾，而无风则不能行。爰有智士，深思天地间空中运动流转之物，惟风水火三者，今风力、水力皆无可恃，惟有水力可借。火药之力能裂金石，震虚空，愈闷之则力愈大，岂不可以火轮代风轮、水轮乎？于是以火蒸水，包之以长铁管，插柄上下张缩其机，借炎热郁蒸之气，递相鼓激，施之以轮，不使自转。既验此理，遂造火轮舟，舟中置釜，以火沸水，蒸入长铁管，系轮速转，一点钟时可行三十余里，翻涛喷雪，溯流破浪，其速如飞。不论风之顺逆，风之有无，潮之长落，溜之上下，借阴阳之鞴鞢^①，施造化之鹿卢^②，巧矣！极矣！弥利坚与欧罗巴隔海数月程，五印度与欧罗巴绕地数万里，而火轮湍驶不过四五旬。大则军旅，小则贸易，往返传命，有如咫尺，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斯！

且火机所施不独舟也，又有火轮车，车旁插铁管煮水，压蒸

动轮，其后竖缚数十车，皆被火车拉动。每一时走四十余里，无马无驴，如翼自飞。欲施此车，先平其险路，铺以铁辙，无坑坎，光纤曲，然后轮行无滞。道光十年，英吉利国都两大城间，造辙路九十余里，费银四百万元。其费甚巨，故非京都繁盛之地不能用，近日西洋各国都多效之，此外又有火轮机，凡布帛不假人力而自成织，巧夺天工矣。然地有纡曲高下，不可行火轮者，惟在填平道路，将碎石墁地，使其平坦，两旁轨辙以铁为槽，行时溜转如飞，则一马之力牵六马之重。

西洋贸易，不但航海，即其在本国水陆运载，亦力求易简轻便之术。一曰运渠，一曰铁路。运渠者如中国之运粮河，荷兰濒海多沙，船易浅搁，沿岸而行，程途纡远。国人议开运渠，自国都至海长百五十余里，阔五丈四尺，深二丈，火舰往来无碍，直抵都城，避险就安，费银五百万元。各商舟行此渠者，纳饷补费，以备岁修。又其国内支河四通八达，画航安坐，昼夜遄行，沿岸村庄绿杨穿映，有同江浙，其沟大抵阔六丈，深六尺，砖铺两岸，以马牵舟，虽不如火轮之速，而安稳如衽席也，佛兰西国亦开大渠，通湖入海，长二百二十里，费六百五十万元。英吉利水渠亦多，然近屿不长，所至通海，掘不甚费。弥利坚国，其始地广人稀，近日各国辐凑，四方流寓，垦辟日广，物产殷阜，乃大开六渠以通货。第一渠长千余里，掘费二千二百万元，阔六丈，深六尺，每年纳饷二百余万元；第二渠长千有八十里，掘费九百万元，每年纳饷百余万元；第三渠长百八十里，掘费百十九万元，岁纳饷十万元，其余以渐短小。通计每年国帑关税，入多出少，共计三千余万元，皆连河通市之益。

至于无水可通、山险泥滞、运货维艰之处，则亦为石衢铁辙，

以利车轮。虽不及火轮之速，然遇迂回高下之地，火轮无所施则此又通其穷矣。故西洋贸易，但求一劳永逸，不为惜费苟安。而行渠行路之人，皆令纳课以备岁修，则又一举而上下两利。至海口停泊之所，若无天生形势拱抱，则风潮澎湃，舟易触礁。西洋各国于此险港，则外筑石塘以护其外，而海舶环泊其内，又筑炮台以御贼，则皆中国所无，亦中国所当法。

中国以农立国，西洋以商立国，故心计之工，如贾三倍。其国所立规制以利上下者，一曰银票，二曰银馆，三曰挽银票，四曰担保会。前二者，国王与商民分立之。后二者，则商民自设之。

银票如中国之楮币，国王出之，以时收纳，循环不失信，故外便商而兼利国。银馆者如中国之银店，收银代为生息，但彼则国王自设之，或寄存银或支借，或出票。荷兰国银馆始于万历三十七年，章程公正，各国取信。佛兰西国银馆，嘉庆间因军饷支用过当，所收银二千万元，一时倒败。其后更立章程，再开银馆，能收银九百万元而止。银馆最大者推英吉利国都，始于康熙三十二年，初止收七百万元，后至乾隆五十年，增本至万万五千万万元，内借支国王四千余万元，公信无欺，故各国商旅皆愿存银其中，恃以无恐。赋税之出纳皆存于银馆。弥利坚亦开银馆，道光十二年，本银七千九百万元，嗣后十七年，其私馆败，银有出无入，近日复兴，人复取信矣。其他西国各有之，而此三国为最，不独国都有之，其各城通市私馆亦多。故银馆者，民之库，国之帑，商贾之源。商民莠独，有所寄贿，则免其经营，贫商得以借贷，则资其转运。

挽银票者，如中国之会票，凡西洋本国之商，欲赴广东贸易，挟重资，涉险远，甚为艰难，但寄票与驻粤之商会银交易。又如

英商欲向花旗商买货而无现银，则亦出票会银于售货之某地，而彼商欲买英货者即于某地收兑其银焉。

此三者，中国皆有此例，惟担保会，则中国无之，其会有三：一曰船担保，舟航大洋，难保沉覆，假如船价二万元，载货五万元出海，每月纳会中银，每百两纳二三钱，设使船三月到岸，平安无失，所纳银存为会中公费。如或船货有失，视其损失之分数，如仅桅折货湿，会中按数偿补，如或全船沉溺，则会中即偿其半。但必实报实验，众力恤灾，从无推却。英吉利国都二十一会，其本银或八万，或五六万，或三四万元不等，同休戚，共利害，岁终会计，有利均分，有害分受，要之利多害少；二曰宅担保，城市稠密，回禄堪虞，假如本屋价银二千，每年纳会中银二十元，不幸被灾，则会中亦代偿其半；三曰命担保，假如老妻弱子，身后恐无生计，每年于会中入五十元，死后如后嗣成立，无需赙恤则已，如贫不能自存，则会中贍其家，每年一千元。此四者皆西国恤商之政，而尤要者，则曰以兵船保护商船之法。如商船在海遇仇国及海贼来攻，则国之师船迅驶而来，或护其前，或殿其后，待商船各驶去收港，而师船列阵交战以退敌。凡交战之际，商船皆不得出港，倘擅动蹈危，则担保会中不偿其所失。凡各埠贸易之银，皆由师船递寄，故师船寄课，为万全无失之策。

【注释】

①鞣鞣——音 gōu bai，即风箱，或鼓风皮囊。

②鹿卢——即辘轳，滑车，绞盘，此处作车轮讲。

西洋器艺杂述

西洋器艺杂述

《海岛逸志》曰：西洋行舟，不专用指南车，以量天尺^①量之，则知舟行几许里，又能按图知海中沙礁泥泞之处，毫无差错。其形略似纸箴^②，能开阖，有一横尺，一斜尺，尺中有分有寸，俱书西洋字。每量必于午刻日中之际，其横者以定均平，其斜者以观道途之远近，海中之浅深。然明其尺量而无海图，亦无益于事，故海图为体，量天尺为用，二者不可缺一。

察天筒^③，以玻璃筒二，式如笔管，长一尺余，内实水银，置之匣中，旁书西洋字。其水银自能升降，大约晴明则水银下沉，阴晦则水银上浮，然浮沉有高低，睹其旁字，以察风雨晦暝。未尝不验。

定时钟，一日十二时，分为昼夜二周。子正十二点，丑初一点，午正又十二点，至未初又一点。合一日为九十六刻，每刻十五分，是亦一道也。其钟大小不一，小者盈寸，大者高数尺。又有串连小钟十余事，声如八音，铿锵可听，以应时报刻者。又有预拨某时支字，及其时则鸣钟不已，令人警觉者。名曰闹钟。

天船^④，短小，其式如亭，可容十人，内置风柜，极其巧，如浑天仪，用数人极力鼓之，便能飞腾，至极高之处，自有天风

习习。欲往何处，则扬帆，用量天尺量之，至其处乃收帆，听其坠下。相传曾有被日火烧毁并曝死者，所以不敢频用也。

风铳^⑤，状与铳相似，有二式。一即用铜球，装气令满，螺旋于铳之底面；一即连于铳筒，用铁条贯皮为鞣，极力鼓气，令人实铅子或泥弹，拨机放之，声不甚响，亦能伤人。每装气一次，可放数十铳，能透五分杉板于三十步外。

西洋行船指南车，不用针，以铁一片，两头尖而中阔，形如梭，当心一小凹，下立锐以承之，式如雨伞，而旋转面书西洋字，用十六方向，曰东、西、南、北；曰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曰东南之左、东南之右，东北之左、东北之右、西南之左、西南之右、西北之左、西北之右，是亦一道也。唐帆欲往何方，则旋指南车之字，向以准船。洋帆欲往何方，则旋船以依指南车之字向，制度虽异，其理则一。

葛留巴城海口有甲板屿，因和兰建造甲板船之处，故名曰甲板屿。其船二十五年则拆毁，有定限也。其船板可用者用之，无用者焚之，而取其铁钉。船板厚经尺，横木驾隔，必用铁板，两旁夹之，船板上复用铜铝板，连片遍铺。桅三接，帆用布，船中大小帆四十八片，其旁纽绊悉皆铜铁造成，所以坚固牢实，鲜有误事，其船舳如女墙，安置大炮数十，船大者炮两层，小者炮一层。水手每人各司一事，虽黑夜雨暴风狂，不敢少懈，法度严峻，重者立斩，船主主之。所以甲板船洋寇不敢近也。

千里镜^⑥，能观远景者，无足称奇。有屈曲管者，能睹其室之遍隅，房中隐微之处，无不遍及。其佳者每管值数千金，用以御敌，可望敌营中，能周知其虚实，女墙衣壁，人数多寡，洞见底里。诚鬼工之奇技也。（接近日西洋并无此器，或传闻太过之词。）

西洋御敌，多用天炮，而英圭黎之技，较之和兰又精巧。炮用铜铸，每炮尺寸长几何，围大若干，能及其远近几许，皆有定限也。譬如敌营远近几许，用量天尺量之，用屈镜观之，则举炮悉中其处，不逾尺寸。炮必向上而举，到其处，铕子即能坠落，而旋滚周遍焉。因冲天而举，故名天炮。

西洋奇器，如水琴、风琴、风锯、水锯、风磨、水磨、吊桥、（城门吊桥重数千斤，早晚开闭，一人可挽。）千斤称^⑦、（式如筒，以铁为之，中用螺栓，一人可铕，虽厦屋巨舟，铕之立即欹斜。）显微镜、自鸣钟、自来火、^⑧自转飞禽走兽，自能鸣动，木偶如生，不可毕举。

番语写字曰铕厘。和兰写字用鹅毛管削尖作笔，濡墨横书，自左而右，红毛、和兰、色仔年诸国皆同。爪亚、无来由、息览，则用竹片削尖而书，亦横书，则自右而左。武吃、猫里番、把实番、里猫柔番，则又各别，闻有种番写字自下而上者，鲜到巴国，未之目睹也。

和兰铸圆饼银，中肖番人骑马持剑，名曰马剑；有半者名曰中剑；有小而厚者，铸和兰字，名曰帽盾；有半者名曰小盾；有小而薄者，中肖甲板船，名曰搭里。又有黄金铸者，中肖番人持剑而立，名曰金钏。其马剑、中剑、大小帽盾，皆有金铸者，以两为斤，每元当十六元之用。又有红铜铸者，中肖雌虎，名曰镗，以当钱文之用。红毛国不产金银，无所铸。和兰西铸圆饼银，中肖双鹰，名曰搭里，有半者、小者，中肖狮子，亦名搭里，有小而薄者，中铸番字，名曰钏，以当十文之用。干丝腊国最富，多产金银，铸圆饼银，中肖其国主之面，名曰洋钱，有半者，二当一之用，有四当一者，有八当一者，有十六当一者，有三十二当一者，中肖一朵花，亦稀见矣。亦有金铸者，大小皆如之，作十

六倍用，又有红铜铸者，中作十字形，名曰爪，以为钱文也。

《澳门杂录》曰：米利坚洋钱七钱二分，每元值先士百个，先士系红铜所铸，中无方孔，每先士值银七厘二毫。英吉利洋钱重十九边呢，十三额连，以中国称之重八钱一分，每元值时令五，每时令值边呢十二，以中国银计之，每时令值银一钱六分四厘，每边呢值银一分四厘，二十时令为一棒，每棒计银三两二钱七分一厘。布路牙即大西洋国，洋钱有老格鲁色，值里士一千，新格鲁色值里士四百，每老格鲁色值新格鲁色二个半，老者值银九钱五分七厘六毫，新者值银三钱八分三厘零四丝。又有他国用劳碑，其劳碑与格鲁色同值。（未知老耶新耶）巴社国所用之洋钱曰多曼，与大吕宋之洋钱同值。每金洋钱，值银十一两五钱二分。

又曰：华人视外夷国地、人名，多嫌其俚，不知试以外夷转翻中土对音之字，亦犹是也。如西洋称广东曰谏党、福建曰蔺酒，（即建州二字）安南曰故古车那，虎门曰博低架，濠镜曰昔今巴，澳门曰双高，前山曰加查白领，古港口曰耕地厘，老万山曰兰东弄爱伦。（阑东亦广东二字音）其间有对音者，有不对音者，总之以异国之音，翻本国之字，欲其雅驯，必须如《汉书》《唐书》《西域传》之稍加润饰乃可。

谢清高《海录》曰：西洋木工，多用风锯。其制先为一板屋，令四柱皆活，可随意迁转，取大木一，长于板屋数尺，圆以为轴，横穿左右两壁，铁环之，以轴纳其中，两端出于壁外，以一端为轮。轮十六辐，分两层，环植于轴，内层与外层各八，相间尺余，其长数尺。编竹蔑以为帆，帆有八，斜张于内外辐上以乘风。两辐则张一帆，其长视辐宽，则较内外辐之纵而定其尺寸。上复幕以布帆，帆乘风而轮转，则轴随之而转，布帆则视风之疾徐以为

舒卷，疾则卷，徐则张。屋内轴上环以数铁锯，架木于锯端，以石压之，锯随轴转，则木自断矣。所以活屋之四柱而任意迁徙者，欲以乘八风也。

《西夷火轮船图说》曰：火轮船；上安大铁缶，盛水欲满，书甲字二。下为火炉以炽炭，书乙字二。缶旁开一口为丙字筒，由丙字横斜至子字筒分为二。其上已筒，其下庚筒，由已入丁，为丁字筒，与已、庚平列。丁止一筒，分为上下，中安双铁片，夹皮绐于一铁柱，为戊字，而子字筒中复设一铜片作小门，转移于已、庚两小筒之间，此通则彼塞，密合其筒，而铁片与铁柱从之上下焉。庚之下一小筒为癸，癸之下一大盘为壬，而戊字铁片所连一铁柱上出筒外为辛字，即船面所突之白气管也。凡火炽水沸，气入丙字出，至子字小门，上已筒，进丁筒，戊字铁片则迫下子字小门，封塞已筒，水气由庚筒下进丁筒，戊字铁片复激上子字小门，封塞庚筒。铁片常时上下，而所进之气不更由已、庚二筒而出，乃穿庚后之癸筒，出壬字之大盘，仍化水矣。水气蒸激，往来不已，戊之铁片与辛之铁管牵挽并动，在船轮机无不周转矣。（其船上机轮别有图说）

《西洋奇器述》（武进李兆洛）曰：气枪者，为铜球大如拳，上为螺旋孔，一筒长二尺许，锡为之，圆孔径寸余，以铜挺捎其中，而帛缠其端，令周密如鞣。筒之端亦为螺旋，以合于球，乃使有力者出入而致之。使其嘘吸之气纳于球，久之气渐满，鼓之不能入，球如火热，几不可着手，乃退螺旋而下之，以合于鸟枪之火门处。火门处为螺旋而窍其中，附球于上而内闭之。启其机，球中之气激入火门而丸出矣。其及远中深，不减于药，约可十余发，过此则气微而不能及远矣。

洋法之绝奇者，能取气而制使之。云气有三，凡所取者皆三气杂，又有机器另之为三，其气了然有色可辨。一气微红色，一气白，一气即火也。三气之中别去一气，其二气即杀气，人中之立死。云天地之气，充塞两间，木石等物皆不能隔，惟玻璃器能隔绝天地之气，而不透漏，故制用气之机，必以玻璃为之。有一火法，不知其名。为玻璃圆罍，周尺许，四面无孔窍，罍中有二小铁锤着其半腰。一铁丝细于发，着锤旁而出罍外，人立一玻璃几上，以手指拈铁丝，则其人须发皆植立。以一指他指，则随指有光如电，殷然作雷鸣，旁人或以指着其人，即亦然。响时人皆心神震怖。云彼国制此以治阴寒痰湿顽痹难治之病，若更大则光与声亦益大，极大则声如霹雳，或杀人。其响之发，无论远近，闻者心皆振动。天下之至疾者莫如风，而雷火则比风更疾，彼国置此器试之，响发时，数十里内同刻皆闻也。盖所制使者龙雷之火，随地气辄奋，拈铁丝之人立玻璃器上，所以隔绝地气不着其身，故着地之人指之即震，本人所指之气着地，亦即随指而震也。予濒行时，见易君山始言及之，匆匆未及一睹其器，深以为恨，其理甚可思，雷电之发，因阴阳闭隔，近击成声，于此尤可信。

药柜，高可四尺，阔二尺，厚半之，周闭之如书橱。藏风轮于中，以一机出外而转之，中排管数十。风入管而鸣，呜呜如吹，钟鼓方响等器皆具。一圆筒植立，随机而转，筒上缀小钉无数，高下疏密，无一齐者。近筒左右铜丝如网，筒转而钉牵其丝，即击鼓撞钟之节也。奏之凡五六节，巨细疾徐，各自不同。先开一机而转其风轮，乐即随转而作，即毕，则闭此机而复开一机，其音节又异矣。所奏即其国之乐，遍作之可四五刻也。所排之管，以铅为之，长短参差不齐，其外圆可径半寸，管管相同，其内孔

圆径即各异。此与古人制律之法，似可参校，欲购其一具拆视而细审之，惜力未能也。

（源按：西洋有雷盒者，形如镜箱，前列两铜环，而以一铜丝屈绕两环之端。人试以手握左环，则其右环着手震颤如痛。若两人各一手分握一环，则其所空手指着人即痛。盖左手握之则气达右手，右手握之则气贯左手，以治风痹麻木之症立效。与此所述气器略同，曾见之粤中，每一具价百余洋，今海口通市，可购买也。）

《美理哥国志略》曰：西国书籍，或以铅字摆板，或以铅字刊板。其摆板不过二十六字，如中华之点画钩提，所印除经史诗词歌赋外，并印新闻纸。其纸各家不同，约千余样，始如欧罗巴刊刷，录见闻布告四方。其纸长至五尺，阔至三尺，其纸不订装，底面皆印字。或每日一出，或七日出三四张，或半月出一张不等。每一出，多者约有二万张，少者约有五百张。每年收看新闻银一元至十二元不等。内载船只往来时日，货物价值增减，买卖田地、租赁房屋时价，并官员、士子、兵丁言行，及天下一切事物。此外亦有每月新闻书，书内载钦天监、医生、乐工、律例、学问、劝世文等事。其书有一季一出者，约二三百篇；亦有如中华之时宪书，一年一出者，约三四百篇，内载日月出没薄蚀之原由，士农工商本年应如何营作，各国本年人数增减，惟无吉凶趋避之日，然亦不过史传舆地志、先贤言行记略，并天文、音乐、大小学、文章、劝世文等书。其书有一本为一套，数十本为一套，并有来自各国者。其价或半元、数十元不等。为士之家或藏书一二千，书院或藏书一二万，亦有富家立一书斋，置各书于内，任人观览。

又曰：美理哥国之文字，皆同英吉利国。虽有法兰西、荷兰

等国之人，而新国独效英吉利者，因国初地广人稀，虽各国皆来贸易，惟英吉利居十之九，从其语音者较多，至今则与英吉利无异。此外则或文字相同，而言词独异，如法兰西、荷兰者是；亦有文字不同，而言词亦异，如满、汉、日本、安南、暹罗者是。虽文字、言语不同，而切音未尝有异，满、汉固不异乎日本，日本亦无异乎西洋，且新国不过仿英吉利国二十六字母耳。其一曰 A、（音唉）二曰 B、（音碑）三曰 C、（音颶）四曰 D、（音地）五曰 E、（音依）六曰 F、（音鸭符）七曰 G（音芝）八曰 H、（音咽住）九曰 I、（音矮）十曰 J、（音遮）十一曰 K、（音跏）十二曰 L（音唉儿）十三曰 M、（音唵）十四曰 N、（音燕）十五曰 O、（音轲）十六曰 P、（音丕）十七曰 Q、（音翘）十八曰 R、（音鸦）十九曰 S、（音唉时）二十曰 T、（音梯）二十一曰 U、（音喂）二十二曰 V、（音非）二十三曰 W、（音喀布如）二十四曰 X、（音鸦时）二十五曰 Y、（音威）二十六曰 Z。（音思）。

其中有三字能独用，无别字贯之者，如 A、I、O 是也。A 者一也，I 者我也，O 者叹词。字母虽止二十六，乃相连相生，变化无穷。连字之法，有以二字连成一句，或三字至九字不等。从左手起横读至右，非如汉文从上至下也。二十六字母，散之则无穷，合之则有限，其用不测，然虽三尺童子亦可学习。凡天下事物，皆赖二十六字详说之。其始岁历几百，稿三易而始成，故虽盈千累万之书，亦不外此二十六字母也。此字母，西洋各国皆同。

天下山水方里数目

山，四千八百五十七万零八百二十五方里。水，一万五千零

三十二万三百方里。共一万九千八百八十九万四千一百二十五方里。四洲音语（四洲音语，不知何目辨之。考康熙乾隆中，皆曾命钦天监偕西洋人遍往各省、各边测北极高度、偏度，及太阳出入早晚。或彼时遍历各地，曾辨其语言欤。）阿细亚洲音语及南海岛音语九百九十一音，墨利坚洲音语一千二百一十四音，欧罗巴洲音语五百四十五音，阿未里加洲音语二百七十六音，共三千零二十六音。

鸦片来中国统计若干列^⑨（见英夷所刊汉字日月刻度通书）

1796 年	辰丙年	一千零七十箱	1797 年	巳丁年	二千三百八十七箱
1798 年	午戊年	一千九百八十五箱	1799 年	未巳年	一千七百一十八箱
1800 年	申庚年	一千八百六十七箱	1801 年	酉辛年	三千二百二十四箱
1802 年	戌壬年	一千七百四十四箱	1803 年	亥癸年	二千零三十三箱
1804 年	子甲年	二千一百一十六箱	1805 年	丑乙年	二千三百二十二箱
1806 年	寅丙年	二千一百三十一箱	1807 年	卯丁年	二千六百零七箱
1808 年	辰戊年	三千零八十四箱	1809 年	巳巳年	三千二百二十三箱
1810 年	午庚年	三千零七十四箱	1811 年	未辛年	三千五百九十二箱
1812 年	申壬年	二千七百八十八箱	1813 年	酉癸年	二千三百二十八箱
1814 年	戌甲年	三千二百一十三箱	1815 年	亥乙年	二千九百九十九箱
1816 年	子丙年	二千七百二十三箱	1817 年	丑丁年	三千三百七十六箱
1818 年	寅戊年	一千四百四十一箱	1819 年	卯巳年	三千五百七十五箱
1820 年	辰庚年	一千四百四十一箱	1821 年	巳辛年	三千五百九十一箱
1822 年	午壬年	一千九百三十六箱	1823 年	未癸年	三千二百零七箱
1796 年	辰丙年	一千零七十箱	1797 年	巳丁年	二千三百八十七箱
1824 年	申甲年	三千九百二十三箱	1825 年	酉乙年	五千三百六十五箱
1826 年	戌丙年	四千六百二十七箱	1827 年	亥丁年	五千八百六十一箱
1828 年	子戊年	七千三百四十一箱	1829 年	丑巳年	四千九百零三箱
1830 年	寅庚年	七千四百四十三箱	1831 年	卯辛年	五千六百七十二箱
1832 年	辰壬年	六千八百一十五箱	1833 年	巳癸年	七千五百九十八箱
1834 年	午甲年	七千八百零八箱	1835 年	未乙年	一万二百零七箱
1836 年	申丙年	一万二千六百六十箱	1837 年	酉丁年	一万九千六百零五箱
1838 年	戌戊年	三万七千零九十箱	1839 年	亥巳年	三万二千五百五十箱
1840 年	子庚年	二万八千四百四十四箱	1841 年	丑辛年	二万六千二百五十箱
1842 年	寅壬年	二万六千六百五十箱			

共合计三十二万零三十七箱。譬如每箱五百元，计共银一千六百万零一千八百五十元。自丙辰年起至壬寅年止，交易买卖，番人俱要现钱，不用货易。（以上皆英夷原书）

【注释】

- ①量天尺——即纪限仪，又名六分仪，测天度所用的仪器。
- ②箒——音 shà，即扇子。
- ③察天筒——晴雨表，又称水银气压表。
- ④天船——载人热气球。
- ⑤风铳——汽枪。
- ⑥千里镜——即望远镜。
- ⑦千斤称——即千斤顶，又称举重器。一种举重工具。
- ⑧自来火——即煤气灯，或作火柴。
- ⑨此为 1796 年（嘉庆元年）迄 1842 年（道光十三年）期间鸦片输入中国之统计。